

汪靜之
符竹因之
選註

愛國文選

第二册

郭沫若題



商務印書館發行

汪靜之
符竹因
選註

愛
國
文
選
(二)

商務印書館發行

目次

和議有十可弔疏	胡銓	一
論北邊事宜	司馬光	五
教戰守	蘇軾	八
議國是	李綱	一
議潛逆	李綱	一六
論建中興之功劄子	李綱	一八
論使事劄子	李綱	二一
陳東傳	宋史	三一
宗澤傳	宋史	三六
遺表	宗澤	四三
孤臣泣血錄序	王在公	四五
忠義水滸傳序	李卓吾	四七
宣和遺事(節錄)		四八
親征詔	宋高宗	五〇

62552

張浚傳	宋史	五二
韓世忠傳	宋史	五九
請斬秦檜等疏	胡銓	六五
岳飛傳	宋史	六九
奉詔移僞齊檄	岳飛	八九
廣德軍金沙寺壁題記	岳飛	九一
五嶽祠銘	岳飛	九一
永州祁陽縣大營驛題記	岳飛	九二
奏乞出師劄子	岳飛	九二
奏乞本軍進討劉豫劄子	岳飛	九五
促北伐書	岳飛	九六
奏論敵情節略	岳飛	九七
謝講和赦表	岳飛	九七
奏乞解軍務劄子	岳飛	九九
岳忠武王集序	何焯	九九
岳忠武王集序	楊敬素	一〇三

創建精忠廟碑記·····	黃邦寧·····	一〇六
交印·····	張大復·····	一〇九
刺字·····	張大復·····	一二六
論國勢疏·····	楊万里·····	一三六
諫議和奏疏·····	鄭剛中·····	一四三
四諫議和疏·····	鄭剛中·····	一四五
議和 不屈疏·····	鄭剛中·····	一四八
文丞相敍·····	鄭思肖·····	一五〇
文天祥傳·····	宋 史·····	一六〇
文丞相像贊·····	孫 燧·····	一七〇
指南錄自序·····	文天祥·····	一七〇
指南錄後序·····	文天祥·····	一七三
告先太師墓文·····	文天祥·····	一七六
生祭文丞相文·····	王炎午·····	一七八
望祭文丞相文·····	王炎午·····	一八六
文丞相傳序·····	許有壬·····	一八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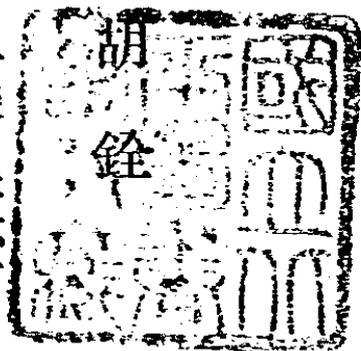
文山先生文集序	韓 雍	一九〇
文山別集序	王守仁	一九二
文山先生全集序	鄒懋卿	一九三
跋文山先生遺墨	蘇伯衡	一九六
跋文山先生集後	潘 侃	一九七
鄭所南小傳	林 佶	一九八
一是居士傳	鄭思肖	二〇一
心史序	張國維	二〇三
前臣子盟檄	鄭思肖	二〇六
後臣子盟檄	鄭思肖	二〇九
歐陽夢桂忠妾柔柔傳	鄭思肖	二一四
崖山哀導言	漢血愁予	二一五
胡鬧	漢血愁予	二一七
漢奸	漢血愁予	二二二
爭論	崔 述	二三〇
唐宋禦夷得失論	唐才常	二三一

愛國文選第二冊

和議有十可弔疏

自靖康（一）迄今凡四十年（二），三遭大變，皆在和議。肉食鄙夫（三），萬口一談，牢不可破，其故有三焉：曰偷懦，曰苟安，曰附會。偷懦則不知立國，苟安則不戒鴆毒（四），附會則覬得美官。小人之情狀，具於此矣。今日之議若成，則有可弔者十；不成，則有可賀者十。請爲陛下極言之（五）：

眞宗皇帝時，宰相李沆（六）謂王旦（七）曰：『我死公必爲相，切勿與虜講和；吾聞一出則無敵國外患者，國常亡，』（八）若與虜和，自此中國必多事矣。』旦殊不以爲然，旣而遂和，海內乾耗，旦始悔不用文靖（九）之言。此可弔者一也。中原謳吟（一〇）思歸之人，日夜引領，（一一）望陛下拯溺救災，不啻赤子（一二）之望慈父母；一與虜和，則中原絕望，後悔何及？此可弔者二也。海、泗（一三），今日之藩籬咽喉也，彼得海、泗，且決吾藩籬以瞰吾室，扼吾咽喉以制吾命，則兩淮（一四）決不可保；兩淮不保，則大江決不可守；大江不守，則江浙決不可安。此可弔者三也。紹興戊午（一五），和議旣成，檜（一六）建議遣二三大臣，如路允迪等分往



南京（一七）等州，交割歸地，一旦叛盟，卻執允迪等；遂下親征之詔，虜復請和。其反覆變詐如此，槍猶不悟，奉之如初，事之愈謹，賂之愈厚，卒有逆亮（一八）之變，驚動輦轂（一九），大上謀欲入海行朝，居民一空。覆轍不遠，忽而不戒，臣恐後車又將覆也。此可弔者四也。紹興之和，首倡議決不與歸正人，口血未乾（二〇），盡變前議，凡歸正之人一切遣還，如程師回、趙良嗣（二一）等聚族數百，幾爲蕭牆（二二）憂。今必盡索歸正之人，與之則反側生變，不與則虜決不肯已。夫反側則肘腋之變深，虜不肯已則必別起釁端，猝有逆亮之謀，不知何以待之？此可弔者五也。自檜當國，二十年間，竭民膏血以餌犬羊，迄今府庫無旬日之儲，千村萬落（二三），生理蕭然，重以蝗虫水潦。自此復和，則蠹國害民殆有甚焉者已。此可弔者六也。今日之患，兵費已廣，養兵之外，又增歲幣（二四），且少以十年計之，其費無慮數千億。而歲幣之外，又有私覲（二五）之費，又有賀正生辰之使（二六），又有泛使（二七），一使未去，一使復來，生民疲於奔命，帑廩涸於將（二八）迎。瘠中國以肥虜，陛下何憚而爲之？此其可弔者七也。側聞虜人過望，欲書御名（二九），欲去國號『大』字，欲用『再拜』，議者以爲繁文小節，不必計較；臣切（三〇）以爲議者可斬也；夫四郊多壘，卿大夫之辱（三一）；楚子問鼎，（三二）義士之所深恥；『獻納』二字，富弼以死爭之（三三）。今醜虜橫行，與多壘孰辱？國號大小，與鼎輕重孰多？『獻納』二字，與『再拜』孰重？臣子欲君父屈己以從之，則是多壘不足辱，問鼎不必恥，獻納不必爭。此其可弔者八也。臣恐『再拜』不已，必至稱臣；稱臣不

已，必至請降；請降不已，必至納土；納土不已，必至銜璧（三四）；銜璧不已，必至輿榧，（三五）必至如晉帝青衣行酒（三六），然後爲快！此其可弔者九也。事至於此，求爲匹夫尙可得乎？此其可弔者十也。

竊觀今日之勢，和決不成，倘乾剛獨斷，追回使者，絕請和之議，以鼓戰士；下哀痛之詔，以收民心；天下庶乎其可爲矣。如此，則有可賀者十；省數千億之歲幣，一也；專意武備，足食足兵，二也；無書名之恥，三也；無去『大』之辱，四也；無再拜之屈，五也；無稱臣之忿，六也；無請降之禍，七也；無納土之悲，八也；無銜璧輿榧之酷，九也；無青衣行酒之冤，十也。

去十弔而就十賀，利害皎然，雖三尺童稚亦知之，而陛下不悟。春秋左氏（三七）謂無勇者爲婦人，今日舉朝之士皆婦人也。如以臣言爲不然，乞賜放流竄殛（三八），以爲臣子出位犯分之戒。

註釋（一）〔靖康〕宋欽宗年號。靖康二年金擄徽欽二帝北去。（二）〔迄今凡四十年〕作此疏時在南宋孝宗乾道二年。（三）〔肉食鄙夫〕左傳：『肉食者鄙，未能遠謀。』肉食，謂官吏厚祿，常肉食也。（四）〔飲毒〕左傳：『晏安飲毒，不可懷也。』飲，稚蔭初，與鳩通，鳩酒有毒，能殺人，言晏安之爲害，如鳩之有毒也。（五）〔極言之〕卽盡言之也。極，至盡而無餘之詞。禮記：『夫子之極言禮也，可得而聞與？』（六）〔李沆〕宋眞宗咸平初遷平章政事，在位日取四方水旱盜賊奏之，王且以爲細事不足煩帝聽，沆曰：『人主少年，當使知四方艱難，不然，血氣方剛，若留意於聲色犬馬，則土木甲兵禱祠之事作矣，吾老不及見，此參政他日之憂也。』其他遠慮先議皆類此，時稱望相。

(七)〔王旦〕真宗時擢知樞密院，進太保，且當國最久，事至不膠，有謗不校，軍國重事，皆預參決，薦引朝士，不令其人自知。(八)語見孟子。(九)〔文靖〕李沆卒諡文靖。(一〇)〔謠吟〕歌咏也。齊聲而歌曰謠。漢書：『皆歌謠思東歸。』(一一)〔引領〕延首遙望，望之切也。孟子：『如有不嗜殺人者，則天下之民，皆引領而望之矣。』(一二)〔赤子〕始生子也，子生而赤色，故言赤子。(一三)〔海泗〕海州，東魏置，即今江蘇東海灌雲二縣。泗州，唐置，其故城於康熙時淪入洪澤湖。(一四)〔兩淮〕謂淮南淮北。地理通釋：『自古立國東南，以兩淮爲根本。』(一五)〔紹興戊午〕紹興南宋高宗年號。戊午年爲紹興八年。(一六)〔檜〕謂秦檜，高宗時爲相，於紹興十一年殺岳飛，與金和議成。(一七)〔南京〕宋有南京應天府，今河南商邱縣，其舊治也。(一八)〔逆亮〕謂金廢帝，遼王宗幹第二子，名亮，祗熙宗而自立，遷都於燕，復遷都於汴。嘗寫臨安湖山爲屏，圖己之像，策馬於湖山絕頂，題詩其上，有『立馬吳山第一峯』之句。於宋高宗紹興末年，大舉入寇，兵敗，還至瓜洲，爲下所殺。(一九)〔輦轂〕輦，天子之車也，借以謂天子。(二〇)〔口血未乾〕左傳：『與大國盟，口血未乾而背之，可乎？』言盟誓未久，而遂失信也。古盟誓皆歃血，(以血塗口旁也)故有此語。(二一)〔趙良嗣〕本燕人馬植，遼大族，政和初童貫出使，載以歸，易姓名曰李良嗣，即獻結女眞攻遼策，帝嘉納之，賜姓趙氏，圖燕之議自此始。官至光祿大夫。靖康初御史胡舜陟論其結成邊患，竄柳州，尋伏誅。(二二)〔蕭牆〕言至近之地。論語：『晉恐季孫之憂，不在蕭牆之內也。』注：『蕭之言肅也，牆謂屏也。君臣相見之禮，至屏而加肅敬焉，是以謂之蕭牆。』(二三)〔村落〕村落也，鄉人聚居之處。(二四)〔歲幣〕南宋歲納錢幣於金，謂之歲幣。(二五)〔覲〕覲，音狄，見也，謂以贊相見也。(二六)〔賀正生長之使〕宋賀金主生日之使者。(二七)〔泛使〕泛，覆也。泛使，報聘之使人也。(二八)〔將〕送也，詩經：『百兩將之。』(二九)〔欲書御名〕御，對天子之敬稱，欲書御名，金欲宋致金之國書上書寫宋天子之名也，國書但書某國皇帝，例不書帝王之名，金欲宋帝書名，意在侮辱。(三〇)〔切〕緊迫之意，如言情切。(三一)〔四郊多壘〕大夫之尊。禮記：『四郊多壘，此卿大夫之尊也。』壘，軍壘，即營牆。(三二)〔楚子問鼎〕左傳：『楚子觀兵於周疆，定王使王孫滿勞楚子，楚子問鼎之大小輕重焉。』三代時以九鼎爲傳國寶，楚王問鼎，蓋欲篡周也。(三三)〔獻納〕二字，富弼以死爭之。富弼於宋仁宗時兩使契丹，力拒割地，使南北之民不見兵革者數十年。契丹欲增歲

幣，且曰：『南朝遺我之詞，當曰「獻」，否則曰「納」。』弼爭之，聲色俱厲，契丹知不可奪，乃曰：『吾當自遣人議之。』弼歸奏曰：『臣以死拒之，彼氣折矣，可勿許也。』朝廷竟以「納」字與之。（三四）（街壁）謂兵敗出陣，街壁以爲贊也，手縛，不能捧壁，故街之。（三五）（輿櫬）置棺於輿，自明有死罪也。左傳：『許男面縛街壁，大夫衰絰，士輿櫬。』（三六）（晉帝青衣行酒）晉懷帝立五年，劉聰遣將陷洛陽，遷帝於平陽。後二年，聰宴羣臣，使帝着青衣行酒，遂遇害。青衣，役隸賤者之服。（三七）（春秋左氏）春秋，本魯史記之名，孔子刪定之，自魯隱公元年至魯哀公十四年，凡十二公，二百四十二年，編年之史也。傳春秋者，有公羊、穀梁、左氏三家。（三八）（殛）誅也。書經：『殛鯀於羽山。』

論北邊事宜

司馬光

臣聞明主謀事於始而慮患於微，是以用力不勞而收功甚大。

竊見國家所以御（一）戎狄之道，似未盡其宜！當其安靖附順之時，則好與之計較末節，爭競細故；及其桀傲暴橫之後，則又從而姑息，不能誅討；是使戎狄益有輕中國之心，皆厭於柔服而樂爲背叛。

近者，西戎之禍，生於高宜，北狄之隙，起於趙滋（二），而朝廷至今終未有省寤，猶以二人所爲爲是，而以循理守分者爲非。是以邊鄙武臣，皆銳意生事，或以開展荒棄之地十數里爲功勞，或以殺略老弱之虜（三）三五人爲勇敢。朝廷輒稱其才能，驟加擢用。旣而虜心忿恨，遂

來報復，屠翦熟戶（四），鈔劫邊民，所喪失者，動以千計，而朝廷但知驚駭，增兵聚糧，其致寇之人，既不追究，而守邊之臣，亦無譴責。如此而望戎狄賓服（五），疆場無虞，是猶添薪扇火，而求湯之不沸也。

臣愚竊惟真宗皇帝親與契丹約爲兄弟（六），仁宗皇帝赦趙元昊背叛之罪，册爲國主，歲捐百萬之財（七），分遺二虜，豈樂此而爲之哉？誠以屈己之愧小，愛民之仁大故也。今陛下嗣已成之業，守既安之基，而執事之臣，數以爭桑（八）之小忿，不思灌瓜（九）之大計，使邊鄙之患，紛紛不息，臣竊爲陛下惜之。

近者聞契丹之民，有於界河捕魚及於白溝（一〇）之南翦伐柳栽者，此乃邊鄙小事，何足介意？而朝廷以前知雄州（一一）李中祐不能禁禦爲不材，別選州將以代之。臣恐新將之至，必以中祐爲戒，而以趙滋爲法，妄殺虜民，則戰鬪之端，往來無窮矣。況今民力彫弊，倉庫虛竭，將帥乏人，士卒不練，夏國既有憤怨，屢來侵寇，禍胎已成；若又加以契丹失歡，臣恐國力未易支也。伏望陛下嚴戒北邊將吏，若契丹不循常例，小小相侵，如魚船柳栽之類，止可以文牒整會，道理曉諭，使其官司自行禁約，不可輕以矢刃相加。若再三曉諭不聽，則聞於朝廷，雖專遣使臣至其王庭，與之辯論曲直，亦無傷也。若又不聽，則莫若博求賢才，增修德政，俟公私富足，士馬精強，然後奉辭以討之，可以驅穹廬（一二）於幕北（一三），復漢唐之土宇，與其爭漁柳之勝負，不亦遠哉？

註釋 (一)〔御〕統治也。(二)〔趙滋〕宋開封人，康定初以右侍禁選捕京西叛卒有功，遷左侍禁。後爲涇原備滑鎮戎軍都巡檢，歷知保州雄州。英宗卽位，領端州防禦使卒。性廉謹，然傲慢自譽。(三)〔虜〕言敵人之辭，如言胡虜。(四)〔熟戶〕宋史兵志：『西北邊羌戎種落，不相統一，保塞者謂之熟戶，餘謂之生戶。』(五)〔賓服〕賓，服也，懷德而服也。(六)〔眞宗皇帝親與契丹約爲兄弟〕宋眞宗景德初元，契丹大舉深入，逼澶州，(州治在今河北濮陽縣南)時寇準方同平章事，勸帝親征，駕幸澶州。契丹知親征，遣使請盟，乃以歲銀十萬兩，絹二十萬匹與契丹成約，契丹許以以兄禮事，各解兵歸，所謂澶淵之盟也。契丹，國名，東胡種，有今東三省、熱河、察哈爾、綏遠及河北北部並內外蒙古之地。由唐及宋，代爲邊患。後改國號曰遼。(七)〔仁宗皇帝赦趙元昊背叛之罪三旬〕趙元昊本姓李，先世據夏州，祖李繼捧來歸，宋賜姓趙氏。元昊襲封西平王，不甘臣宋，乃僭號大夏，稱帝叛宋，都興州，據有河內外列郡二十二屢寇邊。宋征之元昊雖屢勝，然死亡創痍者半，因乞和，宋策命爲夏王，賜絹十萬匹歲幣與茶各二十五萬五千。和議成，終元昊之世未犯邊。(八)〔爭桑〕史記吳世家：『初，楚邊邑卑梁氏之處女與吳邊邑之女爭桑，二女家怒相滅。兩國邊邑長聞之，怒而相攻，滅吳之邊邑，吳王怒，故遂伐楚，取兩都而去。』(九)〔灌瓜〕新書退讓：『梁楚邊亭皆種瓜，楚人以梁瓜美，因夜竊搔梁瓜，梁欲報搔楚瓜，宋就曰：『是構怨之道，』乃夜往竊爲楚灌瓜，楚王乃謝以重幣。梁楚之歡，由宋就也。』(一〇)〔白溝〕河名，上流爲巨馬河，出河北涑水縣，至定興新城爲白溝河，其下流逕雄縣，入於大清河，亦曰界河，以宋與遼於此分界也。(一一)〔雄州〕後周置，今河北雄縣。(一二)〔穹廬〕氈帳也，其上穹隆，故名，爲胡人所居。(一三)〔幕北〕卽漠北，大漠之北也，卽外蒙古。

作者小傳 司馬光，宋陝州夏縣涑水鄉人，字君實，七歲聞講左氏春秋卽了其大旨。羣兒嬉於庭，一兒登甕沒水中，光持石破甕，兒得活。歷侍仁宗英宗，至神宗時，以議王安石新法，不合去。高太后臨朝，光入爲相，悉去新法之爲民害者，在相位八月卒。贈太師溫國公，諡文正，世稱涑水先生，著有資治通鑑、獨樂園集等書。

教戰守

蘇軾

夫當今生民（一）之患果安在哉？在於知安而不知危，能逸而不能勞。此其患不見於今，而將見於他日；今不爲之計，其後將有所不可救者。

昔者先王知兵之不可去也，是故天下雖平，不敢忘戰。秋冬之際，致民田獵以講武，教之以進退坐作之方；使其耳目習於鐘鼓旌旗之間而不亂，使其心志安於斬刈殺伐之際而不懼；（二）是以雖有盜賊之變，而民不至於驚潰。

及至後世，用迂儒之議，以去兵爲王者之盛節，天下既定，則卷甲而藏（三）之。數十年之後，甲兵頓弊（四）；而人民日以安於佚樂，卒有盜賊之警，則相與恐懼訛言，不戰而走。開元天寶（五）之際，天下豈不大治？惟其民安於太平之樂，酣豢（六）於遊戲酒食之間，其剛心勇氣，消耗鈍眊（七），痿蹶而不復振。是以區區之祿山（八），一出而乘之，四方之民獸奔鳥竄，乞爲囚虜之不暇，天下分裂，而唐室因以微矣！

蓋嘗試論之：天下之勢，譬如一身。王公貴人，所以養其身者，豈不至哉？而其平居常苦於多疾；至於農夫小民，終歲勤苦，而未嘗告病；此其故何也？夫風雨霜露寒暑之變，此疾之所由生也。農夫小民，盛夏力作，而窮冬暴露，其筋骸之所衝犯，肌膚之所浸漬（九），經霜露

而狎（一〇）風雨，是故寒暑不能爲之毒；今王公貴人，處於重屋之下，出則乘輿，風則襲裘，雨則御蓋（一一），凡所以慮患之具，莫不備至，畏之太甚而養之太過，小不加意，則寒暑入之矣。是故善養身者，使之能逸而能勞，步趨動作，使其四體狃（一二）於寒暑之變；然後可以剛健彊力（一三），涉險而不傷。夫民亦然。今者治平之日久，天下之人驕惰脆弱，如婦人孺子不出於閨門，論戰鬪之事，則縮頸而股慄；聞盜賊之名，則掩耳而不願聽。而士大夫亦未嘗言兵，以爲生事擾民，漸不可長；此不亦畏之太甚，而養之太過歟？

且夫天下固有意意外之患也；愚者見四方之無事，則以爲變故無自而有，此亦不然矣。今國家所以奉西北二虜者，歲以百萬計（一四）。奉之者有限，而求之者無厭，此其勢必出於戰。戰者，必然之勢也；不先於我，則先於彼；不出於西，則出於北。所不可知者，有遲速遠近，而要以不能免也。天下苟不免於用兵，而用之不以漸；使民於安樂無事之中，一旦出身而蹈死地，則其爲患必有所不測。故曰：『天下之民，知安而不知危，能逸而不能勞』此臣所謂大患也。

臣欲使士大夫尊尙武勇，講習兵法。庶人之在官（一五）者，教以行陳（一六）之節；役民之司盜（一七）者，授以擊刺之術。每歲終則聚於郡府，如古都試（一八）之法，有勝負，有賞罰；而行之既久，則又以軍法從事。然議者必以爲無故而動民，又撓（一九）以軍法，則民將不安；而臣以爲此所以安民也。天下果未能去兵，則其一旦將以不教之民而驅之戰。夫無故而動民，

雖有小怨，然孰與夫一旦之危哉？今天下屯聚之兵，驕豪而多怨，陵壓平民而邀（二〇）其上者何故？此其心以爲天下之知戰者，惟我而已。如使平民皆習於兵，彼知有所敵，則固已破其姦謀而折其驕氣；利害之際，豈不亦甚明歟？

註釋（一）（生民）稱人民曰生民。（二）（憊）恐也。（三）（卷甲而藏）如武王克商，「歸馬於華山之陽，放牛於桃林之野」之類。（四）（頓弊）頓，鈍也。弊，壞也。（五）（開元天寶）均唐玄宗年號。（六）（酣蒙）沉溺忘反，不自振拔也。（七）（眊）與耄同，老耄亦作老眊。（八）（祿山）本營州雜胡，初名阿魯山，母再適安氏，冒姓安。玄宗時爲范陽節度使，兼制三道，遂舉兵反。（九）（漬）溷也，謂沈浸其中，使之沁入也。（一〇）（狎）習慣也，接近也。（一一）（御蓋）御，駕馭車馬曰御；蓋，車蓋也，謂車上可以禦雨而蔽日者。御蓋，謂駕有蓋之車也。（一二）（狙）音紐，狎也，習也，言習慣而不以爲意也。（一三）（彊力）強有力也。（一四）（奉西北二虜者歲以百萬計）西指西夏，北謂契丹。宋眞宗時與契丹盟，歲贈銀十萬兩，絹二十萬匹，其後二十餘年，增歲絹十萬匹，銀十萬兩，其書辭曰「納。」同時封西夏趙元昊爲夏王，賜絹十萬匹，歲幣與茶各二十五萬五千。（一五）（庶人在官）孟子：「下士與庶人在官者同祿。」趙岐注：「庶人在官者，未命爲士者也。」焦循正義：「謂未得爵命之士，疏以爲府吏胥徒，非。」按蘇氏此文，卽指府吏胥徒之類。（一六）（陳）與陣同。（一七）（役民司盜）周禮少司徒：「乃會萬民之卒伍而用之，以起軍旅，以作田役，以比追胥，以令貢賦。」鄭玄注：「追，逐寇也。胥，伺捕盜賊也。」按此文似指當時之鄉兵。（一八）（都試）總試之也。漢官舊儀：「八月，太守、都尉、令、長、相、丞、尉，會都試，課最殿。」最殿，考績之目，上功曰最，下功曰殿。（一九）（撓）擾也。（二〇）（邀）要挾也。

作者小傳 蘇軾，宋眉山入，字子瞻，洵之長子，嘉祐進士，英宗時直史館，神宗時與王安石議論不合，貶黃州，築室東坡，號東坡居士，哲宗時召還，累官翰林學士兵部尙書，卒諡文忠。軾工文章，縱橫奔放，雄視百世，詩飄逸不羣，書畫亦有名。

議國是(一)(上高宗十議劄子之一)

李綱

臣竊以和、戰、守三者，一理也；雖有高城深池，弗能守也，則何以戰？雖有堅甲利兵，弗能戰也，則何以和？以守則固，以戰則勝，然後其和可保。不務戰守之計，惟信講和之說，則國勢益卑，制命於敵，無以自立矣。

景德中，契丹入寇，罷遠幸之謀，決親征之策，捐金幣三十萬而和約成，百有餘年，兩國生靈，皆賴其利(二)，則和、戰、守三者得也。

靖康(三)之春，初得守策，而割三鎮(四)之地，許不可勝計之金幣以議和，懲劫寨之小衄而不戰(五)，和與戰兩失之。其冬金(六)入，再寇畿邑，廷臣以春初回，守爲然，而不知時事之異，膠柱鼓瑟(七)，初無變通之謀。內之不能撫循士卒以死捍賊，外之不能通達號令以督援師，金人既登城矣，猶降和議已定之詔，以款(八)四方勤王(九)之師，使虜得逞其欲；凡都城、玉帛、子女、重寶、圖籍、儀衛、輦輅、百工、技藝，悉索取之，次第遣行；及其終也，劫質二聖(一〇)，巡幸沙漠，東宮(一一)親王(一二)，六宮(一三)戚屬，宗室(一四)之家，盡驅以行，因逼臣寮，易姓(一五)建號——自古夷狄之禍中國，未有若此之甚者。是靖康之冬，并守策失之，而卒爲和議之所誤也。

天佑有宋，(一六)必將有主，故使陛下脫身危城之中，總師大河(一七)之外，入繼大統以有神器(一八)。然以今日國勢，揆之靖康之初，其不相若遠甚，則朝廷所以捍患禦侮，救(一九)寧萬邦者，於和戰守當何所從而可也？臣雖不知國論之所從，竊恐猶以和議爲然，豈非二聖以播遷(二〇)，陛下父兄，沈於敵庭，議者必將謂『非和則速二聖之患，而虧陛下孝友之德，故不得不和？』臣竊以爲不然，請以古人之專明之：

昔漢高祖(二一)與項羽(二三)戰於滎陽(二三)成皋(二四)間，太公(二五)爲羽軍所得，其危屢矣，高祖不顧，其戰彌勵，羽不敢害而卒歸太公。然則不顧而戰者，乃所以歸太公之術也。晉惠公(二六)爲秦所執，呂卻謀立子圉以靖國人，其言曰：『失君有君，羣臣輯睦，甲兵益多，好我者勸，惡我者懼，庶有益乎？』秦不敢害而卒歸惠公。然則不恤敵國而自治者，乃所以歸惠公之術也。

今有盜賊於此，劫質主人，以兵威臨之，則必不敢加害；以卑辭求之，則所索彌多，往往有不可測之理。何則？彼爲利謀，陵懦畏彊，而初無惻隱之心故也。今二聖之在敵庭，莫知安否，固臣子之所不忍言，然吾不能逆折其意，又將墮其計中，以和議爲信然。彼必曰：『割某地以遺我，得金幣若干則可；不然，二聖之禍，且將不測。』不予之，是陛下之忘父兄也；予之，則所求無厭，雖日割天下之山河，竭取天下之財用，山河財用有盡而金人之欲無窮。少有釁端，前所予者，其功盡廢，遂當拱手以聽命而已。

昔金人與契丹二十餘戰，戰必割地厚賂以講和，既和則又求覺以戰，卒滅契丹。今又以和議惑中國，至於破都城，滅宗社（二七），易姓建號，其不道如此，而朝廷猶以和議爲然，是將以天下畀之敵國而後已。臣愚竊以爲過矣。

爲今之計；莫若一切罷和議，專務自守之策，而攻戰則姑俟於可爲之時。蓋彼既背盟劫質，地不可復予，惟以二聖在其國中，不忍加兵，俟其入寇，則多方禦之，所破城邑，徐議收復。建藩鎮（二八）於河北河東之地，置帥府要郡於沿河江淮之南，治城壁，修器械，教水軍，習車戰，凡捍禦之術，種種具備，使進無抄掠之得，退有邀擊之患，則雖時有出沒，必不敢深入憑陵（二九）。三數年間，生養休息，軍政益修，士氣漸振，將帥得人，車甲備具，然後可議大舉，振天聲以討之，以報不共戴天之讎，以雪振古所無之恥。彼知中國能自強如此，豈徒不敢肆凶？而二聖保萬壽之休，亦將悔禍率從，而鑾輿有可還之理。倘捨此策，益割要害之地，奉金幣以與之，是倒持太阿（三〇），以其柄授人，藉寇兵而資（三一）盜糧也。前日旣信其詐謀以破國矣，今又欲蹈覆車之轍以破天下，豈不重可痛哉？

或謂：「強弱有常，勢弱者不可不服於強。昔越王句踐，卑身重賂以事吳，而後卒報其恥（三二）；今中國事勢弱矣，盍以句踐爲法，卑身重賂以事之，庶幾可以免一身之禍而成將來之志乎。」臣以爲不然。夫吳伐越，句踐以甲楯三百（三三），棲於會稽，遣使行成（三四），而吳許之，當是時，吳無滅越之志，故句踐得以卑身厚賂以成其謀，枕戈嘗膽（三五）以勵其志，

而卒報吳。今金人之於國家如何哉？上自二聖東宮，下逮宗室之係於屬戚者，悉驅之以行，而陛下之在河北，遣使降偽詔以宣召，求之如是其急也，豈復有恩於趙氏哉？雖卑身至於奉藩稱臣，厚賂至於竭天下之財以予之，彼亦未足爲德也，必至於混一區宇（三六）而後已。然則今日之事，法句踐嘗膽枕戈之志則可，法句踐卑身厚賂之謀則不可。事固有似是而非者，正謂此也。

然則今日爲朝廷計，正當歲時遣使，以問二聖之起居，極所以崇奉之者。至於金國，我不加兵，而待其來寇，則嚴守禦以備之；練兵選將，一新軍律，俟吾國勢旣強，然後可以興師邀請；有此武功，以俟將來，此最今日之上策也。

古語有曰：『願與諸君共定國是。』夫國是定，然後設施注措，以次推行，上有素定之謀，下無趨向之惑，天下之事，不難舉也。靖康之間，唯其國是不定，而且和且戰，議論紛然，致有今日之禍。則今日之所當鑑者，不在靖康乎？臣故陳和守戰三說以獻，伏願陛下斷自淵衷（三七），以天下爲度而定國是，則中興之功可期矣。取進止。

註釋（一）〔國是〕謂國家之大計也。（二）〔景德中契丹入寇……皆賴其利〕景德，宋眞宗年號。景德初元，契丹大舉深入，逼瀋州，時寇準方同平章事，邊書告急，一夕五至，臨江王欽若請幸金陵，閩州陳堯叟請幸成都，準力爭，勸帝親征。帝至瀋州南城，見契丹軍盛，欲退，準又爭，遂濟河，御北城門樓，契丹知親征，大駭，請盟。盟成，邊患乃靖。（三）〔靖康〕宋欽宗年號。（四）〔三鎮〕太原、河間、中山三鎮。（五）〔許不可勝計之金幣以議和徵規察之小朝而不戰〕欽宗靖康元年，金人圍汴，李綱主戰守，金忽宣和，索巨金，乃括公私財帛以餉。然猶婪索無

厭，帝復聽李綱言主戰。都統制姚平仲貪功，夜襲金營，不克，帝大驚，急罷綱，詔割三鎮，始退師。劓，俗劓字，音扭，挫也，敗北也。(六)(金)朝代名，爲女真族，姓完顏，世居松花江之東。宋徽宗時阿骨打稱帝，都會寧，(今吉林)國號金，滅遼攻宋，有今東三省、黃河流域各省。及江蘇、安徽淮北之地。(七)(膠柱鼓瑟)喻拘泥不能變通也。史記：『王以名使括，若膠柱而鼓瑟耳。』括，趙括也。柱，瑟上之雁足，自由移易，以調絃之緩急者。(八)(欸)緩也。(九)(勤王)謂以兵救援王室曰勤王。(一〇)(劫質)二聖質，音致，典押以取信曰質。靖康二年，金人南侵，擄徽宗欽宗及后妃、皇族、戚屬三千餘人北去。(一一)(東宮)太子居東宮，因以東宮表太子。(一二)(親王)舊稱皇族爲王者曰親王。隋書：『皇伯叔、昆弟、皇子，是爲親王。』(一三)(六宮)禮記：『古者天子后立六宮。』皇后正寢一，燕寢五，是爲六宮也，夫人以下分居焉。正寢，治事之所，燕寢，燕息之所。(一四)宗室，皇族也。(一五)(易姓)古以國家爲一姓之業，故謂新朝代興爲易姓。(一六)(有宋)有，助辭，如虞曰有虞，周曰有周。(一七)(大河)卽黃河。(一八)(神器)帝位也。(一九)(枚寧)猶言安撫。枚，音弭。(二〇)(播遷)流離遷徙之義。(二一)(漢高祖)姓劉名邦，始爲泗上亭長。起兵爲沛公，受義帝命伐秦，入咸陽，與父老約法三章，秦民大悅，項羽立爲漢王。高祖還定三秦，與羽戰，卒破之垓下，乃卽帝位。(二二)(項羽)名籍，力能扛鼎，才氣過人，起兵吳中，過秦軍，九戰皆破之，自立爲西楚霸王。與漢高爭衡，戰無不利，後爲漢軍及諸侯軍圍於垓下，敗死。(二三)(滎陽)故城在今河南滎澤縣西南。(二四)(成皋)今河南汜水縣。(二五)(太公)漢高祖之父。(二六)(晉惠公)春秋晉獻公三子，名夷吾。秦伯伐晉，戰於韓原，秦獲公以歸，已而秦歸公。(二七)(宗社)宗廟，古天子諸侯祀其先人之所。社稷，土穀之神，爲國家之代稱，古滅國，則變置其社稷，故謂國家爲社稷。(二八)(藩鎮)唐初於重要諸州置都督府，睿宗時置節度大使，玄宗時於邊境置十節度使，以禦外蕃各領數州甲兵，復掌土地。人民財賦，是爲藩鎮。(二九)(憑陵)有所依恃而陵人也。(三〇)(太阿)劍名，亦作泰阿。越絕書：『楚令風胡子之吳，見歐冶子干將使人作鐵劍，歐冶子干將鑿茨山，洩其鑄，取鐵英，作爲鐵劍三枚，一曰龍泉，二曰泰阿，三曰工布。』漢書：『倒持太阿』言授人以柄也。(三一)(資)給也。國策：『王資臣萬金。』(三二)(越王句踐……)本報其恥。春秋時越王句踐，父允常爲吳王闔閭所敗，句踐遂敗闔閭而奪其辱，闔閭子夫差復振越，困句踐於會稽，

句踐請和，用范蠡父種十年生聚，十年教訓之策，因以滅吳。(三三)(甲楯三百)甲，戎衣也，古戰時著之以禦兵刃者。楯，與盾通，戰時以禦兵刃者。謂著甲執盾之士三百也。(三四)(行成)求成也，即議和也。(三五)(枕戈嘗膽)晉書：『日昃忘食，枕戈待旦；』言心存軍國，不敢安寢也。越王句踐自吳歸，置膽於坐，坐臥則仰膽，飲食亦嘗膽，示不忘其苦，志在報仇也。(三六)(區宇)謂疆土境域也。(三七)(淵衷)淵，深也。衷，中心也。

作者小傳 李綱，宋邵武人，字伯紀，政和進士。靖康初爲兵部侍郎，金人來侵，力主迎戰被謫。高宗卽位，首召爲相，修內治，整邊防，講軍政，力圖恢復，黃潛善等沮之，七十餘日而罷，卒諡忠定。綱負天下重望，以一身用舍爲社稷人民安危，每宋使至燕山，必問李綱、趙鼎安否，其爲遠人畏服如此。詩文雄深雅健，有易傳內外篇、論語詳說。

議潛逆(上高宗十議劄子之一)

李綱

臣聞節義者天下之大閑(一)，僭逆(二)者臣子之極惡。春秋(三)之義，人臣無將(四)，將則必誅，況已僭竊位號，爲天下所共憤怒者哉？謹按張邦昌(五)被遇道君(六)之朝，久與機政；際會靖康之日，擢冠宰司(七)。資其重臣，奉使敵帳，初無忠義徇國之意，但爲諛佞保身之謀，去中國者踰年，從胡騎以皆至。方二聖播遷之日，無一言營救之忠，憑恃金人，盜據神器，國破而資之以爲利，君辱而攘之以爲榮。竊有乘輿(八)，安處宮禁(九)，降旨以行其僭命，南面以朝其僞臣。易姓建都，四十餘日，逮金人之旣退，方降赦以收恩，考其四日之手

書，猶援周朝之故事。而陛下總師於外，天人所歸，勤王之兵，四面雲集，乃始退還舊班，遣使迎奉。今乃冒處王爵，極其褻崇，不聞泥首（一〇）以自拘，方且偃然（一一）爲得計。人之干紀（一二），一至於斯！倘或逃誅，何以立國？

或謂：『陛下嗣登大寶（一三），乃邦昌揖遜（一四）之謀，』以罪爲功，臣所不喻。夫英宗之曾孫，神宗之孫，道君之子，淵聖（一五）之弟，惟有陛下一人而已。天佑我宋，必將有主，主宋祀者，非陛下而誰？四海臣民，所共欣戴，邦昌何力之有哉？今其黨羽，尙布朝列，秋高馬肥，虜騎猖獗，挾借其勢，陛下不得而制之矣。中夜以思，不寒而慄！伏望陛下斷以英哲而察其罪惡，特正典刑（一六）而肆諸市朝，以慰四方忠臣義士之心，以垂萬世亂臣賊子之戒，天下幸甚。

註釋（一）〔閑〕防閑也。易經：『閑邪存其誠』言防閑邪惡，當自存其誠實也。（二）〔僭逆〕僭越之逆賊也。僭，假借名物，踰其本有之地位也。（三）〔春秋〕本魯史記之名，孔子刪定之。自魯隱公元年，至魯哀公十四年，凡十二公，二百四十二年，編年之史也。傳春秋者有公羊穀梁左氏三家。（四）〔無將〕公羊傳：『君親無將，將而誅焉。』將，謂將有爲亂之意也。（五）〔張邦昌〕宋東光人，以進士累官太宰。靖康初，金人陷汴京，執二帝北去，册立邦昌爲楚帝，諸臣不附，乃迎哲宗廢后孟氏聽政。高宗卽位，貶邦昌於潭州，賜死。（六）〔道君〕宋徽宗，深通百藝，書畫尤工，惟窮極土木，崇奉道教，自稱教主道君皇帝。（七）〔宰司〕張邦昌官太宰，宋徽宗政和中改左右僕射爲太宰少宰。（八）〔乘輿〕謂天子曰乘輿。獨斷：『天子至尊，臣下不敢瀆言之，故託言乘輿。』此處謂帝位。（九）〔宮禁〕皇帝所居處曰禁，故宮殿苑囿，並稱宮禁。（一〇）〔泥首〕頓首至地也。（一一）〔偃然〕休止其事曰偃。（一二）〔干紀〕干，犯也。紀，道也。（一三）〔大寶〕天子之位也。（一四）〔揖遜〕遜，辭避也。申鑒：『垂拱揖遜，

天下平矣。』(一五)〔淵聖〕宋欽宗被擄北去，高宗卽位於南京，遙上尊號曰孝慈淵聖皇帝。(一六)〔典刑〕常刑也。

論建中興之功劄子

李綱

臣伏觀車駕(一)以仲春令辰(二)，發輒吳門，巡幸建康(三)，斷自宸衷(四)，不貳不疑，慨然有恢復土宇，掃清中原，拯濟蒸黎，戡(五)定禍亂，克剪大憝(六)，刷恥復仇之志。天下臣子，莫不望風鼓舞，什蹈踴躍。願少須臾無死，以觀中興之功，誠甚盛之舉也！

臣竊觀自古建功立事，扶持社稷之臣，未嘗不以立志爲先；申包胥聞伍員有覆楚之言，則曰：『我必存之，』(七)其後哭秦庭以乞師(八)，卒如其志；張柬之語武氏於荆南江中，其後卒復唐祚(九)，垂祀三百。夫一夫發念，其烈如此；而況以聖明之資，爲萬乘之主乎？高祖之志，見於不肯鬱鬱久居漢中，而與韓信論定三秦之策(一〇)；光武之志，見於披輿地圖於信都城樓上，與鄧禹論天下大計(一一)。此皆志定於前，功成於後。初似落落難合，而卒能建大功，立大名，定大業，功施於當年，名垂於後世，載在典冊，不可誣也。

恭惟皇帝陛下，天錫勇智，運屬艱難，遵養時晦(一二)之久，應機立斷，幡然改圖，思欲撥亂興衰，光復祖宗之大業，故親總六師(一三)以臨江表，捨去吳越而幸建康，漸爲北伐之

計。志慮規模，可謂宏遠矣。臣願陛下益廣聖志，擴而充之，與神爲謀，日新其德。勿以去冬驟勝而自怠，勿以目前粗定而自安。凡可以致中興之治者，無不爲；凡可以害中興之功者，無不去。有所規畫措置，必以天下爲度，必以施於長久可傳於後世爲法，則中興不難致矣。

夫中興，於用兵止是一事；要以修政事，信賞刑，明是非，別邪正，招徠人材，鼓作士氣，愛惜民力，順導衆心爲先。數者旣備，則士奮於朝，農安於野，穀粟充盈，財用不匱，（一四）將帥輯（一五）睦，士卒樂戰，用兵豈有不勝者哉？

方今黠虜雖強，不仁不義，專務變詐暴虐，以脅制天下，神怒人憤，莫之與親，自古豈有如此而能久立國者？正如隆冬固陰沍寒，層冰千里，陽和旣回，應時消釋，此理之必至，無足怪也。

昔者范蠡說越王句踐（一六），以『持盈者與天，定傾者與人，節事者與地，』句踐用之，國以富強。然又必以人事與天時相參，然後乃能成功，遂以報吳。臣竊觀國家去歲諸路豐穰，今春雨暘（一七）調適，又將豐歲，是在我者得天時矣，正當修人事以應之。以我之無覺，待彼之有覺，則戡亂定功，役不再籍，夫何難之有？

臣以固陋，自靖康（一八）以來，與聞國論，獨持戰守之策，不敢以和議爲然，今十有二年矣。孤危寡與，屢遭謗誣，仰賴聖明曲加照察，脫身九死之濱。今得承乏（一九），待罪（二〇）方面（二一），恭聞戎輅（二二）臨駐江干，將大有爲，以成戡定之烈，欣幸之情，倍萬常品。願

雖衰病，尙庶幾未填溝壑間（二三），獲觀陛下恢復中原，懣憤千古，志願畢矣。輒罄狂瞽。（二四）干冒天威。

註釋（一）〔車駕〕謂天子也，不敢指斥，故言車駕。漢書：「車駕西都長安。」（二）〔令辰〕吉日也。任昉文：「伏承以令月令辰，肅膺典策。」（三）〔建康〕卽今南京。（四）〔宸衷〕猶言君心也。章安石詩：「梁園開勝境，軒駕動宸衷。」（五）〔戡〕克也，勝也。（六）〔大慙〕大惡也。書康誥：「元惡大慙，矧惟不孝不友。」（七）〔我必存之〕史記伍子胥列傳：「伍員與申包胥爲交，員之亡也，謂包胥曰：『我必覆楚。』包胥曰：『我必存之。』」（八）〔哭秦庭以乞師〕吳兵入郢，伍子胥乃掘楚平王墓，出其尸，鞭之三百。申包胥因卽走秦告急，求救於秦。秦不許，包胥立於秦庭，晝夜哭，七日七夜，不絕其聲。秦哀公憐之，乃遣車五百乘，救楚擊吳，敗吳兵於郢丘。（九）〔張柬之語武氏於荆南江中其後卒復唐祚〕張柬之，唐襄陽人。久視元年，以狄仁傑之薦，順聖皇后用以爲相。柬之嘗與荆府長史（荆州都督府長史）閻鄒楊元琰同泛江，至中流，語及武后革命事，元琰慨然有匡復之志。神龍元年，武后疾甚，柬之遂引元琰爲右羽林將軍，謂曰：「君頗記江中之言乎？今日非輕授也。」並與中臺右丞敬暉司刑少卿桓彥範等共謀，誅佞臣張易之張昌宗，擁中宗復位，李氏國祚，賴以不墜。（一〇）〔與韓信論定三秦之策〕事見史記淮陰侯列傳。三秦謂三秦降將章邯司馬欣董翳。項王旣滅秦，立沛公爲漢王，王巴蜀漢中，而三分關中，王秦降將，以距塞漢王；以章邯爲雍王，王咸陽以西；司馬欣爲塞王，王咸陽以東至河；董翳爲翟王，王上郡。（一一）〔與鄧禹論天下大計〕鄧禹，字仲華，南陽新野人。後漢書鄧禹傳：「及王郎起兵，光武自薊至信都，使禹發奔命，得數千人，令自將之，別攻拔樂陽。從至廣阿，光武舍城樓，披輿地圖，指示禹曰：『天下郡國如是，今始乃得其一，子前嘗以吾慮，天下不足定，何也。』禹曰：『方今海內殺亂，人思明君，猶赤子之慕慈母，古之興者，在德薄厚，不以大小。』光武悅。」（一二）〔遵養時晦〕詩經周頌酌：「於鑠王師，遵養時晦。」註：「於，嘆辭。鑠，盛也。遵，循也。言初有於鑠之師而不用，退自循養，與時皆晦。」（一三）〔六師〕謂天子之六軍也。周禮：「凡制軍，萬有二千五百人爲軍。王六軍，大國三軍，次國二軍，小國一軍。」（一四）〔匱〕乏也，竭也。詩經大雅既醉：「孝子不匱，」

永錫爾類。」(一五)(輯)和也，睦也。尙書湯誥：「俾予一人，輯寧爾邦家。」(一六)(范蠡說越王句踐)國語越語：「果與師而伐吳，戰於五湖，不勝，棲於會稽。王召范蠡而問焉。曰：『吾不用子之言，以至於此，爲之奈何？』」范蠡對曰：「君王其忘之乎？持盈者與天，定傾者與人，節事者與地。」王曰：「與人奈何？」對曰：「卑辭尊禮，玩好女樂，尊之以名；如此不已，又身與之市。」王曰：「諾。」乃令大夫種行成於吳。註：「與天，法天也；天道盈而不溢，盛而不驕。與人，取人之心也；人道好謙，傾危之中，當卑辭尊禮，玩好女樂，尊之以名。與地，法地也；時不至，不可彊生，事不究，不可彊成。」(一七)(陽)音陽，晴謂之陽。尙書洪範：「八庶徵，曰雨，曰暘，曰燠，曰寒，曰風，曰時。」(一八)(靖康)宋欽宗年號。(一九)(承乏)左傳成公二年：「敢告不敏，攝官承乏。」承乏謂適官缺乏，以已攝而承之也。今人謙言其所處之地位，亦曰承乏。(二〇)(待罪)謂已不敏，時可以偵事獲罪，蓋謙辭也。史記衛青傳：「臣幸得待罪行間。」(二一)(方面)後漢書：「專命方面。」謂獨當一面也。(二二)(戎輅)猶戎車，兵車也。晉書：「戎車駕四馬，天子親戎所乘也。」(二三)(填溝壑)謙言死曰填溝壑。國策：「願及未填溝壑而託之。」(二四)(狂瞽)謂狂言瞽說也。漢書蓋諸葛劉鄭孫母將何列傳贊：「諸葛劉鄭，雖云狂瞽，有異志焉。」謂諸葛豐劉輔鄭崇也。今承用爲書疏中搢搢之詞。

論使事劄子

李綱

臣竊見朝廷遣王倫(一)使金國，奉迎梓宮，(二)往返屢矣。今者，倫之歸與虜使偕，乃以詔諭(三)江南爲名，四方傳聞，無不駭愕。何者？兩國通使，講好息兵，以禮爲先，自敵以上，無所不用其至，禮之經(四)也。今乃不著國號，而曰江南，不曰通問，而曰詔諭，

此何禮也？宋有天下，幾二百年，祖功宗德，以聖繼聖，聲教溢于四表（五）。炎運（六）中微，夷狄亂常，馴至靖康之變（七），國祚幾絕，賴陛下總帥大河之北，入繼大統，羣臣推戴，克受天命，履大寶，臨萬邦，爲神民萬物之主，一紀（八）於茲矣。敵人遣使，乃敢命名如此，自古夷狄陵侮中國，未有若斯之甚者。原其所自，皆吾謀慮弗臧（九），不能自治自強，偷安朝夕，無久遠之計，羣臣誤陛下之所致也。臣請試爲陛下詳言之：

方靖康末，金人破都城，毀宗社，逼二聖變輿（一〇）以北遷，易姓建號，而陛下應天順人，光復舊業。自我視彼，則仇讎也，自彼視吾，則腹心之疾也，豈復有可和之理？然而朝廷遣使通問，冠蓋相望於道，卑詞厚幣，無所愛惜者，正以二聖在其域中，爲親屈己，不得不然，猶有說也。至去年春，兩宮凶問既至，陛下抱哀啣恤，創鉅痛深，雖未能躬率六師（一一），以報不共戴天（一二）之仇，猶當寢罷使者，絕不與通，以正仇讎之名；慎固封守（一三），選練將帥，以爲自保之計。觀釁待時，動必有功。傳曰：『名其爲賊，敵乃可服。』欲正仇讎之名，以張恢復之本，正在此時，而朝廷失策，復遣使以迎梓宮，亟往遄返，帑藏爲虛，不得其要約。今者，虜使薦（一四）至，乃建『詔諭』之號，公肆陵侮，不知朝廷將何以應之？夫奉迎梓宮，乃陛下孝思罔極，在人情不得不如此者；然金人狡獪，動出計謀，我以誠求，彼以詐應，借此爲重，成其姦心，不知朝廷何所憑信？臣恐墮其計中，禍難之未艾（一五）也。

臣聞『忠信爲周』（一六），古者遣使以忠信爲主。故小雅於皇皇者華君遣使臣之詩，諷、

謀、度、詢，必以周爰爲言（一七）。使不忠信，爲國之患，非淺鮮也。彼王倫何爲者？市井闖
僧（一八）之才，左右賣國之伍。三尺之童，皆知其不足信，而朝廷信之，此必有甘言以中朝廷
之欲。臣恐聽虛詞而受實患，如楚之信張儀以求商於之地（一九）也。且倫使事，初以奉迎梓宮
爲指；而虜使之來，乃以江南詔諭爲名。循名責實，已自乖戾，則其所以罔朝廷而生後患者，
不待詰而可知。臣在遠方，雖不足以知其曲折，然以愚料之，虜爲此名以遣其邀求，大略有
五：必降詔書，欲陛下屈體降禮以聽受，一也；必有赦文，欲朝廷宣布，頒示郡縣，二也；必
立約束，欲陛下奉藩稱臣，稟（二〇）其號令，三也；必求歲賂，廣其數目，使我坐困，四也；必
必求割地，以江爲界，淮南荆襄四川，盡欲得之，五也。此五者，朝廷從其一，則大事去矣。
天子之令曰詔，臣下則以稟令受詔爲事，倘屈體降禮，權時之宜以聽其詔令，則君臣之分定
矣。君臣尊卑，如天地相遠，降尊就卑，以天爲地可乎？其不可者一也。天子之恩曰赦，臣民
則以遇赦該恩爲幸，倘朝廷宣布頒示郡縣，則天下知朝廷之勢去，士民之心離矣，其不可者二
也。履至尊以制六合曰天子，謹制度以爲諸侯曰藩臣，天子出命者也，藩臣稟命者也，倘奉藩
稱臣，稟其號令，則事不在我，國之勢傾矣，其不可者三也。朝廷全盛之時，歲賂金人百五十
萬，猶不能給，遂至敗盟；今日保據東南，財用鮮少，又有養兵之費，日益窘迫，而欲增賂以
求全。蓋亦難矣，其不可者四也。淮南荆襄，江浙之屏蔽也，四川，天下之上流也，不能措置
屏蔽，保有上流，資天險結人心以爲固，而欲割要害之地，棄民以求安，必無之理，其不可者

五也。金人變詐不測，貪婪無厭，縱使聽其詔令，奉藩稱臣，其志猶未已也，必繼有號召，或使親迎梓宮，或使單車入覲，或使移易將相，或使改革政事，或竭取賦稅，或朘（二二）削土宇。從之則無有既（二三）極，一不從則前功盡廢，反爲兵端。以謂權時之宜，聽其邀求，可以無後悔者，非愚則誣也。使國家之勢單弱，果不足以自振，不得已而爲此，固亦無可奈何；今土宇之廣，猶半天下，臣民之心，戴宋不忘，與有識者謀之，尙足以有爲。豈可忘祖宗之大業，生靈之屬望，弗慮弗圖，遽自屈服，祈哀乞憐，冀延旦暮之命哉？

昔少康（二三）以一旅（二四）之衆，祀夏配天，不失舊物；光武騎牛從軍，殺新野（二五）尉，然後得馬，率烏合三千，破尋邑（二六）百萬，遂定中興之業；晉保江左，財用匱乏，王導（二七）至身衣疎布，誘善賈以濟國用，卒延國祚百有餘年。今朝廷事力，雖不足以望全盛之時，然將士如雲，帶甲之卒數十萬，士馬之盛，豈不過於少康光武？穀粟金帛，運漕不絕，舳舻（二八）相啣，財用之多，豈不過於東晉？有可用之資，而陛下又有過人之聰明，何憚不爲，而欲北面以事仇讎，甘受此屈辱也？

夫自古創業中興之主，多由布衣奮虛拳以取天下，非吾之兵民財用，而吾能因而用之，積累以成帝王之業，貽謀（二九）子孫，垂裕無窮。今兵民財用，皆祖宗之所以遺我者，而陛下不思所以用之，遽欲委身束手受制於仇讎之手，此臣之所不曉也。陛下縱自輕，奈宗社何？奈天下臣民何？奈後世史冊何？

且立大事建大功者，必以作士氣得人心爲先，而號令賞罰者其具也。人心士氣，在今日雖已不及建炎（三〇）之初，然審號令，明賞罰，以振起之，尙爲我用。陛下一受制於強敵，號令賞罰，皆不由於己出，士氣日索（三一），人心日離，將士益桀驁（三二）而不可馭，民庶益泮渙（三三）而不可蓄，威令一去，如神龍之失水，爲螻蟻所困。後雖悔之，噬臍（三四）何及？此臣所以夙夜（三五）痛憤而寒心也。

議者必謂：『勢有強弱，弱者必服於強，故太王（三六）事狄，勾踐事吳，孫權（三七）事魏，皆行權以濟大業。』藉此以感動聖意，臣皆以爲不然。昔者，太王居邠，狄入侵之，事之以珠玉犬馬，皆不得免，徙居岐山之下，從之者如歸市，狄人乃已；今陛下能以此已金人之侵乎？勾踐身入吳國，以爲臣僕，僅得歸國，枕戈嘗膽，卒以報吳；今陛下能以報金人之仇乎？孫氏起於江東，未能自立，故臣魏以俟時；今陛下藉祖宗二百年之基業，縱使未能恢復土宇，豈可不自愛重，而怖懼屈服以貽天下後世之譏哉？爲此說者，但欲求合於朝廷之意，而不顧禍患之在後，臣愚竊以爲過矣。

昔趙欲帝秦，魯仲連（三八）辭而折之，以爲『秦帝則諸侯皆爲所制，不聽命則誅戮隨之，欲帝秦者知其利不知其害，秦非禮義之國，仲連有蹈東海而死耳，不忍爲之民也。』新垣衍（三九）不果，帝秦，而秦師爲之退舍，曹操以十萬衆臨荊州，勢搖東南，雖張昭（四〇）亦欲迎之，周瑜（四一）爲孫權畫策，以爲『如臣者，何往不可？將軍安所容乎？』權拊案大悟，遂有

赤壁之戰，而鼎足之勢成。此二人者，其所陳說，深切著明，二君聽之，遂能返禍爲福，轉敗而爲功，胸中昭了，明白洞達，果斷而不疑也。今虜使之來，其用事者未必不以兵隨之，以爲脅制之術，願朝廷所以措置者何如耳！措置有備，雖苻堅（四二）百萬之師不足畏；措置無術，雖數千百騎便足以爲吾擾。方危迫之秋，無排難解紛之略，則無貴於智者。方今朝廷自十數年來，議論不一，執守不堅，無規模素定之計；玩歲愒日（四三），苟且過時，無積累統緒之功。唱爲和議者，紛紛趣度目前，而不以後艱爲念，以致今日之陵侮，非偶然也。忠義之士，懷才抱智，不能自達者，願豈乏人？臣願陛下特留聖意，且勿輕許。深詔羣臣，講明利害可以長久之策，悉以上聞，陛下擇其善者而從之。廣聽兼慮，而不偏聽，於今日之事，必有所補。

臣昨於建炎元年，嘗獻國是之說，以謂朝廷不能自強自治，但欲卑屈以從之，雖至於奉藩稱臣，虜人之謀，勢猶未已。又於紹興五年蒙降詔訪問，嘗獻乞罷議和之說，以爲遣使議和，虜人必制我以必不敢爲之謀，邀我以必不可從之事，非徒無益而有害，於吾自治自強之計，爲患甚深。區區之忠，幸蒙睿（四四）察。今日之事，無它，遣使議和不已，使敵人得窺伺謀畫，皆引惹之所致也。臣願陛下爲宗社大計，萬機之餘，長慮却顧，覽前古之興亡，究今日之利害。倘或權時之宜，稟其號令之後，別有須索（四五），如前所陳，或稟正朔，易服色，趣朝會，擅誅賞，盡取鞍馬器甲之類，當如何處之？而吾之士氣旣索，如何可以復振？人心旣離，如何可以復收？國勢旣傾，如何可以復定？今日執和議主事者，果能任其責而保其必不然乎？

遠察太王勾踐之事，與今日不同；深味仲連周瑜之言，與今日相若，則利害昭然矣。

臣世受國恩，奉事三朝，蒙陛下知遇尤厚。嘗願奮不顧身，以徇（四六）國家之急。今事勢危迫，所以應之，一失機會，則禍難相尋（四七），爲害有不可勝言者，又非前日之比。區區孤忠，願效愚計，第恐朝廷不能用之。夫用不用在朝廷，而臣激於義有不得不言者，唯陛下留神幸察。

臣竊觀國家之與金人，勢不兩立，而今日之事，止在於絕之與通，亦不難決也。與之通，則聽其號令而臣屬之，動爲所制，身危國蹇（四八），必至於亡而後已；與之絕，則圖所以自治自強者，選將勵兵，待其來則禦之，勝負之勢，猶未定也。與其事不共戴天之讎，仰愧宗廟，俯失士民之心，而終歸於亡，貽羞無窮；曷若幡然改圖，正仇讎之名，辭順理直，以作（四九）士民之氣，猶可以履危而求安，轉亡而爲存，未爲失策也。二者利害相去遠甚，臣願陛下出自睿斷，正王倫誤國之罪，而肆諸市朝。虜使未入境，則卻而勿納；已入境，則拘留而勿遣。降哀痛罪己之詔，深咎前日和議之失，丁寧反復，其言切至，以激勵天下臣民將士之心。盡取賂遺敵人金帛，以募敢死之士，訓練習服，以守邊疆，以備不虞，以制虜人衝突。此計既定，詔旨旣頒，臣將見人情翕然（五〇），回心易慮，天地神明，亦當助順，強虜之師，不戰而自屈矣。然後據江淮以爲固，進賢俊，退佞諛，修政事，明賞刑，治軍旅，積金穀，待時而奮，以圖恢復。此豈可與受制於人，甘心屈辱，同日而語哉？

且劉豫（五一）者，金人之所立，八九年間，豫之所以奉金人者，可謂至矣，一旦廢棄如弁髦（五二）土梗（五三）。何則？彼爲利謀，而初不以恩信爲事也。陛下視金人之於我，孰與於豫？豫猶如此，於我可知。彼雖以江南數千里地王我，猶不足信，而況復故境歸侵疆乎？惟智者可與料敵，惟明者可與照姦，陛下或以臣言爲未然，願降臣章與羣臣之有智略者慮而圖之。勿爲單見之所惑，勿爲黠虜之所欺，勿至將來追悔不及而後悔，則宗社生靈之福也。傳曰：『日中必昃（五四），操刀必割，時乎時乎，不再來。』臣言可採，陛下斷而行之勿疑；如以爲議論乖謬而害於今日之至計，願先斧鉞之戮，以懲妄發。夫主憂臣辱，主辱臣死，國家事勢至此，死何足惜？唯陛下裁察。

臣昨任江西安撫制置大使，日因淮西鄧瓊（五五）之變，以已見利害具奏以聞，誤蒙聖恩，降詔獎諭。以疏中論及侍從臺諫，以爲侍從者，論思獻納之官；臺諫者，耳目腹心之寄；以言爲職，類皆毛舉細故以塞責，所論不過簿書資格守倅令丞除授之失當，至於國家大計，係宗社之安危生靈之休戚者，初未聞有一言及之。遂犯臺諫之怒，厚誣醜詆，以無爲有，羣起而攻之。伏蒙聖慈洞照非辜，力賜保全，使得歸休山林，養疴藏拙。臣之爲幸大矣！蒙垢忍辱，不敢自明，緘口結舌，不敢復與世事，故芻蕘之言（五六），久不上達。然惓惓（五七）之心，未嘗一日不在赤墀（五八）之下也。今聞使事方亟，所係國體非輕，存亡之端，非獨安危而已。臣不勝憤懣，敢以狂瞽（五九），干冒天聽（六〇）。罪當萬死，俯伏候命。

註釋 (一)〔王倫〕宋莘人，字正道。家貧無行，爲任俠，往來京洛間，數犯法幸免。汴京失守，倫直造欽宗御前，自薦其才，欽宗立除兵部侍郎。倫挾惡少數人，傳旨撫定，部人乃安。高宗時，奉命使金，屢被拘留，及金人脅之以官，竟不受，見迫而死，後謚愍節。 (二)〔梓宮〕天子之棺曰梓宮，此處指徽宗欽宗之棺。漢書註：「師古曰：『以梓木爲之，親身之棺也；爲天子制，故亦稱梓宮。』」 (三)〔詔諭〕天子施於臣民之文書也。 (四)〔經〕常也，凡道義法制之不可易者，皆謂之經。孝經：「夫孝，天之經也，地之義也。」 (五)〔四表〕四外也。尚書堯典：「光被四表，格於上下。」 (六)〔炎運〕宋以火德王，炎運，謂宋之國運也。 (七)〔靖康之變〕謂金人陷汴京，廢二帝北去事。靖康，欽宗年號。 (八)〔一紀〕十二年曰紀。尚書畢命：「既歷三紀，世變風移，四方無虞，予一人以寧。」 (九)〔感〕善也。易師卦：「初六，師出以律，否臧凶。」 (十)〔變輿〕天子所御車也。班固賦：「乘變輿，備法駕。」 (十一)〔變〕馬所繫之鈴在勒旁者；天子之車有變鈴，故稱變駕、變輿。 (十二)〔六師〕謂天子之六軍也。周禮：「萬有二千五百人爲軍，天子六軍。」 (十三)〔不共戴天〕禮記曲禮：「父之讎，弗與共戴天。」言讎之深，非汝死即我死，不與共戴天也。 (十四)〔薦〕與荐通，重也。詩經大雅：「饑饉薦臻。」 (十五)〔艾〕止也，絕也。左傳哀公二年：「憂未艾也。」註：「未絕也。」 (十六)〔忠信爲周〕周，忠信也。論語爲政：「君子周而不比，小人比而不周。」註：「忠信爲周，阿黨爲比。」比，阿黨也。 (十七)〔取蹀度〕詢必以周爰爲言。皇皇者華內有「周爰咨諏」「周爰咨謀」「周爰咨度」「周爰咨詢」四句。周，徧也。爰，於也。咨諏，咨謀，咨度，咨詢，皆訪問也。 (十八)〔駟僮〕即牙僮。史記貨殖傳：「駟僮，會兩家交易者。」輟耕錄：「今人謂駟僮爲牙郎，本謂之互郎，主互市之事也。」按「牙」「互」形似之誤。 (十九)〔楚信張儀以求商於之地〕秦欲伐齊，患楚與齊親，乃令張儀佯去秦，南見楚王，說王絕齊，願獻商於之地六百里。楚王悅，遂絕齊；使一將軍西受封地。儀詐之曰：「儀與王約六里，不聞六百里。」使者歸報，王大怒，興師伐秦，秦擊之，大破楚師。 (二十)〔稟〕受命曰稟。尚書說命：「臣下罔攸稟令。」傳：「稟受也。」 (二十一)〔股〕音鑑，縮也，減也，猶言剝削。 (二十二)〔既〕盡也。左傳桓公二年：「日有食之，既。」 (二十三)〔少康〕夏中興之主。后相之子。相爲寒浞所殺，其妃后緡方娠，走有仍，生少康。少康長，與舊臣靡滅浞，禹蹟乃復。 (二十四)〔族〕詩小雅：「我師我族。」

箋：『五百人爲旅。』(二二五)〔新野〕地名，在今河南。(二二六)〔尋邑〕謂王尋王邑。(二二七)〔王導〕晉臨沂人。輔元帝，參與機務，朝野傾心，號稱仲父。後受遺詔輔明帝，又受明帝遺詔輔成帝。歷事三朝，出入將相；晉之中興，導功爲多，官至太傅。(二二八)〔軸〕音逐盧，船尾曰軸，船首曰樅。(二二九)〔貽謀〕爲子孫謀也。詩經大雅文王有聲：『貽厥孫謀，以燕翼子，武王烝哉！』貽本作貽，遺也。(三〇〇)〔建炎〕宋高宗年號。(三〇一)〔素〕盡也，袁也。(三〇二)〔桀驁〕性情凶暴乖戾也。唐書：『魏青龍中，部酋比能稍桀驁，爲幽州刺史王雄所殺。』(三〇三)〔泮渙〕渙散也。(三〇四)〔噬臍〕言後悔無及也。左傳莊公六年：『亡鄆國者，必此子也；若不早圖，後君噬臍，其及圖之乎？圖之，此爲時矣。』齊同臍，謂以口齧腹臍，喻不及事也。(三〇五)〔夙夜〕夙，早也；夙夜，猶朝夕也。(三〇六)〔太王〕卽周太王，一稱古公亶父，王季之父，文王之祖也。史記周本紀：『古公亶父復修后稷公劉之業，積德行義，國人皆戴之。薰育戎狄攻之，欲得財物，予之；已而攻，欲得地與民，民皆怒，欲戰，古公曰：『有民立君，將以利之；今戎狄所爲攻戰，以吾地與民。民之在我，與其在彼何異？民欲以我故戰，殺人父子而君之，予不忍爲。』乃與私屬去邠，度漆沮，踰梁山，止於岐下。邠人舉國扶老攜弱，盡復歸古公於岐下。』(三〇七)〔孫權〕字仲謀，吳郡富春人。仁而多斷，好俠養士。兄策卒，以事授權，西破黃祖，助劉備敗曹操軍於赤壁，卒擅江表，成鼎峙之業。曹丕稱帝，權陽遣使稱藩，策爲吳王。魏徵任子，權不受，遂改年黃武，臨江拒守。越七年乃正尊號，都建業。稱帝凡二十四年而薨，諡曰大皇帝。(三〇八)〔魯仲連〕戰國齊人，高蹈不仕，喜爲人排難解紛。遊於趙，秦圍趙急，魏使新垣衍請帝秦，仲連義不許。(三〇九)〔詘〕音屈，折服也。(四〇〇)〔張昭〕三國彭城人，字子布，通左氏春秋。輔孫權，拜輔吳將軍，封婁侯，敬禮彌重，呼以張公而不名。昭容貌矜嚴，有威風，自權以下皆憚之。卒諡文。(四〇一)〔周瑜〕三國舒人，字公瑾。與孫策同年相友善，年二十四，策授以建威中郎將。後事孫權，敗曹操於赤壁，拜偏將軍，領南郡太守。擬進取蜀，卒於巴丘，年三十六。(四〇二)〔苻堅〕晉時前秦之主。以王猛輔政，國政修明，於五胡中最稱強盛。猛卒，堅大舉寇晉，率師百萬，以爲投鞭足以斷流，勝利可必。與晉謝玄等戰於淝水，大敗而還。(四〇三)〔玩歲愒日〕左傳昭公元年：『主民玩歲而愒日。』玩愒，皆貪也；言執政者爲民之主，而皆貪玩歲日放廢職務也。(四〇四)〔睿〕音銳，深明也，通也。尚書洪範：『聰作謀，睿作聖。』後人因頌揚人主曰睿。(四〇五)

〔須索〕猶言要求。(四六)〔狗〕俗徇字，徇與殉通。前漢書賈誼傳：「貪夫徇財，烈士徇名。」(四七)〔尋〕仍也，繼也。左傳昭公元年：「日尋干戈以相征討。」(四八)〔蹇〕易蹇卦：「蹇，難也，險在前也。」(四九)〔作〕振也。尙書康誥：「作新民。」(五〇)〔翕然〕翕，合也，謂翕然相從，無異意者。(五一)〔劉豫〕建炎中，劉豫知濟南，金人攻之，納款兀朮，遂冊爲皇帝，國號大齊，後爲金人所廢。(五二)〔弁髦〕謂無用之物也。弁，縹布冠也；髦，童子垂髦也。古之冠禮，先加縹布冠而斂括其垂髦，更加皮弁，而棄其縹布冠，蓋既冠則弁髦皆無用也。左傳昭公九年：「豈如弁髦而因以敝之？」(五三)〔土梗〕土壤木梗，物之粗劣者也。莊子：「吾所學者，真土梗耳。」(五四)〔莢〕音衛，曝乾也。(五五)〔酈瓊〕金臨漳人，字國寶，補州學生，習擊刺挽強。初隸宋宗澤軍，歷淮南東路兵馬鈐轄，後率所領步騎十餘萬附金，完顏宗弼命爲山東路弩手千戶，知亳州事。貞元初，累遷歸德尹，加金紫光祿大夫卒。(五六)〔芻蕘之言〕芻蕘，采薪者。詩經大雅板：「先民有言，詢於芻蕘。」芻蕘之言，蓋自諫之辭。(五七)〔倦倦〕倦音權，倦倦，懇至也。(五八)〔赤墀〕天子宮殿，階地塗丹漆，故曰赤墀，亦曰丹墀。(五九)〔狂瞽〕謂狂言瞽說也，蓋搗諫之詞。(六〇)〔天聽〕孟子：「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言上天之視聽也，故舊時稱天子之視聽曰天聽天聽。

陳東傳

宋史(二)

陳東，字少陽，鎮江丹陽人，蚤有雋聲，倣儻(二)負氣，不戚戚於貧賤。蔡京(三)王黼(四)方用事，莫敢指言，獨東無所隱諱，所至宴集，坐客懼爲己累，稍引去。以貢入太學，欽宗卽位，率其徒伏闕(五)上書，論：「今日之事，蔡京壞亂於前，梁師成(六)陰謀於後，李

彥結怨於西北，朱勗（七）結怨於東南，王黼重貫（八）又結怨於遼金，卨（九）開邊隙：宜誅六賊，傳首四方，以謝天下。」言極憤切。

明年春，貫等挾徽宗東行，東獨上書請追貫還正典刑，別選忠信之人，往侍左右。金人追京師，又請誅六賊。時師成尙留禁中，東發其前後姦謀；乃譴死。

李邦彥（一〇）議與金和，李綱及種師道（一一）主戰，邦彥因小失利罷綱而割三鎮（一二），東復率諸生伏宣德門下上書曰：

「在廷之臣，奮勇不顧，以身任天下之重者，李綱是也，所謂社稷之臣也。其庸繆不才，忌疾賢能，動爲身謀，不恤國計者，李邦彥白時中（一三）張邦昌趙野（一四）王孝迪蔡懋李梈之徒是也，所謂社稷之賊也。陛下拔綱列卿之中，不一二日爲執政（一五），中外相慶，知陛下之能任賢矣；斥時中而不用，知陛下之能去邪矣。李綱任而未專，時中斥而未去，復相邦彥，又相邦昌，自餘又皆擢用，何陛下任賢猶未能勿貳，去邪猶未能勿疑乎金人？聞罷綱職事，臣等驚疑莫知所以。綱自起庶官（一六），獨任大事，邦彥等疾如仇讎，恐其成功，因用兵小不利，遂得乘間投隙，歸罪於綱。夫一勝一負，兵家常勢，豈可遽以此傾動任事之臣？竊聞邦彥時中等盡勸陛下他幸，京城騷動，若非綱爲陛下建立，則乘輿播遷（一七），宗廟社稷已爲丘墟，生靈已遭魚肉。賴聰明不惑，特從其請，宜邦彥等讒嫉無所不至。陛下若聽其言，斥綱不用，宗社存亡未可知也。」

「邦彥等執議割地，蓋河北實朝廷根本，無三關四鎮，是棄河北，朝廷能復都大梁（一八）則不知，割太原中山河間以北之後，邦彥等能使金人不復敗盟乎？」

「一進一退，在綱爲甚輕，朝廷爲甚重，幸陛下卽反前命，復綱舊職，以安中外之心。付種師道以闡外（一九）之事。陛下不信臣言，請徧問諸國人，必皆曰：「綱可用，邦彥等可斥也。」用舍之際，可不審諸軍民？」

從者數萬，書聞，傳旨慰諭者旁午，（二〇）衆莫肯去，方昇登聞鼓（二一）搥壞之，喧呼震地。有中入（二二）出，衆鬱（二三）而磔（二四）之。於是亟詔綱入，復領行營（二五），遣撫諭，乃稍引去。金人旣解去，學官觀望，時宰（二六）屏伏闕之士，先自東始。

京尹王時雍欲盡致諸生於獄，人人喘恐。朝廷用楊時爲祭酒（二七），復東職，遣聶山詣學撫諭然後定。吳敏欲弭謗議，奏補東宮賜第除太學錄。東又請誅蔡氏，且力辭官以歸。前後書五上。旣歸，復預鄉薦（二八）。

高宗卽位，五日相李綱，又五日召東，至，未得對；會綱去，乃上書乞留綱而罷黃潛善（二九）汪伯彥（三〇），不報。請親征以還二聖，治諸將不進兵之罪，以作士氣，車駕歸京師，勿幸金陵，又不報。潛善輩方揭示綱幸金陵舊奏，東言綱在中途，不知事體，宜以後說爲正，必速罷潛善輩。會布衣（三一）歐陽澈（三二）亦上書言事，潛善遽以語激怒高宗，言不亟誅，將復鼓衆伏闕，書獨下潛善所府尹孟庾召東議事，東請食而行，手書區處（三三）家事，字畫如平

時，已乃授其從者曰：「我死，爾歸致此於吾親。」食已如廁，吏有難色，東笑曰：「我陳東也，畏死即不敢言，已言，肯逃死乎？」吏曰：「吾亦知公，安敢相迫？」頃之，東具冠帶出，別同邸，乃與澈同斬於市。四明李猷贖其尸，瘞（三四）之。

陳初未識綱，特以國故，至爲之死，識與不識，皆爲流涕。時年四十有二。

潛善既殺二人，明日府尹白事，獨詰其何以不先關白，微示愠色，以明非己意。

越三年，高宗感悟，追贈東澈承事郎。東無子，官有服（三五）親一人；澈一子，令州縣撫其家。及駕過鎮江，遣守臣祭東墓，賜緡錢五百（三六）。紹興（三七）四年，並加朝奉郎祕閣修撰，官其後二人，賜田十頃（三八）。

註釋

（一）〔宋史〕書名，元丞相托克托等奉敕撰，共四百九十六卷。（二）〔倣儻〕卓異也。史記：「好奇偉倣儻之畫策。」倣與侷同，音惕。儻，音倘。（三）〔蔡京〕徽宗時因童貫得爲尙書右僕射兼中書侍郎，排斥元祐諸臣，凡四出執國政，專以奢侈中帝意，廣興土木，庫儲掃地，徧布威黨，疾視人民，遂有靖康之變。欽宗立，貶死。（四）〔王黼〕多智喜佞，何執中薦擢校書郎，蔡京復相，黼與有力，京德之，除左諫議大夫，宣和初拜特進少宰。京致仕，黼陽順人心，盡反所爲，四方翕然稱賢相。時朝廷欲結女真共圖燕，黼贊之，括天下丁夫，計口出算，得錢六千二百萬緡，買五六空城以獎凱。欽宗卽位，誅死。（五）〔綱〕天子所居之通稱。（六）〔梁師成〕慧黠習文法，粗知書，爲宦者。政和間甚見貴幸，至竄名進士籍中，官至太尉，開府儀同三司，羣奸諂附，都人目爲隱相。欽宗立，詔暴其罪，遣使護至貶所，於路縊殺之。（七）〔朱勗〕詔事蔡京，時徽宗垂意花石，勗語其父密取浙中珍異以進，後歲歲增加，至政和中極盛，舳舻相銜於淮汴間，號花石綱。勗擢至防禦使，豪奪漁取，流毒州郡者二十年，時謂東南小朝廷，遂有方臘之亂。靖康難起，欽宗羈之晉州，遣使斬之，勗，音勉。（八）〔童貫〕性巧媚，給事宮掖，善測人主微

旨。累官至太師，封廣陽郡王，宣撫河北燕山。金將粘罕南侵，貫奔入都，遂謫竄英州，未至，詔數其十大罪，誅之。貫握兵二十年，機傾一時，窮姦稔惡，流毒四海；雖范醜不償責。(九)(靛)與創通，始也。(一〇)(李邦彥)宋宣和間拜少宰，欽宗時升太宰，建炎初以主和誤國，責授建武軍節度副使，潯州安置。(一一)(種師道)宋人，累官京畿河北制置使，知兵有謀。靖康中金人南下，師道將援兵，至關入對，爲戰守之計，人心以安。然其言不能盡用，後京師失守，帝擲臂曰：『不用種師道言，以至於此！』(一二)(因小失利罷綱而割三鎮)欽宗元年，金人圍汴，帝聽李綱主戰，都統制姚平仲貪功，夜襲金營，不克，帝大驚，急罷綱，詔割太原、河間、中山三鎮，始退師。(一三)(白時中)宋政和中拜尚書右丞、中書門下侍郎，宣和中加特進太宰，封崇國公，時燕山日告危急，而時中恬不爲慮，金人入攻京城，御史劾時中屏擯不才，落職。(一四)(趙野)累拜刑部尚書，翰林學士，時蔡京王黼更秉政，野處之皆得其心，積官門下侍郎。高宗時知密州，時盜賊充斥，野棄城去，爲軍校杜彥等所殺。(一五)(執政)執持政柄之人也。(一六)(庶官)衆官也。庶，衆也，如庶民，庶物。(一七)(乘輿播遷)謂天子曰乘輿，獨斷：『天子至尊，臣下不敢瀆言之，故托言乘輿。』播遷，流離遷徙之意。(一八)(大梁)古地名，今河南開封縣。宋都汴，汴卽開封也。(一九)(關外)關，謂國門也，史記：『關以內者寡人制之，關以外者將軍制之。』後因謂將兵者曰關，言寄以關外之事也。(二〇)(旁午)一縱一橫曰旁午。漢書：『使者旁午。』謂縱橫交錯也。(二一)(登聞鼓)懸鼓於朝堂，有冤抑欲上訴者，許擊之以聞，謂之登聞鼓。其事起於南朝，宋置登聞鼓院，遣官司其事，掌收臣民章奏。(二二)(中人)宦者也。(二三)(響)音戀，上聲，塊切肉也。(二四)(磔)知赫切，讀如摘，裂也，分裂肢體謂之磔。(二五)(行營)出征時之軍營也。(二六)(時宰)謂當時之執政也。(二七)(祭酒)國子監祭酒，官名，猶今之大學校長。(二八)(鄉薦)鄉試中式也，謂薦舉之，使得與會試之意。(二九)(黃潛善)高宗時官右僕射，兼中書侍郎。(三〇)(汪伯彥)高宗時官右僕射，專權自恣，不能有所經畫。(三一)(布衣)謂庶人，平民也，鹽鐵論：『古者庶人蓬老而後衣絲，其餘則僅麻，故曰布衣。』(三二)(歐陽澈)宋崇仁人，爲人慷慨尙氣，憂國憫時，出於天性。靖康初應制條敵政，陳安邊禦敵十策。高宗卽位，澈徒步行在，伏闕上封事，極詆用事大臣，遂見殺。(三三)(區處)分別處置之也。(三四)(瘞)讀若醫，埋藏也。(三五)(服)喪服曰服，斬衰、齊衰、大功、小功、緦

麻曰五服，以別親疏之等差也。(二二六)〔續錢五百〕謂錢五百貫也。緡，貫錢之索也。(二二七)〔紹興〕南宋高宗年號。(二二八)〔頃〕田百畝爲頃。

宗澤傳

宋史

宗澤字汝霖，婺州(一)義烏(二)人。自幼豪爽有大志，登元祐(三)六年進士第，廷對極陳時弊，考官惡其直，寘末甲，調大名館陶尉，通判登州。退居東陽，結廬山谷間。

靖康(四)元年，充知議使，澤曰：『是行不生還矣。』或問之，澤曰：『敵能悔過退師，固善；否則安能屈節北廷，以辱君命乎？』議者謂澤剛方不屈，恐害和議，上不遣，命知磁州。磁經敵騎蹂躪之餘，人民逃徙，帑廩枵(五)然，澤至繕城壁，浚隍池(六)，治器械，募義軍，始爲固守不移之計。金人破真定，引兵渡河，恐澤兵躡其後，遣數千騎直叩磁州城。澤擐(七)甲登城，令壯士以神臂弓射走之，開門縱擊，斬首數百級，所獲羊馬金帛，悉以賞軍士。康王再使金，行至磁，澤迎謁曰：『肅王(八)一去不反，今敵又詭辭以致大王，願勿行。』王遂回相州。有詔以澤爲副元帥，從王起兵入援。時康王開大元帥府檄兵會大名，澤履冰渡河，見王，謂：『京城受圍日久，入援不可緩。』會欽宗手詔至自京師，言和議可成。澤曰：『金人狡譎，是欲款(九)吾師爾，君父之望入援，何啻飢渴？宜急引軍直趨澶淵，次第進壘，以解

京師之圍，萬一敵有異謀，則吾兵已在城下。」汪伯彥等難之。勸王遣澤先行，自是澤不得預府中謀議矣！

二年正月，澤至開德，十三戰皆捷，以書勸王檄諸道兵會京師，又移書趙野范訥。會楸合兵入援，三人皆以澤爲狂，不答。澤以孤軍進，轉戰而東，屢破敵軍，敵益生兵至，王孝忠戰死，前後皆敵壘。澤下令曰：「今日進退等死，不可不從死中求生。」士卒知必死，無不一當百，斬首數千級，金人大勝，退却數十餘里。澤計敵衆十倍於我，今一戰而却，勢必復來，使悉其鐵騎夜襲吾軍，則危矣，乃募徙其軍。金人夜至，得空營，大驚，自是憚澤不敢復出兵。澤潛遣兵趨大河，襲擊敗之。

時金人逼二帝北行，澤聞，卽提軍趨滑，走黎陽，至大名，欲徑渡河，據金人歸路，邀（一〇）還二帝，而勤王之兵卒無一至者。又聞張邦昌僭位（一一），欲先行誅討，因累表勸進。王卽帝位于南京，澤入見，涕泗交頤，陳興復大計。時與李綱同入對，論國事，慷慨流涕，綱奇之。上欲留澤，潛善等沮之，出知襄陽府。

時金人有割地之義，澤上疏曰：「天下者太祖太宗之天下，陛下當兢兢業業（一二），思傳之萬世，奈何遽議割河之東西，又議割陝之蒲解乎？臣雖驚怯，當躬冒矢石，爲諸將先，得捐軀（一三）報國恩足矣。」上覽其言，壯之，改知青州，時年六十九矣。開封尹闕，李綱言綏復（一四）舊都，非澤不可，尋徙知開封府。時敵騎留屯河上，金鼓之聲，日夕相聞，而京城樓櫓

(一五)盡廢，兵民雜居，盜賊縱橫，人情洶洶。澤威望素著，既至，首捕誅舍賊者數人，下令曰：『爲盜者，賊無輕重，並從軍法。』由是盜賊屏息(一六)，民賴以安。

王善者，河東巨寇也，擁衆七十萬，車萬乘，欲據京城。澤單騎馳至善營，泣謂之曰：『朝廷當危難之時，使有如公一二輩，豈復有敵患乎？今日乃汝立功之秋，不可失也！』善感泣曰：『敢不效力？』遂解甲降。時楊進兵三十萬，王再與，李貴，王大郎等各擁衆數萬，往來京西淮南河北劫掠爲患，澤遣人諭以禍福，悉招降之。再疏請上還京，不省。

時真定懷衛間敵兵甚盛，方密修戰具，爲入攻之計，澤以爲憂，乃渡河約諸將共議事，而於京城四壁，各置使以領招集之兵，又據形勢，立堅壁二十四所於城外，沿河鱗次爲連珠砦，連結河東河北山水砦忠義民兵。于是陝西京東西諸路人馬，咸願聽澤節制。有詔如淮甸，澤上表諫，不報。

秉義郎岳飛犯法將刑，澤一見奇之，曰：『此將材也！』會金攻汜水，澤以五百騎授飛，使立功贖罪，飛大敗金人而還。澤悅，遂陞飛爲統制，飛由是知名。澤視師河北還，抗疏言：『國家結好金人，欲以息(一七)民，卒之却掠侵欺，靡所不至，是守和議，果不足以息民也，惟陛下熟思而審用之。且京師二百年積累之基業，陛下奈何輕棄，以遺敵國乎？』

詔遣官奉六宮(一八)往金陵，澤上疏曰：『京師天下腹心也！兩河雖未休寧，特一手臂之不信(一九)爾，今遽欲去之，非惟一臂之弗瘳，(二〇)且并與腹心而棄之矣！昔景德(二一)間

契丹寇澶淵，王欽若江南人，卽勸幸金陵，陳堯叟蜀人，卽勸幸成都，惟寇準毅然請親征，卒用成功；臣何敢望寇準？然不敢不以章聖（二二）望陛下。」澤前後建議，輒爲潛善等所抑，每見澤奏疏，皆笑以爲狂。

金將兀朮（二三）渡河，謀攻汴京，諸將請先斷河梁，嚴兵自固，澤笑曰：「去冬金騎直來，正坐（二四）斷河梁耳！」乃命部將劉衍趨滑，劉達趨鄭，以分敵勢，戒諸將極力保護河梁，以俟大兵之集。金人聞之，夜斷河梁遁去。

二年金人自鄭抵白沙，去汴京密邇，都人震恐。僚屬入問計，澤方對客圍碁，笑曰：「何事張皇！劉衍等在外，必能禦敵。」乃選精銳數千，使繞出敵後，伏其歸路。金人方與衍戰，伏兵起，前後夾擊之，金人果敗，自是不復犯東京。

山東盜起，執政謂其多以義師爲名，請下令止勤王。（二五）澤疏曰：「自敵圍京城，忠義之士，憤激爭奮，廣之東西，湖之南北，福建江淮，越數千里爭先勤王；當時大臣，無遠識大略，不能撫而用之，使之飢餓困窮，弱者填溝壑（二六），強者爲盜賊；此非勤王者之罪，乃一時措置乖謬（二七）所致耳！此詔一出，臣恐草澤（二八）之士，一旦解體，倉卒（二九）有急，誰復有願效忠義之心哉？」

王策者，本遼酋，爲金將，往來河上，澤擒之，解其縛坐堂上，爲言：「契丹（三〇）本宋兄弟之國，今女真（三一）辱吾主，又滅爾國，義當協謀雪恥。」策感泣願效死，澤因問敵國虛

實，盡得其詳，遂決大舉之計，召諸將謂曰：「汝等有忠義心，當協謀剿敵，期還二聖，以立大功。」言訖泣下，諸將皆泣，聽命。金人戰不利，悉引以去。

澤疏諫南幸，又遣其子穎，詣行闕（三三）上疏曰：「天下之事，見機而爲，待時而動，則事無不成。今收復伊洛，而金酋渡河；捍蔽滑臺，而敵國屢敗。河東河北山砦義民，引領舉踵，日望官兵之至。以機以時而言之，中興之兆可見，而金人滅亡之期可必，在陛下見機乘時而已。」又言：「昔楚人城郢（三三），史氏鄙之；今聞有旨于儀真教習水戰，是規規（三四）爲偏安之謀，非可鄙之甚者乎？傳聞四方，必謂中原不守，遂爲江寧控扼之計耳。」

先是澤去磁，以州事付兵馬鈐轄李侃，統制趙世隆殺之，至是世隆及弟世興以兵三萬來歸，衆懼其爲變，澤曰：「世隆本吾一校耳，何能爲？」世隆至，命斬之。時世興佩刀侍側，衆兵露刃庭下，澤徐謂世興曰：「汝兄誅，汝能奮志立功，足以雪恥。」世興感泣。金人攻滑州，澤遣世興往救，世興至，掩其不備，敗之。澤威聲日著，北方聞其名，常尊憚之，對南人言，必曰：「宗爺爺。」

澤疏言：「丁進數十萬衆，願守護京城；李成願扈從（三五）還闕，卽渡河剿敵；楊進等兵百萬，亦願渡河，同致死力。」臣聞多助之至，天下順之，」（三六）陛下及此時還京，則衆心翕然，（三七）何敵國之足憂乎？」上乃降詔擇日還京。

澤前後請上還京二十餘奏，每爲潛善等所抑，憂憤成疾，疽發於背。諸將入問疾，澤翼

(三八)然曰：『吾以二帝蒙塵，積憤至此，汝等能殲敵，則我死無恨。』衆皆流涕曰：『敢不盡力！』諸將出，澤嘆曰：『出師未捷身先死，長使英雄淚滿襟！』

翌日，風雨晝晦，澤無一語及家事，但呼『過河』者三，而薨。都人號慟。遺表猶贊上還京。贈觀文殿學士通議大夫，諡忠簡。

始澤結連燕趙豪傑，自謂渡河尅復，可指日冀；有志弗就，識者恨之。澤薨數日，將士去者十五。朝廷命杜克留守，克反澤所爲，頗失人心，自是豪傑不爲用，羣聚城下者，復去爲盜，而中原不守矣！

註釋 (一)〔婺州〕即今浙江金華縣治。(二)〔義烏〕即今浙江義烏縣。(三)〔元祐〕宋哲宗年號。(四)〔靖康〕宋欽宗年號。(五)〔楊〕虛也，空也。(六)〔隍池〕城池也；有水曰池，無水曰隍。(七)〔損〕音闕，貫也。左傳成公十三年：『文公躬擗甲冑。』(八)〔肅王〕宋徽宗第五子，名樞，初封吳國公，進建安郡王，肅王，歷節度六鎮。靖康初，金人圍京城，要帝子弟爲質，且求輸兩河，於是遣宰臣張邦昌從樞使幹離不軍，爲金人所留，約俟割地畢遣還而挾以北去。(九)〔款〕緩也。(一〇)〔遯〕遮留也。晉書陶潛傳：『王弘令潛故人齎酒，於半道遮之。』(一一)〔張邦昌僭位〕張邦昌宋東光人，以進士累官太宰，金人陷汴京，執欽二帝北去，冊立邦昌爲楚帝。(一二)〔兢兢業業〕尙書皋陶謨：『兢兢業業，一日二日萬幾。』註：『兢兢，戒慎；業業，危懼；幾微也；言當戒懼萬事之微。』(一三)〔捐軀〕捐，棄也；捐軀猶言舍身。(一四)〔綏復〕綏，安撫；復，恢復也。(一五)〔樓櫓〕露上無覆之屋，古時戍守以望敵人者也。後漢書公孫瓚傳：『樓櫓千里。』(一六)〔屏息〕屏藏其氣不敢息，敬謹畏懼之極也。論語鄉黨：『屏氣似不息者。』(一七)〔息〕休也。周禮春官籥章：『以息老物。』註：『休息之也。』(一八)〔六宮〕周禮天官內宰：『皇后正寢一，燕寢五，是爲六宮也，夫人以下分居焉。』(一九)〔信〕與伸同。易經繫

辭：『往者屈也，來者信也。』詩經邶風擊鼓：『于嗟洵兮，不我信兮！』(二〇)〔瘳〕音抽，病瘳也。尙書說命上：『若藥弗瞑眩，厥疾弗瘳。』(二一)〔景德〕宋眞宗年號。(二二)〔章聖〕宋眞宗尊諡曰：『晉符稽古神功讓德文明武定章聖元孝皇帝。』(二三)〔兀朮〕金太祖第四子完顏宗弼，本名幹曷，又作兀朮，亦作幹出或作晃幹出。善騎射，屢侵宋，江南呼爲四太子。(二四)〔坐〕有犯字或肉字之義。漢書：『古者大臣有坐不廉而廢者。』(二五)〔勤王〕以兵救援王室，謂之勤王。(二六)〔填溝壑〕謂死無棺槨至填於谿谷也。國策：『願及未填溝壑而託之。』(二七)〔乖謬〕謂背謬不當也。(二八)〔草澤〕在野之稱。左思詩：『何世無奇才，遺之在草澤。』(二九)〔倉卒〕與倉猝同。(三〇)〔契丹〕遼太祖耶律億(字阿保機)英雄善騎射，併諸部落，破奚及渤海，侵室韋及女眞，勢漸強，遂稱皇帝，國號契丹。(三一)〔女眞〕種族名，出於唐時之黑水靺鞨，其服屬於遼者，名熟女眞；在松花江及其以北者，名生女眞。北宋之季，生女眞部長完顏阿骨打叛遼，自立爲大金皇帝，一傳而滅遼及北宋。(三二)〔行闕〕天子所居通稱闕，以天子在行在，故曰行闕。(三三)〔楚人城郢〕史記楚世家：『吳使公子光伐楚，遂敗陳蔡，取太子建母而去，楚恐，城郢。』左傳昭公二十三年：『楚囊瓦爲令尹，城郢。』沈尹戌曰：『子常必仁。郢苟不能衛，城無益也。古者天子，守在四夷，天子卑，守在諸侯；諸侯守在四鄰，諸侯卑，守在四境。慎其四境，結其四援，民狎其野，三務成功，民無內憂，而又無外懼，國焉用城？今吳是懼，而城於郢，守已小矣；卑之不獲，能無亡乎？』子常卽囊瓦。(三四)〔規規〕與颺颺同，小見貌。荀子非十二子篇：『吾語汝學者之鬼；其冠繞，其纓禁緩，……颺颺然，颺颺然。』註：『颺，同規。』(三五)〔扈從〕古時天子巡幸，隨從之人，皆稱扈從。按扈，尾也，後從曰扈。(三六)〔多助之至天下順之〕孟子公孫丑下：『故曰域民不以封疆之界，固國不以山谿之險，威天下不以兵革之利；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寡助之至，親戚畔之；多助之至，天下順之。』(三七)〔翕然〕翕，合也。詩經小雅常棣：『兄弟既翕，和樂且湛。』翕然猶言和合或齊一也。(三八)〔覆〕與覆通，諦視或遠視也，又驚貌。後漢書班固傳：『覆然失容。』

遺表

宗澤

心期許國，每輸（一）扶廈（二）之忠；死不忘君，猶積戀軒（三）之意。魂魄將離於形體，精忱願達於冕旒（四）。

伏念猥以朴忠（五），受知淵聖（六），擢自困蹟（七）羈窮（八）之際，付以寇虜往來之衝；適遇陛下出總元戎，察臣粗著榮效，坐籌密計，俾臣得預屬僚。逮夫踐祚（九）之初，首錄孤危之迹，寇攘未泯，暫爲淮甸（一〇）之巡；宗廟斯存，委守留司之鑰（一一）。力小任重，志大心勞，誓殄羯胡（一二）！再安王室。但知懷主，甘委命於鴻毛（一三）；無復偷生，期裹尸於馬革（一四）。夙宵以繼，寢食靡寧，斯民獲奠枕（一五）之安，胡馬無飲河之意。事爲紛至，黽勉（一六）惟多，回視頽齡，已迫桑榆（一七）之晚景；益堅素節，每期松柏之後彫。豈謂餘生，忽先朝露？尙扶病以治事，敢愛己以顧私？陰陽之寇游（一八）深，藥石之功莫效，少延殘喘，庶畢願言。

昨有招安到楊進等，約其衆多，無慮百萬，昔嘗爲寇，頗聚衆以震師；今已革心，欲爲國而戡（一九）難。足踵道路，雲集都城，已涓吉（二〇）而戒塗，（二二）擬成功於指日。

干戈未舉，舟壑忽移（二二），神爽飛揚，長抱九泉之恨；功名卑劣，尙遺千古之羞。仰憑

眷眷(二三)之深，必無生死之異，囑臣之子，記臣之言：力請回鑾(二四)，亟還京闕(二五)，上念社稷之重，下慰黎民之心。命將出師，大震雷霆之怒；救焚拯溺，出民水火之中。夙荷君恩，敢忘尸諫(二六)？顛印(二七)法座(二八)，無由再望於清光；枯朽微生，從此永辭於宸展(二九)。

註釋 (一)〔輪〕輪誠，致其誠心也。(二)〔扶厦〕厦，屋之通稱，以將傾之大厦，喻垂危之國家。(三)〔戀軒〕軒，指軒轅氏而言，用以謂天子。戀軒，謂依戀天子也。(四)〔冕旒〕禮冠之最尊者，其制玄表朱裏，頂上有版，後高前下，其形若俯，故曰冕。其頂上之版謂之延，延前端有組纓下垂，貫以珠玉，謂之旒。天子之冕十有二旒。此處以冕旒謂天子。(五)〔朴忠〕猶言樸誠。漢書卜式傳：「以式朴忠，拜爲齊大傅。」(六)〔淵聖〕宋欽宗北去，高宗遙尊爲孝慈淵聖皇帝。(七)〔困蹟〕唐書杜牧傳：「牧困蹟不自振。」通俗文：「事不利曰蹟。」(八)〔羈窮〕羈於困窮也。書經：「四海困窮。」困窮，謂生計將絕也。(九)〔踐祚〕史記：「卒踐帝祚。」祚，族誤切，音胙，位也。(一〇)〔淮甸〕淮水，源出河南，東流入安徽，豬於江蘇安徽間之洪澤湖，其下游本由江蘇漣水縣入海，清時下游淤塞，遂自淮陰合於運河。甸，郭外曰郊，郊外曰甸。(一一)〔委守留司之鑰〕宗澤建炎初爲東京留守。謂鑰，北門鎖鑰也。左傳：「鄭人使我掌其北門之管，」管，謂鎖鑰。宋史寇準傳：「主上以朝廷無事，北門鎖鑰，非準不可。」準時鎮大名府。凡管守禦之重任者，恆以此爲喻。(一二)〔羯胡〕羯，匈奴別部也，晉時入居羯室之地，因號爲羯(在今山西遼州境)。胡，北狄之通稱。羯、胡，均指金人。(一三)〔鴻毛〕喻輕也。(一四)〔裴屍於馬革〕東漢馬援嘗謂賓客曰：「男兒要當死於邊野，以馬革裹尸還。」(一五)〔奠枕〕安定之義。(一六)〔黽勉〕強勉也。詩經：「黽勉同心，不宜有怒。」(一七)〔桑榆〕日落之時，其光尙留於桑榆之上，故借以喻人之晚年。(一八)〔滄〕集視切，再也。(一九)〔戡〕音堪，克也，勝也。(二〇)〔消吉〕謂擇取吉日也。(二一)〔戒塗〕猶啓行，謂將行而籌備一切也。周書文帝紀：「秣馬戒途，志不俟旦。」途塗同。(二二)〔丹壑忽移〕莊子：「藏舟於壑，藏山於澤，

謂之固矣，然而夜半有力者負之而走，昧者不知也。」庚信文：「風雲上慘，舟壑潛移。」（二二二）（睿睿）睿，深明也，通也，書經：「睿作聖，後人因頌揚人主曰睿。」睿，愛也。（二二四）（鑿）天子之車有鑿鈴，故稱鑿駕。（二二五）（闕）天子所居之通稱。北史：「並轡車送闕。」（二二六）（尸諫）韓詩外傳：「史魚病且死，謂其子曰：『我爲人臣，生不能進賢，退不肖，死不當治喪正堂，殯我於室，足矣。』」衛君聞之，召遽伯玉，而退孺子瑕。生以身諫，死以尸諫，可謂直矣。」（二二七）（頤印）頤，魚容切；印，音昂。爾雅：「頤頤印印，君之德也。」頤頤，溫貌；印印，盛貌。（二二八）（法座）正座也，君主聽朝之處，座亦作坐。（二二九）（宸辰）君位也。辰，隱豈切。

孤臣泣血錄序

王在公

自古譚應敵者，不越戰與和；要必能戰者始能和，能和者必能戰，姑舉宋事，若澶淵（一）之役是也。逮其積衰之後，致金人猖獗，始破河東，（二）繼陷滑州（三）等縣，朝廷之上，相顧倉皇，議戰議和，紛紜而莫決，迺議割三鎮（四）地；范宗尹（五）爲倡首，而和之者甚衆，言不可者，僅三十人而已。然卒無有奇謀祕計，佐國家之急者。雖一時人才之乏，亦國勢寢弱（六），權在彼而不在我也。

及再犯宮闕，二帝（七）出郊，百官終日迎請而不得，乃僞立張邦昌（八），竟擁駕以去。當斯時卽有忠臣義士，惟有痛心扼腕，莫可誰何矣。雖然，已往弗論，卽當虜挾二帝之日，苟大臣中有真心爲國，擔荷乾坤之人，如我朝于忠肅公（九）者出，申明社稷爲重之義，大修戰具，

激發勇敢，期滅此而朝食（一〇），則虜寧不憚大宋之有備？而中原有主，空質（一一）何爲？其敢擱然（一二）數犯乎？且未必二帝之不還轅也。又何至搜括馬匹金帛，至畿甸若掃，萬戶與嗟耶？至考慷慨死難之臣，止李侍郎若水（一三）一人，尤爲短氣。

太學生丁特起，數上書言戰和事，不報；目擊悲憤，輯爲孤臣泣血錄，語甚具，雖無救於一時，欲垂戒於萬世，意深遠矣。長洲張豫誠，出其先人藏本付梓（一四），梓成，余撮其大旨云云。

嗚呼！康王（一五）既踐位，無志復仇；秦檜（一六）自金還，力主和議；凡主用兵者輒致之死。蓋權尙可操，而明以授虜，二帝終以不還，國勢竟以不振，吾知特起之不瞑也。

註釋（一）〔澶淵〕古湖澤名，今名澶州城，在河北濮陽縣西南。宋眞宗景德中，遼兵大入，中外震駭，宋準力排衆議，請帝親征；眞宗自將禦之於澶淵，遂乃奉書請盟，罷兵而還。（二）〔河東〕山西境內在黃河以東者，統稱河東。（三）〔滑州〕即今河南滑縣治。（四）〔三鎮〕謂太原、中山、河間也。（五）〔范宗尹〕宋鄆城人，字覺民，少爲學，工文辭。以言事累拜尙書右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後爲秦檜所賣，落職知溫州。卒年三十七。宗尹爲政多私，又嘗汚僞命，爲議者所詆。（六）〔寢弱〕寢音浸，漸也；寢弱猶積弱也。（七）〔二帝〕即徽欽二帝。（八）〔張邦昌〕宋東光人，以進士累官太宰。靖康初，金人陷汴京，執二帝北去，册立邦昌爲楚帝。高宗卽位，貶邦昌於潭州，賜死。（九）〔于忠肅公〕于謙，明錢塘人，字廷益，永樂進士。宣宗時，歷官中外，頗有政績。英宗親征瓦剌，兵敗，被擄於土木，京師震驚，羣議南渡；謙議立景帝，定策固守。以社稷安危爲己任，官至兵部尙書。後英宗復辟，殺于謙。弘治時，謚肅愍，萬歷時，改謚忠肅。（一〇）〔滅此而朝食〕左傳成公二年：『余姑翦滅此而朝食，不介馬而馳之。』註：『言我且翦滅此輩而後早食也。』（一一）〔質〕典押以取信曰質，音致。靖康二年，金人擄徽欽

二帝及后妃皇族戚屬等三千餘人北去以爲質。(一一)〔綱〕音限，或簡，勁忿貌。左傳昭公一八年：「今執事憫然授兵登陣。」(一二)〔李若水〕宋曲周人，字清卿，由元城尉累官吏部侍郎。扈從徽欽二帝至金，金人逼二帝易服，若水抱持二帝而哭，詆金人爲狗，罵不絕口而死。(一四)〔付梓〕謂雕刻書籍也。梓謂梓人，掌雕琢刻畫之事。(一五)〔康王〕宋高宗爲徽宗第九子，名構，字德基，始封康王。(一六)〔秦檜〕宋江寧人，字會之，政和間登第。高宗時爲相，力主和議，殺岳飛，竄張浚趙鼎，主戰之臣，誅鋤殆盡，和議遂成。封秦魏兩國公，進建康郡王，在相位十九年卒，贈申王，謚忠獻。寧宗時，追奪王爵，改謚穆醜。

忠義水滸傳序

李卓吾

水滸傳者，(一)發憤之所作也。蓋自宋室不競，冠履倒施，大賢處下，不肖處上，馴致夷狄處上，中原處下，一時君相猶然處堂燕鷗，納幣稱臣，甘心屈膝於犬羊(二)已矣。施(三)羅(四)二公，身在元，心在宋，雖生元日，實憤宋事。是故憤二帝(五)之北狩，則稱大破遼以洩其憤；憤南渡之苟安，則稱滅方臘以洩其憤。敢問洩憤者誰乎？則前日嘯聚水滸之強人也。欲不謂之忠義，不可也。是故施羅二公傳水滸而復以「忠義」名其傳焉。

夫忠義何以歸於水滸也？其故可知也。夫水滸之衆，何以一一皆忠義也？所以致之者可知也。今夫小德役大德，小賢役大賢，理也；若以小賢役人，而以大賢役於人，其肯甘心服役而不恥乎？是猶以小力縛人，而使大力者縛於人，其肯束手就縛而不辭乎？其勢必至驅天下大力

大賢而盡納之水滸矣。則謂水滸之衆皆大力大賢，有忠有義之人，可也。然未有忠義如宋公明者也。今觀一百單八人者，同功同過，同死同生，其忠義之心，猶之乎宋公明也。獨宋公明者，身居水滸之中，心在朝廷之上，一意招安，專圖報國，卒至於犯大難，成大功，服毒自縊，同死而不辭，則忠義之烈也。真足以服一百單八人者之心，故能結義梁山（六）爲一百八人之主。最後南征方臘，一百單八人者，陣亡已過半矣；又智深坐化於六和，燕青涕泣而辭主，二童就計於混江；宋公明非不知也，以爲見幾明哲，（七）不過小丈夫自完之計，決非忠於君、義於友者所忍屑矣。是之謂宋公明也，是以謂之忠義也。傳其可無作歟？傳其可不讀歟？

註釋（一）〔水滸傳〕小說書名，元施耐安編，七十回以後，則明人羅貫中所續。（二）〔大羊〕指金人。（三）〔施耐庵〕元人，名子安。元末以賜進士出身，官錢塘，與當道不合，棄官歸里，閉戶著書以自遣。張士誠聞其名，聘之不出。所著有隋唐志傳、三遂平妖傳、水滸傳等。（四）〔羅〕羅貫中，杭州人，名本，有三國演義、後水滸。（五）〔二帝〕宋徽宗、宋欽宗。（六）〔梁山〕在山東東平壽張鄆城之間，山周二十餘里，宋盜宋江等據守其地，其下爲梁山泊，今涸。（七）〔見幾明哲〕見幾，易經：「幾者動之微，吉之先見者也。君子見幾而作，不俟終日。」謂明察於事前也。明哲，謂賢智之人也。書經：「知之曰明哲。」

宣和遺事（一）（節錄）

粘罕（二）聞韓世忠（三）守淮陽，（四）乃分兵萬人趨揚州，自以大兵迎世忠，世忠不能敵，遂陷淮陽。劉光世（五）領軍迎敵，未至淮而軍潰。

是時朝廷所用汪伯彥（六）黃潛善（七），初無遠略，東京（八）委之御史（九），南京委之留臺（一〇），泗州（一一）委之郡守，所報皆道聽塗說之言。虜諜知朝廷不戒，詐稱李成（一二）黨以款我師。張浚（一三）率同列爲執政言：『虜勢猖獗，盍爲之備？』汪黃二人笑而不答。

當時天長軍（一四）報金虜已至，高宗大驚，乃躬擐甲胄，上馬南巡。汪伯彥黃潛善二相，方會食中書（一五）堂，或告以虜至，二相以『不足慮』答之。堂吏呼曰：『駕行矣。』二相且驚愕，戎服鞭馬以逐，與軍民爭門而出，死者不可勝數。大理寺黃鶚（一六）至京口（一七），軍人以爲潛善，罵之曰：『誤國誤民，皆汝之罪。』黃鶚方與辨其非是，而首已斷矣。季陵（一八）取九廟（一九）神主奉之，及出門，甲騎塞路，行數里，回望揚州城煙焰漲天矣。後人有一詩道：

門外飛塵諜（二〇）未歸，安危大計類兒嬉！
君王馬上呼船渡；
丞相堂前食未知。

註釋（一）〔宣和遺事〕書名，不著撰者姓氏，或謂宋元人作，大抵皆抄撮舊籍，始於稱述彘舜，而終以宋高宗之定都臨安，按年演述，體裁似講史。（二）〔粘罕〕金完顏宗翰，本名粘沒喝，漢語訛爲粘罕，性彊勇，太宗卽位，爲左副元帥，屢侵宋，攻克汴州。（三）〔韓世忠〕宋延安人，以應募立功，從高宗南渡，破兀朮於黃天蕩，累官京東淮

東宣撫使，鎮楚州。秦檜主和，收其兵柄，爲醴泉觀使。(四)〔淮陽〕地名，故城在今河南淮陽縣西。(五)〔劉光世〕高宗南渡，命爲制置使，屯鎮江，以功遷太尉御營副使，後引疾罷軍政。光世於諸將中最先進，馭軍無法，遭寇自資，見詆公論，故早解兵柄，浮沈以終。(六)〔汪伯彥〕宋高宗時擢右僕射，專權自恣，不能有所計畫，尋劾罷。帝後思之，拜檢校少傅，保信軍節度使。(七)〔黃潛善〕高宗時進右僕射，兼中書侍郎，陳東上書言潛善輩不可任，歐陽澈又以書詆時事，潛善啓帝并殺之，識與不識，咸爲流涕。金陷鄆濮，右丞許景衡請帝避其鋒，潛善以爲不足慮。俄泗州奏金人且至，乃倉皇出走，死者相枕籍，人無不怨憤，後貶英州死。(八)〔東京〕宋史：「東京，汴之開封也。九)〔御史〕官名，以中丞爲臺率，專司彈劾之任。(一〇)〔留臺〕猶言留都，謂留守都城也。魏書世祖記：「始光四年，平駕至自西伐，賜留臺文武生口。八月，班軍實，賜留臺名有差。」(一一)〔泗州〕今安徽泗縣。(一二)〔李成〕宋宣和初，累官淮南招撫使，聚衆爲盜，後歸金。(一三)〔張浚〕宋高宗時爲川陝京西諸路宣撫使，力扼金人，尋知樞密院，會秦檜主和議，被貶。(一四)〔天長軍〕屬安徽省。(一五)〔中書〕官名，唐初，中書、尚書、門下三省之長，俱爲宰相。宋置三省，而中書令官高不除人，以他官行其職。(一六)〔大理寺黃鈔〕大理寺，官名，爲九寺之一，掌刑法之官。黃潛善誤國，軍民無不憤恨，黃鈔至江上，軍士聞其姓，以爲潛善也。(一七)〔京口〕地名，今江蘇丹徒縣治。(一八)〔季陵〕宋建炎初從至揚州，爲太常少卿，金人南侵，高宗幸杭州，陵負九廟神主以行，遷中書舍人。(一九)〔九廟〕王莽起黃帝太初祖廟，漢帝始祖昭廟……等九廟，後世天子亦起九廟。(二〇)〔諜〕伺也，伺候敵人間隙以反報其主者曰諜，俗稱細作。

親征詔

宋高宗

朕履運(一)中微，遭家多難：八陵(二)廢祀，可勝懷土之悲？二帝(三)蒙塵(四)，莫贖終

天之痛！皇族（五）尙淪於沙漠，神京（六）猶汗於腥羶（七），銜恨何窮？待時而動，未免屈身而事小，庶期通好以弭（八）兵，屬戎虜之無厭，曾信盟之弗顧，怙（九）其篡奪之惡，濟以貪殘之兇，流毒徧於華夷，視民幾於草芥（一〇）。赤地（一一）千里，謂殘暴而無傷；蒼天九重，以高明（一二）爲可侮，頃因賀使，公肆嫚言（一三）；指求將相之臣，坐索淮漢之壤（一四）。吠堯（一五）之犬，謂秦無人（一六）。朕姑務於含容，彼尙飾其奸詐。嘯厥醜類，驅吾善良，妖氛浸及於中原，烽火遂交於近甸（一七）。皆朕威不足以震疊（一八），德不足以綏懷（一九），負爾萬邦，於今三紀（二〇）撫心自悼，流涕無從！

方將躬縞素（二一）以啓行，率貔貅（二二）而薄（二三）伐，取細柳（二四）勞軍之制，考澶淵御敵（二五）之規，詔旨未頒，歡聲四起。歲星臨於吳分（二六），冀成涘水之勳（二七）；鬪士倍於晉師，當決韓原之勝（二八）。尙賴股肱爪牙（二九）之士，文武大小之臣，戮力一心，捐軀報國，共雪侵凌之恥，各肩恢復之圖，播告遐邇，明知朕意。

註釋（一）履運祿運也。（二）入陵宋安陵等八陵。（三）二帝謂徽宗欽宗二帝。（四）蒙塵謂天子失位，奔走於四方也。（五）皇族靖康二年，金人南侵，虜徽欽二宗及后妃皇族等三千餘人北去。（六）神京京師也，宋都汴梁，卽今河南開封。（七）腥羶罵胡人語，胡人食牛羊肉，故云。此謂金人。（八）弭止也。（九）怙恃也。（一〇）草芥輕賤之義，言如草與芥之不足珍也。（一一）赤地言在地之物皆盡也。（一二）高明尊貴者之稱。（一三）嫚言侮慢之言也。（一四）淮漢之壤謂淮漢二流域之地。（一五）吠堯史記：「跖之狗吠堯，堯非不仁，狗固吠非其主。」鄆陽文：「桀之犬可使吠堯。」皆設喻辭。（一六）謂秦無人見左傳。（一七）

七)〔近甸〕近王城五百里之地曰近甸。(一八)〔震疊〕懼也。(一九)〔綏懷〕綏，安也；懷，來歸附也。(二〇)〔紀〕十二年爲一紀。(二一)〔縞素〕喪服也。(二二)〔貔貅〕猛獸名，似虎，或曰似熊。史記：「軒轅教熊羆貔貅猛虎以與炎帝戰於阪泉之野。」故沿用爲兵隊之稱，言其有勇如貔貅也。(二三)〔薄〕發語詞。(二四)〔細柳〕漢周亞夫爲將軍，軍細柳，以備胡。文帝自往勞軍，至霸上及棘門軍，直馳入，至細柳不得入，上使使持節詔將軍，亞夫乃開壁門，請以軍禮見，帝爲動容式車，成禮而去。文帝曰：「此真將軍矣，霸上棘門，如兒戲耳。」(二五)〔澶淵〕敵。澶淵，古湖澤名，今名澶州，在河北省濮陽縣西南。宋眞宗景德中，遼大舉攻澶州，帝從寇準策，親至澶淵，遂請盟而退。(二六)〔歲星臨於吳分〕歲星，卽木星，古人以其歲行一次，十二歲而一周天，以紀年也。吳分，謂吳之分野。歲星臨於吳地，謂吳地之祥也。(二七)〔泚水之勳〕晉孝武帝太元中，秦苻堅大舉入寇，謝安舉姪玄鎮禦北方，玄以精銳八千破堅百萬於泚水。泚水，源出安徽合肥縣。(二八)〔韓原之勝〕秦晉戰於韓原，獲晉侯。(二九)〔股肱爪牙〕股肱，書經：「帝曰：『臣作朕股肱耳目。』」左傳：「君之卿佐，是謂股肱。」爪牙，鳥獸用以爲威者，喻其足以防衛也，故稱武臣曰爪牙。

作者小傳 宋高宗，名構，徽宗第九子，始封康王，徽欽爲金人所虜，卽位於建康，任李綱爲相，宗澤爲留守，力謀恢復。旋爲黃潛善汪伯彥所惑，復南遷避敵，定都臨安，相秦檜，殺岳飛，乞和於金，稱臣納幣，遂成偏安之局。此詔作於卽位之時。

張浚傳

宋史

張浚字德遠，漢州(二)綿竹人。四歲而孤，行直視端，無誑言，識者知爲大器。入太學，中進士第。高宗卽位，馳赴南京，除樞密院編修官，擢禮部侍郎。

建炎二三年春，金人南侵，車駕幸錢塘，留朱勝非於吳門捍禦，以浚同節制軍馬。已而勝非召，浚獨留。時潰兵數萬，所以剽掠，浚招集甫定，會苗傅（三）劉正彥（四）作亂，以檄來，浚慟哭，謀起兵討賊。時傅等以承宣使張俊爲秦鳳路總管，俊將萬人還，將御兵以西。浚知上遇俊厚，而俊純實可謀大事，急邀俊握手語故，相持而泣，因告以將起兵問罪。

浚遣人約呂頤浩，劉光世以兵來會，而命俊分兵扼吳江，上疏請復辟（五）。會韓世忠舟師抵常熟，張俊曰：「世忠來，事濟矣！」以書招之。世忠至，對浚慟哭曰：「世忠與俊請以身任之。」浚因大犒俊世忠將士，呼諸將校至前，抗聲（六）問曰：「今日之事，孰順孰逆？」皆曰：「賊逆我順。」浚曰：「聞賊以重賞購吾首，若浚此舉違天悖人，汝等可取浚頭去；不然，一有退縮，悉以軍法從事。」衆咸感憤。於是令世忠以兵赴闕，而戒其急趨秀州，據糧道以俟大軍之至。世忠至秀，即大治戰具，會呂頤浩劉光世兵踵至，浚乃聲傅、正彥罪，傅檄中外，率諸軍繼進。初浚遣客馮輜（七）以計策往說傅等。會大軍且至，傅、正彥憂恐不知所出，輜即以大義白宰相朱勝非，使率百官請高宗復辟。御筆除浚知樞密院事，世忠等大破賊兵，傅正彥脫遁。浚與頤浩等入見，伏地涕泣待罪，高宗問勞再三，欲相浚，浚以晚進不敢當。

浚謂中興當自關陝始，慮金人或先入陝取蜀，則東南不可保，遂慷慨請行。詔以浚爲川陝宣撫處置使，得便宜黜陟。（八）將行，高宗問浚大計。浚請身任陝蜀之事，置幕府於秦川；別

遣大臣與韓世忠鎮淮東，令呂頤浩扈蹕（九）來武昌，復以張俊劉光世與秦川相首尾。議既定，浚行未及武昌，而頤浩變初議。

浚既抵興元，金人已取郾延，大兵渡渭攻永興。浚至，即出行（一〇）關陝，訪問風俗，罷斥姦賊，以搜攬豪傑爲先務，諸將惕息（一一）聽命。時金帥兀朮猶在淮西，浚懼其復擾東南，謀牽制之。遂決策治兵，合五路之師，以復永興。金人大恐，急調兀朮等由京西入援，大戰於富平涇原。帥劉錡殺獲頗衆；會趙哲擅離所部，諸軍驚潰，浚斬哲以徇，退保興州。命吳玠聚兵扼險於和尚原大散關，以斷敵來路；關師古等聚熙河兵於岷州大潭；孫渥賈世方等聚涇原鳳翔兵於階成鳳三州，以固蜀口。上書待罪，帝手詔慰勉。

紹興元年，金兵攻和尚原，吳玠及其弟璘大破之，兀朮僅以身免。拜檢校少保，定國軍節度使。浚在關陝三年，訓新集之兵，當方張之敵，以劉子羽爲上賓，任趙開爲都轉運使，擢吳玠爲大將，守鳳翔。子羽慷慨有才略，開善理財，而玠每戰輒勝，西北遺民，歸附日衆，故關陝雖失，而全蜀安堵（一二），且以形勢牽制東南，江淮亦賴以安。

四年，御史中丞辛炳以私憾劾浚，黜居福州。浚既去國，慮金人釋川陝之兵，必將併力窺東南，上疏極言其狀。未幾，劉豫之子麟果引金人入攻。高宗思浚前言，手詔辨浚誣，除知樞密院事。浚既受命，即日赴江上視師。時兀朮擁兵十萬於揚州，約日渡江決戰。浚長驅臨江，召韓世忠，張俊，劉光世議事。將士見浚，勇氣十倍。浚既部分諸將，身留鎮江節度之。世忠

遣麾下王愈詣兀朮約戰，且言張樞密已在鎮江。兀朮曰：『張樞密貶嶺南，何得在此！』愈出浚所下文書示之，兀朮色變，夕遁。

浚以敵勢未衰，而叛臣劉豫復據中原，六年，會諸將議事江上，榜（一三）豫僭逆之罪。命韓世忠據承楚以固淮陽；命劉光世屯合肥以招北軍；命張俊練兵建康，進屯盱眙；命楊沂中領精兵爲後翼以佐俊；命岳飛進屯襄陽以窺中原。浚渡江徧撫淮上諸戍。力請幸建康。車駕進發，浚先往江上。諜報劉豫與子猊挾金人入攻，俊光世皆大張敵勢，欲退師，且召岳飛東下。浚奏：『俊等渡江，則無淮南，而長江之險，與敵共矣！且岳飛一動，襄漢有警，復何所恃乎？』詔書從之。沂中兵抵濠州，光世舍廬州而南，淮西洶動。浚聞，疾馳至采石，令其衆曰：『有一人渡江者斬！』光世復駐軍與沂中接。劉猊攻沂中，沂中大破之，猊麟皆拔柵遁。高宗手書嘉獎。

七年，問安使何薜歸報徽宗皇帝，寧德皇后（一四），相繼崩殂。上號慟擗踊，（一五）哀不自勝。浚奏：『天子之孝，不與士庶同，必思所以奉宗廟社稷；願陛下揮涕而起，斂髮而趨，一怒以安天下之民！』乃請乘輿發平江至建康。浚總中外之政，幾（一六）事叢委，以一身任之，每奏對必言讎恥之大，反復再三，上未嘗不改容流涕。

時秦檜憾浚，臺諫交詆，浚落職，分司西京，居永州，後徙福州，江州，連州，二十年徙永州。浚去國幾二十載，天下士無賢不肖，莫不傾心慕之，武夫健將，言浚者，必咨嗟太息。

至兒童婦女亦知有張都督也。金人憚浚，每使至必問浚安在。惟恐復用。當是時秦檜懼其害己，令臺臣有所彈劾，論必及浚，必欲殺之，會檜死，乃免。

三十一年亮（一七）兵大入，中外震動，復浚觀文殿大學士，判建康府兼行宮留守。浚至岳陽，買舟冒風雪而行，遇東來者云：「敵兵方焚采石，煙炎漲天，慎無輕進。」浚曰：「吾赴君父之急，知直前求乘輿而已。」時長江無一舟敢行北岸者，浚乘小舟徑進。過池陽，聞亮死，餘衆猶二萬，屯和州。李顯忠兵在河上，浚往犒之，一軍見浚，以爲從天而下。浚至建康，卽牒通判劉子昂辦行宮儀物，請乘輿臨幸。二十二年，車駕幸建康，浚迎拜道左，衛士見浚，無不以手加額。時浚起廢復用，風采隱然，軍民皆倚以爲重。車駕將還臨安，勞浚曰：「卿在此，朕無北顧憂矣！」金兵十萬圍海州，浚命鎮江都統張子蓋往救，大破之。浚招集忠義及募淮楚壯勇，以陳敏爲統制。且謂敵長於騎，我長於步；衛步莫如弩，衛弩莫如車，命敏專制弩治車。

孝宗卽位，召浚入見，改容曰：「久聞公名，今朝廷所恃唯公。」賜坐，降問。浚從容言：「人主之學，以心爲本，一心合天，何事不濟？所謂天者，天下之公理而已。必兢業（一八）自持，使清明在躬，則賞罰舉指，無有不當，人心自歸，敵讎自服。」孝宗悚然（一九）曰：「當不忘公言。」除少傅，江淮東西路宣撫使，封魏國公。

金人以十萬衆屯河南，聲言規兩淮，移文索海泗唐鄧商州及歲幣。浚言：「北敵詭詐，不

當爲之動。』以大兵屯盱眙濠廬備之，卒以無事。

隆興（二〇）元年，金將蒲察徒穆，周仁，蕭琦，將爲南攻計。浚欲及未發攻之，會李顯忠，邵宏淵亦獻擣敵之策，浚具以聞，上報可。乃遷顯忠出濠州趨靈璧，宏淵出泗州趨虹縣，而浚自往臨之。顯忠至靈璧敗蕭琦，宏淵圍虹縣降徒穆周仁，乘勝進克宿州，中原震動。孝宗手書勞之曰：『近日邊報，中外鼓舞，十年來無此克捷。』浚以盛夏人疲，召李顯忠等還師。會金帥紇石烈志寧率兵至宿州，顯忠戰，小不利，忽諜報敵兵大至，顯忠夜引歸。浚上疏待罪，有旨，更爲江淮宣慰使。士大夫主和者皆議浚之非，浚因乞骸骨。帝眷遇猶至，尋詔復浚都督之號。

金帥僕散忠義貽書三省樞密院，索四郡及歲幣，不然以農隙治兵。浚言：『金強而來，弱則止，不在和與不和。』時秦檜黨湯思退爲右相，急於求和，遣盧仲賢持書報金，許四郡。浚入見，力陳和議之失，拜浚尙書右僕射，令胡昉等諭金以四郡不可割。昉等至宿，金人械繫迫脅之，不屈，更禮而歸之。孝宗諭浚曰：『和議之不成，天也，自此事當歸一矣。』

二年，詔浚行視江淮。時浚所招徠山東淮北忠義之士，以實建康鎮江，凡萬二千餘人；淮南壯士，及江西羣盜又萬餘人，陳敏統之，以守泗州。凡要害之地，皆築城堡，因水爲險，增置江淮戰艦，諸軍弓矢器械悉備。時金人屯重兵於河南，爲虛聲脅和，有刻日決戰之語。及聞浚來，亟徹兵歸。淮北之來歸者日不絕，山東豪傑，悉願受節度，又以檄諭契丹約爲應援，金

人益懼。思退乃令人盛毀守備，以爲不可恃，又論浚費國不貲，浚亦請解督府，詔從其請。

浚留平江，凡八年，乞致仕，除醴泉觀使。朝廷遂決棄地求和之議。浚既去，猶上疏論國事。或勉浚勿復以時事爲言。浚曰：『吾荷兩朝厚恩，久尸（二二）重任，今雖去國，猶日望上心感悟，苟有所見，安忍弗言？如若等言，是誠何心？』聞者聳（二三）然。行次餘干得疾，手書付二子曰：『吾嘗相國，不能恢復中原，雪祖宗之恥，卽死不當葬我先人墓左，葬我衡山下足矣。』訃聞，孝宗震悼，輟朝，贈太保，後加贈太師，諡忠獻。

註釋（一）〔漢州〕唐置，宋曰：漢州德陽郡，明清皆屬四川成都府，民國改爲廣漢縣。（二）〔建炎〕宋高宗年號。（三）〔苗傅〕宋上黨人。隆祐太后南渡，傅爲統制官，扈從駐杭州。高宗拜王淵同僉書樞密院事，衆謂薦由內侍，傅遂作亂，殺淵，並盡殺內官，引兵犯闕，請太后同聽政，帝許諾。太后垂簾，以傅爲武當軍節度使。張浚檄諸路勤王，傅棄軍遁，被執送行在，磔於建康市。（四）〔劉正彥〕官御營右軍副都統制。與苗傅作亂，殺王淵，請帝禪位。張浚呂頤浩起兵，執送行在，磔於市。（五）〔復辟〕辟，君也。人君既失位而復得之，謂之復辟。尙書咸有一德：『伊尹既復政厥辟。』（六）〔抗聲〕抗，舉也。禮記樂記：『歌者上如抗，下如墜。』文心雕龍章句篇：『歌聲靡曼，而有抗墜之節也。』抗聲，高聲也。（七）〔轉〕音翻。（八）〔黜陟〕謂進退人材，降官曰黜，升官曰陟。尙書舜典：『三載考績，三考，黜陟幽明。』（九）〔扈蹕〕蹕，止行者以清道也。周禮夏官隸僕：『掌蹕宮中之事。』古今注：『秦制出警入蹕。』皆言天子出行之事，後世因以蹕爲天子車駕之義。扈蹕，扈從天子車駕也。（一〇）〔行〕巡行也。（一一）〔惕息〕懼也。司馬遷文：『見獄吏則頭搶地，視徒隸則心惕息。』（一二）〔安堵〕相安曰安堵。史記高帝紀：『上入關，約法三章，吏民皆安堵如故。』（一三）〔榜〕揭示於衆曰榜。（一四）〔寧德皇后〕卽徽宗鄭皇后也。欽宗受禪，尊后爲太上皇后，遷居寧德宮，稱寧德太后。（一五）〔辭痛〕拊心曰辭，頓足曰痛，親喪哀痛貌。

孝經：「辭語哭泣。」(一六)(幾)謂萬幾。尚書皋陶謨：「兢兢業業，一日二日萬幾。」言王者當戒懼萬事之幾也。後謂天子治理萬事曰萬幾。(一七)(亮)金廢帝海陵名亮，字元功。(一八)(兢兢業業)兢兢業業，戒懼之義。(一九)(悚然)敬畏貌。(二〇)(隆興)宋孝宗年號。(二一)(尸)主也。(二二)(聳)揚子方言：「聳，悚也。」註：「謂聳聳也。」左傳成公十四年：「大夫聞之，無不聳懼。」

韓世忠傳

宋史

韓世忠字良臣，延安(二)人。風骨偉岸，鷲勇(三)絕人，年十八，以敢勇應募。崇寧(四)四年，西夏騷動，郡調兵捍(四)禦，至銀州，夏人嬰城(五)自固，世忠斬關殺敵將，擲首陣(六)外，願一騎士銳甚，問俘者，曰：「監軍駙馬兀朮也。」躍馬斬之，敵衆大潰。宣和(七)二年，方臘反，江浙震動，世忠以偏將從王淵討之。次杭州，賊深據岩屋，爲三窟，諸將既至，莫知所入。世忠潛行溪谷，問野婦得徑，卽挺身仗戈直前，渡險數里，擣其穴，格殺數十人，擒臘以出。轉承節郎。

三年議復燕山，調諸軍，至則皆潰。世忠往見劉延慶，與蘇格等五十騎俱抵滹沱河，逢金兵二千餘騎，格失措；世忠從容合格等列高岡，戒勿動。屬燕山潰卒舟集，卽命巖(八)河岸，約鼓譟助聲勢，世忠躍馬薄敵，迴旋如飛。敵分二隊據高阜，世忠出其不意，突二執旗者，因

奮擊，格等夾攻之，舟卒鼓譟，敵大亂，追斬甚衆。

欽宗卽位，大校李復鼓衆以亂，淄青之附者合數萬人，山東大擾。宣撫副使李彌大檄世忠將所部追擊，至臨淄河，兵不滿千，分爲四隊，布鐵蒺藜(九)，自塞歸路，令曰：『進則勝，退則死。』於是莫敢返顧，皆死戰，大破之，斬復。餘黨奔潰，追至宿遷，賊尙萬人，方擁子女，椎牛(一〇)縱酒，世忠單騎夜造其營，呼曰：『大軍至矣！亟束戈卷甲，吾能保全汝，共功名。』賊駭慄請命，因跪進牛酒，世忠下馬解鞍，飲啖之盡。于是衆悉就降。授單州團練使，屯濰沱河。

時真定失守，世忠知王淵守趙，遂亟往。金人至，聞世忠在，攻益急。糧盡援絕，人多勸其潰圍去，弗聽。會大雪，夜半以死士三百擣敵營，敵驚亂，自相擊刺，及旦盡遁，大會是日被創死。遷嘉州防禦使。

康王(一一)卽位，授光州觀察使。三年，帝如錢塘，苗傅劉正彥反。世忠舟行，載甲士，綿亘三十里，至秀州，稱病不行，造雲梯(一二)，治器械，以好語報傅，傅聞大喜。時世忠妻梁氏，及子亮，爲傅所質，朱勝非給傅，遣二人慰撫世忠，速其勤王。梁氏疾驅出，一日夜會世忠於秀州，未幾進兵，次臨平，賊將苗翊負山阻河爲陣，中流植鹿角(一三)，梗(一四)行舟，世忠舍舟力戰，操戈而前，令將士曰：『今日當以死報國，面上不被數矢者皆斬。』於是士皆用命。賊列神臂弩(一五)，持滿(一六)以待。世忠瞋目(一七)大呼，挺刃突前，賊辟易，

(一八) 矢不及發，遂敗，傅正彥開湧金門以遁。世忠馳入，帝步至宮門，握世忠手慟哭曰：「中軍吳湛佐逆爲最，尙留朕肘腋(一九)，能誅乎？」世忠卽謁湛，握手與語，折其中指，戮於市。又執賊謀主王世修，追禽正彥傅及傅弟翊送行在誅之。帝手書忠勇二字，揭旗以賜，授檢校少保武寧昭慶軍節度使。

兀朮將入侵，帝召諸將問移蹕之地，張俊辛企宗勸自鄂岳幸長沙，世忠曰：「國家已失河北山東，若又舍江淮，更有何地？」於是以世忠爲浙西制置使，守鎮江。旣而兀朮分道渡江，諸屯皆敗，世忠亦退保江陰。兀朮自廣德破臨安，帝如浙東。世忠以軍留江上，截金人歸師。會上元(二〇)節就秀州張燈高會，忽引兵過鎮江。及金兵至，世忠軍已屯焦山寺。兀朮遣使通問，約日大戰，許之。戰將十合，梁夫人親執桴(二一)鼓，金兵終不得渡，盡歸所掠假道，不聽，請以名馬獻，又不聽，相持黃天蕩者四十八日。兀朮軍江南，世忠以海艦進泊金山下，預以鐵纜貫大鉤，授驍健者。明日，敵舟謀而前，世忠分海舟爲兩道，出其背，每繩一纜，則曳一舟沈之，兀朮窮蹙求會語，祈請甚哀。世忠曰：「還我兩宮(二二)，復我疆土，則可以相全。」兀朮語塞。又數日求再會，言不遜，世忠引弓射之。亟馳去，謂諸將曰：「南軍使船如使馬，奈何！」募人獻破海舟策。閩人王某者，教其：「舟中載土，平板鋪之，穴船板以櫂槳。風息則出江，有風則勿出，海舟無風不可動也。」又有獻謀者曰：「鑿大渠接江口，則在世忠上流。」兀朮一夕潛鑿渠卅里。次日，風止，我軍帆弱不能運。金人以小舟縱火，矢下如

雨，孫世詢嚴允皆戰死，敵得絕江遁去。初世忠謂敵人必登金山廟，觀我虛實，乃遣兵百人伏廟中，百人伏岸澗（二三），約聞鼓聲，岸兵先入，廟兵合擊之。金人果五騎闖入，廟兵喜，先鼓而出，僅得二人，逸其三，中有絳袍玉帶，既墮而復馳者，詰之乃兀朮也。是役也，兀朮兵號十萬，世忠僅八千餘人，帝賜札褒獎，拜神武左軍都統制。

建安范汝爲反，辛企宗等討捕未克，賊勢愈熾，以世忠爲福建江西荆湖宣撫副使，世忠曰：『建居閩嶺上流，賊沿流而下，七郡皆血肉矣。』亟領步卒三萬，水陸並進，次劍潭，設雲梯火樓，連日夜併攻，五日城破，汝爲竄自焚，斬其弟岳吉以徇。世忠因奏江西湖南寇賊尙多，乞乘勝討平。廣西賊曹成擁餘衆在郴邵，世忠旣平閩寇，旋師永嘉，若將休息者，忽由他處信宿（二四）至豫章，連營江濱數十里，羣賊不虞其至，大驚。世忠遣人招之，成以其衆降，得戰士八萬，遣詣行在。遂移師長沙。時劉忠有衆數萬據白面山，營柵相望，世忠始至，欲急擊，宣撫使孟庾不可，世忠曰：『國家利害，策之審矣，請期半月效捷。』遂與賊對壘，弈棋張飲，堅壁不動，衆莫測；一夕與蘇格聯騎穿賊營，候者呵問，世忠先得賊軍號，隨聲應之，周覽以出。喜曰：『此天賜也。』夜伏精兵二千於白面山，與諸將拔營而進，賊兵方迎戰，所遣兵已馳入中軍，奪望樓，植旗蓋，傳呼如雷，賊回顧驚潰。麾將士夾擊，大破之，斬劉忠，湖南遂平。

四年，金人與劉豫合兵，分道入侵，帝手札命世忠飭守備，圖進取，辭旨懇切。世忠受詔

感泣，曰：『主憂如此，臣子何以生爲？』遂自鎮江濟師，提兵駐大儀當敵騎，伐木爲柵，自斷歸路。會遣魏良臣使金，世忠撤炊爨，給良臣，有詔移屯守江。良臣疾馳去，世忠度良臣已出境，卽引軍次大儀，勒五陣，設伏廿餘所，約聞鼓卽起擊。良臣至金軍中，金人問王師動息，具以所見對。金人聞世忠退，喜甚，引兵至江口，距大儀五里，別將撻孛也，擁鐵騎過五陣東，世忠鳴鼓，伏兵四起。旗色與金人旗雜出，金軍亂，我軍迭進，各持長斧，上搃（二五）人胸，下斫馬足，敵被甲陷泥淖，世忠麾勁騎四面蹂躪，人馬俱斃，遂擒撻孛也等二百餘人。所遣董旼亦鞏金人於天長縣之碼頭，擒女真四十餘人。解元設水軍夾河陣，相拒未決，世忠遣成閔將騎士往援，復大戰，俘生女真千餘人。世忠復親追至淮，金人驚潰，相蹈藉溺死甚衆。捷聞。羣臣入賀。沈與求曰：『自建炎以來，將士未常與金人一戰，今世忠連挫其鋒，厥功不細。』於是部將董旼陳桷解元呼延通等皆峻擢有差，論者以此舉爲中興武功第一。

六年授武寧安化軍節度使，置司楚州。劉豫兵數入寇，方聚兵淮陽，世忠卽引兵渡淮，至其城下，爲賊所圍，奮戈一躍，潰圍而出，不遺一鏃。旣而圍淮陽，賊堅守不下，兀朮與劉猷皆至。世忠求援於張俊，俊不從。世忠勒陣向敵，遣人語之曰：『錦衣驄馬立陣前者，韓相公也。』或危之，世忠曰：『不如是不足以致敵。』敵果至，殺其導戰二人，遂引去。尋詔班師，復歸楚州。

七年金人廢劉豫，中原震動。世忠謂機不可失，請全師北討，爲恢復計。會秦檜主和議，

命世忠徙屯鎮江，世忠言金人詭詐，恐以計緩我師，乞留此軍蔽遮江淮，又力陳和議之非，願效死節，率先迎敵，若不勝，從之未晚。章十數上，皆慷慨激切，且請單騎詣闕面奏，帝率優詔褒答。後金果渝（二六）盟，咸如其言。

世忠既不以和議爲然，爲檜所抑，檜諷人論之。罷爲醴泉觀使，進封禧國公，節鉞（二七）如故。自此杜門謝客，絕口不言兵，時跨驢攜酒，從一二奚（二八）童，縱游西湖以自樂，平時將佐，罕得見其面。顯仁皇后（二九）自金還，世忠詣臨平朝謁，后在北方聞其名，慰問者良久。二十一年八月薨，進拜太師，追封通義郡王。孝宗朝，追封蘄王，諡忠武，配饗高宗廟庭。

註釋（一）〔延安〕府名，今陝西膚施縣其舊治也。（二）〔鷙勇〕猛勇也。（三）〔崇寧〕宋徽宗年號。（四）〔捍〕衛也，音汗。禮記祭法：「能捍大患則祀之。」（五）〔嬰城〕閉城而守也。國策：「許都陵嬰城，上蔡召陵不往來也。」（六）〔陣〕音脾，說文：「城上女牆倬倪也。」左傳宣公十二年：「守陣。」又成公十五年：「閉門登陣。」（七）〔宣和〕徽宗年號。（八）〔蟻〕音蟻，與橫同，整舟向岸也。梁簡文帝詩：「征艦蟻湯塹，歸騎息金陵。」（九）〔鐵蒺藜〕軍用之具，以鐵爲三角物，有尖刺如蒺藜，以繩連貫成串，布於敵來要路，使人馬不得馳騁，古亦謂之渠答。六韜：「狹路微徑，張鐵蒺藜。」（一〇）〔椎牛〕殺牛也。韓詩外傳：「是故椎牛而祭，不如雞豚之遠親存也。」（一一）〔康王〕宋高宗名構，徽宗第九子，於宣和三年十二月封康王。（一二）〔雲梯〕攻城之具，稱雲，言其高也。墨子公輸：「公輸般爲楚造雲梯之械成，將以攻宋。」（一三）〔鹿角〕舊時行軍守衛之具。三餘贅筆：「鹿性警，羣居則環其角，圍圍如陣，以防人物之害；故軍中塞柵，埋樹木外向，名曰鹿角。」（一四）〔梗〕阻礙也。（一五）〔神臂弩〕宋熙寧（神宗年號）中，張若水進神臂弓，實李宏所獻，蓋弩類也。身長三尺二寸弦長二尺有五寸，

射三百四十餘步。(一六)〔持滿〕史記：「毅弓矢持滿。」言以矢加弦而引滿也。(一七)〔瞋目〕怒目也。史記項羽紀：「項王瞋目叱之，樓煩目不敢視。」(一八)〔辟易〕驚退也。史記項羽紀：「項王瞋目叱之，赤泉侯人馬俱驚，辟易數里。」註：「言人馬開張易舊處也。」(一九)〔肘腋〕喻至近之地也。晉書：「寇發心腹，害起肘腋。」(二〇)〔上元〕白六帖：「正月十五日爲上元。」(二一)〔桴〕音浮，擊鼓杖也。(二二)〔兩宮〕謂徽欽二帝。(二三)〔濤〕音虎，水厓也。(二四)〔信宿〕左傳莊公三年：「凡師一宿爲舍，再宿爲信，過信爲次。」(二五)〔搗〕音搗去聲，擊也，刺也。(二六)〔渝〕變也。詩：「鄭風羔裘：『彼其之子，舍命不渝。』」(二七)〔節鉞〕謂符節及斧鉞也。孔叢子：「天子當階南面，授之節鉞，大將受，天子乃東向西面而揖之，示弗御也。」魏曹爽拜大將軍，假節鉞，都督中外諸軍事，歷代因之。(二八)〔奚〕隸役也。禮記疏：「有才能曰奚，無才能曰奴。」後遂混稱僕曰奚奴。唐書李賀傳：「每出，騎弱馬，從小奚奴，背古錦囊，遇所得詩投囊中。」(二九)〔顯仁皇后〕高宗母章賢妃諡顯仁。

請斬秦檜(一)等疏

胡銓

紹興(二)八年十一月日。右通直郎樞密院編修官臣胡銓，謹齋沐裁書，昧死拜獻於皇帝陛下：

臣謹按：王倫(三)本一狎邪小人，市井無賴，頃緣宰相無識，遂舉以使虜(四)，專務詐誕，欺罔天聽，驟得美官，天下之人，切齒唾罵，今者無故誘致虜使，以詔諭江南爲名，是欲臣妾我也，是欲劉豫(五)我也，劉豫臣事醜虜，南面稱王，自以爲子孫帝王萬世不拔之業；一

且豺狼改慮，梓而縛之，父子爲虜，商鑒（六）不遠，而倫又欲陛下效之。

夫天下者，祖宗之天下也；陛下所居之位，祖宗之位也。奈何以祖宗之天下，爲犬戎（七）之天下；以祖宗之位，爲犬戎藩臣之位？陛下一屈膝，則祖宗廟社之靈，盡汙夷狄；祖宗數百年之赤子（八），盡爲左衽（九）；朝廷宰執，盡爲陪臣（一〇）；天下之士大夫皆當裂冠毀冕，變爲胡服；異時豺狼無厭之求，安知不加以無禮如劉豫者哉？

夫三尺童子，至無知也，指犬豕而使之拜，則怫然怒；今醜虜則犬豕也，堂堂天朝相率而拜犬豕，曾童稚之所羞，而陛下忍爲之耶？倫之議乃曰：『我一屈膝；則梓宮（一一）可還，太后可復，淵聖（一二）可歸，中原可得。』嗚呼！自變故以來，主和議者誰不以此說陷（一三）陛下哉？而卒無一驗，是虜之情僞已可知矣。而陛下尙不覺悟，竭民膏血而不恤，忘國大難而不報，含垢忍恥，舉天下而臣之甘心焉。就令虜決可和，盡如倫議，天下後世，謂陛下何如主？況醜虜變詐百出，而倫又以奸邪濟之，梓宮決不可還，太后決不可復，淵聖決不可歸，中原決不可得；而此膝一屈，不可復伸，國勢陵夷（一四），不可復振；可爲痛哭流涕長太息也。

向者陛下間關（一五）海道，危如累卵，當時尙不肯北面臣虜；況今國勢稍張，諸將盡銳，士卒思奮，只如頃者醜虜陸梁（一六），僞豫入寇，固嘗敗之於襄陽（一七），敗之於淮上（一八），敗之於渦口（一九），敗之於淮陰（二〇），較之前日蹈海之危，已萬萬矣。倘不得已而遂至於用兵，則我豈遽出虜人下哉？今無故而反臣之，欲屈萬乘之尊，下穹廬（二一）之拜，三軍之

士，不戰而氣已索（二二），此魯仲連（二三）所以義不帝秦，非惜夫帝秦之虛名，惜天下大勢有所不可也。今內而百官，外而軍民，萬口一談，皆欲食倫之肉，謗議洶洶，陛下不聞，正恐一旦變作，禍且不測。臣竊謂不斬王倫，國之存亡，未可知也。

雖然，倫不足道也，秦檜以腹心大臣而亦爲之。陛下有堯舜之資，檜不能致陛下如唐虞，而欲導陛下如石晉（二四）。近者禮部侍郎曾開（二五）等，引古誼以折（二六）之，檜乃厲聲曰：『侍郎知故事，我獨不知？』則檜之遂非狠愎（二七），已自可見；而乃建白令臺諫從臣僉議可否（二八）：是明畏天下議已，而令臺諫從臣共分謗耳。有識之士，皆以爲朝廷無人。吁！可惜哉！孔子曰：『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矣』（二九）。夫管仲霸者之佐耳，尙能變左衽之區，爲衣冠之會；秦檜大國之相也，反驅衣冠之俗，歸左衽之鄉，則檜也不惟陛下之罪人，實管仲之罪人矣。

孫近（三〇）附會檜議，遂得參知政事。天下望治，有如飢渴，而近伴食中書，漫不可否事。檜曰：『虜可和。』近亦曰：『可和。』檜曰：『天子嘗拜。』近亦曰：『當拜。』臣嘗至政事堂，三發問而近不答，但曰：『已令臺諫侍從議矣。』嗚呼！參贊大臣，徒取充位如此，有如虜騎長驅，尙能折衝禦侮耶？臣竊謂秦檜孫近亦可斬也。

臣備員樞屬，義不與檜等共戴天，區區之心，願斬三人頭，竿之藁街（三一）；然後羈留虜使，責以無禮，徐與問罪之師；則三軍之士，不戰而氣自倍，不然，臣有赴東海而死耳，寧能使

處小朝廷(三二)求活耶？小臣狂妄，冒瀆天威，甘俟斧鉞，不勝隕越(三三)之至。

註釋 (一)〔秦檜〕字會之，宋江寧人，累官御史中丞，從徽欽二帝北遷，被留，後放之歸。紹興時，爲相，力主和議，殺岳飛，竄張浚、趙鼎，爲相十九年，卒，謚忠獻，寧宗時改謚穆獻。(二)〔紹興〕南宋高宗年號。(三)〔王倫〕字正道，莘人，家貧，好爲任俠。汴京失守，欽宗御宣德門，倫直造御前，自薦其才，欽宗立除兵部侍郎。倫下樓挾惡少數人，傳旨撫定，都人乃安。高宗時奉使至金，屢被拘留，及金人脅之以官，竟不受，見迫而死，後謚愍節。(四)〔虜〕指金國。(五)〔劉豫〕字彥游，阜城人，世業農。豫始舉進士，累官河北提刑，金兵南下，冊爲皇帝，國號大齊，都大名府。紹興中，分三道入寇，楊沂中大破之於藕塘，金人聞其敗，廢之，潛號凡八年。〔劉豫〕二字作動詞用，謂以我爲劉豫也。(六)〔商鑑〕亦曰殷鑑，言以前事爲鑑戒也。詩經：「殷鑑不遠，在夏后之世。」(七)〔犬戎〕西戎種名，借指金人。(八)〔赤子〕百姓也。(九)〔左衽〕謂衣襟左交，夷狄之服也。見論語。(一〇)〔陪臣〕古者諸侯之大夫，對天子稱陪臣。見禮記曲禮。(一一)〔梓宮〕天子之棺，以梓木爲之。見漢書注。此指徽宗之柩。(一二)〔淵聖〕謂欽宗，欽宗北遷，高宗卽位南京，遙尊之曰孝慈淵聖皇帝。(一三)〔啗〕以利餌人也。(一四)〔陵夷〕言頹替如丘陵之漸平也。(一五)〔問闕〕狀道路之難行也。(一六)〔陸梁〕跳躍貌。(一七)〔襄陽〕今湖北襄陽縣。(一八)〔淮上〕淮水之上也，今安徽、江蘇北境。(一九)〔渦口〕渦水入淮之口，在安徽懷遠縣東北。(二〇)〔淮陰〕今江蘇淮陰縣。(二一)〔穹廬〕氈帳也，其上穹隆，故名。史記：「匈奴父子同穹廬而臥。」(二二)〔素〕盡也。(二三)〔魯仲連〕戰國齊人，高蹈不仕，喜爲人排難解紛，游於趙，秦圍趙急，魏使新垣衍請帝秦，仲連義不許，秦軍爲卻。後田單言於齊王，欲爵之，連逃於海上。(二四)〔石晉〕謂五代晉高祖石敬瑭，父臬振鷄，本出於西夷。敬瑭尙唐明宗女，拜河東節度使。及於晉陽，借契丹援兵滅後唐，契丹立之爲晉帝，稱臣於契丹，上尊號曰父皇帝，自稱兒皇帝，割幽薊十六州與之。後以納吐谷渾之降，契丹使人責讓，憂憤而死。(二五)〔會開〕字天游，河南人，歷官禮部侍郎，以忤秦檜，罷知徽州，以病免。(二六)〔折〕判斷也。(二七)〔狼復〕狼，戾也。復，音閉，意氣自用，故與人反對之謂。(二八)〔建白〕令臺諫侍從會議可否建白，建議也；令，使也；臺諫侍從，

謂御史臺、諫院，及左右給事諸臣，僉，音干，皆也。(二九)〔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矣〕見論語憲問篇。微，無也；管仲，春秋齊桓公之賢相，名夷吾，相桓公成霸業。(三〇)〔孫近〕字叔諳，無錫人，高宗時累官參知政事兼樞密院，和議成，告歸。(三一)〔藁街〕在漢長安城西，漢時諸夷來朝，爲設邸於藁街以居之。漢書：「宜懸頭藁街蠻夷邸間，以示萬里，明犯漢疆者雖遠必誅。」(三二)〔小朝廷〕謂甘心屈辱，爲弱小之國也。(三三)〔隕越〕隕墜之義，左傳：「恐隕越於下」以喻人事之顛覆也。

作者小傳 胡銓，宋廬陵人，字邦衡，號澹庵，舉建炎進士，任樞密院編修官，上疏乞斬秦檜、王倫、孫近頭，懸之藁街，好事者鈇木傳之，金人募其書千金。檜怒其逆已，除名，編管新州。乾道中，入爲工部侍郎，以資政殿學士致仕，卒謚忠簡。著有澹庵集一百卷。

岳飛傳

宋史

岳飛字鵬舉，相州(一)湯陰人，世力農。父和，能節食以濟飢者，有耕侵其地，割而與之，貫其財者，不責償。飛生時，有大禽若鵠飛鳴室上，因以爲名。未彌月，河決內黃，水暴至，母姚抱飛坐甕中，衝濤及岸得免，人異之。少負氣節，沈厚寡言，家貧力學，尤好左氏春秋孫吳(二)兵法。生有神力，未冠挽弓三百斤，弩八石。學射於周同，盡其術，得左右射。同死，朔望設祭於其家。父義之曰：「汝爲時用，其徇國死義乎？」

宣和(三)四年，真定宣撫劉韜(四)募敢戰士，飛應募。相有劇賊陶俊，賈進和，飛請百騎

滅之。遣卒僞爲商入賊境，賊掠以充部伍。飛遣百人伏山下，自領數十騎偪賊壘。賊出戰，飛陽北，賊來追之，伏兵起，先所遣卒禽俊及進和以歸。康王（五）至相，飛因劉浩見。命招賊吉倩。倩以衆三百八十人降，補承信郎，以鐵騎三百往李固渡當敵，敗之。從浩解東京圍，與敵相持於滑南，領百騎習兵河上。敵猝至，飛麾其徒曰：「敵雖衆，未知吾虛實，當及其未定擊之。」乃獨馳迎敵。有梟將軍舞刀而前，飛斬之，敵大敗，遷秉義郎，隸留守宗澤。戰開德曹州皆有功，澤大奇之，曰：「爾勇智才藝，古良將不能過；然好野戰，非萬全計。」因授以陳（六）圖。飛曰：「陳而後戰，兵法已常；運用之妙，存乎一心。」澤是其言。

康王卽位，飛上書數千言，大略謂：「陛下已登大寶，社稷有主，已足伐敵之謀，而勤王（七）之師日集。彼方謂吾素弱，宜乘其怠擊之。黃潛善汪伯彥輩不能承聖意恢復，奉車駕日益南，恐不足繫中原之望。臣願陛下乘敵穴未固，親率六軍（八）北渡，則將士作氣，中原可復。」書聞，以越職奪官歸。詣河北招討使張所，所待以國士，借補修武郎，充中軍統領。所問曰：「汝能敵幾何？」飛曰：「勇不足恃，用兵在先定謀，欒枝曳柴以敗荆（九），莫敖采樵以致絞（一〇），皆謀定也。」所矍然曰：「君殆非行伍中人。」飛因說之曰：「國家都汴，恃河北以爲固，苟馮（一一）據要衝，峙列重鎮，一城受圍，則諸城或撓或救；金人不能窺河南，而京師根本之地固矣。招撫誠能提兵壓境，飛唯命是從。」所大喜，借補武經郎，命從王彥，渡河至新鄉。金兵盛，彥不敢進。飛獨引所部慶戰，奪其纛而舞，諸軍爭奮，遂拔新鄉。翌日

戰侯兆川，身被十餘創，士皆死戰，又敗之。夜屯石門山下，或傳金兵復至，一軍皆驚，飛堅臥不動，金兵卒不來。食盡走彥壁乞糧，彥不許。飛引兵益北，戰於太行山，禽金將拓跋邪烏。居數日，復遇敵，飛單騎持丈八鐵槍刺殺黑風大王，敵衆敗走。

飛自知與彥有隙，復歸宗澤，爲留守司統制。澤卒，杜充伐之，飛居故職。二年戰胙城，又戰黑龍潭，皆大捷。從閻勅保護陵寢，大戰汜水關，射殪（二二）金將，大破其衆。駐軍竹蘆渡，與敵相持，選精銳三百伏前山，下令各以薪芻交縛兩束，夜半蒸四端而舉之，金人疑援兵至，驚潰。三年賊黃善曹成孔彥舟等合衆五十萬薄南薰門，飛所部僅八百，衆懼不敵。飛曰：「吾爲諸君破之。」左挾弓，右運矛，橫衝其陳，賊亂，大敗之。又禽賊杜叔五孫海於東明，借補英州刺史。黃善圍陳州，飛戰於清河，禽其將孫勝孫清，授眞州刺史。

杜充將還建康，飛曰：「中原地，尺寸不可棄。今一舉足，此地非我有；他日欲復取之，非數十萬衆不可。」充不聽，遂與俱歸。師次鐵路步，遇賊張用，至六合遇李成，與戰皆敗之。成遣輕騎劫憲臣犒軍銀帛，飛進兵掩擊之，成奔江西。時命充守建康，金人與成合寇烏江，充閉門不出。飛泣諫，請視師，充竟不出。金人遂由馬家渡渡江，充遣飛等迎戰，王瓌（二三）先道，諸將皆潰，獨飛力戰。會充已降金，諸將多行剽掠，惟飛軍秋毫無所犯。兀朮趨杭州，飛要擊至廣德境中，六戰皆捷，禽其將王權，俘簽軍首領四十餘。察其可用者，結以恩，遣還，令夜斫營縱火，飛乘亂縱擊，大敗之。駐軍鐘村，軍無見糧，將士忍飢，不敢擾

民。金所籍兵相謂曰：『此岳爺爺軍，』爭來降附。

四年，兀朮攻常州宜興，令迎飛移屯焉。盜郭吉，聞飛來，遁入湖。飛遣王貴傳慶追破之。又遣辯士馬皋林聚盡降其衆。有張威武者不從，飛單騎入其營斬之。避地者賴以免，圖飛像祠之。金人再攻常州，飛四戰皆捷，尾襲於鎮江東，又捷。戰於清水亭，又大捷，橫屍十五里。兀朮趨建康，飛設伏牛頭山待之，夜令百人黑衣混金營中，擾之。金兵驚，自相攻擊。兀朮次龍灣，飛以騎三百，步兵三千，馳至新亭，大破之。兀朮奔淮西，遂復建康。飛奏，『建康爲要害之地，宜選兵固守。仍益兵守淮，拱護腹心。』帝嘉納。兀朮歸，飛邀擊於靜安，敗之。

詔討戚方，飛以三千人營於苦嶺，方遁。俄益兵來，飛自領兵千人，戰數十合，皆捷。會張俊兵至，方遂降。范宗尹言，張俊自浙西來，盛稱飛可用，遷通泰鎮撫使，兼知秦州。飛辭，乞淮南東路一重難任。使收復本路州郡，乘機漸進，使山東河北河東京畿等路，次第而復。

會金攻楚急，詔張俊授之。俊辭，乃遣飛行，而命劉光世出兵援飛。飛屯三塾，爲楚援。尋抵承州，三戰三捷，殺高太保，俘酋長七十餘人。光世等皆不敢前，飛師孤力寡，楚遂陷。詔飛還守通泰。有旨，『可守卽守；如不可，但以沙洲保護百姓，伺便掩擊。』飛以無險可恃，退保柴墟。戰於南霸橋，金大敗。渡百姓於沙上，飛以精騎二百殿。金兵不敢近。飛以泰

州失守，待罪。

紹興元年，張俊請飛同討李成。時成將馬進犯洪州，連營西山。飛曰：『賊貪而不慮後，若以騎兵自上流絕生米渡，出其不意，破之必矣。』飛請自爲先鋒，俊大喜。飛重鎧躍馬，潛出賊右，突其陳。所部從之，進大敗，走筠州。飛抵城東，賊出城布陳十五里。飛設伏，以紅羅爲幟，上刺『岳』字，選騎二百隨幟而前。賊易其少，薄之，伏發，賊敗走。飛使人呼曰：『不從賊者坐，吾不汝殺。』坐而降者八萬餘人。進以餘卒奔成於南康。飛夜引兵至朱家山，又斬其將趙萬。成聞進敗，自引兵十餘萬來。飛與遇於樓子莊，大破成軍，追斬進。成走蘄州，降僞齋。(二四)張用寇江西，用亦相人，飛以書諭之曰：『吾與汝同里。南薰門鐵路步之戰，皆汝所悉。今吾在此；欲戰則出，不戰則降。』用得書曰：『果吾父也。』遂降。

江淮平，俊奏飛功第一，加神武右軍副統制。留洪州彈壓盜賊，授親衛大夫，建州觀察使。建寇范汝爲陷邵武。江西安撫李回檄飛分兵保建昌軍及撫州。飛遣人以『岳』字幟植城門，賊望見，相戒勿犯。賊黨姚達饒青偪建昌，飛遣王萬徐慶討禽之，升神武副軍都統制。二年，賊曹成擁衆十餘萬，由江西歷湖湘據道賀二州。命飛權知潭州，兼權荆湖東路安撫都總管，付金字牌(一五)黃旗招成。成聞飛將至，驚曰：『岳家軍來矣，』卽分道而遁。飛至茶陵，奉詔招之，成不從。飛奏：『比年多命招安，故盜力強則肆暴，力屈則就招。苟不略加勦除，蠶起之衆，未可遽殄。』許之，飛入賀州境，得成謀者，縛之帳下。飛出帳調兵食，吏

曰：「糧盡矣，奈何？」飛陽曰：「姑反茶陵。」已而願謀，若失意狀，頓足而入。陰令逸之。諜歸告成，成大喜，期翌日來追。飛命土蓐食（一六）潛趨，遶嶺，未明已至太平場，破其砦。成據險拒飛。飛麾兵掩擊，賊大潰。成走據北藏嶺上梧關，遣將迎戰。飛不陳而鼓，士爭奮，奪二隘據之。成又自桂嶺置砦，至北藏嶺，連控隘道，親以衆十餘萬守蓬頭嶺。飛部才八千，一鼓登嶺，破其衆。成奔連州。飛謂張憲等曰：「成黨散去，追而殺之，則脅從者可憫。縱之，則復聚爲盜。今遣若等誅其酋而撫其衆，慎勿妄殺，累主上保民之仁。」於是憲自賀連，徐慶自邵道，王貴自郴桂，招降者二萬，與飛會連州，進兵追成。成走宣撫司降。時以盛夏行師瘴地，撫循有方，士無一人死癘者。嶺表平，授武安軍承宣使，屯江州。甫入境，安撫李回檄飛捕劇賊馬友，郝通，劉忠，李通，李宗亮，張式，皆平之。

三年春，召赴行在（一七）江西宣諭劉大中奏飛兵有紀律，人恃以安，今赴行在，恐盜復起，不果行。時虔吉盜連兵寇掠，循梅廣惠英韶南雄南安建昌汀邵武諸郡，帝乃專命飛平之。飛至虔州固石洞，賊彭友悉衆至雲都迎戰，躍馬馳突。飛麾兵卽馬上禽之，餘酋退保固石洞。洞高峻環水，止一徑可入。飛列騎山下，令皆持滿（一八），黎明遣死士疾馳登山。賊衆亂，棄山而下。騎兵圍之，賊呼甸（一九）命。飛令勿殺，受其降，授徐慶等方略捕諸郡餘賊，皆破降之。初以隆祐震驚之故，密旨令飛屠虔城，飛請誅首惡而赦脅從，不許。請至三四，帝乃曲赦，人感其德，繪像祠之。餘寇高聚張成犯袁州，飛遣王貴平之。秋入見，帝手書「精忠岳

飛」字製旗以賜之，授鎮南軍承宣使，江南西路沿江制置使又改神武後軍都統制，仍制置使，李山吳全吳錫李橫牛皋皆隸焉。

僞齊遣李成挾金人入侵，破襄陽唐鄧隨郢諸州及信陽軍。湖寇楊么亦與僞齊通，欲順流而下。李成又欲自江西陸行趨兩浙，與么會，帝命飛爲之備。四年，除兼荆南鄂岳州制置使。飛奏：「襄陽等六郡，爲恢復中原基本。今當先取六郡，以除心膂之病。李成遠遁，然後加兵湖湘，以殄羣盜。」帝以諭趙鼎，鼎曰：「知上流利害，無如飛者。」遂授黃復州，漢陽軍，德安府制置使。飛渡江中流，顧幕屬曰：「飛不禽賊，不涉此江。」抵郢州城下，僞將京超號萬人敵，乘城拒飛。飛鼓衆而登，超投崖死，復郢州。遣張憲徐慶復隨州。飛趣襄陽，李成迎戰，左臨襄江。飛笑曰：「步兵利險阻，騎兵利平曠。成左列騎江岸，右列步平地，雖衆十萬，何能爲？」舉鞭指王貴曰：「爾以長槍步卒擊其騎兵。」指牛皋曰：「爾以騎兵擊其步卒。」合戰，馬應槍而斃，後騎皆擁入江。步卒死者無數。成夜遁，復襄陽，劉豫益成兵，屯新野。飛與王萬夾擊之，連破其衆。飛奏：「金賊所愛，惟子女金帛，志已驕惰。劉豫僞爲，人心終不忘宋。如以精兵二十萬直擣中原，恢復故疆，誠易爲力。襄陽隨郢，地皆膏腴，苟行營田（二〇），其利爲厚。臣俟糧足，卽過江北勦，戮敵兵。」時方重深入之舉，而營田之義自是興矣。進兵鄧州，成與金將劉合李董列砦拒飛。飛遣王貴張憲掩擊，賊衆大潰，劉合李董僅以身免。賊黨高仲退保鄧城，飛引兵一鼓拔之，禽高仲復鄧州。帝聞之，喜曰：「朕素聞岳飛

行軍有紀律，未知能破敵如此。」又復唐州信陽軍，襄漢平，飛辭制置使，乞委重臣經畫荆襄，不許。趙鼎奏：「湖北鄂岳最爲上流要害，乞令飛屯鄂岳，不惟江西藉其聲勢，湖廣江浙亦獲安妥。」乃以隨郢唐鄧信陽並爲襄陽府路，隸飛。飛移屯鄂，授清遠軍節度使，湖北路荆襄潭州制置使，封武昌縣開國子。兀朮劉豫合兵圍廬州，帝手札命飛解圍。提兵趨廬，僞齊已驅甲騎五千偪城。飛張「岳」字旗與「精忠」旗，金兵一戰而潰。廬州平，飛奏：「襄陽等六郡人戶闕牛糧，乞量給官錢，免官私逋負（二二），州縣官以招集流亡爲殿最。」（二三）五年，入覲，封母國夫人，授飛鎮寧崇信軍節度使，湖北路荆襄潭州制置使，進封武昌郡開國侯，又除荆湖南北襄陽路置使，神武後軍都統制。

命招捕楊么。飛所部皆西北人，不習水戰。飛曰：「兵何常？顧用之何如耳。」先遣使招諭之。賊黨黃佐曰：「岳節使號令如山，若與之敵，萬無生理，不如往降。節使誠信，必善遇我。」遂降。飛表授佐武義大夫，單騎按其部，拊佐背曰：「子知逆順者，果能立功，封侯豈足道？欲復遣子至湖中視其可乘者禽之，可勸者招之，如何？」佐感泣，誓以死報。時張浚以都督軍事至潭，參政席益與浚語，疑飛玩寇，欲以聞，浚曰：「岳侯忠孝人也，兵有深機，胡可以言？」益慚而止。黃佐襲周倫砦，殺倫，禽其統制陳貴等，飛上其功，遷武功大夫。統制任士安不稟王璣令，軍以此無功。飛鞭士安，使餌賊。曰：「三日賊不平，斬汝。」士安宣言岳太尉兵二十萬至矣，賊見止，士安軍併力攻之。飛設伏，士安戰急，伏四起，擊賊，賊走。

會召浚還防，秋飛袖小圖示浚，浚欲俟來年議之。飛曰：『已有定畫，都督能少留，不八日可破賊。』浚曰：『何言之易。』飛曰：『王四廂以王師攻水寇則難，飛以水寇攻水寇則易，水戰我短彼長，以所短攻所長，所以難。若因敵將用敵兵，奪其手足之助，離其腹心之託，使孤立，而後以王師乘之，八日之內當俘諸酋。』浚許之，飛遂如鼎州，黃佐招楊欽來降。飛喜曰：『楊欽驍悍，既降，賊腹心潰矣。』表授欽武義大夫，禮遇甚厚，乃復遣歸湖中。兩日，欽說余端劉詵等降。飛詭罵欽曰：『賊不盡降，何來也？』杖之，復令入湖。是夜掩賊營降其衆數萬。么負固（二三）不服。方浮舟湖中以輪激水，其行如飛，旁置撞竿，官舟迎之輒碎。飛伐君山木爲巨筏，塞諸港汊（二四）。又以腐木亂草浮上流而下，擇水淺處，遣善罵者挑之，且行且罵。賊怒來追，則草木壅積，舟輪礙不行。飛亟遣兵擊之，賊奔港中，爲筏所拒。官軍乘筏張牛革以蔽矢石，舉巨木撞其舟，盡壞。么投水，牛皋禽斬之，飛入賊壘，餘酋驚曰：『何神也！』俱降。飛親行諸砦，慰撫之，縱老弱歸田，籍少壯爲軍，果八日而賊平。浚嘆曰：『岳侯神算也，』初賊恃其險曰：『欲犯我者，除是飛來。』至是人以其言爲讖。

獲賊舟千餘，鄂渚水軍爲沿江之冠。詔兼蘄黃制置使。飛以目疾乞辭軍事，不許，加檢校少保，進封公。還軍鄂州，除荆湖南北襄陽路招討使。六年，太行山忠義社梁興等百餘人慕飛義，率衆來歸。飛入覲，面陳：『襄陽自收復後，未置監司，州縣無以按察。』帝從之，以李若虛爲京西南路提舉，兼轉運提刑，又令湖北襄陽府路自知州通判以下賢否許飛得自黜陟。張

浚至江上會大帥獨稱飛與韓世忠可倚大事。命飛屯襄陽以窺中原，曰：『此君素志也。』飛移軍京西，改武勝定國軍節度使，除宣撫副使，置司襄陽，命往武昌調軍。居母憂，降制起復。飛扶櫬還廬山，連表乞終喪，不許。累詔趣起，乃就軍。又命宣府河東節制河北路，首遣王貴等攻虢州，下之，獲糧十五萬石，降其衆數萬。張浚曰：『飛措畫甚大，今已至伊洛，則太行一帶山砦，必有應者。』飛遣楊再興進兵至長水縣，再戰皆捷，中原響應。又遣人焚蔡州糧。

九月，劉豫遣子麟猊分道寇淮西。劉光世欲舍廬州，張俊欲棄盱眙，同奏召岳飛以兵東下，欲使飛當其鋒，而已得退保。張浚謂：『飛一動則襄漢何所制？』力沮其議。帝慮俊光世不足任，命飛東下。飛自破曹成，平楊么，凡六年，皆盛夏行師，致日疾。至是甚，聞詔，即日啓行，未至，麟敗，飛奏至，帝語趙鼎曰：『劉麟敗北，不足喜，諸將知尊朝廷爲可喜。』遂賜札言：『敵兵已去淮，卿不須進發，其或襄鄧陳蔡有機可乘，從長措置。』飛乃還軍。時僞齊屯兵窺唐州，飛遣王貴董先等破之，焚其營。奏圖蔡以取中原，不許，飛召貴等還。

七年，入見，帝從容問曰：『卿得良馬否？』飛曰：『臣有二馬，日啖芻豆數斗，飲泉一斛，然非清潔卽不受。介（二五）而馳，初不甚疾，比行百里，始奮迅，自午至酉，猶可二百里。褫（二六）鞍甲而不息（二七），不汗，若無事然。此其受大而不苟取，力裕而不求逞（二八），致遠之材也。不幸相繼以死。今所乘者？日不過數升，而秣不擇粟，飲不擇泉；攬轡未安，踴躍疾驅，甫百里力竭汗流，殆欲斃然，此其寡取易盈，好逞易窮，驕鈍之材也。』帝稱善曰：

『卿今議論極進。』拜太尉。繼除宣撫使兼營田大使。從幸建康，以王德瓊兵隸飛。詔諭德等曰：『聽飛號令，如朕親行。』飛數見帝，論恢復之略，又手疏言：

『金人所以立劉豫於河南，蓋欲荼毒中原，以中國攻中國，粘罕（二九）因得休兵觀釁。

臣欲陛下假臣日月，便則提兵趨京洛，據河陽陝府潼關，以號召五路叛將，叛將既還，遣王師前進，彼必棄汴而走，河北京畿陝右，可以盡復。然後分兵濬滑，經略兩河。如此則劉豫成擒，金人可滅，社稷長久之計，實在此舉。』

帝答曰：『有臣如此，顧復何憂？進止之機，朕不中制。』又詔至寢閣，命之曰：『中興之舉，一以委卿。』命節制光州。飛方圖大舉，會秦檜主和，遂不以德瓊兵隸飛。詔詣都督府與張浚議事。浚謂飛曰：『王德淮西軍所服，欲以爲都統，而命呂祉以督府參謀領之，如何？』飛曰：『德與瓊素不相下，一旦擢（三〇）之在上，則必爭。呂尙書不習軍旅，恐不足服衆。』浚曰：『張宣撫（三一）如何！』飛曰：『暴而寡謀，尤瓊所不服。』浚曰：『然則楊沂中爾。』飛曰：『沂中視事等爾，豈能馭此軍？』浚然（三二）曰：『浚固知非太尉不可。』飛曰：『都督以正問，飛不敢不盡其愚，豈以得兵爲念邪？』卽日上章，乞解兵柄，終喪服。以張憲攝軍事，步歸，廬母墓側。浚怒，奏以張宗元爲宣撫判官，監其軍。帝累趣飛還職，飛力辭。詔幕屬造廬以死請；凡六日，飛趨朝待罪。帝慰遣之。宗元還言，將和士銳，人懷忠孝，皆飛訓養所致。帝大悅。飛奏：『比者寢閣之命，咸謂聖斷已堅。何至今尙未決？臣願提

兵進討，順天道，固人心，以曲直爲老壯，以逆順爲強弱，萬全之效可必。」又奏：「錢塘僻在海隅，非用武地，願陛下建都上游，用漢光武故事，親率六軍，往來督戰，庶將士知聖意所向，人人用命。」未報，而鄴瓊叛。浚始悔。飛復奏：「願進屯淮甸，伺便擊瓊，期於破滅。」不許，詔駐師江州，爲淮浙援。飛知劉豫結粘罕，而兀朮惡劉豫，可以間而動。會軍中得兀朮謀者，飛陽責之曰：「汝非吾軍中人張斌耶？吾向遣汝至齊，約誘至四太子。汝往，不復來。吾繼使人問齊，已許我今冬以會合寇江爲名，致四太子於清河。汝所持書，竟不至，何背我耶？」謀冀緩死，卽詭服。乃作蠟書言與劉豫同謀誅兀朮事，因謂謀曰：「吾今貸汝，復遣至齊，問舉兵期。」剖股納書，戒勿泄。謀歸，以書示兀朮。兀朮大驚，馳白其主，遂廢豫。飛奏宜乘廢豫之際，擣其不備，長驅以取中原，不報。

八年，還軍鄂州，王庶視師江淮，飛與庶書：「今歲若不舉兵，當納節請閒，」庶甚壯之。秋赴行在，命詣資善堂見皇太子。飛退而喜曰：「社稷得人矣，中興基業，其在是乎？」會金遣使將歸河南地，飛言：「金人不可信；和好不可恃；相臣謀國不臧（三三）恐貽後世譏。」檜銜之。

九年，以復河南大赦。飛表謝。寓和議不便之意。有「唾手燕雲，復讎報國」之語。授開府，儀同三司，飛力辭，謂：「今日之事，可危而不可安，可憂而不可賀。可訓兵飭士，謹備不虞；而不可論功行賞，取笑敵人。」三詔不受，帝溫言獎諭，乃受。會遣士儂謁諸陵，飛請

以輕騎從酒掃，實欲觀釁以伐謀。又奏：『金人無事請和，此必有肘腋（三四）之虞。名以地歸我，實寄之也。』檜白帝，止其行。

十年，金人攻拱亳，劉錡告急，命飛馳援。飛遣張憲姚政赴之。帝賜札曰：『設施之方，一以委卿，朕不遙度。』飛乃遣王貴牛皋董先楊再興孟邦傑李寶等分布經略西京汝鄭潁昌陳曹光蔡諸郡。又命梁興渡河，糾合忠義社，取河東北州縣。又遣兵東援劉錡，西援郭浩，自以其軍長驅以闚（三五）中原。將發，密奏言：『先正國本，以安人心，然後不常厥居，以示無忘復讎之意。』帝得奏大褒其忠，授少保，河南府路陝西河東北路招討使，尋改河南北諸路招討使。未幾所遣諸將相繼奏捷，大軍在潁昌，諸將分道出戰，飛自以輕騎駐鄆城，兵勢甚銳，兀朮大懼。會龍虎大王議以爲諸帥易與，獨飛不可當，欲誘致其師，併力一戰。中外聞之大懼，詔飛審處自固。飛曰：『金人技窮矣，』乃日出挑戰，且罵之。兀朮怒，合龍虎大王蓋天大王與韓常之兵偪鄆城，飛遣子雲領騎兵直貫其陳。戒之曰：『不勝先斬汝。』鏖戰數十合，賊屍布野，初兀朮有勁軍皆重鎧，貫以韋索，三人爲聯，號拐子馬，官軍不能當。是役也，以萬五千騎來。飛戒步卒以麻札刀入陣，勿仰視，第斫馬足。拐子馬相連，一馬仆，二馬不能行。官軍奮擊，遂大敗之。兀朮大慟曰：『自海上起兵，皆以此勝，今已矣！』兀朮益兵來，部將王剛以五十騎覘敵，遇之，奮斬其將。飛時出視戰地，望見黃塵蔽天，自以四十騎突戰，敗之。方鄆城再捷，飛謂雲曰：『賊屢敗必還攻潁昌，汝宜速援王貴。』旣而兀朮果至，貴將遊奕雲

將背崑戰於城西，雲以騎兵八百挺前決戰，步軍張左右翼繼之，殺兀朮塔夏金吾副統軍黏罕索孛董，兀朮遁去。梁興等會太行忠義及兩河豪傑等累戰皆捷，中原大震。飛奏：『興等過河，人心願歸朝廷，金兵累敗，兀朮等皆令老少北去，正中興之機。』飛進軍朱仙鎮，距汴京四十里，與兀朮對壘而陳。遣驍將以背崑騎五百奮擊大破之，兀朮遁還汴京。飛檄陵臺，令行視諸陵，葺治之。

先是紹興五年，飛遣梁興等布德意，招結兩河豪傑，山砦韋銓孫謀等斂兵固堡以待王師，李通胡清李寶李興張恩孫祺等舉衆來歸。金人動息，山川險要，一時皆得其實。盡磁相開德澤潞晉絳汾隰之境，皆期日興兵，與官軍會。其所揭旗以『岳』爲號。父老百姓爭挽車牽牛，載糗（三六）糧以餽義軍，頂盆焚香迎候者充滿道路。自燕以南，金號令不行。兀朮欲簽軍以抗飛，河北無一人從者，乃歎曰：『自我起北方以來，未有如今日之挫衄。』（三七）金帥烏陵思謀素號桀黠（三八），亦不能制其下。但諭之曰：『毋輕動，俟岳家軍來卽降。』金統制王鎮，統領崔慶，將官李顯崔虎葉旺等皆率所部降。以至禁衛龍虎大王下乞查千戶高勇之屬，皆密受飛旗榜，自北方來降。金將軍韓常欲以五萬衆內附。飛大喜，語其下曰：『直抵黃龍府，（三九）與諸君痛飲爾，』方指日渡河，而檜欲畫淮以北棄之，風臺臣請班師。飛奏：『金人銳氣沮喪，盡棄輜重，疾走渡河，豪傑向風，士卒用命，時不再來，機難輕失。』檜知飛志銳不可回，乃先請張俊楊沂中等歸，而後言飛孤軍不可久留，乞令班師。一日奉十二金字牌，飛憤

惋泣下，東向再拜曰：『十年之力，廢於一旦。』飛班師，民遮馬慟哭，訴曰：『我等戴香盆運糧草以迎官軍，金人悉知之。相公去，我輩無噍類（四〇）矣。』飛亦悲泣，取詔示之曰：『吾不得擅留。』哭聲震野，飛留五日以待其徙。從而南者如市，亟奏以漢上六郡閒田處之。方兀朮棄汴去，有書生叩馬曰：『太子毋走，岳少保且退矣。』兀朮曰：『岳少保以五百騎破五十萬，京城日夜望其來，何謂可守？』生曰：『自古未有權臣在內，而大將能立功於外者。岳少保且不免，況欲成功乎？』兀朮悟，遂留。飛既歸，所得州縣旋復失之。飛力請解兵柄，不許，自廬入覲，帝問之，飛拜謝而已。

十一年，諜報金分道渡淮。飛請合諸師之兵破敵。兀朮韓常與龍虎大王疾驅至廬。帝趣飛應援，凡十七札。飛策金人舉國南來，巢穴必虛，若長驅京洛以擣之，彼必奔命，可坐而敵。時飛方苦寒嗽，力疾而行。又恐帝急於退敵，乃奏：『臣如擣虛，勢必得利。若以爲敵方在近，未暇遠圖，欲乞親至蘄黃，以議攻郤。』帝得奏大喜，賜札曰：『卿苦寒疾，乃爲朕行；國爾忘身，誰如卿者？』師至廬州，金兵望風而遁。飛還兵於舒，以俟命。帝又賜札，以飛小心恭謹，不專進退爲得體。兀朮破濠州，張浚駐軍黃連鎮，不敢進。楊沂中遇伏而敗，帝命飛救之。金人聞飛至，又遁。

時和議旣決，檜患飛異己。兀朮遺檜書曰：『汝朝夕以和請，而岳飛方爲河北圖，必殺飛始可和。』檜亦以飛不死終梗和議，已必及禍，故力謀殺之。以諫議大夫萬俟卨與飛有怨，

風高効飛，又風中丞何鑄侍御史羅汝楫交章彈論，大率謂今春金人攻淮西，飛略至舒，斬而不進。比與俊按兵淮上，又欲棄山陽而不守。飛累章請罷樞柄，尋還兩鎮節，充萬壽觀使奉朝請（四一），檜志末伸也。又諭張俊令劫王貴誘王俊誣告張憲謀還飛兵。檜遣使捕飛父子證張憲事。使者至，飛笑曰：『皇天后土，可表此心。』初命何鑄鞠（四二）之，飛裂裳以背示鑄，有『盡忠報國』四大字，深入膚理（四三）。既而閱實無左驗（四四），鑄明其無辜，改命万俟卨，高誣飛與憲書，令盧申探報，以動朝廷。雲與憲書令措置使飛還軍，言其書已焚。飛坐繫兩月，無可證者。或教高以臺章所指淮西事爲言。高喜白檜，簿錄（四五）飛家，取當時御札藏之以滅迹，又偁孫革等證飛受詔逗遛，命評事元龜年取行軍時日雜定之，傅會（四六）其獄。歲暮獄不成，檜手書小紙付獄，卽報飛死，時年三十九。雲棄市，籍（四七）家貲，徙家嶺南。幕屬于鵬等從坐者六人。初飛在獄，大理寺丞李若樸何彥猷大理卿薛仁輔並言飛無罪，高俱劾去。宗正卿士儂請以百口保飛，高亦劾之，竄死建州。布衣劉允上書訟飛冤，下棘寺（四八）以死。凡傅成其獄者皆遷轉有差。獄之將上也，韓世忠不平，詣檜詰其實，檜曰：『飛子雲與張憲書雖不明，其事體莫須有。』世忠曰：『莫須有三字何以服天下？』時洪皓在金國中，蠟書馳奏，以爲金人所畏服者惟飛，至以父呼之。諸曾聞其死，酌酒相賀。

飛至孝，母留河北，遣人求訪迎歸。母有痼（四九）疾，藥餌必親。母卒，水漿不入口者三日。家無姬侍，吳玠素服飛，願與交驥，飾名姝遺之。飛曰：『主上宵旰（五〇），豈大將安樂

時？』卻不受。玠益敬服。少豪飲，帝戒之曰：『卿異時到河朔乃可飲。』遂絕不飲。帝初爲飛營第，辭曰：『敵未滅，何以家爲？』或問：『天下何時太平？』飛曰：『文臣不愛錢，武臣不惜死，天下太平矣。』師每休舍（五二），課將士注坡（五二）跳壕，皆重鎧習之。子雲嘗習注坡，馬蹶，怒而鞭之。卒有取民麻一縷以束芻者，斬以徇。卒夜宿，民開門願納，無敢入者。軍號『凍死不拆屋，餓死不鹵掠。』（五三）卒有疾，躬爲調藥。諸將遠戍，遣妻問勞其家。死事者，哭之而育其孤，或以子婚其女。凡有頒犒，均給軍吏，秋毫不私。善以少擊衆；欲有所舉，盡召諸統制與謀；謀定而後戰，故有勝無敗。猝遇敵，不動。故敵爲之語曰：『撼山易，撼岳家軍難。』張浚嘗問用兵之術。曰：『仁智信勇嚴；闕一不可。』調軍食必蹙額曰：『東南民力，耗敝極矣！』荆湖平，募民營田，又爲屯田（五四），歲省漕運之半。帝手書曹操諸葛亮羊祜三事賜之。飛跋其後，獨指操爲姦賊，而鄙之，尤檜所惡也。張所死，飛感舊恩，鞠（五五）其子宗本，奏以官。李寶自楚來歸，韓世忠留之；寶痛哭，願歸飛。世忠以書來諭，（五六）飛復曰：『均爲國家，何分彼此？』世忠歎服。襄陽之役，詔世光爲援，六郡旣復，世光始至，飛奏先賞世光軍。好賢禮士，覽經史，雅歌（五七）投壺（五八），恂恂（五九）如書生。每辭官，必曰：『將士效力，飛何功之有？』然忠憤激烈，議論持正，不挫於人，卒以此得禍。檜死，議復飛官，万俟卨謂：『金方願和，一旦錄故將，疑天下心，不可。』及紹興末，金益猖獗，太學生程宏圖上書訟飛冤。詔飛家自便。初檜惡岳州同飛姓，改爲『純州，』至是仍

舊、中丞汪澈宣撫荆襄，故部曲合辭訟之，哭聲雷震。孝宗詔復飛官，以禮改葬，賜錢百萬。求其後，悉官之。建廟於鄂，號忠烈。淳熙六年，謚武穆。嘉定四年，追封鄂王。五子雲雷霖震霆。

雲，飛養子，年十二，從張憲戰，多得其力。軍中呼曰：「嬴官人。」飛征伐未嘗不與，數立奇功，飛輒隱之。每戰，以手握兩鐵椎，重八十斤，先諸軍登城。攻下隨州，又攻破鄧州。襄陽平，功在第一，飛不言。逾年，銓曹（六〇）辯之，始遷武翼郎。楊么平，功亦第一，又不上。張浚廉（六一）得其實，曰：「岳侯避寵榮，廉則廉矣，未得爲公也。」奏乞擢異數，（六二）飛力辭不受。嘗以特旨遷三資，飛辭曰：「士卒冒矢石，立奇功，始升一級。男雲遽躡（六三）崇資，何以服衆？」累表不受。潁昌大戰，無慮十數，出入行陳，體被百餘創，甲裳爲赤。以功遷忠州防禦使，飛又辭；命帶御器械，飛又力辭之。終左武大夫，提舉醴泉觀，死年二十三。孝宗初，與飛同復元官，以禮祔葬，贈安遠軍承宣使。雷、忠訓郎，閣門祇候，贈武略郎。霖、朝散大夫，敷文閣待制，贈大中大夫。初飛下獄，檜令親黨王會搜其家，得御札數篋，束之左藏南庫。霖請於孝宗，還之。霖子珂，以淮西十五御札辨驗彙次，凡出師應援之先後，皆可考。嘉定間，爲『籲天辨誣集』五卷，『天定錄』二卷，上之。震、朝奉大夫，提舉江南東路茶鹽公事。霆、修武郎，閣門祇候。

論曰：西漢而下，若韓彭絳灌（六四）之爲將，代不乏人。求其文武全器，仁智並施，如宋

岳飛者，一代豈多見哉？史稱關雲長通春秋左氏學，然未嘗見其文章。飛北伐，軍至汴梁之朱
僊鎮，有詔班師。飛自爲表答詔，忠義之言，流出肺腑，真有諸葛孔明之風（六五），而卒死於
秦檜之手。蓋飛與檜勢不兩立；使飛得志，則金讎可復，宋恥可雪；檜得志，則飛有死而已。
昔劉宋殺檀道濟（六六），道濟下獄，瞋目曰：「自壞汝萬里長城。」高宗忍自棄其中原，故忍
殺飛。嗚呼冤哉！嗚呼冤哉！

註釋（一）（相州）即今河南安陽縣治。（二）（孫吳）謂孫武吳起。世稱兵書，以孫吳司馬法爲首，即孫武吳起司
馬穰苴三人之書。（三）（宣和）宋徽宗年號。（四）（劉翰）宋崇安人，字仲偃，欽宗時累拜資政殿學士，京城不守，
遣使金營，金人命僕射館之僧舍，曰：「國相知君，今用君矣。」翰仰天大呼，沐浴更衣，酌酒而縊。翰，音夾。
（五）（康王）宋高宗名構，未爲帝時，封康王。（六）（陳）陳古作陳。（七）（勤王）以兵救援王室曰勤王。（八）（六軍）
周禮：「凡制軍，萬有二千五百人爲軍，王六軍，大國三軍，次國二軍，小國一軍。」（九）（欒枝）欒枝以敗荆，欒
枝，春秋晉成子，文公蒐於被廬，作三軍，趙衰讓枝爲卿，乃使枝將下軍。踰年，晉與楚（即荆）戰於城濮，旣陣，
枝使輿曳柴（曳柴起塵，詐爲祭走）而僞遁，楚師馳逐，原軫卻溱以中軍公族橫擊之，狐毛狐偃以上軍夾攻子西（楚
左軍將），楚師大潰。（一〇）（莫敖）莫敖楚官名，謂風瑕也。桓公十二年，楚伐絞，軍其南門，莫敖
曰：「絞小而輕，輕則寡謀，請無扞采樵者以誘之。」從之，絞人獲三十人。明日絞人爭出，驅楚役徒於山中，楚人
壘其北門，而覆諸山下，大敗之，爲城下之盟而還。按風瑕楚武王子，食采於屈，爲莫敖。（位次於令尹。）（一
一）（馮）古憑作馮，左傳：「君馮軾而覲之，得臣與寓自焉。」（一二）（殪）音翳，死也。左傳隱公九年：「前後擊
之，盡殪。」（一三）（瓌）音夔。（一四）（僞齊）劉豫宋阜城人，字彥游，世業農，豫始舉進士。建炎中，知濟南
府，納款於金，金人冊爲皇帝，國號大齊。（一五）（金字牌）夢溪筆談：「驛傳舊有三等，曰步遞馬遞急脚遞，急脚
遞最遠，日行四百里。熙寧中又有金字牌急脚遞，以木牌朱漆黃金字，光明炫目，過如飛電，望之者無不避路，日

行五百餘里。有軍前機速處分，則自御前發下。」(一六)(學食)左傳文公七年：「訓卒利兵，秣馬學食，潛師夜起。」杜注：「學食，早食於寢學也。」(一七)(行在)天子巡幸所居曰行在。(一八)(持滿)史記：「毅弓矢持滿。」言以矢加弦而引滿也。(一九)(句)音蓋，乞也，求也，亦作丐、句。漢書陳湯傳：「句貸無節。」(二〇)(營田)集流民，官給廩舍，使之爲官力田，曰營田。見通典。(二一)(遺負)拖欠也。左傳：「施舍寬民」註：「施恩惠，舍遺負。」(二二)(殿最)考課之等差也，上者爲最，下者爲殿。春秋繁露：「考試之法九分，三三列之，一爲最，五爲中，九爲殿。」(二三)(負固)謂負恃其險固也。周禮：「負固不服則侵之。」(二四)(汜)又去聲，水歧流也，如汜港。(二五)(介)甲也。左傳成公二年：「不介馬而馳之。」林註：「馬不被甲而馳晉師。」(二六)(禡)音值去聲，解也，脫也。(二七)(息)謂喘息也。(二八)(逞)增韻：「矜而自逞也。」(二九)(粘罕)續資治通鑑作宗翰，姓完顏，撒改子，本名粘沒喝，漢語訛爲粘罕。金太宗時，爲左副元帥，屢侵宋，攻克汴州。熙宗卽位，拜太保、尙書令，領三省事。卒封秦王，諡桓忠。(三〇)(擢)音幹，拔也。孟子公孫丑上：「宋人有閔其苗之不長而揠之者。」(三一)(張宣撫)指張俊，俊時爲江南東路宣撫使。(三二)(臆)音弗或勃，盛氣色也，怒也。孟子公孫丑上：「曾西絕然不悅曰。」(三三)(臧)善也。(三四)(肘腋)喻至近之地也。晉書：「寇發心腹，害起肘腋。」(三五)(闕)音瞰，親視也。(三六)(糗)起有切，乾糧也。尙書費誓：「時乃糗糧。」(三七)(勗)俗衄字，音忸，挫也。綱目集覽：「敗北曰衄。」(三八)(桀黠)性情凶狡也。(三九)(黃龍府)金之都城，故城在吉林農安縣。(四〇)(嚙類)嚙，嚼也。漢書：「襄城無嚙類。」註：「無復有活而嚙食者。」謂人民盡死也。(四一)(奉朝請)漢時外戚及將軍公卿列侯多奉朝請。奉朝請者，奉朝會請召而已。隋初罷之，別置朝請大夫朝請郎，爲文散官。歷代因之。(四二)(鞠)音菊，訊囚也，謂窮究其犯罪之情形也。(四三)(理)賸理也。膚肉之間爲賸理。(四四)(左驗)漢書楊惲傳：「左驗明白。」註：「左，證左也，言當時在其左右見此事者也。」(四五)(簿錄)猶言登記，謂籍錄其所有也。(四六)(傳會)與附會同。(四七)(籍)謂籍沒，言籍錄其所有而沒收之也。(四八)(棘寺)事文類聚：「大理稱棘寺，卿爲棘卿。」(四九)(痼)音顧，久病曰痼，本作痞。(五〇)(宵旰)謂宵衣旰食，天未明而衣，日既暮而食，言天子勤於政事也。唐書：「無宵旰之憂。」旰音幹，晚也。(五一)(休舍)舍，息也，

謂休息也。前漢書高祖紀：「遂西入咸陽，欲止宮休舍。」註：「師古曰：『舍，息也，於殿中休息也。』」
(二)〔注坡〕從斜坡上馳下也。(五三)〔鹵掠〕劫奪人之財物也。前漢書高帝紀：「所過無得鹵掠。」今作撈掠。
(五四)〔屯田〕以戍卒從事於墾植也。漢趙充國陳屯田十二便。——見本傳。(五五)〔鞠〕揚子方言：「養也，陳楚韓鄭之間曰鞠。」詩經小雅蓼莪：「父兮生我，母兮鞠我。」(五六)〔諗〕音審。詩經小雅四牡：「是用作歌，將母來諗。」毛傳：「諗，念也。」鄭箋：「告也。」(五七)〔雅歌〕後漢書祭遵傳：「對酒設樂，必雅歌投壺。」註：「雅歌謂歌雅詩也。」(五八)〔投壺〕古賓主燕飲時相與娛樂之事。設壺一，使賓主以次投矢於其中，勝者酌酒飲不勝者。禮記有投壺篇，言其制甚詳。(五九)〔恂恂〕信實貌。論語鄉黨：「孔子於鄉黨，恂恂如也，似不能言者。」
(六〇)〔銓曹〕曹猶今官署中之科長局長，銓曹掌文武官員之銓敘事項。(六一)〔廉〕察也，如廉按即察看之意，唐書郎餘令傳：「有爲浮屠者，積薪自焚，試廉按，果得其奸。」(六二)〔異數〕特別之禮遇，與尋常不同也。左傳莊公十八年：「王命諸侯，名位不同，禮亦異數，不以禮假人。」(六三)〔躡〕逾越也，謂不循次序，越級而進也。
(六四)〔韓彭絳灌〕謂韓信彭越周勃(封絳侯)灌嬰，皆漢功臣。(六五)〔諸葛孔明之風〕蜀漢諸葛亮有前後出師表，忠義之情，溢於言表，昔人有謂讀諸葛公出師表而不流涕者，其人必不忠，其情之至可知。(六六)〔檀道濟〕南北朝宋高平人，參建武軍事，遷太尉。武帝文帝時，屢立奇功，威名甚重，朝廷疑畏，收而誅之。道濟見收，怒目如炬，脫幘投地曰：「乃壞汝萬里長城！」

奉詔移僞齊檄

岳飛

契勘僞齊僭號，竊據汴京，舊忝臺臣(一)，累蒙任使，是宜執節效死，圖報國恩；乃敢背棄君父，無夫不行。以祖宗涵養之澤，翻爲仇怨；率華夏禮義之俗，甘事腥羶。紫色餘分，擬

亂正統，想其面目，何以臨人？方且妄圖襄漢（二）之行，欲窺川蜀之路，專犯不韙（三），自速誅夷。

我國家厄運已銷，中興在卽，天時旣順，人意悉諧，所在皆賈勇之夫，思共快不平之忿。今王師已盡壓淮泗，東過海沂，驛騎交馳，羽檄疊至，故我得兼收南陽（四）智謀之士，提大河（五）忠孝之人。仗義以行，乘時而動，金洋之兵出其西，荆湖之師繼其後。雖同心一德，足以吞彼國之梟羣；然三令五申，豈忍殘吾宋之赤子？爾應陷沒州縣官吏兵民等，元非本意，諒皆脇從，屈於賊威，歸逃無路。我今奉辭伐罪，拯溺蘇枯，惟務安集，秋毫無犯。儻能開門納款，肉袒（六）迎降，或願伺戈以前驅，或列壺漿而在道，自應悉仍舊貫（七），不改職業，盡除戎索（八），咸用漢條。如或執迷不悟，甘爲叛人，嗾桀犬以吠堯，冒獵師而哭虎，義當躬（九）行天罰，玉石俱焚，禍並宗親（一〇），辱及父祖，掛今日之逆黨，連千載之惡名。順逆二途，蚤（一一）宜擇處，兵戈旣逼，雖悔何追？謹連黃榜在前，各令知悉。

註釋（一）〔臺臣〕謂諫官也。（二）〔妄圖襄漢〕劉豫遣將李成南侵，陷湖北之襄陽、唐、鄧、隨、郢，及河南之信陽，岳飛收復之。（三）〔韙〕音偉，是也。左傳：『犯五不韙。』（四）〔南陽〕郡名，河南舊南陽府、湖北舊襄陽府之地。（五）〔大河〕黃河古祇稱河，亦稱大河。（六）〔肉袒〕去上衣，露肢體，意謂歸罪受刑戮，所以表其服順也。左傳：『鄭伯肉袒率羊以逆。』（七）〔貫〕事也。論語：『仍舊貫。』（八）〔戎索〕謂戎之法也。戎，借指金人。（九）〔躬〕親自爲之曰躬，如言事必躬親。（一〇）〔宗親〕同宗親屬之謂，卽同一祖宗所出之男系血統之謂也，知祖、父、子、孫、兄、弟、姊、妹、伯、叔等均屬之。（一一）〔蚤〕與早通。

廣德軍(一)金沙寺壁題記

岳飛

余駐大兵宜興，沿幹王事過此，陪僧僚謁金仙(二)，徘徊暫憩，遂擁鐵騎千餘長驅而往。然俟立奇功，殄醜虜，復三闕，迎二聖，使宋朝再振，中國安強，他時過此，得勒(三)金石，不勝快哉！建炎(四)四年四月十二日河朔岳飛題。

註釋 (一)〔廣德軍〕今安徽廣德縣。(二)〔金仙〕宋徽宗崇道教，改稱佛爲大覺金仙。(三)〔勒〕刻也。(四)〔建炎〕宋高宗年號。

五嶽祠銘

岳飛

自中原板蕩(一)，夷狄交侵，余發憤河朔(二)起自相臺(三)，總髮(四)從軍，歷二百餘戰，雖未能遠入夷荒(五)，洗蕩巢穴，亦且快國仇之萬一。今又提一旅孤軍，振起宜興建康之戰，一鼓敗虜，恨未能使匹馬不回耳。故且養兵休卒，蓄銳待敵，嗣當激厲士卒，功期再戰。北踰朔漠，喋血(六)虜廷，盡屠夷種，迎二聖(七)歸京闕，取故地歸版圖，朝廷無虞，主上奠枕(八)；余之願也。

註釋 (一)〔板蕩〕板與蕩均詩經大雅篇名，皆言厲王之無道者也。後沿用爲亂世之代辭。(二)〔河朔〕言黃河以北也。(三)〔相臺〕銅雀臺在相州，唐以後稱曰相臺。(四)〔總髮〕謂年幼也，年未及冠，總髮其髮，而結束之。(五)〔荒〕邊遠之地。(六)〔喋血〕血流貌。(七)〔二聖〕指徽欽二帝。(八)〔奠枕〕安枕也。

永州祁陽縣(二)大營驛題記

岳飛

權(二)湖南帥岳飛，被旨討賊曹成，自桂嶺(三)平蕩巢穴，二廣湖湘悉皆安妥。痛念二聖遠狩沙漠，天下靡寧，誓竭忠孝，賴社稷威靈，君相賢聖，他日掃清胡虜，復歸故國，迎兩宮還朝，寬天子宵旰之憂，此所志也，願蜂蟻之羣(四)，豈足爲功？過此因留于壁。紹興二年七月初七日。

註釋 (一)〔祁陽縣〕宋屬永州府，即今湖南祁陽縣。(二)〔權〕攝官曰權，今謂之署。(三)〔桂嶺〕明一統志：「在韶州府城西四十里，桂水所出，其山多桂，故名。」韶州府城，今廣東曲江縣。(四)〔蜂蟻之羣〕謂討平曹成也。

奏乞出師劄子

岳飛

起復太尉、武勝定國軍節度使、湖北京西路宣撫使兼營田大使臣岳飛劄子奏：臣自國家變故以來，起於白屋（一），從陛下於戎伍，實有致身報國復讎雪恥之心，幸憑社稷威靈，前後粗立薄効。陛下錄臣微勞，擢自布衣（二），曾未十年，官至太尉（三），品秩比三公，恩數視二府（四），又增重使名，宣撫諸路。臣一介賤微，寵榮超躐，（五）有踰涯分（六）。今者又蒙益臣軍馬，使濟恢圖，臣實何能？誤荷神聖之知如此。敢不晝度夜思，以圖報稱？

臣竊揣敵情，所以立劉豫於河南，而付之齊秦之地（七），蓋欲荼毒中原，以中國而攻中國，粘罕因得休兵養馬，觀釁乘隙，包藏不淺。臣謂不以此時稟陛下睿筭（八）妙略，以伐其謀，使劉豫父子隔絕五路叛將，還歸兩河，故地漸復，則金人之詭計日生，浸益難圖。然臣愚欲望陛下假臣日月，勿拘其淹（九）速，使敵莫測臣之舉措，萬一得便可入，則提兵直趨京洛，（一〇）據河陽（一一）陝府潼關以號召五路之叛將。叛將既還，王師前進，彼必捨汴都而走河北，京畿（一二）陝右可以盡復。至於京東（一三）諸郡，陛下付之韓世忠，張俊，亦可便下。臣然後分兵濬滑（一四），經略兩河，如此則劉豫父子斷必成擒，大遼有可立之形，金人有破滅之理。為陛下社稷長久無窮之計，實在此舉。假令汝潁陳蔡（一五）堅壁清野（一六），商於虢洛，（一七）分屯要害，進或無糧可因，攻或難於餽運。臣須斂兵還保上流，賊必追襲而南，臣俟其來，當率諸將或挫其銳，或待其疲。賊利速戰，不得所欲，勢必復還，臣當設伏邀其歸路，小入則小勝，大入則大勝，然後徐圖再舉。設若賊見上流進兵，併力以侵淮上，或分兵犯四川，

臣卽長驅擣其巢穴。賊困於奔命，勢窮力殫，縱今年未終平殄（一八），來歲必得所欲。陛下還歸舊京，或進都襄陽關中，唯陛下所擇也。

臣聞興師十萬，日費千金，內外騷動七十萬家，此豈細事？然古者命將出師，民不再役，糧不再籍，蓋慮周而用足也。今臣部曲，遠在上流，去朝廷數千里，平時每有糧食不足之憂，是以去秋臣兵深入陝洛，而在寨卒伍有饑餓而死者，臣故亟還，前功不遂，致使戰地陷僞，忠義之人，旋被屠殺，皆臣之罪。今日唯賴陛下戒勅，有司（一九）廣爲儲備，俾臣得一意靜慮，不以兵食亂其方寸，則謀定計審，方能濟此大事。異時迎還太上皇帝、寧德皇后梓宮，幸邀天眷以歸故國，使宗廟（二〇）再安，萬姓同歡，陛下高枕萬年，無北顧之憂，臣之志願畢矣。然後乞身歸田里；此臣夙夜所自許者。臣不勝拳拳（二一）孤忠，昧死一言。取進止。

註釋（一）〔白屋〕漢書：「士或起白屋而致三公。」注：「白屋者，白蓋之屋，以茅覆之，賤人所居。」（二）

〔布衣〕謂庶人也。鹽鐵論：「古者庶人耄老而後衣絲，其餘則僅麻枲，故曰布衣。」（三）〔太尉〕官名，掌武事，居三公之首。（四）〔二府〕宋以中書省、樞密院爲二府，文事出中書，武事出樞密。（五）〔超躐〕逾越也。躐，音獵。

（六）〔漚分〕猶本分也。（七）〔齊秦之地〕今山東省陝西省之地。（八）〔容筭〕音銳，深明也，通也，書經：「容作聖。」後人因頌揚人主曰容。筭，同算。（九）〔淹〕淹遲，遲緩也。（一〇）〔京洛〕卽洛陽。（一一）〔河陽〕今河南孟縣有河陽故城。（一二）〔京畿〕謂天子所都之地也。（一三）〔京東〕路名，宋置，其地東至海，西抵汴，南極淮

泗，北薄於河，卽河南之舊開封歸德二府，及山東黃河以南全境，南有江蘇之舊徐州府，治開封。（一四）〔潯滑〕潯州，今河南潯縣。滑州，今河南滑縣。（一五）〔汝潁陳蔡〕汝州，今河南臨汝縣。潁州，今安徽阜陽縣，其舊治也。陳州，其舊治爲今河南淮陽縣。蔡州，卽今河南汝南縣。（一六）〔堅壁清野〕兵家語，堅固壁壘，使不可攻；肅清原

野，使無所掠。(一七)(商於絳洛)商州，今陝西商縣。於陵，故城在山東長山縣西。絳，今河南陝縣。洛，洛陽也。(一八)(殄)填。上聲，盡也，絕也。(一九)(有司)官吏也，古代設官分職，事各有其專司，故謂之有司。(二〇)(宗廟)古天子諸侯祀其先人之所也。(二一)(拳拳)懇至之意，漢書：「不勝拳拳，不敢不盡愚心。」

奏乞本軍進討劉豫劄子

岳飛

太尉、武勝定國軍節度使、湖北京西路宣撫使兼營田大使臣岳飛劄子奏：賊豫逋誅，尙穴中土，(一)陵寢(二)乏祀，皇圖(三)偏安，陛下六飛(四)時巡，越在海際。天下之愚夫愚婦，莫不疾首痛心，願得伸鋤奮挺(五)以致死于敵；而陛下審重此舉，累年于茲，雖嘗分命將臣，鼎峙江漢，而皆僅令自守以待敵，不敢遠攻而求勝：是以天下忠憤之氣，日以沮喪，中原來蘇(六)之望，日以衰息。歲月益久，汙染漸深，趨向一背，不復可以轉移，此其利害，誠爲易見。

臣待罪閫外(七)不能宣國威靈，克殄小醜，致神州隔於王化，虜僞穴於宮闕，死有餘罪，敢逃司牧(八)之誅？陛下比者寢閣(九)之命，聖斷已堅，咸謂恢復之功，指日可冀，何至今日，尙未決策？北向臣願，因此上稟，成算不煩濟師，只以本軍進討，庶少塞繆官(一〇)之咎，以成陛下寤寐中興之志。順天之道，因民之情，以曲直爲壯老，以逆順爲強弱，萬全之

効，茲焉可必。惟陛下力斷而行之，不勝大願。區區臣子下情，昧死干冒天威，無任戰慄恐懼之至。取進止。

註釋 (一)〔尙穴中土〕謂胡人尙以中原國土作爲巢穴。(二)〔陵寢〕天子之墳墓也。(三)〔皇圖〕謂天子之版圖也。李賀詩：「皇圖跨四海。」(四)〔六飛〕天子之車駕六馬，六飛，謂六馬疾行若飛也。漢書：「陛下騎六馬。」(五)〔挺〕杖也。孟子：「可使制挺以撻秦楚之堅甲利兵矣。」(六)〔來蘇〕書經：「後予后，後來其蘇。」後，待也；后，君也；蘇，更生也；言君來則人民得更生也。(七)〔闔外〕闔，國門也，史記：「闔以內者寡人制之，闔以外者將軍制之。」故稱將兵者曰闔寄，言寄以闔外之事也。(八)〔司牧〕謂君也，左傳：「天生民而立之君，使司牧之。」牧，養也。(九)〔寢閣〕天子治事之所也。(一〇)〔鯀官〕鯀，音關，鯀魚也，釋名：「鯀，魚昆也，昆，明也，愁悒不寐，目恆鯀鯀然也，故其字從魚，魚目恆不閉者也。」陸游詩：「愁似鯀魚夜不眠。」

促北伐書

岳飛

軍務倥偬(一)，未遑修候。恭維台履(二)康吉，伐冀爲國自珍。近得諜報，知逆豫(三)既廢，虜倉卒未能鎮備。河洛之民，紛紛擾攘。若乘此興弔伐(四)之師，則克復中原，指日可期，真千載一機也。乃廟議(五)迄無定算，尙遲數月，事勢將不可知矣。竊維閣下素切不共(六)之憤，熟籌恢復之才，乞於上前，力贊俞旨(七)。則他日廓清(八)華夏，當推首庸(九)矣。輕瀆清嚴，不勝惶汗。(一〇)

註釋 (一)〔懷德〕事忙迫也。(二)〔台履〕三台，星名，古以比三公，故尊人之詞多用之，如台端，台甫。履，祿也，詩經：「福履綏之。」(三)〔逆孫〕劉豫，宋阜城人，趙炎中，知濟南，金人攻濟南，納款兀朮，遂徙知東平府，冊爲皇帝，國號大齊，都大名府。紹興中，遷都汴，分兵寇宋，師敗，被廢，僭號凡八年。(四)〔弔伐〕謂弔民伐罪。(五)〔廟議〕廟卽廟堂，謂朝廷之議。(六)〔不共〕禮記曲禮：「父之雉，弗與共戴天。」言雉之深，非汝死卽我死，不與共戴天也。(七)〔兪旨〕尙書堯典舜典多用「都」「兪」「吁」「咈」字，「都」「兪」表示許可，故稱帝王所允可爲兪允，允可之旨爲兪旨。(八)〔廓清〕猶言肅清。陸贄文：「一鼓而兇徒折北，再駕而京邑廓清。」(九)〔首庸〕庸，功也。晉語：「無功庸者，不敢居高位。」首庸，猶首功也。(一〇)〔惶汗〕惶恐至於出汗也。

奏論敵情節略

岳飛

北虜自靖康以來，以和款我者十餘年矣，不悟其姦，受禍至此。今復無事請和，此殆必有肘腋之虞，未能攻犯邊境；又劉豫初廢，藩籬空虛，故詭爲此耳。名以地歸我，然實寄之也。臣請量帶輕騎，隨二使祇謁陵寢，因以往觀敵釁。……

謝講和赦表

岳飛

武勝定國軍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湖北京西路宣奏院遞到赦書一道，臣已卽躬率統制、

統領、將佐、官屬等望闕宣讀訖。觀時制變，仰聖哲之宏規；善勝不爭，實帝王之妙算。念此艱難之久，姑從和好之宜。睿澤誕敷(一)，輿情胥悅，臣飛誠獻誠抃(二)，頓首頓首。

竊以婁敬獻言於漢帝(三)，魏絳發策於晉公(四)，皆盟墨未乾，顧口血猶在，俄驅南牧之馬，旋興北伐之師；蓋夷虜不情，犬羊無信，莫守金石之約，難充谿壑之求。圖暫安而解倒垂，猶之可也；願長慮而尊中國，豈其然乎？

恭惟皇帝陛下大德有容，神武不殺，體乾之健(五)，行巽之權(六)，務和衆以安民，迺無補於涓埃(九)；口誦詔書，面有慚於軍請。尙作聰明而過慮，徒懷猶豫而致疑，謂無事而施和者謀，恐卑辭而益幣者進(一〇)。臣願定謀于全勝，期收地於兩河，唾手燕雲，終欲復讎而報國，誓心天地，當令稽顙以稱藩。臣無任瞻天望聖激切屏營(一一)之至，謹奉表稱賀以聞。臣誠獻誠抃，頓首頓首，謹言。

註釋

(一)〔睿澤誕敷〕睿澤，謂天子之恩德也。誕，大也，書經：「誕告萬方。」敷，布也，書經：「文命敷於

四海。」(二)〔抃〕音弁，兩手相擊也，猶言鼓掌，如獻抃，抃舞。(三)〔婁敬獻言於漢帝〕婁敬，漢齊人，冒頓兵

彊，數苦北邊，高祖使敬往結和親約，還言秦中新破，請徙齊諸田，楚昭風景，燕韓趙魏後，及豪傑名家居關中，無事可以備胡。乃使敬徒所言十餘萬口。(四)〔魏絳發策於晉公〕魏絳，春秋晉大夫，晉悼公時，山戎無終子，納虎豹之皮以請和，絳因言和戎有五利，晉侯乃使絳盟諸戎。(五)〔體乾之健〕乾，卦名，天也。健，強有力也。(六)

(七)〔行巽之權〕巽，卦名，卑順也。權，經之對，道之常者爲經，反經合道曰權。孟子：「嫂溺援之以手者，權也。」

(七)(通)與乃同。(八)(闔)闔寄也，將兵者曰闔寄。(九)(涓埃)喻微末也，杜甫詩：「未有涓埃答聖朝。」(一〇)(恐卑辭而益幣者進)謂向金人自卑其辭而增益貨幣者，反能進身於君側。(一一)(屏營)惶恐也。國語：「屏營仿徨於山林之中。」

奏乞解軍務劄子

岳飛

武勝定國軍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湖北京西路宣撫使兼營田大使臣岳飛劄子奏：臣竊謂事君以能致其身爲忠，居官以知止不殆爲義，伏念臣受性愚戇，起家寒微，願在身官爵之崇，皆陛下識拔之賜。苟非木石，寧不自知？每誓粉骨糜身，以圖報稱。然臣叨冒已踰十載，而所施設未効寸長，不惟曠職之可羞，況乃微軀之負病。蓋自從事軍旅，疲耗精神，舊患目昏，新加脚弱，雖不辭於黽勉，恐有誤於使令，願乞身稍遂於退休，庶養痾漸獲於平愈。

比者修盟漠北，割地河南，旣不復於用兵，且無嫌於避事。伏望陛下俯昭誠悃，曲賜矜從，令臣解罷兵務，退處林泉，以歌詠陛下聖德，爲太平之散民，臣不勝幸甚。他日未填溝壑，復効犬馬之報，亦未爲晚。臣無任激切戰懼俟命之至。取進止。

岳忠武王集序

何燿

宋岳忠武王集八卷：曰奏疏、曰表、曰公牘、曰檄、曰跋、曰題記、曰書啓、曰詩詞。

十三篇與王之孫珂（二）經進家集，篇什多不類者，彰德（三）黃太守邦寧之所編次也。刻既成，太守自爲序，燭乃讀而歎曰：『美哉是舉！可以教忠，可以闡幽，其真有功於世者哉！』間嘗攷諸史冊，古元臣之諡『忠武』者，代不多見，而漢諸葛武侯、（三）宋岳鄂王爲最著。蓋其忠順勤勞，功定社稷，千載若合符節也。

侯已有集二十四篇，爲晉陳壽（四）所進，後人益以開府作牧等書，其板現行世者尙六七處，幾於家有其書矣。而侯定鼎之功，自子朱子（五）作綱目（六）後，亦大白於天下。

王之在宋也，不以文著，史雖稱其家貧力學，尤好左氏春秋（七），覽經史，恂恂（八）如書生，而撰述未聞。王之子霖（九）、孫珂，著金陀粹編及續編，爲王辨者極其精詳，王之文間附焉。復經進家集，備述搜訪舊聞參稽同異，彙次三萬六千一百七十四言，釐（一〇）爲十卷，缺其卷尾，以俟附益（一一）。夫以名父子竭數十年蒐羅之力，當無遺憾，而集仍未傳。明季歸安茅元儀（一二）纂王遺文，并王行軍禦敵之制繪爲圖，刻之浙，板復旋燬。嗟乎！王之集其有待於太守乎！

燭因之有感矣：當靖康建炎（一三）之難，金人以汴界張邦昌（一四），以齊界劉豫（一五），強師數十萬，震動中原，宋之亡岌岌矣；而王以忠憤應募，屢擒劇賊，所嚮必克。戰新鄉（一六）則有侯兆川（一七）太行山（一八）之捷；戰昨城則有黑龍潭汜水關竹蘆渡南薰門及清河

(一九)鐵路步六合(二〇)烏江(二一)之捷；與兀朮(二三)戰則敗之於假城(二三)，於臨穎，(二四)於穎昌，於朱仙鎮(二五)；皆王之功，表表(二六)在人耳目者。而廣德之戰，奏凱於宜興，而鎮江，而東清亭，而牛頭山(二七)，而新城(二八)靜安，獨提孤軍以制兀朮不得犯杭入常(二九)，而宋得乘時以收建康。及王恢復漢上六州，屯軍於鄂，雄據上流，控京洛，襟吳蜀，得建(三〇)瓴之勞，以扼東南之衝，使昌豫諸逆，不敢輕兵南嚮，而越州(三一)之根本固矣。夫金人之所不得逞志於宋者，獨以王在爾！苟無王，則宋之君臣，將奔走固圍(三二)之不暇，其能一日安於小朝廷耶？十年之力，廢於一旦，未成之功，人咸能爲王惜；而啓南宋百五十餘年之業，其功甚鉅，而人且不知。乾道(三三)二年定中興戰功計十三處，而又不及王，此燭所以讀王集而不禁長太息也。

今王集已行矣，忠肝義膽，流溢行間，屑玉碎珠，莫非至性，將見不脛而徧天下。讀之而肅然敬，惕然思，奮然起，忠君愛國之心，油然而興。古所云示民嚮以成教化者在是矣。然則太守之刻是編也，豈僅爲王發潛德之光歟？

燭又聞蘇軾(三四)之評武鄉侯也：公在後漢末，初未嘗欲以文章名，而開物成務(三五)之資，綜練名實(三六)之意，自見於言外。而陳壽已先謂其聲教遺言，皆經事綜物公誠之心，形諸文墨，足以知其人之意理，而有補於當世。世之得王集者，其卽移是言以求之，而王之爲王，昭昭若揭矣。抑更有請者：高宗良馬之對(三七)，淵淵乎有道之言，而「文臣不愛錢，

武臣不惜死」十字，尤可爲萬古之臣則，太守盍明著簡端，如隆中之對（三八）與寧靜澹泊諸語等，亦何不可？遂拜手稽首而爲之序。

乾隆三十有五年，歲在庚寅，夏四月中澣，河南布政使，山陰何燭敬撰，并書。

註釋（一）〔珂〕岳飛孫，霖之子，寧宗朝權發遣嘉興軍府，兼管內勤農事，有惠政。嘗居郡治西北金陀坊，痛其祖飛爲秦檜所害，作金陀粹編，嘉定間又爲籲天辯誣集五卷，天定錄二卷上之。（二）〔彰德〕府名，古相州，岳飛故里今河南安陽縣其舊治也。（三）〔諸葛武鄉侯〕諸葛亮，三國蜀相，封武鄉侯，諡忠武。（四）〔陳壽〕晉安漢人，撰三國志，其書以魏爲正統，宋以後人多非之。（五）〔朱子〕宋朱熹淳祐時從祀孔廟，清康熙中升位於十哲之次，故稱朱子。（六）〔綱目〕通鑑綱目之略稱，朱熹因司馬光通鑑，而作綱目，仿春秋之例，以綱爲經，以目爲傳，授其門人趙師淵成之。（七）〔左氏春秋〕春秋，本魯史記之名，孔子刪定之，自魯隱公元年，至魯哀公十四年，凡十二公，二百四十二年，編年之史也。傳春秋者，有公羊、穀梁左氏三家。左氏，左丘明也，魯之太史。（八）〔恂恂〕信實之貌。論語：「孔子於鄉黨，恂恂如也。」（九）〔霖〕岳霖，飛三子，任朝散大夫，敷文閣待制，卒贈太中大夫。初飛下獄，秦檜令親黨王會搜其家，得御札數篋，束之左藏南庫，霖請於孝宗還之。（一〇）〔盤〕理也。（一一）〔附益〕增益也。（一二）〔歸安茅元儀〕歸安，今浙江吳興縣。茅元儀，明崇禎中佐孫承宗軍務，歷官副總兵，守覽華島，旋以兵譴遣戍漳浦。邊事急，請募死士勤王，爲庸奸所忌，悲憤而死。（一三）〔靖康建炎〕靖康，宋欽宗年號。建炎，南宋高宗年號。（一四）〔張邦昌〕宋人累官太宰，靖康初，金人陷汴京，執二帝北去，册立邦昌爲楚帝。（一五）〔劉豫〕宋人，金兵南侵，豫知濟南府，縋城納款，金徒豫知東平府，充京東西淮南等路安撫使，建炎四年，册爲皇帝，國號大齊。（一六）〔新鄉〕今河南新鄉縣。（一七）〔侯兆川〕亦曰侯趙川，在河南輝縣西北，有關，重山四障，險隘天成，岳飛敗金兵於此。（一八）〔太行山〕亦曰五行山，連亘舊河南、山西及河北三省邊界。（一九）〔清河〕今江蘇淮陰縣。（二〇）〔六合〕縣名，屬江蘇。（二一）〔烏江〕水名，在安徽和縣東北四十里。（二二）〔元尤〕姓完

顏，金太祖之第四子，屢侵宋。（二二二）〔鄆城〕今河南鄆城縣。（二二四）〔臨穎〕今河南臨穎縣。（二二五）〔朱仙鎮〕地名，在河南開封縣西南，爲中國四大鎮之一。（二二六）〔表表〕偉異之稱。韓愈文：『富貴無能，磨滅誰紀？子之自著，表表愈偉。』（二二七）〔牛頭山〕在南京城南，元和志：『山有二峯，東西相對，名曰雙闕。』岳飛設伏敗金兀朮於此。（二二八）〔新城〕縣名，宋置，今江西黎川縣。（二二九）〔常〕常州，今江蘇武進縣。（三〇〇）〔建瓪〕史記：『晉猶居高屋之上建瓪水也。』注：『瓪，盛水瓶也，居高屋之上而翻瓪水，言其向下之勢易也。』瓪，音零。（三〇一）〔越州〕今浙江紹興縣。（三〇二）〔固圍〕圍，邊境也，左傳：『亦聊以固吾圍也。』（三〇三）〔乾道〕宋孝宗年號。（三四）〔蘇軾〕宋人，字子瞻，號東坡居士，工文章，縱橫奔放，雄視百世，詩飄逸不羣，書畫亦有名。（三五）〔開物成務〕易繫辭：『夫易，開物成務，冒天下之道，如斯而已者也。』注：『言易通萬物之志，成天下之務。』（三六）〔綜練名寶〕『練』應作『核』，或作『覈。』漢書：『孝宣之治，信賞必罰，綜核名寶。』謂既有其名，必求其實際，綜聚而考核之也。（三七）〔良馬之對〕高宗問岳飛：『卿得良馬否？』岳飛答謂有二馬，其一日食數斗，其馳初不甚疾，行百里，始奮迅，所謂『力裕而不求逞，致遠之材也；』其一日食不過數升，其馳初甚疾，行甫百里則力竭汗流，所謂『好逞易窮，驚鈍之材也。』見本傳。（三八）〔隆中之對〕隆中在襄陽城西二十里，諸葛亮躬耕於此。劉備三顧茅廬，謂欲伸大義於天下，詢亮『君謂計將安出？』亮對曰：『曹操挾天子以令諸侯，此誠不可與爭鋒；孫權國險民附，可與爲援而不可圖；荊州爲用武國，其主不能守，殆天所以資將軍也。益州險塞，若跨有荆益，則霸業可成。』

作者小傳 何焯，清浙江山陰人，字謙之。雍正間以州司同投效江南河工，乾隆間累官河南巡撫，加總督銜，兼管河務，歷官數十年，與河務相終始，於河道機宜，尤稱諳熟。卒謚恭惠。

岳忠武王集序

楊敬素

宋岳武王功烈彪炳(一)，軒揭(二)天地，人多知其功之大且奇，惜其不成而卒死於賊臣之手。至其原本忠孝，百折不回，小夫孺子庸(三)有不能遍觀而盡識者，況其外之文乎？夫以王之德在倫常(四)，功扶社稷，爲宋朝不可少一，千古不可多見之人。即使其椎魯(五)少文，猶合于孔門必謂之學之義；乃夷(六)考其文，又復彬彬(七)若是，豈非間氣(八)所鍾備三不朽(九)者耶？

考王之年譜，弱冠從戎，中更百戰，枕戈待旦，啓處不遑(一〇)，非有批吟之勤，得諸師友之益。卽本傳所稱少孤力學，自受書至應募纔十餘年耳，何各體具美如是？或謂王身都貴顯，其幕下豈無名宿如陳琳(一一)阮瑀(一二)其人者？不知王之文不加雕繪，不侈淹洽，(一三)獨由忠孝奮發，一片血忱，此豈他人所能代其披瀝(一四)耶？

王之生平，實與諸葛武侯相近，故改諡從同。而文亦相似；其元年上書及乞復襄陽、謝議和赦表卽出師(一五)之二表也；其定曹成，殲楊么，卽五月渡瀘(一六)之書也；其畫守營田，卽汧渭之雜耕(一七)也。王之忠蓋(一八)韜略，(一九)不減孔明，而神勇直前，不失一算且過之。特其遭逢宋高，更不逮後主(二〇)遠甚。向使高宗拱手聽命於鄂王如劉禪之于武侯，委寄數十年而不以讒人間之，何仇不復？何功不成？雖萬被戮，豈有悔哉？

說者又疑王陸陳建儲，口斥時宰，疑王若不善居功者；不知王之文和平剴切(二一)，晉秩(二二)則屢讓，加恩則屢辭，母喪則求終制(二三)，和成則求解兵，章奏具在，何嘗不巽以行

權（二四）？而卒聽命讎敵，自壞長城（二五），此賊臣之罪，所以上通於天，歷劫而不可刊滅者也。明之邱瓊山乃疑王未必能恢復，秦檜之和議，保全無限生靈，嗚呼！其謬鑿（二六）尙忍言耶？

閩中黃太守來治于相湯陰，王故里也，既新其廟貌，又哀刻其全文，俾王之忠孝神武，繼悉畢彰。後之讀是編者，頑廉懦立，事君事父之心，油然而生焉，其所裨益者大矣。于是請敍而并識其景仰之意，是爲序。

乾隆（二七）三十五年，歲次庚寅，夏四月既望，河南按察使甘泉楊敬素敬撰。

註釋（一）〔彪炳〕光彩煥發貌，左思賦：「符采彪炳。」（二）〔軒揭〕高揭也。（三）〔庸〕常也。（四）〔倫常〕

君臣、父子、夫婦、昆弟、朋友爲五倫。（五）〔椎魯〕鈍也。蘇軾文：「其力耕以奉上，皆椎魯無能爲者。」（六）

〔夷〕語助辭，孟子：「夷考其行而不掩焉者也。」（七）〔彬彬〕文質備也。論語：「文質彬彬。」（八）〔間氣〕舊說

以蔡傑間世一出，闕乎特殊之氣運，謂之間氣。春秋演孔圖：「正氣爲帝，間氣爲臣，秀氣爲人。」（九）〔三不朽〕

〔立傳〕：「大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雖久不廢，此之謂不朽。」（一〇）〔啓處不遂〕詩經：「不遘啓

處，獯狁之故。」箋：「啓，跪也。」言行役在外，無閒暇之時可以安處也。（一一）〔陳琳〕三國魏人，初爲何進主

簿，後歸袁紹，嘗爲紹移書曹操，數其罪狀，操先苦頭風，是日疾發臥，讀琳所作，翕然起曰：「此愈我病。」紹

敗，歸操，愛其才而不咎，以爲記室，軍國書檄，多出琳手。（一二）〔阮瑀〕三國魏人，曹操以爲司空軍謀祭酒，管

記室，凡書檄多出其手。（一三）〔淹洽〕淹博詳洽也。（一四）〔披瀝〕司馬光文：「雖訪問所不及，猶將披肝瀝膽，

以效其區區之忠。」（一五）〔出師〕諸葛亮於建興五年六年兩次北伐討魏所上疏，文選擬題爲前出師表，後出師表。

（一六）〔五月渡瀘〕前出師表中語。瀘水，源出雲南石屏山，東流入盤江。南夷孟獲反，建興三年二月亮出兵南征，十

擒孟獲，七月，盡平滇南諸郡。(一七)〔汧渭之雜耕〕亮伐魏，屯軍五丈原〔陝西郿縣境〕，分兵屯田渭濱，爲久住計。渭水源出甘肅渭源縣，經陝西至潼關入黃河。汧水源出陝西隴縣，東南流合北河東注於渭。(一八)〔忠藎〕盡忠國事曰忠藎。(一九)〔韜略〕六韜、三略皆兵書，故謂用兵之謀略曰韜略。(二〇)〔後主〕蜀漢昭烈帝子，名禪，帝襲位，諸葛亮受昭烈帝遺詔輔政，後主信任不疑，國大治。(二一)〔剗切〕謂切中事理。剗，音該，亦讀去聲。(二二)〔晉秩〕晉，進也。秩，職也，官也，謂官職之品級。(二三)〔終制〕終三年之喪也。(二四)〔巽以行權〕巽，卦名，卑順也。權，經之對，道之常者爲經，反經合道曰權。(二五)〔自壞長城〕南北朝宋檀道濟，武帝文帝時屢立奇功，威名甚重，朝廷疑畏，收誅之，道濟見收，脫幘投地曰：「乃壞汝萬里長城！」(二六)〔謬鑿〕謬，差誤也；鑿，音麗，達也。(二七)〔乾隆〕清高宗年號。

創建精忠廟碑記

黃邦寧

國之有忠義，猶天地之有元氣(一)也；天地非元氣不運，國非忠義不立。彼其所以繫星辰，行日月，載華嶽，振河海者惟元氣，元氣在則雖時有損蝕騫(二)溢之變，而終不易乎常運；所以安社稷尊主庇民惟忠義，忠義在則雖時有寇難禍亂之虞，而可以揀(三)乎滅亡。然天地之主以道，國之主以人，道無私而人多慾，故天地不自害其元氣，而國有自害其忠義者。至要其終，則亦有萬世之公論存焉，如宋岳鄂武穆王之事是已。

當夫徵欽之既北狩，而高宗南渡也，華風幾淪，戎禍方熾，不翅天柱崩而地維折(四)，宋

之不亡僅如一綫之屬族(五)，國無其人，誰與復立？王於時奮自徒步，應募而起，歷裨校至大將，小戰百餘，大戰數十，鋒不少挫而益勁，遂平南北羣盜，傾僞齊以蹙金人。蓋王之忠義勇智，皆得之天，非矯僞而爲者，故能終始以恢復爲己任。才與志副，名與實稱，南渡以來，一人而已。

當是時女真(六)幾滅，中原幾復，奈何主蔽于奸，忘讎忍恥，自棄其土，而不能建中興之大功！此則宋之不幸，中國之不幸，而豈獨王之不幸哉？

論者謂方鄜城戰勝，進軍朱仙鎮，兀朮將棄洛遁，而詔趙班師，使王以「將在軍，君命有所不受」之義，堅執北伐，乘屢捷之勢，逼技窮之寇而滅之，盡收故疆，措置已定，然後奏凱旋師，側身謝罪，願不愈于束手就俘(七)，而志不得伸耶？此亦一義，然未得其當也。夫將不專制久矣，惟漢趙充國(八)之破西羌，嘗違詔而伸己策，以上有孝宣(九)之明，下有魏相(一〇)之忠與協耳。不然，則必如孔明之受託昭烈，桓溫(一一)劉裕(一二)之專制晉權，乃可以拜表而卽行。彼高宗之去孝宣遠矣，又濟之以奸檜之賊，王既無孔明君臣之契，而裕又非王之所肯爲者，此其所以寧死而不專制也歟？嗚呼！於此益可以見王忠義之誠矣。是以宋及今天下之人，所以扼腕傷嘆，聲其害王者之罪，而誦王之烈不已，非所謂公論之存于萬世者乎？

歲己巳(一三)之八月，皇帝初卽位，以統幕師，憂上皇未復，寇方內逼，(一四)乃命侍講

臣理等十有五人，分鎮要地，遏亂略，糾義旅，以爲京師聲援。而臣理實來彰德，彰、古相州也，湯陰爲其屬邑，邑之周流社，王之生地也，間因行縣至焉。既臨祭王之父祖墓而封守之，乃集郡縣僚吏師生父老於庭而諭之忠義，因及王之祠事，皆喜躍願效力。其明年春，理以召還，乃具列王之功於禮當祀者以聞，詔可。祠既成，勅賜榜曰『精忠之廟』，而俾有司春秋祭享如制。于是書其事于麗牲（一五）之碑，而識其相事者之職名于碑陰。又爲迎送神之辭，使歌以侑享，既以慰王之靈於冥漠，且以爲天下忠義之勸云。其辭曰：

王歸來兮毋夷猶！寧不懷兮舊邱？昔仗劍兮南游，刷國恥兮復君讎。王之烈兮蓋九州，羌（一六）彼姦兮忠是仇（一七）。神胡爲兮滯留？駕風鵬兮騁雲虬（一八）。媿（一九）鄉邑兮少休，罌（二〇）有醴（二一）兮俎（二二）有羞，燕享兮春與秋。王將去兮之何方？胡不睠（二三）兮故鄉？爰（二四）弭節（二五）兮迴旌，肆（二六）容與（二七）兮翺翔，肅羽騎（二八）兮成行，彎強弧（二九）兮射天狼（三〇）。福我民兮佑我皇，干戈載戢（三一）兮無水旱傷。蜀（三二）我祀兮烝與嘗（三三）。江之南兮河之北，往復還兮樂未央。

註釋（一）（元氣）大化之氣。白虎通：『地者，元氣所生，萬物之祖。』（二）（窳）虧也。（三）（揀）與救同。

漢書：『將以採溢扶衰。』（四）（天柱崩而地維折）博物志：『共工氏觸不周之山，折天柱，絕地維。』神異經：『崑崙之山有銅柱焉，其高入天，所謂天柱也，圍三千里，周圍如削。』地維，地之四維也，古人謂地形爲方，故有此語。（五）（旒）冕旒，以絲繩貫玉垂冕前後也。（六）（女貞）種族名，金爲女貞族。（七）（修）通戮。（八）（趙充國）漢武帝時破匈奴有功，宣帝時，羌人叛，充國年已七十餘，馳至金城，圖上方略，因以破羌。（九）（孝宣）漢

宣帝，武帝之孫，養於民間，具知閭里姦邪及吏治得失，卽位後勵精圖治，魏相、丙吉、黃霸、于定國等相繼爲相，兩漢吏治，莫盛於此。置西域都護，漢威遂遠及西北諸國。(一〇〇)〔魏相〕宣帝勵精圖治，名實并核，相爲承相，總領衆職，與丙吉同心輔政，帝並重之。(一一)〔桓溫〕晉人，初拜駙馬都尉，定蜀，攻前秦，破姚襄，威權日盛，官至大司馬。嘗曰：『男子不能流芳百世，亦當遺臭萬年。』尋北伐，與前燕慕容垂戰於枋頭，大敗，還建康，廢帝突，立簡文帝，陰謀篡奪，威勢翕赫，尋以疾卒。(一二)〔劉裕〕初仕晉爲下邳太守，討孫恩、盧循、桓玄有功，封晉公。又滅南燕、後燕、蜀、秦諸國，遂自爲相國，進王爵。信讖語，急欲受禪，乃弑安帝立恭帝，一年卽篡位，是爲南朝宋武帝。恭帝旣封零陵王，尋復弑之。(一三)〔呂巳〕清高宗乾隆一四年。(一四)〔寇方內僞〕乾隆十二年四川金川土司莎羅奔、索諾木作亂，十四年平之。(一五)〔麗牲〕麗，繫也，禮記：『君牽牲，旣入廟門，麗於碑。』(一六)〔羌〕俗羌字，語辭也，楚辭：『羌內恕己以量人兮。』(一七)〔吠〕音尤，犬吠也。(一八)〔虬〕同蚪，讀如求，龍子有角者。(一九)〔媿〕同眷，愛顧也。(二〇)〔罕〕皆啞切，音賈，禮器，爵類。(二一)〔醴〕甜酒也。釋名：『醴之一宿而成醴，有酒味而已也。』(二二)〔俎〕禮器，古祭祀燕享，用以薦牲者，以木爲架而漆飾之。(二三)〔醴〕同眷，又音權，劉向九嘆：『思念鄢路兮還願瞻瞻，流涕交集兮泣下漣漣。』(二四)〔爰〕引辭，猶於是之意。(二五)〔弭節〕楚辭：『吾令羲和弭節兮。』猶言駐節。(二六)〔肆〕語辭，遂也。(二七)〔容與〕閑暇自得之貌。史記：『楚王乃弭節裝回，翱翔容與。』(二八)〔羽騎〕何遜詩：『長安美少年，羽騎暮連翩。』(二九)〔弧〕木弓也。(三〇)〔天狼〕星名，楚辭：『舉長矢兮射天狼。』按天狼爲恆星之最近地者。(三一)〔干戈載戢〕詩經：『載戢干戈，』戢，語助辭，則也。戢，收藏兵器也。(三二)〔錫〕音消，潔也。(三三)〔烝與嘗〕烝，嘗，祭名，禮：『春曰禴，夏曰禘，秋曰嘗，冬曰烝。』

交印 (如是觀之一劑)

張大復

(二小軍引生上)

生 (引) 一生落魄，忠孝平生樂，問丹心幾時歸着。

伏櫪(一)悲鳴意不窮，相逢伯樂(二)馬羣空；平生莫恨無知己，英雄自古識英雄。下官姓岳名飛，字鵬舉，相州湯陰人也。忝中武科狀元，除授江南遊擊。向在張招討麾下，今歸宗留守轅門，聞得元帥有恙，特到轅門問安。來！

(軍應)

打導到轅門。

(軍應)

軍 這裏是了。

生 通報。

軍 那位爺在？

(末嗽上)

末 巍巍元帥府，團團將士營。什麼人？

軍 岳爺拜。

末 吓，岳將軍請了。

生 請了。聞得元帥有恙，特來問安。有手本相煩稟報。

末 請到營房少坐。待帥爺起身，與你傳稟便了。

(末下)

生 來。你們回衙去。若有緊要事情，速來報我。

(軍應下)

正是，英雄自恨英名事，心病還將心藥醫。

(生下，丑扶外上)

丑 帥爺出堂！

(引)心事將誰託？這幾日愁心越覺。白髮冲冠，丹心如昨。未審孤臣，怎生着落。

主暗臣庸天地陰，羽書烽火動人心。胡虜未滅身先死，常使英雄淚滿襟。我宗澤，官拜東京留守。只爲朝廷權奸接踵，盜賊生發。蒙恩命我出鎮荆湖。雖授節鉞(三)之隆，實爲疎遠之計。幸喜我提兵到此，烽煙無警，前在張招討麾下，新得一將，姓岳名飛。我見他儀表非俗，常與他談論。聽他忠信大義，事事可嘉。我想朝中得此一二之輩，吓，何患那金人跋扈(四)哉！

(嗽介)

傳中軍！

吓！中軍官呢？

(末暗上)

在！

丑 帥爺傳！

(末應)

末 帥爺在上，中軍叩頭。

丑 請。

末 問安。

丑 免。

外 中軍！

(末應)

我連日臥病，不曾升堂理事。一應大小事情，不許通報。倘有緊急軍情，速來回我。

末 是！遊擊岳飛問安手本呈上。

外 領進來。

(末應，外介)

我正在此想他，他到來了。

末 岳將軍呢？岳將軍呢？

生在。

末帥爺傳！

生有勞。

(末下)

欲呈醫國手，須識病根源。元帥在上，小將岳飛稟參。

丑請。

生問安。

丑免。

外何須行此禮！看坐！

(丑應)

生元帥在上，小將怎敢坐！

外多承你來看我，那有不坐之理。把椅兒上些！

丑吓！

生夠了！

外再上些！

丑吓！

生 夠了！

(外怒介)

外 噯，這裏來！

丑 吓！

生 多謝元帥！

丑 點茶！

(丑下)

生 元帥貴恙痊愈否？

外 怎能夠好！

生 請問元帥貴恙從何而起？

外 鵬舉，你道我的病呵。

〔高陽台〕只爲義重身輕，愁真神失，丹心晝夜熱極。

(生介)

生 請自寬心！

外 積怒邪風，怕乘虛早晚徹入。

(生介)

生 還該請醫調治。

外 悲噎。目前恨無醫國手，我病膏肓（五），料非藥石。只除是民安國泰，便是九還一粒。

（淨上）

淨 報。萬騎胡兒入帝京，羽書飛報進軍營。將軍縱有回天力，此際應難定太平。來此已是帥府轅門。門上那位爺在？呔，門上那位爺在？

（末上）

末 咄，什麼人大呼小叫！

淨 爺，邊上夜不收報緊急事情的！

末 候着。啓元帥，邊上夜不收報緊急軍情要見。

外 着他進來。

末 是——夜不收呢？

淨 在！

末 帥爺傳！

淨 吓！

末 咄！報！

淨 吓！夜不收告進。爺在上，夜不收叩頭。

外 夜不收，着你打探軍情，怎麼樣了？

淨 阿呀，爺！

生 咄，元帥有恙，低聲些！

淨 吓，爺，不好了！那兀朮打破潼關，飛渡黃河，直抵汴京，事在危迫了！
外 怎麼講？

淨 阿呀，爺！那兀朮打破潼關，飛渡黃河，直抵汴京，事在危迫了！

外 吓，起來講！

淨 吓，爺聽稟。

（前腔）即日胡馬長驅，看花洛苑，一片鬼號神泣。

外 可有人與他抵敵？

淨 誰敢與他抵敵？

靴踢城崩，不費半毫人力。

外 那些文武百官，便怎麼樣？

淨 那些文武百官呵。

安逸。或降或走，文共武，止留得趙官家孤立。

外 城中百姓如何了？

淨 城中百姓也有燒，也有殺，慘不可言。

那汴京城，三宮六院，盡皆空壁。

外 那兀朮破城之後便怎麼？

淨 那兀朮破城之後他就飛檄。

外 飛什麼檄？

淨 要二聖出城議和。

外 可曾出去？

淨 怎敢不去！

只得親詣軍前，偷安宗廟，羈留至今不出。妃后宮僚俘囚，百不存一。

外 二聖在金營作何勾留？

淨 二聖在金營慘不可言。

絕食。青衣侍酒爲隸僕，官道上軍民號泣。

外 可有勤王？

淨 那有勤王！人人袖手傍觀無策。

外 沒有勤王？

淨 沒有勤王！

外 二聖在金營受苦？

淨 二聖在金營受苦。

外 阿呀！

生 咄！再去打聽。

(淨應，上馬)

淨 嚙，馬來！

(下)

生 元帥醒來，元帥甦醒！

(外醒介)

外 驟聞言。

(紅衲襖) 日月昏，天地翻，不由人不煎攢，心魂魄散！

我好恨也！

生 敢是恨小將不能分憂殺賊？

外 非也！

恨金酋恁猖狂，肆禍殘，把中原人看得來不在眼。

生 元帥請自保重！

外 鵬舉，你道此事從何而起？

生 小將不知。

外 嚇，這裏是蔡京（六）童貫（七）楊戩（八）高俅一般奸賊，

逞奸謀，弄朝權，蒙蔽了天，弄得個宋江山宗廟遷，君父難——傳令衆將進營議事。

生 是。那位在？

末 岳將軍。

生 元帥傳衆將議事。

（末應下）

生 令已傳出去了。

外 扶我到階下去！

生 階下去做什麼？

外 我要拜一拜二聖！

生 二聖是該拜的，只是勞動不得，免拜罷！

外 怎說勞動不得！我宗澤就死也要拜。

生 如此看仔細！

（外嗽介）

生 這裏是階下了。

外 那一答是虜營？

生 望去就是。

外 二聖在那裏受苦？

生 二聖在那裏受苦？

外 受苦！

生 哧，在那裏受苦！

不道須臾變亂如斯也。

（外跌）

生 阿呀，看仔細！

外 阿呀，二聖吓！老臣宗澤，年邁病篤，不能夠瞻天仰聖了。

呀哈，除非是厲鬼遊魂殺賊還。

（衆上）

衆 太平原是將軍令，還仗將軍定太平。

末 衆將齊了交令！

衆 元帥在上，衆將打躬。

末 請。

衆 問安。

末 免。

衆 岳將軍。

生 列位將軍。

外 列位將軍。

衆 元帥。

外 我宗澤年邁病篤，不能與諸君歡呼殺賊矣。

衆 元帥吉人，自有天相，請自保重。

外 我死何足惜，怎忍見二聖如此慘苦，聞之五內迸裂。直待爾等掃金會，迎二聖。我宗澤就死，一靈兒只在諸公馬前旗下矣。

衆 元帥何出此言？還請保重。

外 鵬舉！

生 元帥！

外 你一生忠義，智勇雙全。來！

末 有。

外 取我兵符印信過來。

(末應)

生 元帥要兵符印信何用？

外 我將兵符印信交付與你，你須要爲國報仇。這節大事，全在於你。

末 兵符印信有了。

外 送過去。

(末應)

生 且慢。元帥在上，念岳飛一介草茅，蒙元帥提拔，又蒙重委。只是有老母在堂，未能輕許一死；恐誤國大事，而有負元帥委託。不敢奉命。

外 噯，你這句話講差了。爲人臣者，怎能夠忠孝兩全！吾意已定，送過去！

衆 岳將軍，元帥執意如此，不必推辭，請受了罷。

生 如此小將權且拜領，多謝元帥。

衆 恭喜岳將軍。

生 同喜。

外 列位將軍。

衆 元帥。

外 爾等有事，須與岳將軍商議，務要同心戮力，報効朝廷，那時名垂竹帛，我宗澤就死，九泉也含笑矣。

(嘔血介)

衆 元帥醒來，元帥甦醒！
生 呀！

(前腔) 見他剖丹心，似濺長虹血一盤。恨號呼，把忠心苦問天！

(外介)

外 快快渡河殺賊(九)！

生 列位吓！

他就死不忘渡河殺賊還，可見忠心鐵樣堅。

蒼天呀！

怎忍見君王受困殘。爲人臣真汗顏！

阿呀元帥呀！

還須保重身軀也，留取丹心爲國全！

衆 衆將候令歸營！

生 衆將候令歸營！

(外痰聲)

外 還有話講。

生 還有話講。

外 列位將軍，我死之後，不可把我埋葬！

生、衆 卻是爲何？

外 爾等不知。爲臣子者豈能安然就土。直待爾等掃金會，迎二聖，那時在我靈前高叫一聲。

衆 叫什麼？

外 說：『宗澤……』

衆 元帥！

外 『宗留守……』

衆 元帥！

外 『二聖還朝了！』我就死含笑！

(嘔血介，下)

生 列位吓，元帥這般光景，多應不濟了！

末 阿呀列位將軍，元帥進帳，連呼『渡河殺賊，』嘔血而亡了。

衆 阿呀元帥吓！

生 住了，軍中不可悲哀，恐亂軍心。元帥新喪，我自料理。今後有事，大家商議而行便了。

衆 悉聽指揮。

生 阿呀，元帥呀！你赤膽忠心爲國憂，心心念念殺金會。

衆 三寸氣在千般用，一旦無常萬事休！

（同下）

註釋（一）〔伏櫪〕謂馬伏於槽櫪也。魏武帝樂府：『老驥伏櫪，志在千里。』（二）〔伯樂〕一名孫陽，周之善相馬者。晉逸侯坂，有騏驎伏鹽車下，見之長鳴，伯樂下車泣之。（三）〔節越〕謂符節及斧鉞也。孔叢子：『天子當階南面，授之節鉞，大將受，天子乃東向西面而揖之，示弗御也。』明太祖拜大將軍儀，先授節，次受鉞，尙有前代遺意，其後無聞。（四）〔跋扈〕猶強梁也。庶物異名疏：『漁者插竹編之以取魚，謂之扈業。大魚跋扈而出，故名強梁曰跋扈。』（五）〔膏肓〕人體中部位，在心膈之間。左傳：『疾不可爲也，在膏之上，肓之下。』今謂疾甚曰病入膏肓。（六）〔蔡京〕徽宗時因童貫得爲尙書右僕射兼中書侍郎，排斥元祐諸臣，復王安石新政。專以奢侈中帝意，廣興土木，庫儲掃地。徧布戚黨，疾視人民，遂有靖康之變。欽宗立，貶死。（七）〔童貫〕少給事宮掖，徽宗寵之，累官至太師，封廣陽郡王，宣撫河北燕山，握兵二十年，權傾一時，岳牧輔弼，多出其門，粘罕南侵，貫奔入都，欽宗受禪，殺之。（八）〔楊戩〕徽宗時宦者，善測伺主意，自崇寧後日有寵，拜彰化軍節度使，歷官至太傅，遂謀撼東宮，旋卒。（九）〔快快渡河殺賊〕宋高宗建炎二年七月，澤憂憤成疾，疽發於背，諸將入問疾，澤矍然曰：『吾以二帝蒙塵，憤憤至此，汝等能殲敵，則吾死無恨！』衆皆流涕曰：『敢不盡力！』諸將出，澤嘆曰：『出師未捷身先死，長使英雄淚滿襟。』無一語及家事，但連呼『過河！』者三而卒。

作者小傳 張大復，明崑山人，字元長，著有如是觀、崑山人物傳、崑山名宦傳、梅花草堂筆談等書。

刺字（如是觀之一齣）

張大復

（正旦上）

正旦（引）侍姑餘力守蠶桑。夫志忠良，妾志純良。

既受蘋蘩（一）託，須承菽水（二）歡。妻賢夫禍少，子孝母心寬。妾身張氏（三），乃岳狀元（四）之妻也。相公少孤貧窘，幸得婆婆三遷（五）之教，稍成頭角。我父親爲本郡太守，見我丈夫文武全才，將奴侍奉巾櫛（六）。不幸我父物故（七），幸得兒夫忝中武科狀元。雖則用武之秋，怎奈時乖運蹇：初任張招討麾下，有罪當誅。幸蒙宗留守救拔，置之幕府，因此出鎮荆河，時常告假省親。連日不回，想有戎事羈身。正是，公而忘私事，爲國敢辭勞。

（衆喝老生上）

老生（引）萱（八）親年邁景斜陽，欲報君王，難捨萱堂。

衆 老爺回府！

末 吓！

老生 吓，夫人！

正旦 相公回來了？

老生 母親康健否？

正旦 且喜平安！

老生 爲何不在中堂？

正旦 在南樓禮佛。

老生 同去問安。

（老旦上）

老旦 阿彌陀佛！

正旦 （引）和丸教子喜飛黃（九）。惟願流芳，不望門牆。

老生 母親！

正旦 婆婆！

老生 母親請上，待孩兒拜見。

老旦 罷了！

老生 孩兒只爲軍中多是非，久離膝下戲斑衣（一〇）。

老旦 做娘的不圖鼎食（一一）三牲（一二）奉，惟願流芳萬古知。吓，你怎麼又回來了？

老生 孩兒戎事有暇，思念母親，爲此匹馬回來問安。幸喜母親康泰，孩兒始得放心。

老旦 此言差矣。做娘的呵，

（粉孩兒）堯堯（一三）的守孤燈，惟望你報君恩，立志揚名於世。

正旦 相公！

豈因小節失大機？論君親要識高低。

老旦 古人云，『爲國忘家，』那曾有，公後先私？

老生 咳！

（福罵郎）我幾度欲言仍又止，怕說着又添親怨憶。我偷將淚滴！

正旦 爲甚沉吟無語，有幾多嘆息？

老旦 你心戚戚爲何的？把衷腸事說與我知。

老生 告母親知道。

老旦 起來說！

老生 只爲金兵入寇，攻破汴京。二聖陷虜入營，朝臣盡屬離叛；因此孩兒悲歎！

老旦 你待要怎麼？

老生 孩兒欲奮志勤王，恐遺憂母親，因而遲遲。

老旦 咳，罷了吓，罷了！我家門不幸，養此不肖之子！我想君親本是一體。父母有疾，爲人子者，不能親侍湯藥，何爲孝子！君有難，爲人臣者，不能鞠躬盡瘁，何爲忠臣！今二

聖陷虜，正當國破家亡之際，反把我奉養藉口。你事君不能盡忠，事親焉能盡孝；不忠不孝，非吾子也。還來見我則甚！還來見我怎麼！

老生 呵呀，母親！孩兒不能盡忠報國，正欲稟知母親。今早宗留守聞知二聖被虜，痛哭不已，即將兵符印信，交付孩兒，要我爲國報仇，孩兒以親老爲辭。不料宗留守連呼『渡河殺賊，』嘔血而亡了！

老旦 吓，宗留守嘔血而亡了？

老生 是！

老旦 媳婦！

正旦 婆婆！

老旦 這纔是個忠臣！

正旦 便是！

老旦 你如今待要怎麼？

老生 孩兒欲養親行孝，恐辜負於朝廷；欲精忠報國，又恐遺憂於母親；所以進退兩難，望母親訓誨！

老旦 哇！胡說！你不會出仕，乃父母之身；今受職於朝廷，乃朝廷之身也。你父親亡後，做娘的伶仃孤苦，把你教養成成人。指望你出身揚名，以顯父母訓子之功；倒把我衰朽之

年，累爾爲不忠之士，教我何以爲生呵！

老生 阿呀母親！自古壯士臨陣，非死卽傷。孩兒此去，存亡未卜，媳婦是個女流，濟得甚事；孫兒岳雲，尙在襁褓；母親年老在堂；教孩兒如何放心得下？

正旦 呀，相公！妾聞公而忘私，國而忘家。婆婆年老，妾身自能侍奉；孩兒年幼，我當撫養。相公放心前去，不必掛念！

老生 阿呀！若得如此，下官感激非淺也！

（紅芍藥）蒙意美，侍奉親闈，須替我問寢晨雞。

老旦 男子漢不流別離淚，你速行，吾心方喜。

正旦 相公家庭事，切勿提。但前去，莫思回退。你親老，我自扶持；你幼子，我當訓誨。

老生 下官呵。

（耍孩兒）拚取此身全忠義，馬革屍還裏，

夫人！吓，哈！

再再休想望我生回。

老旦 哇！

多言！大丈夫一死何足懼？對妻兒絮聒成何意？
你甘甘犯着逆天罪。

老生 孩兒此去，恐侍奉無期。母親可有什麼言語，囑付孩兒幾句，早晚以爲一記。

老旦 你要一記麼？

老生 是！

老旦 朝上跪！

老生 是！

老旦 把衣服袒下來！

老生 是！

老旦 媳婦！

正旦 婆婆！

老旦 取金針筆硯過來！

正旦 是！呀，婆婆！金針筆硯在此。

老旦 吓，岳飛呀岳飛，

（會河陽）十載諄諄，何言教你？食君之祿怎無爲？我將『報國精忠』刺入血皮，當
日夜牢牢記。念君奮力把金會退，念親及早把捷書寄。

（衆上）

衆 （纓纓金）齊隊伍，列旌旗。轅門宣將，令馬並嘶！

末 衆將請爺議事！

老生 知道了。外廂伺候。

末 吓！

(末下)

老生 吓，夫人！

正旦 相公！

老生 下官，

只爲親老垂星鬢，孤兒念稚，衰親幼子望扶持，全在你干係。

正旦 多在我干係。

老旦 岳飛！

老生 有！

老旦 我聞王陵之母，成子之忠（一四）；陶侃之母，成子之孝（一五）。你今徘徊留戀，皆因爲我。

老生 實是放心不下。

老旦 你若再有遲延，我當碎首階前，以絕汝念。

老生 阿呀母親，不須發怒，孩兒就此拜別。

(越恁好) 只得階前頓首，階前頓首，百拜別慈幃。

阿呀母親呀！

休將兒念，加殮飯，樂桑榆(一六)。

夫人請上，下官有一拜！

正旦 妾身也有一拜！

老生 吓！哈！

鸞鳳從此兩分離，叮嚀旖旎(一七)。

帶馬！

老旦 過來！

老生 有！

老旦 你此去雪不得國家之恥，迎不得二聖還朝，再再再休來見我！

老生 是！

老旦 君父讎，不共戴天，須牢記；慈親語，不可忘，須牢記。

老生 帶馬！

(衆應)

老生 孩兒就此去也！

(紅繡鞋)揚鞭一擁，如飛如飛！轟天炮響，如雷如雷！安社稷(一八)，立綱紀。迎二聖，雪臣恥。敲金饒(一九)，凱歌回。

(衆下)

老旦 呀，岳飛呀岳飛，

(尾聲)我明知此去無歸理。

正旦 背地偷將珠淚垂！

老旦 媳婦！

正旦 婆婆！

老旦 我教你丈夫精忠報國，休戀家鄉，你可怨我？

正旦 婆婆大倫大德，媳婦怎敢怨婆婆！

老旦 好，這纔是個岳門之媳。吓，媳婦，

我豈不念骨肉團圓，也只怕臣道虧。

隨我進來！

正旦 是！

老旦 賢哉吓賢哉！

(同下)

註釋 (一)〔蘋蘩〕詩經召南采蘋：「于以采蘋。」註：「諸侯夫人能盡誠敬以奉祭祀。」又，采蘋：「于以采蘋。」註：「大夫妻能奉祭祀。」蘋蘩蓋妻子祭祀之代稱也。(二)〔菽水〕謂薄物也。禮記：「子路曰：『傷哉，貧也！生無以養，死無以爲禮也。』」孔子曰：「啜菽飲水盡其歡，斯之謂孝。」(三)〔張氏〕據岳忠武王集年譜：「重和元年戊戌，王十六歲，娶妻李氏。」張氏當爲李氏之誤。(四)〔岳狀元〕說部精忠岳傳有此說。(五)〔三遷〕孟子少時，其舍近墓，嬉戲爲墓間之事；其母乃遷於市，又嬉戲爲買街；乃遷學宮之旁，其嬉戲乃設俎豆，揖讓進退。孟母曰：「此可以居吾子矣。」見列女傳。(六)〔巾櫛〕巾以拭手，櫛以理髮，盥沐之用具也。左傳：「寡君之使婢子執巾櫛。」又：「定姜曰：『余以巾櫛事先君。』」言侍執巾櫛爲婢妾之事，蓋謙辭也。(七)〔物故〕謂死也，不欲斥言，但云其所服用之物，皆已故耳。(八)〔萱〕一作諼。詩經：「焉得諼草，言樹之背。」註：「背，北堂也。」古人寢室之制，前堂後室，其由室而之內有側階，卽所謂北堂。凡遇祭祀，主婦位於此。故北堂者，母之所在也。(九)〔飛黃〕神馬名。韓愈詩：「飛黃騰踏去，不能顧蟾蜍。」俗作飛黃騰達，以爲仕路得意之意。(一〇)〔戲斑衣〕借用老萊子戲綵娛親故事。老萊子，春秋楚之賢人，姓至孝，行年七十，作嬰兒戲，著五彩衣，以娛其親。(一一)〔鼎食〕貴人之食也。家語：「累茵而坐，列鼎而食。」(一二)〔三牲〕牛羊豕也。(一三)〔莞莞〕憂思也。莞同莞，音瓊。(一四)〔王陵之母成子之忠〕漢高祖起沛，王陵以兵屬之。項羽得陵母置軍中，陵使至，羽使陵母招陵。母私送使者泣曰：「爲老妾語陵：善事漢王，無以老妾故懷二心也。」乃伏劍死，以固勉陵。(一五)〔陶侃之母成子之孝〕陶侃之母，晉新淦人，姓湛氏，侃父丹聘爲妾，生侃。侃少爲尋陽縣吏，嘗監漁梁，以一坩餚遺母，湛氏封鮓及書責之。范逵嘗過侃，時大雪，母剝所臥薦以飼馬，又密截髮以易酒肴。逵聞之，嘆息曰：「非此母不生此子。」(一六)〔桑榆〕日落之時，其光尙留於桑榆之上，以喻晚年。(一七)〔旖旎〕柔弱也。(一八)〔社稷〕國家之代稱。古汲人國則變置其社稷(土穀之神)，故謂國家爲社稷。(一九)〔饒〕同鉞，樂器，鎡銅形如盤，饒歌鼓吹樂用此。

論國勢疏

楊万里

臣聞聖人不幸而當天下分裂之際者，有所謂萬世之業，有所謂數百年之業。國無兩存，無兩亡，非有北無南，則有南無北爾。有能舉天下之勢而一之，此萬世之業也；畫地以相俟，據險以相拒，攻則不足，守則有餘，此數百年之業也。今聖天子既懲于一舉而折，則萬世之業，其成未有形，而其發未有候也；而數百年之業，亦獨擾擾而未求所定，岌岌而未見所立，則亦可謂不能也已。非不能也，能而不爲也；非不爲也，爲而不果也，果則爲，爲則能矣。

昔司馬晉（一）內有王敦（二）蘇峻（三）之亂，外有劉（四）石（五）之敵，晉宜不能乎晉也，而無病乎江左（六）十翼之基；劉宋（七）之初，譙縱梗蜀，（八）盧循逼都下（九）而姚氏、（一〇）慕容氏、（一一）拓跋氏（一二）沸中原，宋宜不能乎宋也，而無害乎南朝（一三）數百年之祚。晉宋之君何人哉？使朝廷當此時，將不爲國乎？雖然，此猶有天下之半也。至于七十里而興商，百里而造周，湯文（一五）何人哉？朝廷當此時，將不爲國乎？雖然，此猶有土也。至于漢高帝（一六）一劍之外無餘物，光武（一七）一牛之外無餘資，而以創業，以中興，二君何人哉？朝廷當此時，又將不爲國乎？嗟乎！以高光爲之，能以無國爲有國也；以湯文爲之，能以一國爲天下也；以晉宋爲之，能以危國爲安國也；然則天下豈有不可爲之國哉？亦存乎其人如何耳。今

也內無敦、陵、譙、盧之猖獗，外無劉、石之英雄，而獨當一未亡之金虜，而又以全楚（一八）爲家，吳越（一九）爲宮，此楚莊（二〇）吳闔廬、子胥（二一）種蠡（二二）之所以強霸用武之國也；西控全蜀，南擁荆襄，（二三）北據長淮，此高帝（二四）先主（二五）孫仲謀（二六）楊行密（二七）之所以興起之根本也；鉅海（二八）限其東，而三江五湖（二九）繚繞其南北，此古之六朝（三〇）所恃以爲不拔而不可兼得者也；引巴蜀之饒，漕江淮之粟，市西戎之馬，而號召荆楚奇材劍客之精銳，此漢唐之所仰以爲資者也；奄是數者而有之，而日夕惴焉不敢以自存，常若敵人之制其命，是挾千金而憂貧，有孟賁（三一）之力而憂弱者也。故曰：『非不能也，能而不爲也；非不爲也，爲而不果也。』

使聖天子一日斷自一心，不惑羣議，卓然（三二）挈吾國而大有所建立，則萬世之業，爲之有餘也，而況數百年之業哉？獨患乎因循（三三）頹墮，忘其我之所可惜，而徹其敵之所可忌（三四）者而已矣。蓋吾之所可惜，而吾不惜，則凡所可惜者，無所往而惜，無所往而惜者，亡之所從開也；彼之有所忌，而吾不示之以其所忌，則凡所可忌者，無所往而忌，無所往而忌者，寇之所從召也。

昔者秦（三五）之滅六國，（三六）非秦能滅六國也，六國實自滅也；不思久長之計，而苟一日之安，爭先割地以求和于秦，地朝割而兵夕至。蓋六國之君臣，其初以爲尺寸之地，不足惜也，不知夫國之亡，乃自不惜尺寸始；非尺寸之地能亡國也，尺寸之不惜，則不至於亡國不

止。頃者虜人求唐鄧（三七）則與唐鄧，求海泗（三八）則與海泗，此何爲者耶？人有禦寇而不禦之垣之外，乃毀垣以納之，曰：『吾將拒之戶』。是得爲善禦寇者乎？夫室以戶存，戶以垣存也，垣毀是無戶也，室其得存乎？蜀失漢中（三九）而劉禪（四〇）降，唐獻淮南而李景（四一）蹙，朝廷獨不見之耶？此臣所謂患乎忘其我之所可惜者也。

漢高帝之西入關也，兵之所至，迎刃而解，如此其銳也；以仁義之師，乘暴秦之亡，如此其易也；以高帝自將而子房（四二）爲之謀，如此其全也；而不敢越宛擊秦，（四三）非宛之能重秦也，能病漢也。蓋宛者，漢之後顧之病也，宛一下則漢何病焉？使秦人先得漢之所忌，遣一將固守而不下，則秦未易以歲月入也。異時朝廷舉長淮數千里而視之如隙地，不葺（四四）一壘，不置一卒，使寇之去來，如入無人之境，此何爲者耶？議者猶曰：『是時虜之創痍未盡瘳，（四五）而勢力未全盛也。』而今者狼然有窺吾淮甸，南下牧馬之意，朝廷儻復如前日置淮于度外，則天下之大禍至矣。虎之所以不可捕者，穹崖（四六）深林，入者凜然，而又熊（四七）遊乎其前，豹伏乎其左，此人之所以甚忌也；使熊與豹皆去，而虎立於途，人孰不操戈以制之哉？臧質壁盱眙（四八）而佛狸亟還，劉仁瞻堅守壽春而周師未得志，（四九）朝廷獨不見之耶？此臣所謂患乎徹其敵之所可忌也。

大抵敵人之求，可以與，可以無與；天下之地，可以無守，可以守。可以與者，貨也，可以無與者，地也；可以無守者，已失之地也，可以守者，未失之地也。可以無與而與焉，可以

守而不守焉，今之大患不在此耶？蓋逆亮嘗求漢淮之地矣，而光堯不與之地而與之戰，臣願朝廷以光堯之塞逆亮而塞虜之貪。如蜀、如荆襄、如武昌、如沿江，朝廷固嘗嚴守備矣，臣願今日以待沿江之攻而待淮，凡淮之要害之地，虜之所必攻者，巨鎮如廬（五〇）壽廣陵（五一）者，則各擇一大將，委以一面而付之重兵；至於其他州郡，則多其壁壘而葺其城池。城池堅則可攻而不可下；壁壘多則寇有牽而不敢越。有大將重兵以居要，則沿淮之州，有所恃而無所懼，兵法所謂常山之蛇（五二）者此也。蓋固國者以江而不以淮，固江者以淮而不以江。而今之說者，或曰：『淮不可守而江可恃』。嗟乎！不恃江者江可恃也，恃江則江不可恃矣。昔者陳後主（五三）盡召江北之諸將以朝正，（五四）而韓擒虎賀若弼（五五）掩其虛以至江上，陳之君臣，猶曰天塹（五六）必無可濟之理，且引周齊之兵五來皆敗以待隋，言未既，隋師濟矣。甚矣夫江之誤南國也！非江誤人之國也，恃之者誤之也。宮之奇（五七）曰：『虢，虞（五八）之表也，唇亡則齒寒。』江者淮之虢也，淮者江之虞也，朝廷其勿恃江而恃淮，勿恃淮而備淮，則數百年之業可得而議矣。不然，臣恐未可以一朝居也。或者又曰：『守淮善矣，其如淮地之空曠何？若夫江者，紀涉所謂「備之不過數處，直差易耳。」』是不然，有淮而後江者吾之江也，無淮則江者非獨吾之江也，亦敵之江也；全而有之，猶恐失之，而況分之哉？且吾之有淮以爲空曠也，使吾不有而虜有之，彼以爲空曠耶？彼將居而耕，耕而守，守而伺，則吾之一喘而彼聞，一動而彼見。人惟有所不可測而後不可圖，引寇以自逼，而日夕與之相目於一水之間，則國尙

何可爲？而敵尙何可備哉？故夫江者誤人之國，而紀涉之論，又誤人之江者也。且吳人者欲淮而不得也，非得淮而不欲也。吾則有吳人之所無，而又可棄吾之所有耶？是以流涕而極言至此。

註釋 (一)〔司馬晉〕司馬炎受魏禪，國號晉，故稱司馬晉。(二)〔王敦〕晉元帝卽位於建康，以敦總征討之事，爲鎮東大將軍，恃功專權，帝欲裁抑之，遂據武昌反；進至石頭城，帝以敦爲丞相，仍還武昌。明帝時謀篡位益亟，又舉兵反，旋以病死。(三)〔蘇峻〕晉成帝時爲歷陽內史，有銳卒萬人，器械甚精，陰有異圖。庾亮召峻爲大司農，實奪其兵權，峻不應，舉兵反，溫嶠庾亮陶侃共討平之。(四)〔劉〕晉惠帝永興元年，匈奴劉淵稱漢王，旋據平陽稱帝，晉五胡亂華自淵始。子劉聰遣劉曜等陷洛陽，執晉懷帝，後又陷長安，執晉愍帝，滅西晉。據有今燕、豫、晉、陝四省之一部。(五)〔石〕石勒，五胡後趙之主，羯種。初爲盜，歸劉淵，淵使將兵，陷中國州郡甚衆，乃據襄國，(今河北順德)叛而稱帝。十六國中，最稱強盛，盡有冀、并、幽、司、豫、兗、青、徐、雍、秦十州之地。(六)〔江左〕謂長江以東之地，卽今江蘇等處。(七)〔劉宋〕南朝之一，劉裕受晉禪，國號宋，都建康，有今長江、珠江兩流域各省。(八)〔譙縱梗蜀〕東晉南充人，爲安南府參軍，安帝義熙中率兵屯白帝城，自稱成都王，尋遣使稱藩於姚興。將順流東寇，以討劉裕爲名，裕遣朱齡石等討之，縱衆瓦解，自縊死。(九)〔盧循逼都下〕盧循，寇東陽，攻永嘉，尋泛海寇廣州，時朝廷初定，未暇征討，以循爲廣州刺史。晉義熙中劉裕伐慕容超，循乘虛而出，連陷南康、廬陵、豫章諸郡，進逼建康，後爲劉裕擊退，南奔交州，投水死。(一〇)〔姚氏〕晉武帝卒，諸子爭權攻殺，國內大亂，匈奴、羯、鮮卑、氐、羌五族分據中原，爭戰不已，世稱五胡亂華。姚萇，後秦之主，羌種，據有今陝西、河南甘肅諸地，後爲劉裕所滅。(一一)〔慕容氏〕東晉時鮮卑慕容氏稱帝，國號燕者凡五：一，前燕，滅於苻秦；二，後燕，滅於後魏；三，西燕，滅於後燕；四，南燕，滅於晉；五，北燕，滅於後魏。(一二)〔拓拔氏〕鮮卑族，東晉時拓拔珪稱帝，國號魏，奄有今河北、山東、山西、甘肅、及江蘇、河南、陝西之北部，奉天之西部，史稱後魏，亦曰

北魏。(一三)〔南朝〕漢晉之後據有南方之地者，爲宋、齊、梁、陳四朝，皆漢族也，是爲南朝，起民國前一四九二年，終一三三三年。(一四)〔七十里而與商百里而造周〕孟子：『以力假仁者霸，霸必有大國；以德行仁者王，王不待大，湯以七十里，文王以百里。』(一五)〔湯文〕成湯，商開國之君，契之後，名履，始居於亳，夏桀無道，湯伐之，放於南巢，遂有天下。周文王，名昌，本爲殷之諸侯，當紂之時，國於岐山之下，施行仁政，天下諸侯多歸之，爲西方諸侯之長，曰西伯，遷都於豐，遂有天下三分之二。(一六)〔漢高帝〕匹夫崛起而有天下者也，姓劉，名邦，字季，始爲泗水亭長，起兵爲沛公，伐秦，入咸陽，項羽立爲漢王，還定三秦，復破項羽，乃即帝位。(一七)〔光武〕漢光武名秀，高帝九世孫，東漢中興之主也。光武九歲而孤，養於叔父，勤於稼穡。王莽篡漢，盜賊竄起，光武起兵春陵，破莽軍，旋即帝位。光武初騎牛，殺新野尉乃得馬。(一八)〔楚〕國名，春秋戰國時奄有今兩湖、兩江、浙江、及河南南部。(一九)〔吳越〕春秋時國名。吳，奄有今淮泗以南至浙江嘉湖之境。越，滅吳，奄有今江蘇、浙江、及山東之一部。(二〇)〔楚莊〕楚莊王，春秋五霸之一。(二一)〔吳國廬子胥〕闔廬，春秋吳王名，用楚亡臣伍子胥之言，伐楚，大敗之，威振中國。(二二)〔種蠡〕吳王夫差因越王句踐於會稽，句踐請和，用文種范蠡十年生聚，十年教訓之策，因以滅吳。(二三)〔襄荊〕荊州，屬湖北省，今江陵縣，卽舊府治也。襄陽，郡名，屬湖北省，今襄陽縣其舊治也。(二四)〔高帝〕漢高帝，起兵於沛，沛縣故城在今江蘇沛縣東。(二五)〔先主〕三國蜀漢昭烈帝，姓劉名備，史稱先主。曹丕篡漢，劉備以宗室稱帝於蜀，都成都，有今四川及雲南貴州北部陝西漢中一帶之地。(二六)〔孫仲謀〕三國吳大帝孫權，字仲謀，據江南，奄有今江浙兩湖閩粵安南。(二七)〔楊行密〕五代時吳主，唐昭宗時爲淮南節度使，後封吳王，悉有淮南京東地。(二八)〔鉅海〕鉅同巨，鉅海，大海也。(二九)〔三江五湖〕吳淞江、東江、婁江爲三江，皆太湖之支流。五湖爲太湖之別名。(三〇)〔六朝〕吳、東晉、宋、齊、梁、陳，相繼都建康，是爲六朝。(三一)〔孟賁〕古之勇士，帝王世紀：『秦武王好力士，齊孟賁之徒往歸焉，孟賁能力拔牛角。』(三二)〔卓然〕植立之貌也。(三三)〔因循〕守舊習而不改也。(三四)〔忘其我之所可惜而徹其敵之所可忌〕我之所可惜者，已失之土地也；敵之所可忌者，韓世忠岳飛諸愛國英雄也。徹，去也。左傳：『軍衛不徹。』(三五)〔秦〕國名，春秋時奄有今陝西者。(三六)〔六國〕戰國時函谷以東之六國，楚、齊、燕、韓、魏、趙是也。(三七)〔唐

鄧)秦檜力主與金和議，誣陷岳飛，並割唐鄧(今河南南陽縣境)。商秦(陝西長安縣境。)予金，東以淮水，西以大散關爲界。(二八)〔海泗〕海州，屬江蘇。泗州，今安徽泗縣。(二九)〔漢中〕郡名，今陝西南鄭縣，其舊治也。

(四〇)〔劉禪〕蜀漢昭烈帝子，史稱後主，魏遣鄧艾，鍾會侵之，姜維戰敗，鄧艾至成都，帝出詣艾降，國亡。

(四一)〔李景〕南唐主，初名景通，後改爲璟，又改爲景。保大末周師南征，取滁州，景懼，奉書願效貢賦，陳兄事之禮，世宗不答，尋割江北地稱臣，奉周正朔，周始罷兵，遂去帝號，稱國主。(四二)〔子房〕漢張良，字子房，高祖起兵，良常爲畫策，及卽位，以功封留侯。(四三)〔而不敢越宛擊秦〕史記高祖本紀：「與南陽守龔戰棘東，破之，略南陽郡，南陽守龔走保城守宛，沛公引兵過而西。張良諫曰：「沛公雖欲急入關，秦兵尙衆，距險，今不下宛，宛從後擊，強秦在前，此危道也。」於是沛公乃夜引兵從他道還，更旗幟，黎明，圍宛城三匝。」按南陽郡，卽河南舊南陽府，湖北舊襄陽府之地。宛，縣名，秦置，爲南陽郡治，卽今河南南陽縣。沛公，卽漢高祖劉邦。(四四)〔葦〕修補也。(四五)〔瘳〕音抽，病愈也。(四六)〔穹崖〕深崖也。(四七)〔熊〕音波，獸名，產歐洲及亞洲北方，體大於熊，毛色黃白，多力，能拔樹，遇人則人立而攬之，俗呼人熊。(四八)〔臧質〕壁，盱眙，臧質，南朝宋文帝以爲徐兗二州刺史，元嘉末守盱眙，禦魏兵有功。壁，軍壘也。盱眙，屬安徽省，音吁怡。(四九)〔劉仁瞻〕堅守壽春而周師未得志。劉仁瞻，南唐彭城人，爲黃袁二州刺史，所至稱治。周師侵淮，仁瞻爲節度使，鎮壽州，周世宗攻之不能下。明年周世宗復至淮上，南唐兵大敗，奉表稱臣，仁瞻獨堅守，其子崇諫，謀出降，立斬之。旋病甚，其副使孫羽以城降，仁瞻於是日卒。壽春，今安徽壽縣。(五〇)〔廬〕廬江，屬安徽。(五一)〔廣陵〕故城在今江蘇江都縣東北。(五二)〔常山之蛇〕會稽之常山有蛇，觸之者中頭則尾至，中尾則頭至，中腰則首尾並至，名曰率然。(見神異經)古之陳勢多效之。孫子兵經，「三軍勢如率然」者，是也。(五三)〔陳後主〕六朝陳宣帝子，荒淫無度，嘗起臨春綺綺望仙三閣，日與妃嬪狎客，遊宴其中。隋師至，猶奏伎行樂，隋將韓擒虎入朱雀門，始與張孔二妃匿於胭脂井，引之出，俘至長安。(五四)〔朝正〕朝覲曰朝正，謂朝而受其政教也。左傳：「昔諸侯朝正於王」。(五五)〔韓擒虎〕賀若弼，隋文帝時拜吳州總管，委以平陳之事，以大軍濟江，襲陳南徐州，進取金陵，陳平，加上柱國，進

晉宋公。(五六)〔天塹〕天然之壑坑，言其險也。隋伐陳，孔範曰：「長江天塹，古以爲限，虜軍豈能飛渡？」見甫史。(五七)〔宮之奇〕春秋虞大夫，晉荀息假道於虞以伐虢，宮之奇諫不聽，以族行。晉滅虢，遂及虞。(五八)〔虢虞〕春秋國名，虢國，在今山西之平陸縣。虞國，在今山西平陸縣之虞城。

作者小傳 楊萬里，宋吉水人，字廷秀，紹興進士，調零陵丞。時張浚謫居永州，勉以正心誠意之學，萬里服其教終身。孝宗時召爲國子監博士，後以寶文閣待制致仕，進寶謨閣學士。寧宗朝韓侂胄用事，築南園，屬萬里爲之記，萬里曰：「官可棄，記不可作。」及家居，侂胄專僭日甚，萬里憂憤成疾。會族子言侂胄用兵與金人啓釁，萬里慟哭失聲，呼紙書其罪狀，擲筆而逝，年八十三。謚文節，學者稱誠齋先生。有誠齋易傳、誠齋集等。

諫議和奏疏

鄭剛中

臣准樞密院劄子，備奉聖旨節文：「以梓宮未還，母后在遠，陵寢宮闕，兄弟宗族之故，欲屈己就和，令在廷侍從臺諫(一)之臣，詳思所宜，條奏來上。」臣伏讀流涕，仰見陛下孝友格天，(二)戎虜改意，事雖可喜可疑，至於屈己之言，則臣之所不忍聞也。

且國家南渡以來，開關險阻，寒心銷志，僅能自立，謂今日可與虜爭者，非癡則愚。又況虜遣使曰休兵，我何辭曰用兵？虜曰通和，我何辭曰立敵？虜曰奉梓宮母后還，我何辭曰不欲？聽其甘言，領其善意，少降辭氣，以就和議，勢有不可已者。然陛下詔羣臣以屈己，則臣所未詳。夫屈己之事，非一端也。前世固有奉子女者，有供金繒者，有割土地者，有北面而稱

臣者：皆上爲宗社，下爲生靈，不得已而爲之。今國家之於金虜，土地爲其所據，金縉子女爲其所取，崇高之號，亦常自貶而臣稱之，屈己至矣，不知此外又將何如其屈也？

父子之間，所本者孝；君臣之間，所本者忠。陛下欲爲親屈，此孝也，安能使天下皆忘陛下而廢忠乎？上而士大夫，下而國人，衆而三軍士卒，方同心而上戴。有如虜使狂悖，過一縣則欲使縣令拜，過一郡，則欲使郡守拜，至中都（三）又妄有所欲。則是傳一函紙，自北撫定而南，非通和也，人皆肯從乎？國人之情，士大夫之情也，陛下詢士大夫，則見國人之情矣。至於三軍士卒之情，亦卽此而可卜。陛下倘未以爲信，試呼二三大將問之，彼不至爲鄙瓊（四）必不率三軍而屈膝也。士大夫之情不得順，小則去，大則其身死而已矣。三軍之情不得順，則事有不待臣言者。

夫強敵之奉命至境，而吾軍民順從者半，不從者半，使者貽愕（五）相顧，觸藩（六）而返，則結讎造怨，益不淺淺。曷若卑辭報使者曰：『江南雖小，要自各有君臨。以小事大，稱臣可也，獨難行之禮，無以塞大國之責。勿辱願憐，則是吾之誠意，不足以感動大國，而上天終未至於悔禍，未如之何也已。』然後督勵將士，謹備不虞，江外塵起，則上下協心，再修甲寅之役，（七）臣恐虜人便未能越長江如坦途也。

雖然，臣有一焉：陛下欲謝使者，必先呼集大將，更令各與近上統制官數人，同定此議。陛下仍開心諉之曰：『強虜邀我以難行之禮，汝輩其許之乎？謂可許，則日後虜再封一函紙，

又甚於此，計將安出？謂不可許，卽有邊陲之警，孰爲吾當之？」彼如慷慨垂泣，各願效死，則長江之氣，已增十倍，謝使者何憚？

臣不敢遠引前代，鋪敘爲可觀之文，直以存亡禍福之幾，係於今日者，爲陛下言其梗概。愚陋不足以奉承明詔，臣罪當萬死。

註釋 (一)〔侍從臺諫〕侍從，給事天子左右也。臺諫，宋代臺諫爲兩官，臺則侍御史，殿中侍御史，監察御史，專主糾劾官邪。諫則諫議大夫、拾遺補闕、司諫正言，掌侍從規諫。(二)〔格天〕格，感動也。書經：「格於皇天」。(三)〔中都〕謂京師也。漢書注：「中都，猶言都內也。」(四)〔鄺瓊〕初隸宋宗澤軍，歷淮南東路兵馬鈐轄，後率所領步騎十餘萬附金。(五)〔貽愕〕驚視也。貽，恥異切。(六)〔觸藩〕易大壯：「羝羊觸藩，不能退，不能遂，无攸利。」藩，籬也。羝羊，牡羊也。无，與無通。(七)〔甲寅之役〕高宗紹興四年甲寅，吳玠吳玘韓世忠大敗金人。

作者小傳 鄭剛中，宋金華人，字亨仲，登紹興進士甲科，累官四川宣撫副使，治蜀頗有方異，威震境內。初剛中嘗爲秦檜所薦，後檜怒其在蜀專擅，責濠州團練副使，封州安置卒。檜死，追諡忠愍。有周易觀餘、北山集等。

四諫議和疏

鄭剛中

臣累具奏稟講和事，惟在審處中道，務令可行，陛下亦頗采納其說，謂北使今已在館，足可商議，臣不勝幸甚。今者如聞虜書絨藏，未肯分付，意欲陛下實行臣事之禮，拜而奉之，臣

實駭懼。且今日之事，或從或違，各有大害；惟於從違之間，求得中道，乃可施行。然而不可急也。臣冒死畢其說，惟陛下留神省察。

臣聞齊楚交善之國也，秦欲伐楚，先使張儀（一）給楚，約獻商於（二）之地六百里，使之絕齊。楚王大悅，羣臣畢賀，獨陳軫（三）不賀。楚王曰：『不煩一兵，不傷一人，得地六百里，子獨不賀，何也？』軫對曰：『臣見商於之地不可得，而患必至矣。且先出地，後絕齊，秦計必勿爲也；先絕齊，後責（四）地，必受欺於張儀矣。』楚王不聽，使勇士冒齊王絕之，使將軍受地於秦。張儀指謂楚使曰：『從某至某，可六里。』楚之君臣始大悔。今日講和之事，臣竊謂類此，而又甚焉者。

夫不因謀慮，不勞師旅，而慮欲復故地，還梓宮，歸母兄，反宗族，是其所以許我者，何止商於六百里耶？秦欲使楚絕齊，虜欲使我受詔。使楚絕齊，不過孤其旁援而已；使我受詔，是欲伐吾之本根也。墮其計而孤旁援，爲禍猶淺，墮其計而伐本根，禍無乃深乎？此不可不察也。

雖然，用陳軫之計，則必使秦先出地，後絕齊，然而秦不肯也；今使虜復故地，還梓宮，還母兄，反宗族，而後奉詔，則虜亦不肯矣。軫恐後責地受張儀之欺，則我豈不憂後求五事爲虜所給（五）乎？道理分明如此，則講和之事，自當絕之。然而上之百執，（六）下之國人，皆紆回曲折，共爲陛下圖善後之策，而不欲絕之者。古語有云：『利則行之，害則舍之，疑則少嘗』

之。『今日之事，正可以爲疑也。』

陛下孝友之性，動天地而感金石，釀酒奉觴，日欲上長樂之壽，故臣子亦不敢專言其害，止欲陛下以爲疑，而少嘗之爾。何則？虜見吾今日朝廷氣力稍強，號令漸一，以地勢言之，則又據長江而壅（七）襄漢，彼與其涉遠勞師，而容有後害，曷若設謀用計，而制其十全？此其智慮不淺。然萬有一焉者：彼或戎狄相攻，族類內潰，欲有中原，而患力之不足，欲平故怨，而念恩之無從，則革意回心，事有不可知者。此正疑則少嘗之之時也。

少嘗之之道當如何？亦曰推我誠心，領其善意，汝封一函紙來，吾謹待爾使，欽（八）聽爾言。可從則致禮以答之，不則修辭以謝之。執紀綱，（九）存大體，（一〇）如是乃可。今虜使就館踰數日，必欲屈陛下爲自古帝王所不行之禮，此豈謂之講和哉？是其心非但欲使楚罵齊而自絕也。然亦猶癡賈操奇貨於市，知人欲之，則予價愈多，而愈不肯售。願陛下少回天意，更賜從容，命大臣於從違兩者之間，求一可行之道，與北使再三商量，庶幾協濟講和之議。陛下不可專見可從之利，而忘其害。事苟失策，非但楚受六百里之欺，爲天下後世笑而已。幾微之禍，有不可測者，仰惟哀憐臣子之心，而俯聽之。臣不勝懇祈之切。

註釋（一）（步儀）戰國時魏人，相秦惠王，以連橫之策，說六國，使背從約而事秦。（二）（商於）地名，在河南漸川縣西，戰國秦地。（三）（陳軫）戰國楚人，善遊說，歷仕秦楚。（四）（責）求也，謂索取之也。（五）（給）音殆，欺也，誑也。（六）（百執）執，執政也，執持政柄之人也。（七）（壅）塞也。（八）（欽）敬也。書經：『欽哉欽』

哉！』(九)(紀綱)典章法度也。書經：「亂其紀綱。」(一〇)(大體)謂禮體之關於大局者也。漢書丙吉傳：「椽吏逋服，以吉知大體。」周禮鄭注：「禮者體也，統之於心名爲體。」

議和不屈疏

鄭剛中

臣昨日與臺諫連書入奏，乞令王倫(二)等盡力取虜書納入，方爲今日兩全之策。如聞聖意允許，不勝幸甚。然臣有一言，更須控陳，惟陛下哀憐聽之。

所謂取虜書者，但欲爲虜使作道地(三)爾。恐書至而我不屈，則虜或以爲未滿，故欲取而納入。今日納入，明日見使者，或書與使者偕入，置使者幕中，大臣授書入之，陛下徐出見使者，如是則不屈，非彼所知也，是謂兩全之策。至於陛下聖躬，則雖書入而不可屈也。聖人有言：「莫見乎隱，莫顯乎微，(三)」「隱微之中，天下所同見。陛下勿謂禁密(四)之中，可以潛行；天日之表，(五)可以暗屈。一人知之，什百人言之，四方萬里皆傳矣。或謂臣曰：「陛下爲親屈，傳之天下，何害？」臣應之曰：「親歸地得，播告中外，布禮以謝大國之惠，天下不敢議。正恐親未必歸，地未必得，徒取天下後世笑爾。」又或謂臣曰：「彼諾而我信之，有如負約，則曲爲在彼，於我無愧。」是又不然。墮其計，則解體喪氣，精銳銷慳，(六)何所不有？又或謂臣曰：「虜非前日比，謀亦何用？蒼蒼悔禍，(七)事寧可知？」臣又應之曰：「用

謀者戎虜之常情，革意者古今之萬一。立國之道，以守常爲正，而不可以僥倖爲心。『大抵破人之國，奪人之地者，未嘗不慮其再興也。若曰：『今不滅越，後必悔之。』則吳君臣所以慮越者如何？曰：『汝忘會稽之恥耶？』則越君臣所以念吳者如何？非特是也，秦嘗破荆矣，後與荆人和，荆乃起爲秦敵；又破魏矣，後與魏人和，魏乃起爲秦敵。故秦之謀臣，痛誚其主，謂其不早成業者，良由不絕滅荆魏，而使其得以收亡國，聚散民，而再立宗社也。然則堅敵之待殘國，其心忍矣。故傳載其語曰：『削株掘根，無與禍鄰，禍乃不存。』由是觀之：戎虜之情，真可畏哉！

若乃陛下孝友格天，祖宗德澤在人，強敵改心，事隨世變，於理不可謂之無，獨不可全信之爾。一書遠來，未見端的，天子屈帝尊而受之，無乃信之全乎？陛下爲親而意切，天下念君而心危矣。

臣又得之王倫，謂虜後日有南北羈縻（又）之請，此尤不可之大者。一言許之，後不可爽。今日奉詔之事，乃是和議之初，未嘗速慮，但作悠悠之語；不思事至之時，遂至無畫。今若又以此事許其後日，則今雖平和，後復難處。惟陛下稍回聖心，思慮後日，祖宗基業不全矣，民方窮矣，人心危矣，更令失計，悔將如何？伏望憫臣蠢愚，察臣疏淺，但見人情物論，有不允當，故盡取以告陛下。使陛下初不過聽，置臣言責之地，則臣豈敢越職犯分，累冒天威哉？臣不勝懇祈之至。

註釋 (一)〔王倫〕欽宗時官兵部侍郎，高宗時奉使至金，屢被拘留，後金人脅之官，不受，見迫而死。(二)〔道地〕言爲之稱說而預爲地步也。(三)〔莫見乎隱，莫顯乎微〕語見中庸。朱熹注云：「隱，暗處也；微，細事也。言幽暗之中，細微之事，跡雖未形而機則已動。則是天下之事無有著見明顯而過於此者。(四)〔禁密〕謂禁中也。天子所居曰禁中，言門戶有禁，非侍御之臣不得入也。(五)〔表〕外也。(六)〔懷〕音糲，怯也。前漢武帝紀：「天漢二年，太守以畏懷棄市。」(七)〔蒼蒼悔禍〕蒼蒼，天也，言天色蒼蒼也。悔禍，言不欲更有禍亂之事也。(八)〔羈縻〕羈，馬絡頭也，縻，牛絆也，喻牽制也。漢書：「天子之於夷狄也，其義羈縻勿絕而已。」紉，音引，牛鼻繩也。

文丞相敘

鄭思肖

國之所與立者，非力也，人心也。故善觀人之國家者，惟觀人心何如爾。此固儒者尋常迂闊之論，然萬萬不踰此理。今天下崩裂，忠臣義士死於國者，極慷慨激烈，何啻百數？曾謂漢唐末年有是夫？於是可以覘國家氣數矣。

藝祖(一)曰：「宰相須用讀書人」，大哉王言！直驗於三百年後。丞相文公天祥，才略奇偉，臨大事無懼色，不敢易節。德祐一年乙亥夏，遭韃深迫內地，公時居鄉，挺然作檄書，盡傾家資，糾募吉贛鄉兵三萬人勤王。陳浙西制置使，(二)九月，至平江(三)開闢。十一月，朝廷召公以浙西制置使勤王，入行在。

二年，丙子正月，韃兵犯行在臯亭山，丞相陳宜中奏請三宮不肯遷駕，卽潛挾二王奔浙東。韃僞丞相伯顏聞而心變，意欲直入屠弑京城，在朝公卿咸驚懼，衆從臾（四）文公使韃軍前與虜語。朝廷假公以丞相名。及出，一見逆臣呂文煥，卽痛數其罪；又見逆臣范文虎，亦痛數其罪。文煥文虎意俱怒，導見虜酋伯顏。公竟據中坐胡牀，仰面瞠目，撚鬚翹足，倨傲談笑。虜酋伯顏問其爲誰，公曰：『大宋丞相文天祥』。伯顏責不行胡跪之禮，公曰：『我南朝丞相，汝北朝丞相，丞相見丞相不跪。』遂終不屈。其他公卿朝士見虜酋，或跪或拜，賣國乞命，獨公再三與韃酋伯顏慷慨辨論，尙以理折其罪，辨析夷夏之分，語意皆不失國體。深反覆論文煥之逆，伯顏竟解文煥兵權，又沮遏伯顏直入屠弑虜掠京城百姓之凶。伯顏始怒終敬，爲其所留，不復縱入京城，竟挾北行。

至京口，賊酋阿朮（五）勒丞相諸使親札諭維揚降韃，獨文公不肯署名，虜酋暫留公京口虜館。時維揚堅守城壁，與賊酋阿朮據京口對壘，虜賊禁江，禁夜，把路，把巷，甚嚴密。公閒關（六）百計，擲金買監絆者之心，寓意同監絆虜酋往來妓館，褻狎買笑，意甚相得相忘，又得架閣杜濟相與爲謀，二月晦夜，遁出城，偷渡江，登真州岸，偷歷賊寨，勞苦跋涉難譬。

時全太后（七）幼帝（八）北狩，將道經維揚，公欲借揚州兵與賊戰，邀奪二宮還行內。（九）公叫揚州城，揚州疑公，不納，復西行叫真州城，卽差軍送東往泰州，（一〇）由海而南。南北之人悉以公爲神，朝廷重拜爲右丞相。

又於汀漳（一一）開募士卒萬餘人，勦叛臣易正大，驅馳二三年，景炎三年，歲在戊寅，十一月，潮陽縣（一二）值賊，服腦子不死，爲賊所擒，終不屈節，談笑自若。賊以刀脅之，笑曰：『死未事也，此豈可嚇大丈夫耶？』嘗伸頸受之。賊逼公作書說張少保世傑叛南歸北，公曰：『我旣大不孝，又教人不孝父母耶？』不從其說。

賊擒公至幽州，（一三）見僞丞相博羅等，不跪，衆虜控持，搦（一四）腰捺足，必欲其跪，則據坐地上叱罵曰：『此刑法耳，豈禮也？』賊命通事譯其語，謂公曰：『不肯投拜，有何言說？』公曰：『天下事有興有廢，自古帝王及將相，滅亡誅戮，何代無之？我今日忠於大宋社稷，至此何說？汝賊輩蚤殺我則畢矣。』賊曰：『語止此。汝道有興有廢，古時曾有人臣將宗廟城郭土地付與別國了，又逃去，有此人否？』公曰：『汝謂我前日爲宰相，奉國與人而後去之耶？奉國與人，是賣國之臣，賣國者有所利而爲之，去之者非賣國者也。我前日奉旨使汝伯顏軍前，被伯顏執我去，我本當死，所以不死者，以度宗之二太子在浙東，老母在廣，故爲去之之圖爾。』賊曰：『德祐嗣君，非爾君耶？』公曰：『吾君也。』賊曰：『棄嗣君別去立二王，如何是忠臣？』公曰：『德祐嗣君吾君也，不幸失國；當此之時，社稷爲重，君爲輕，我立二王爲宗廟社稷計，所以爲忠臣也。從懷帝（一五）愍帝（一六）而北者非忠臣，從元帝爲忠臣；從徽宗欽宗而北者非忠臣，從高宗爲忠臣。』賊曰：『二王立得不正，是篡也。』公曰：『景炎皇帝，度宗長子，德祐嗣君之親兄，如何是不正？登極於德祐已去之後，如何是篡？陳

丞相奉二王出宮，具有太皇太后（一七）聖旨，如何是無所授命？天與之，人與之，雖無傳受之命，推戴而立，亦何不可？」賊曰：「你既爲丞相，若奉三宮走去，方是忠臣；不然，則引兵與伯顏決勝負，方是忠臣。」公曰：「此語可責陳丞相，不可責我，我不當國故也。」賊曰：「汝立二王，曾爲何功勞？」公曰：「國家不幸喪亡，我立君以存宗廟，存一日則一日盡臣子之責，何功勞之有？」賊曰：「既知不可爲，何必爲？」公曰：「人臣事君，如子事父，父不幸有疾，雖明知不可爲，豈有不下藥之理？盡吾心爾，若不可救則命也。今日我有死而已，何必多言？」賊曰：「汝要死，我不教汝死，必欲汝降而後已。」公曰：「任汝萬死萬生煅煉，試觀我變耶不變耶。我大宋之精金也，焉懼汝賊輩之燐火耶？汝至死我而止，而我之不變者初不死也。叨叨語十萬劫，（一八）汝只是夷狄，我只是大宋丞相，殺我卽殺我，遲殺我我之罵愈烈。昔人云：「薑桂之性，到死愈辣。」我亦曰：「金石之性，要終愈硬。」」

公後又云：「自古中興之君，如少康（一九）以遺腹子興於一旅一成。（二〇）宣王（二一）承厲王（二二）之難，匿於召公之家，召周二相立以爲王。幽王廢宜臼，立伯服爲太子，犬戎之亂，諸侯迎之，宜臼是爲平王。（二三）漢光武興於南陽，（二四）蜀先主帝巴蜀，（二五）皆是出於推戴。如唐肅宗卽位靈武，不稟命於明皇，（二六）似類於篡，然功在社稷，天下後世無貶焉。禹傳益不傳啓，（二七）天下之人皆曰：「啓吾君之子也」，謳歌獄訟者歸之。漢文帝卽是平勃諸臣所立，豈有高祖惠帝呂后之命（二八）？春秋亡公子入爲國君者何限？齊桓（二九）晉文

(三〇)是也。誰謂奔去者不當立？前日汝賊來犯大紀，理不容不避，二王南奔勢也，得程嬰公孫杵臼(三一)輩出存趙氏，爲天下立綱常主，揆諸理而不謬，又寧復問有無授命耶？惜乎先時不會以此數事歷歷詳說與賊會一聽。『此皆公首陷幽州之語。』

公始被賊擒，欲一見忽必烈，大罵就死，機洩，竟不令見忽必烈。(三二)因叛臣青陽留夢炎教忽必烈曰：『若殺之，則全彼爲萬世忠臣，不若活之，徐以術誘其降，庶幾郎主可爲盛德之主。』忽必烈深善其說，故公數數(三三)大肆罵詈，忽必烈知而容忍之，必欲以術陷之於叛而後已。數(三四)使人以術劫刺耳語，公始終一辭曰：『我決不變也，但求早殺我爲上。』賊屢遣舊與公同朝之士密誘化其心，公曰：『我惟欲得五事：曰剛，曰斬，曰鋸，曰烹，曰投於大水中，惟不自殺耳。』賊又勒太皇傳諭說公降韃，公亦不聽。諸叛臣在北妬其忠烈，與賊通謀，密設機穽奪其志，公卒不陷彼計，反明以語韃，衆酋盡伏其智。且俾南人羣然問六經子史奇書釋老等疑難之事，令墮於窘鄉，衆謀折其短誤，公朗然辨析，議論了無不通，強辨者皆屈。

北人有敬公忠烈，求詩求字者俱至，迅筆書與，悉不吝。

公妻妾子女先爲賊所虜，後賊俾公妻妾子女來哀哭勸公叛，公曰：『汝非我妻妾子女也；果曰真我妻妾子女，寧肯叛而從賊耶？』弟璧來亦如是辭之。璧已受僞爵，嘗以韃鈔四百貫遺兄，公曰：『此逆物也，我不受。』璧慚而卷歸。

後公竟如風狂狀，言語更烈，一見韃之酋長，必大叱曰：「去！」有南人往謁，公問「汝來何以？」曰：「來求北地勾當。」公卽大叱之曰：「去！」是人數日復來謁，已忘其人曾來，復問曰：「汝來何以？」是人曉公意惡韃賊，給（三五）對曰：「特來見公，餘無他焉。」公意則喜笑，垂問如舊親識。他日是人復來，公又忘之矣。叛臣留夢炎等皆罵曰：「風漢」，北人指曰：「鐵漢」。

千百人曲說其降，公但曰：「我不曉降之事。」虜酋曰：「足跪於地則降。」公曰：「我素不能跪，但能坐也。」賊曰：「跪後受爵祿富貴之榮，豈不爲樂？何必自取憂苦？」公曰：「既爲大宋丞相，寧復效汝賊輩帶牌而爲犬耶？」或強以虜笠覆公頂上，則取而溺之曰：「此濁器也」。

德祐八年冬，忽有南人謀刺忽必烈，戰栗不果，被賊殺。或謂久留公，終必生變，非利於韃。忽必烈數遣叛臣留夢炎等堅逼公歸逆，謂：「忽必烈曰：『韃不足爲我相，惟文公可以爲之，得其降則以相與之。』」公曰：「汝輩從逆謀生，我獨謀盡節而死，生死殊塗，復何說？大宋氣數尙在，汝輩大逆至此，亦何面目見我？」遂唾夢炎等去之。

會有中山府薛姓者，告於忽必烈曰：「漢人等欲挾文丞相擁德祐嗣君爲主，倡義討汝。」忽必烈取文公至，問之，公慨然受其事，曰：「是我之謀也」。請全太后德祐嗣君至，則實無其事。公見德祐嗣君卽大慟而拜，且曰：「臣望陛下甚深，陛下亦如是耶？」謂嗣君亦從事於

胡服也。

忽必烈始甚怒公，然忽必烈意向愍公忠烈，猶望公降彼，再三說諭。公數忽必烈五罪，罵詈甚峻。忽必烈問公欲何如，公曰：『惟要死耳』。又問欲如何死，公曰：『刀下死』。忽必烈意欲釋之，俾公爲僧，尊之曰國師；或爲道士，尊之曰天師；又欲縱之歸鄉。公曰：『三宮蒙塵，（三六）未還京師，我忍歸忍生耶？但求死而已。』且痛罵不止。諸酋咸勸殺之，毋致日後生事，忽必烈始令殺之。公聞受刑，歡喜踴躍就死，行步如飛。臨下刀之際，忽必烈又遣人諭公曰：『降我則令汝爲頭丞相，不降則殺汝。』公曰：『不降』。且繼之以罵。及再俟忽必烈報至，始殺公，公之神爽已先飛越矣。及斬，頸閒微湧白膏，剖腹而視但黃水，剖心而視心純乎赤，忽必烈取其心肺與衆啗食之。

昔公天庭（三七）擢第（三八），唱名第一，出而拜親，革齋先生留京師，病已亟，命之曰：『朝廷策士，擢汝爲狀頭，（三九）天下人物可知矣。我死，汝惟盡心報國家。』母夫人遭德祐變故，逃避入廣，又嘗教公盡忠，故公始終不違父母之訓，盡死於國家，無二心焉。公自號三了道人，謂儒而大魁，（四〇）仕而宰相，事君盡忠也。忠臣孝子大魁丞相，古今惟公一人。南人慕公忠烈者，已撫（四一）公之哭母詩：『母嘗教我忠，我不違母志，及泉會相見，鬼神共歡喜』之語，作鬼神歡喜圖，私相傳翫。（四二）

公在患難中，嘗終日不語，冥然默坐，若無繫心者。五載陷虜，千磨萬折，難殫述其苦，

專事合道，言言皆經。一以相去遠，二以人畏禍不肯傳，百僅聞其一二。

累歲摧挫之餘，老氣崢嶸，視初時愈勁，時作歌詩自遣，皆許身徇國之辭。閒見數篇，雖有才學，然怪其筆力不能操予奪之權，氣索意沮，深疑其語，後乃知叛臣在彼諛虜嫉公，或僞其歌詩，揚北軍氣燄，眇我朝孤殘憐餘喘不得復生之語，雜播四方，損公壯節。

公自德祐二年陷虜北行，作指南集，景炎三年陷虜，作指南後集，公筆以授戴俊卿。文公自敍本末，有稱賊曰大國，曰丞相，又自稱曰天祥，皆非公本語。舊本皆直斥虜酋名，不書其僭僞語，觀者不可不辨，必蔽於賊者畏禍易爲平語耳。詩之劇口罵賊者，亦以是不傳。

禮部郎中鄧光薦蹈海爲賊鉤取，文公與之同患難，頗多唱和。杜沂嘗除侍郎，海中殺賊頗夥，後以戰死。公之家人皆落賊手，獨妹氏更不改嫁賊曹，謂「我兄如此，我寧忍耶？惟流落無依，欲歸廬陵。」賊未縱其還鄉。

公名天祥，字宋瑞，號文山，廬陵人。父名儀，號革齋。公被擒後，己卯歲往北道閒，作祭文，遣孫禮詣廬陵革齋先生墓下爲祭，仍俾姪升立爲嗣。

公寶祐四年，年二十一歲廷對（四三）擢爲大魁，四十一歲拜丞相，亂後出處大略如此。平生有事業文章，未悉其實，未敢書。思肖不獲識公面，今見公之精忠大義，是亦不識之識也。人而皆公也，天下何慮哉？意甚欲持權衡筆詳著忠臣傳，苦耳目短，不敢下筆。然聞爲公作傳者甚有其人，今諒書所聞一二，助他日太史氏（四四）採摭，當嚴直筆，使千載後逆者彌（四五）

穢，忠者彌芳，爲後世臣子龜鑑（四六）與。

註釋（一）〔藝祖〕太祖之通稱，宋人稱宋太祖爲藝祖。（二）〔制置使〕官名，宋之制置使，多乘轄數路軍務，與明清之總督相類。（三）〔平江〕宋時府名，卽今江蘇吳縣。（四）〔從臾〕從同縱，縱臾，卽恣恣也，漢書衛山王傳：「候星氣者日夜縱臾王謀反」。（五）〔阿朮〕姓兀良，沈幾有智略，臨時勇決，至元中奏請伐宋，遂成滅宋之功。（六）〔間關〕艱澀之意，狀道路之難行。（七）〔全太后〕宋會稽人，度宗后，宋亡，從瀛國公入元，後爲尼正智寺而終。（八）〔幼帝〕宋恭帝，度宗子，名焘，四歲卽位，謝太后臨朝，元兵日迫，詔籍賈似道家，以文天祥爲右丞相，如元軍，伯顏執天祥。時浙江潮三日不至，元兵入杭州，執帝北去，封瀛國公，後爲僧。在位二年，號恭帝，年號德祐。（九）〔行內〕漢書孔光傳：「供養行內」。注：「行內，行在所之內中，猶言禁中也。」（一〇）〔秦州〕今江蘇秦縣。（一一）〔汀漳〕汀州，今福建長汀縣。漳州，今福建龍溪縣，其舊治也。（一二）〔潮陽縣〕今廣東潮陽縣。（一三）〔幽州〕卽今北平。（一四）〔擗〕讀如匿，捉也。（一五）〔懷帝〕晉武帝子，承惠帝擾亂之後，東海王越專政，劉聰石勒之兵迭至，立五年，聰遣將陷洛陽，遷帝於平陽，以帝爲左光祿大夫，封阿平公。後二年，聰宴羣臣，使帝着青衣行酒，遂遇害。（一六）〔愍帝〕懷帝崩，帝卽位於長安，奔播之後，徒守虛位。在位四年，劉曜陷長安，帝出降，劉聰以帝爲光祿大夫，封懷安侯。明年，聰宴羣臣，使帝行酒洗爵，辛賓抱帝大哭，聰斬之，遂弑帝。（一七）〔太皇太后〕謂理宗后謝道清。（一八）〔劫〕佛經言天地之一成一敗，謂之一劫。（一九）〔少康〕夏中興之主，后相之子，相爲寒泥所殺，其后方媖，走有仍，生少康，少康長與舊臣靡滅泥，復禹舊跡。（二〇）〔一旅一成〕方十里爲成，五百人爲旅，言地狹人少也。夏少康有田一成，有衆一旅，遂滅過戈，復禹之績。見左傳。（二一）〔宣王〕周宣王，厲王子，厲王死於甯，周召共立之，用仲山甫尹吉甫諸賢，北伐獫狁，南征荆蠻淮夷徐戎，復文武之業，周室中興。（二二）〔厲王〕周厲王，用小人，行暴政，捕殺謗己者，國人襲之，出奔於甯。（二三）〔幽王廢宜臼……宜臼是爲平王〕周幽王，宣王子，嬖褒姒，生伯服，廢申后及太子宜臼，申侯與犬戎攻幽王，殺之於驪山之下。幽王爲犬戎所殺，諸侯迎立宜臼，是爲平王，東遷洛邑，避犬戎，是爲東周。（二四）〔漢光武興於南陽〕漢光武帝，東漢中興

之也，王莽篡漢，盜賊竄起，光武起兵南陽，（故城在今湖北東陽縣東）破莽軍於昆陽，旋即帝位，定都洛陽。

（二一五）〔蜀先主帝巴蜀〕蜀漢昭烈帝，姓劉名備，靈帝末討黃巾賊有功，豪傑歸之。見諸葛亮於隆中，入成都，自領益州牧，取漢中，自立爲漢中王。曹丕廢獻帝，蜀中傳言漢帝已遇害，帝乃發喪制服即皇帝位，都成都。史稱先主。

（二一六）〔唐肅宗即位靈武不稟命於明皇〕肅宗爲玄宗之子，爲皇太子時，安祿山反，玄宗奔蜀，至馬嵬，父老遮道請留太子討賊，乃還至靈武，即皇帝位，尊玄宗爲上皇帝，命郭子儀收復兩京。（二一七）〔禹傳益不傳啓〕夏啓，爲禹之子，禹讓天下於益，禹崩，諸侯歸之，遂繼父而有天下。（二一八）〔漢文帝卽是平勃諸臣所立豈有高祖惠帝呂后之命〕漢文帝，高祖之子，初封代王，陳平周勃平諸呂，迎立之。仁慈恭儉，善政多端，專務以德化民，以敦朴爲天下先，海內人給家足，爲三代後賢主。惠帝，高祖之子。呂后，高祖之后，生惠帝，惠帝崩，后取後宮子爲帝，臨朝稱制，凡八年，封呂氏四人爲王，使居南北軍，后崩，周勃陳平等族誅諸呂。（二一九）〔齊桓〕齊桓公，春秋諸侯，五霸之首，名小白，周莊王十一年，以兄襄公無道奔莒，襄公被弑，歸國卽位。（二二〇）〔晉文〕晉文公，春秋五霸之一，名重耳，獻公之子。獻公嬖驪姬，殺太子申生，重耳奔翟，在外十九年，假秦穆公之力以歸晉。（二二一）〔程嬰公孫杵臼〕程嬰，春秋晉人，與趙朔友。屠岸賈殺趙朔，滅其族，朔妻遺腹生一兒。朔客公孫杵臼與程嬰曰：『立孤與死孰難？』嬰曰：『死易，立孤難耳。』杵臼曰：『吾爲其易者。』乃謀取他人嬰兒，負之匿山中，嬰出，告所匿處，攻而殺之。嬰抱真孤匿山中居。後韓厥言於景公，立爲趙氏後，是爲趙武，遂攻屠岸賈滅之。武旣冠，嬰曰：『今宜下報孟宣杵臼，』遂自殺。（二二二）〔忽必烈〕元太祖之名，興兵滅宋，一統中國，都燕京。（二二三）〔數數〕音朔，屢次也，白居易詩：『乘間數數來相訪。』（二二四）〔數〕音朔，類數也。禮記：『祭不欲數，數則煩。』（二二五）〔給〕音殆，欺也，誑也。（二二六）〔蒙塵〕謂天子失位，奔走於四方也。左傳：『天子蒙塵於外，敢不奔問官守？』（二二七）〔天庭〕稱帝王之庭爲天庭。（二二八）〔擢第〕猶言登第，考試及格之稱。（二二九）〔狀頭〕卽狀元。（四〇〇）〔大魁〕舊時殿試一甲第一名稱大魁，卽狀元也。（四〇一）〔摭〕音隻，拾取也。漢書：『至於采摭摭傳。』（四〇二）〔翫〕音玩，相習而不經意也。（四〇三）〔廷對〕謂在朝面對也。（四〇四）〔太史氏〕太史，官名，掌天文及國史。（四〇五）〔繡〕益也。（四〇六）〔龜鑑〕龜所以下，鑑所以照，故凡足以爲前知返省之助者，曰龜鑑。

作者小傳 鄭思肖，號所南，連江人，宋亡，隱居終身，立志恢復，常於詩文以寄其意，如詠菊曰：『寧可枝頭
抱香死，不曾吹落北風中。』善畫蘭，而不畫土根，或問其故，則答曰：『地爲番人奪去，汝不知耶？』所著有心史
及所南文集等，激昂慷慨，讀之令人奮發不能自已。

文天祥傳

宋史

文天祥，字宋瑞，又字履善，贛之吉水人也。體貌豐偉，美皙如玉；秀眉而長目，顧盼燁然。自爲童子時，見學宮所祠鄉先生歐陽修楊邦乂（一）胡銓（二）像，皆諡『忠』，卽欣然慕之曰：『沒不俎豆（三）其間，非夫也！』

年二十，舉進士，對策集英殿。時理宗在位久，政理浸怠。天祥以『法天不息』爲對，其言萬餘，不爲藁，一揮而成。帝親拔爲第一。考官王應麟奏曰：『是卷古誼若龜鑑，忠肝如鐵石，臣敢爲得人賀！』尋丁父憂歸。

開慶（四）初，大元兵伐宋，宦官董宋臣說上遷都，人莫敢議其非者。天祥時入爲寧海軍節度判官，上書乞斬宋臣，以一人心。不報，卽自免歸。後稍遷至刑部郎官，宋臣復入爲都知，天祥又上書，極言其罪，亦不報。出守瑞州，改江西提刑，遷尙書左司郎官，累爲臺臣論罷，除軍器監，兼權直學士院。賈似道（五）稱病，乞致仕以要君，有詔不允。天祥當制，語皆諷似

道。時內制相承，皆呈藁，天祥不呈藁，似道不樂，使臺臣張志立劾罷之。天祥既數斥，援錢若水（六）例，致仕，時年三十七。

咸淳（七）九年，起爲湖南提刑，因見故相江萬里。（八）萬里素奇天祥志節，語及國事，愀然曰：『吾老矣！觀天時人事，當有變。吾閱人多矣，世道之責，其在君乎！君其勉之！』

十年改知贛州。德祐（九）初，江上報急，詔天下勤王，天祥捧詔涕泣。使陳繼周發郡中豪傑，并結溪湖蠻，使方興召吉州兵，諸豪傑皆應，有衆萬人。事聞，以江西提刑安撫使召入衛。其友止之曰：『今大兵三道鼓行，破郊畿薄內地，君以烏合萬餘赴之，是何異驅羣羊而搏猛虎？』天祥曰：『吾亦知其然也，第國家養育臣庶三百餘年，一旦有急，徵天下兵，無一人一騎入關者，吾深恨於此，故不自量力，而以身殉之，庶天下忠臣義士，將有聞風而起者。義勝者謀立，人衆者功濟——如此則社稷猶可保也。』天祥性豪華，平生自奉甚厚，聲伎滿前；至是痛自貶損，盡以家貲爲軍費。每與賓佐語及時事，輒流涕撫几言曰：『樂人之樂者憂人之憂，食人之食者死人之事。』

八月，天祥提兵至臨安，除知平江府。（一〇）時以丞相宜中（一一）未還朝，不遣；十月，宜中至，始遣之。朝議方擢呂師孟（一二）爲兵部尙書，封呂文德和義郡王，欲賴以求好。師孟益偃蹇（一三）自肆。天祥陛辭，（一四）上疏言朝廷姑息牽制之意，多奮發剛斷之義。少乞斬師孟覆鼓，（一五）以作將士之氣。且言宋懲五季之亂，削藩鎮，建郡邑，一時雖足以矯尾大

(一六)之弊，然國亦以寢弱；故敵至一州則破一州，至一縣則破一縣，中原陸沈，痛悔何及！今宜分天下爲四鎮，建都督，統御於其中。以廣西益湖南，而建闔於長沙；以廣東益江西，而建闔於隆興；(一七)以福建益江東，而建闔於番陽；(一八)以淮西益淮東，而建闔於揚州。責長沙取鄂，隆興取蘄黃(一九)番陽取江東，揚州取兩淮，使其地大力衆，足以抗敵，約日齊奮，有進無退，日夜以圖之。彼備多力分，疲於奔命，而吾民之豪傑者又伺閒出於其中——如此則敵不難卻也。時議以天祥論闊遠，書奏不報。

十月，天祥入平江，大元兵已發金陵，入常州矣。天祥遣其將朱華尹玉麻士龍與張全援常。至虞橋，士龍戰死；朱華以廣軍戰五牧，敗績；玉軍亦敗，爭渡水，挽全軍舟，全軍斷其指，皆溺死。玉以殘兵五百人夜戰，比旦皆沒。全不發一矢走歸。

大元兵破常州，入獨松關。宜中夢炎(二〇)召天祥，棄平江守餘杭。明年正月，除知臨安府。未幾宋降，宜中世傑皆去，仍除天祥樞密使。尋除右丞相，兼樞密使，如軍中，請和，與大元丞相伯顏(二二)抗論皋亭山，(二三)丞相怒，拘之。偕左丞相吳堅，右丞相賈餘慶，知樞密院事謝堂，簽書樞密院事家鉉翁，同簽書樞密院事劉吧，北至鎮江。

天祥與其客杜澣十二人夜亡，入真州。苗再成(二三)出迎，喜且泣曰：『兩淮兵足以興復，特二闔(二四)小隙，不能合從耳。』天祥問計將安出。再成曰：『今先約淮西兵趨建康，(二五)彼必悉力以扞吾西兵。吾指揮淮東諸將，以通泰(二六)兵攻灣頭；(二七)以高郵寶應淮

安兵攻揚子橋；（二二八）以揚兵攻瓜步；（二二九）吾以舟師直擣鎮江，同日大舉。灣頭揚子橋皆沿江脆兵，且日夜望我師之至，攻之卽下。合攻瓜步之三面，吾自江中一面薄之，雖有智者不能爲之謀矣！瓜步旣舉，以東兵入京口，（三〇〇）西兵入金陵，（三〇一）要浙歸路，其大帥可坐致也。『天祥大稱善，卽以書遣二制置，遣使四出約結。』

天祥未至時，揚有脫歸兵，言密遣一丞相入眞州說降矣。庭芝信之，以爲天祥來說降也，使再成亟殺之，再成不忍，給天祥出相城壘，以制司文示之，閉之門外。久之，復遣二路分覘天祥，果說降者，卽殺之。二路分與天祥語，見其忠義，亦不忍殺，以兵二十人道之揚。

四鼓，抵城下，聞候門者談；制置司下令，捕文丞相，甚急，衆相顧吐舌，乃東入海道。遇兵，伏環堵中，得免，然亦飢莫能起。從樵者乞得餘糝（三三一）羹，行入板橋。兵又至，衆走，伏叢篠（三三二）中。兵入，索之，執杜澣金應而去。虞候張慶矢中目，身被二創。天祥偶不見獲。澣應解所懷金與卒，獲免。募二樵者，以糞（三四）荷天祥。至高郵，汎海至温州。

聞益王未立，乃上表勸進。以觀文殿學士侍讀召至福，拜右丞相。尋與宜中等議不合，七月，乃以同都督出江西，遂行收兵入汀州。（三五）十月遣參謀趙時賞諮議趙孟溁將一軍，取寧都，（三六）參贊吳浚將一軍，取雩都，（三七）劉洙蕭明哲陳子敬皆自江西起兵，來會。鄒瀛以招諭副使聚兵寧都，大元兵攻之，瀛兵敗，同起事者劉欽鞠華叔顏斯立顏起巖皆死。武岡（三八）教授羅開禮起兵，復永豐縣；（三九）已而兵敗，被執，死於獄。天祥聞開禮死，製服哭

之哀。

至元十四年正月，大元兵入汀州，天祥遂移漳州，（四〇）乞入衛。時賞孟滌亦提兵歸；獨浚兵不至。未幾，浚降，來說天祥。天祥縛浚，縊殺之。四月，入梅州；（四一）都統王福錢漢英跋扈，斬以徇。五月，出江西，入會昌。（四二）六月，入興國縣。（四三）七月，遣參謀張汴，監軍趙時賞趙孟滌等，盛兵薄贛城。鄒灝以贛諸縣兵擣永豐；其副黎貴達以吉諸縣兵攻泰和吉八縣，復其半，惟贛不下。臨洪（四四）諸郡皆送款。潭（四五）趙璠張虎張唐熊桂劉斗元吳希夷陳子全王夢應起兵邵永（四六）間，復數縣，撫州（四七）何時等皆起兵應。天祥分寧武軍建昌（四八）三縣豪傑皆遣人如軍中，受約束。

江西宣慰使李恆遣兵援贛州，而自將兵攻天祥於興國。天祥不意恆兵猝至，乃引兵走卽鄒灝於永豐，灝兵先潰，恆窮追天祥方石嶺。鞏信拒戰，箭被體，死之。至空坑，軍士皆潰，天祥妻妾子女皆見執。時賞坐肩輿，後兵問謂「誰」？時賞曰：「我姓文」。衆以爲天祥，禽之而歸，天祥以此得逸去。

孫奭彭震龍張汴死於兵，繆朝宗自縊死，吳文炳林棟劉洙皆被執歸隆興。時賞奮罵不屈，有係累至者，輒麾去，云：「小小簽廳官（四九）耳執此何爲」！由是得脫者甚衆。臨刑，洙頗自辯，時賞叱曰：「死耳！何必然？」於是棟文炳蕭敬夫蕭燾夫皆不免。

天祥收殘兵，奔循州，（五〇）駐南嶺。（五一）黎貴達潛謀降，執而殺之。至元十五年三

月，進屯麗江浦，（五二）六月，入船澳。益王殂，衛王繼立。天祥上表自劾，乞入朝，不許。八月，加天祥少保信國公。軍中疫且起，兵士死者數百人。天祥惟一子，與其母皆死。十一月，進屯潮陽縣。潮州盜陳懿劉興數叛附，爲潮人害。天祥攻走懿，執興，誅之。十二月，趨南嶺。鄒淵劉子俊又自江西起兵來，再攻懿黨，懿乃潛遁。

元帥張弘範（五三）兵濟潮陽，天祥方飯五坡嶺，張弘範兵突至，衆不及戰，皆頓首伏草莽。天祥倉皇出走，千戶（五四）王惟義前執之。天祥吞腦子，不死。鄒淵自剄，衆扶入南嶺，死。官屬士卒得脫空坑者，至是劉子俊陳龍復蕭明哲蕭資皆死；杜泚被執，以憂死；惟趙孟潔遁；張唐熊桂吳希夷陳子全兵敗，被獲，俱死焉。唐，廣漢（五五）張栻（五六）後也。

天祥至潮陽，見弘範，左右命之拜，不拜。弘範遂以客禮見之，與俱入厓山，使爲書招張世傑。天祥曰：『吾不能扞（五七）父母，乃教人叛父母，可乎？』索之固，乃書所過零丁洋（五八）詩與之，其末有云：『人生自古誰無死？留取丹心照汗青！』（五九）弘範笑而置之。厓山破，軍中置酒大會。弘範曰：『國亡，丞相忠孝盡矣。能改心以事宋者事皇上，將不失爲宰相也。』天祥泫然出涕曰：『國亡，不能捄，（六〇）爲人臣者死有餘辜！（六一）況敢逃其死而二其心乎？』弘範義之，遣使護送天祥至京師。

天祥在道，不食八日，不死，卽復食。至燕，館人供張甚盛。天祥不寢處，坐達旦，遂移兵馬司，設卒以守之。時世祖皇帝多求才南官，王績翁言：『南人無如天祥者』，遂遣績翁諭

旨。天祥曰：『國亡，吾分一死矣！儻緣寬假，得以黃冠（六二）歸故鄉，它日以方外備顧問可也。若違官之，非真亡國之大夫，不可與圖存，舉其平生而盡棄之，將焉用我？』續翁欲合宋官謝昌元等十人請釋天祥爲道士，留夢炎不可，曰：『天祥出，復號召江南，置吾十人於何地？』事遂已。

天祥在燕凡三年。上知天祥終不屈也，與宰相議釋之，有以天祥起兵江西事爲言者，不果釋。至元十九年，有閩僧言，土星犯帝坐，疑有變，未幾，中山有狂人，自稱宋主，有兵千人，欲取文丞相。京城亦有匿名書，言其日燒葺（六三）城葺，率兩翼兵爲援，丞相無可憂者。時盜新殺，左丞相阿合馬（六四）命撤城葺，遷瀛國公（六五）及宋宗室（六六）開平。（六七）疑丞相者，天祥也，召入，諭之曰：『汝何願？』天祥對曰：『天祥受宋恩，爲宰相，安事二姓？願賜之一死足矣！』然猶不忍違塵之退，言者力贊從天祥之請，從之。俄有詔使止之，天祥死矣！天祥臨刑殊從容，謂吏卒曰：『吾事畢矣！』南鄉，（六八）拜而死。數日，其妻歐陽氏收其屍，面如生。年四十七。其衣帶中有贊曰：『孔曰成仁，孟曰取義。（六九）惟其義盡，所以仁至。讀聖賢書，所學何事？而今而後，庶幾無媿！』

論曰：自古志士欲信大義於天下者，不以成敗利鈍動其心，君子命之曰仁，以其合天理之正，卽人心之安爾。商之衰，周有代德，盟津（七〇）之師，不期而會者八百國。伯夷叔齊以兩男子欲扣馬而止之，（七一）三尺童子知其不可。他日，孔子賢之，（七二）則曰：『求仁而得

仁」。宋至德祐，亡矣，文天祥往來兵間，初欲以口舌存之，事既無成，奉兩孱王。（七三）崎嶇嶺海，以圖興復，兵敗身執。我世祖皇帝以天地有容之量，既壯其節，又惜其才，留之數年，如虎兕在押，（七四）百計馴之，終不可得。觀其從容伏質，（七五）就死如歸，是其所欲，有甚於生者，（七六）可不謂之仁哉！宋三百餘年取士之科，莫盛於進士，進士莫盛於掄（七七）魁。自天祥死，世之好爲高論者，謂科目不足以得偉人，豈其然乎？

註釋（一）〔楊邦乂〕字晦履，宋吉水人，舉進士。建炎初知溧陽縣，金兀朮兵至，守將降，金將欲降邦乂，誘恠百端，終不屈，遂被害，謚忠襄。（二）〔胡銓〕字邦衡，宋廬陵人，舉建炎進士，任樞密院編修官。上疏乞斬王倫秦檜孫近三人頭，檜怒其逆己，除名編管新州。乾道中入爲工部侍郎，以資政殿學士致仕，卒謚忠簡。（三）〔俎豆〕祭祀用之禮器。莊子庚桑楚：「今以長壘之糲民，而竊竊焉欲俎豆於賢人之間。」謂祭觀崇奉之也。（四）〔開慶〕宋理宗年號。（五）〔賈似道〕宋台州人，理宗時以姊爲貴妃，累官左丞相，兼樞密使，軍漢陽。會元兵攻鄂州，似道割地納幣請和，詭以鄂州圖解表聞。後元兵迫建康，宋軍屢敗，陳宜中等劾似道罪，貶之，於途中被殺。（六）〔錢若水〕宋新安人，字潛臣，一字長卿，雍熙（宋太宗年號）中登第，累遷建康大夫、同知樞密院事，後拜并代經略使。卒謚宣靖。（七）〔咸濟〕宋度宗年號。（八）〔江萬里〕宋都昌人，字子遠。度宗朝累官至左丞相，以贍直爲賈似道所惡。元兵至，萬里赴水死，謚文忠。（九）〔德祐〕宋恭帝年號。（一〇）〔平江府〕宋置，卽今江蘇吳縣治。（一一）〔宜中〕姓陳，宋永嘉人，德祐初以知樞密院事拜右丞相。（一二）〔呂師孟〕文煥之姪，文德之子，於德祐元年使元軍。文煥爲襄陽守將，因宰相賈似道坐視不救，乃憤而降元。（一三）〔僂蹇〕傲慢之義。（一四）〔陸辭〕臣下別天子而出國門，謂之陸辭。（一五）〔鼙鼓〕古戰爭時，殺牲以祭社，以血塗鼓擊，謂之鼙鼓。左傳定公四年：「君以軍行，祗社登鼓。」（一六）〔尾大〕左傳昭公十一年：「楚子城陳蔡不羹，使棄疾爲蔡公。王問於申無宇曰：『棄疾在蔡何如？』對曰：『……若由是觀之，則害於國；未大必折，尾大不掉，君所知也。』」尾大不掉，喻下強上弱也。（一

(七)〔隆興〕即今江西南昌。(一八)〔番陽〕即今江西鄱陽。(一九)〔蕪黃〕謂蕪州黃州，均在今湖北境內。(二〇)〔夢炎〕謂留夢炎，時夢炎爲左丞相兼樞密使，都督諸路軍馬。(二一)〔伯顏〕元蒙古人，深沉有謀略，善斷，世祖時官中書左丞相，行軍有紀律，侵略南宋，伯顏之力爲多。(二二)〔阜亭山〕在浙江杭縣東北二十里。(二三)〔苗再成〕時爲安撫使兼知真州。(二四)〔二閩〕指淮東制置使兼知揚州李庭芝與淮西制置使兼知廬州夏貴。(二五)〔建康〕即今南京。(二六)〔通泰〕通州泰州也，均在今江蘇境內。(二七)〔灣頭〕灣頭鎮在江蘇江都縣東北，運河分流處也。亦名茱萸灣，爲揚州要地。(二八)〔揚子橋〕在江蘇江都縣南十五里，自古爲江濱津要。(二九)〔瓜步〕瓜步山在江蘇六合縣東南，東臨大江，隔江望秣陵（即南京）才數十里。(三〇)〔京口〕今江蘇鎮江縣治。(三一)〔金陵〕即今南京。(三二)〔樛〕以米和羹也。(三三)〔篠〕先鳥切，細竹也。(三四)〔蕢〕草籠。論語意問：「子擊磬於衛，有荷蕢而過孔氏之門者。」(三五)〔汀州〕故治爲今福建長汀縣。(三六)〔寧都〕在江西。(三七)〔零都〕故城在今江西零都縣東北。(三八)〔武岡〕在今湖南省境內。(三九)〔永豐縣〕在今江西境內。(四〇)〔漳州〕即今福建龍溪縣。(四一)〔梅州〕即今廣東梅縣。(四二)〔會昌〕漢至唐皆爲雩都縣地，宋析置會昌縣。元升爲會昌州，明仍爲縣，屬江西贛州府。(四三)〔興國縣〕宋太平興國間析贛縣置，以年號爲名，明清皆屬江西贛州府。(四四)〔臨洪〕謂臨川洪州，均在今江西境內。(四五)〔潭〕謂潭州，在今湖南境內。(四六)〔邵永〕謂邵州邵陽郡（今湖南寶慶）永州零陵郡（今湖南零陵）。(四七)〔撫州〕故治爲今江西臨川縣。(四八)〔建昌〕故治即江西南城縣。(四九)〔簽廳官〕掌文書之官也。宋史：「監司有幹官，州郡有職官，以供簽廳之職。」(五〇)〔循州〕故治在今廣東惠陽縣東北。(五一)〔南嶺〕在廣東紫金縣南九十里，周百餘里，四面皆高，其中平衍，惟一路可通。因文天祥收散卒自聞鹿障徙屯於此，後人呼爲忠臣嶺。(五二)〔麗江浦〕在廣東海豐縣西南，合龍津蛟溪諸水，東流入海，卽長沙港也。(五三)〔張弘範〕定興人，柔之子，字仲疇，善馬槊，能爲歌詩。元世祖命爲都元帥，督兵侵宋，執文天祥，破厓山，宋因以亡。卒諡獻武。有淮陽集。(五四)〔千戶〕官名，元置，明因之，爲衛所之官，掌兵千人，官與兵多世襲。(五五)〔廣漢〕在四川省。(五六)〔張栻〕宋張浚之子，字敬夫，一字樂齋，穎悟夙成。長師胡弘，弘告以孔門論仁親切之旨，益自奮勵，以古聖賢自期。累官吏部侍郎、右文殿修撰。卒諡宣，學者稱南軒先生。(五七)〔并〕音

轉，備也。左傳文公六年：「蓋具其帑與其器用財賄，親帥扞之，送致諸竟。」（五八）〔零丁洋〕亦作伶仃洋，在廣東中山縣南，有零丁山，山下即零丁洋。（五九）〔汗青〕猶言史策也。古時以火炙簡令汗，取其青易書，復不蠹，謂之汗青。（六〇）〔抹〕古救字。（六一）〔舉〕古罪字，从辛从自，自古鼻字，言罪人懸鼻苦辛之憂。秦以舉似皇字，改爲罪。（六二）〔黃冠〕道士之冠也。唐書方技傳：「李淳風父播，仕隋唐尉，棄官爲道士，號黃冠子。」（六三）〔養〕饋會；「覆也」。公羊傳定公元年：「仲幾之罪何？不養城也。」注：「若今以草衣城是也。」（六四）〔同合馬〕讀資治通鑑作阿哈瑪特。（六五）〔瀛國公〕謂宋恭帝趙焜。恭帝於德祐二年（即元至元十三年）三月入元，五月乙巳，降封瀛國公。（六六）〔宋宗室〕謂平原郡公趙與芮翰林直學士趙與鵬等。（六七）〔開平〕府名，元置，在今察哈爾之多倫縣，元帝時往駐之，亦曰上都。（六八）〔鄉〕與嚮同，嚮古文向。又釋名：「鄉，向也。」（六九）〔孔子成仁孟子取義〕論語衛靈公：「子曰：『志士仁人，無求生以害仁，有殺身以成仁。』」孟子告子上：「孟子曰：『生，亦我所欲也；義，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義者也。』」（七〇）〔盟津〕在河南孟縣南十八里。周武王伐紂，與諸侯八百會盟於此，故曰盟津，亦曰孟津。（七一）〔伯夷叔齊欲扣馬而止之〕武王伐紂，伯夷叔齊叩馬而諫曰：「父死不葬，爰及干戈，可謂孝乎？以臣弑君，可謂仁乎？」左右欲兵之，太公曰：「此義人也，扶而去之。」（七二）〔孔子賢之〕論語述而：「冉有曰：『夫子爲衛君乎？』」子貢曰：「諾，吾將問之。」入曰：「伯夷齊何人也？」曰：「古之賢人也。」曰：「怨乎？」曰：「求仁而得仁，又何怨？」出曰：「夫子不爲也。」（七三）〔兩辟王〕謂益王昶與衛王昺。益王昶於至元十三年立爲帝，年僅九歲。衛王昺於至元十五年立爲帝，年僅八歲。（七四）〔桺〕音狎，檻也，所以閑猛獸。論語季氏：「虎兕出於桺，龜玉毀於楨中，是誰之過與？」（七五）〔質〕鑽本字，斧鑽也。漢書：「解衣伏質」。按斧鑽爲古行刑之具，以兩斤相合，略如今之鋸刀。鑽或釋爲斧，或釋爲鐵棍，蓋以上下之斤言，則爲斧屬，以下層之座言，則爲棍屬，故兩訓之也。（七六）〔所欲有甚於生者〕孟子告子上：「孟子曰：『……生，亦我所欲也；義，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義者也。生，亦我所欲，所欲有甚於生者，故不爲苟得也；死，亦我所惡，所惡有甚於死者，故患有所不辟也。』」（七七）〔掄〕音崙，說文：「掄也。」周禮地官山虞：「凡邦工入山林而掄材，不禁。」

文丞相像贊

孫燧

偉哉文公！千古之士。方國脈尙存也，流離顛沛，惟恐不得其生；及國脈既絕也，慷慨從容，惟恐不得其死。求生匪生，求死匪死，生死惟求，成就一是。丈夫事業，固每如此，百世聞風，孰不興起？

作者小傳 孫燧，明餘姚人，字德成，弘治進士，授刑部主事，歷河西右布政。及宸濠反，伏兵召燧至，執而擊之，折左臂，仍罵不絕口，遂被害。贈禮部尙書，諡忠烈。

指南錄自序

文天祥

予自吳門被命（一）入衛，守獨松關，（二）迺王正（三）二日，除浙西大制撫，領神臯，予辭尹，引帳兵二千人詣行在。（四）日夕贊陳樞使宜中，（五）謀遷三宮，（六）分二王於閩廣。

元夕後，予所部兵，皆聚於富陽。朝廷擬除予江東西廣東西制置大使，兼廣東經略，知廣州湖南策應大使。未及出命，陳樞使已去國。十九日，太皇（七）除予右丞相，兼樞密使都督諸路軍馬。時北兵駐高亭山，（八）距脩門三十里。是日，虜帥卽引董參政以兵屯榷木教場，城中

兵將官，紛紛自往納降。予欲召富陽兵入城，已不及事。三宮九廟，(九)百萬生靈，立有魚肉之憂。會使轍交馳，北約當國相見，諸執政侍從，聚於吳左丞相(一〇)府，不知計所從出，交贊予一行。國事至此，予不得愛身，且意北尙可以口舌動也。二十日，至高亭山，詰虜帥前後失信，虜帥辭屈，且謂決不動三宮九廟，決不擾京城百姓，留予營中。既而呂師孟(一一)來，予數罵其叔姪，愈不放還。

賈餘慶者，逢迎賣國，乘風旨使代予位，於是北兵入城。所以誤吾國陷吾民者，講行無虛日。北知賣國非予所容也，相戒勿令文丞相知。未幾，賈餘慶吳堅謝堂家鉉翁劉岳，皆以府第爲祈請使，詣北方，蓋空我朝廷，北將甘心焉。二月八日，諸使登舟，忽北虜遣館伴逼予同往，予被逼脅，欲卽引決，(一二)又念未死以前，無非報國之日，姑隱忍就船。方在京時，富陽兵已退趨婺(一三)處等州，予俟間還軍，苦不自脫。至是，欲從道途謀遁，亦不可得。

至京口，留旬日。始得鹽商小舟，於二月晦(一四)夜走真州。(一五)朔日，(一六)守苗再成相見，論時事慷慨流涕。予致書兩淮(一七)間，合兵興復，苗贊之甚力。初三日早，制司人來，迺出文書，謂丞相爲賺城，欲不利於我。苗不以爲然，送予出門，勸奔淮西。(一八)予謂「此北反間也，否則托辭以逐客也。李公仁人，使見予，必感動。」遂之維揚，(一九)苗遣五十兵四騎從行。夜抵西門，欲待旦求見，呵衛嚴密，鼓角悲慘。杜架閣(二〇)謂李公必不可見，徒爲矢石所陷，不如渡海，歸從王室。予從之。自是日夜奔南，出入北衝，犯萬萬死，道

途苦難，不可勝述。嗚呼！予之得至淮也，使予與兩淮合，北虜懸軍深入，犯兵家大忌，可以計擒，江南一舉而遂定也。天時不齊，人事好乖，一夫頓困不足道，而國事不競，哀哉！

予至通，聞二王建元帥府於永嘉，陳樞使與張少保世傑，（二二）方以李郭（二三）之事爲己任。狼狽憔悴之餘，喜不自制，跋涉鯨波，（二三）將躡屨（二四）以從。意者，天之所以窮餓困乏而拂亂之者，其將有所俟乎？德祐二年閏月日，廬陵（二五）文天祥自序。

註釋（一）〔被命〕受命也。（二）〔獨松關〕在今浙江餘杭縣西北七十五里之獨松嶺上，嶺路險狹，爲江浙二省要隘。伯顏分兵三道犯臨安，其一道出此。（三）〔王正〕正月也。春秋隱公元年書「春王正月」，晉隱公之始年爲周王之正月也。（四）〔行在〕天子巡幸所居曰行在。（五）〔陳樞使宜中〕德祐初以知樞密院事拜右丞相，益王立，復以爲左丞相，并澳之敗，欲奉王走占城，乃先如占城，遂不反。元兵伐占城，宜中走暹，後沒於暹。（六）〔三宮〕謂天子、太后、皇后也。（七）〔太皇〕宋理宗后謝道清，帝昀即位，尊爲太皇太后，簡稱太皇。后臨朝稱制，宋亡，以疾留杭，元以后與帝昀北去，降封壽春郡夫人，越七年卒。（八）〔高亭山〕卽阜亭山，在浙江杭縣東北二十里，當往來之衝，元伯顏軍阜亭山，宋君臣奉翼降之。（九）〔九廟〕漢書王莽傳：「起九廟：一曰黃帝太初祖廟，二曰虞帝始祖昭廟，三曰陳胡王統祖穆廟，四曰齊敬王世祖昭廟，……」後世天子亦起九廟。（一〇）〔吳左丞相〕時吳堅爲左丞相。（一一）〔呂師孟〕文煥之姪，於德祐元年使元軍。文煥爲襄陽守將，因宰相賈似道坐視不救，乃憤而降元。（一二）〔引決〕謂自殺也。（一三）〔婺州〕今浙江金華縣。（一四）〔晦〕陰歷每月之末日也。（一五）〔眞州〕卽今江蘇儀徵縣。（一六）〔朔日〕陰歷以每月之始日爲朔。（一七）〔兩淮〕謂淮南淮北，今江蘇淮陰淮安泗陽等十三縣地。地理通釋：「自古立國東南，以兩淮爲根本。」（一八）〔淮西〕淮水以西之地也，元史地理志：「廬州路，宋爲淮西路。」按廬鳳一帶之地，皆爲淮西，亦曰淮右。（一九）〔維揚〕謂揚州。（二〇）〔杜架閣〕謂杜濬，少負氣游俠，恭帝詔勤王，濬時宰縣，糾集民兵應之。文天祥開闔平江，往附焉。天祥北行，客無敢從者，濬慨然請行，間關

相從，屢脫天祥於險。益王卽位授司農卿，及崖山兵潰被執，憂憤感疾卒。架閣，官名。(一一)張少保世傑由小校累官至保康節度使，知平江，後封越國公，召入衛。元軍南下，進取閩廣，世傑駐兵厓山，朝夕力戰，後爲元將張弘範所破。陸秀夫負帝昀赴海，時世傑復欲求趙氏後，別圖恢復，舟覆而死。(一二)李郭謂李光弼郭子儀。李光弼，肅宗時平安史之亂，與郭子儀齊名，光弼用兵，謀定後戰，能以少擊衆，中興戰功，推爲第一。郭子儀，平安史，聯回紇，征吐蕃，以一身繫天下安危者二十年。(一三)鯨波謂海浪也。(一四)蹻蹻謂遠行也，史記：「虞卿者，游說之士也，蹻蹻擔簦，說趙孝成王。」蹻，音聶，履也；蹻，音矯，草履；簦，長柄笠，皆遠行具。(一五)廬陵今江西吉安縣，境內山水清勝。

指南錄後序

文天祥

德祐二年正月十九日，予除右丞相，兼樞密使，都督諸路軍馬。時北兵已迫修門外，戰守遷皆不及施。縉紳大夫士萃於左丞相府，莫知計所出。會使轍交馳，北邀當國者相見，衆謂予一行爲可以紓禍。國事至此，予不得愛身，意北亦尙可以口舌動也。初，奉使往來，無留北者，予更欲一覘北，歸而求救國之策。於是辭相印不拜，翌日，以資政殿學士行。

初至北營，抗辭慷慨，上下頗驚動，北亦未敢遽輕吾國。不幸呂師孟構惡於前，賈餘慶獻諂於後，予羈縻不得還，國事遂不可收拾。予自度不得脫，則直前詬虜帥(一)失信，數呂師孟叔姪爲逆。但欲求死，不復顧利害。北雖貌敬，實則憤怒。二貴會名曰館伴，夜則以兵圍所寓

舍，而予不得歸矣。

未幾，賈餘慶等以祈請使詣北，北驅予并往，而不在使者之目。予分當引決，然而隱忍以行，昔人云：『將以有爲也』。至京口，(二)得間奔真州。卽具以北虛實告東西二閫，(三)約以連兵大舉，中興機會，庶幾在此。留二日，維揚帥下逐客之令。不得已，變姓名，詭蹤跡，草行露宿，日與北騎相出沒於長淮間。窮餓無聊，追購又急，天高地迴，(四)號呼靡及。已而得舟避渚洲，出北海，(五)然後渡揚子江入蘇州洋，(六)展轉四明天台以至於永嘉。

嗚呼！予之及於死者，不知其幾矣。詆大會當死；罵逆賊當死；與貴會處二十日爭曲直屢當死；去京口挾匕首以備不測，幾自剄死；經北艦十餘里，爲巡船所物色，幾從魚腹死；真州逐之城門外，幾徬徨死；如揚州，過瓜洲(七)揚子橋，(八)竟使遇哨無不死；揚州城下，進退不由，殆例送死；坐桂公塘土圍中，騎數千過其門，幾落賊手死；賈家莊上幾爲巡徼(九)所凌迫死；夜趨高郵，迷失道，幾陷死；質明(一〇)避哨竹林中，邏者數十騎，幾無所逃死；至高郵，制府檄下，幾以捕係死；行城子河，(一一)出入亂屍中，舟與哨相後先，幾邂逅(一二)死；至海陵，(一三)如高沙，(一四)常恐無辜死；道海安(一五)如皋，(一六)凡三百里，北與寇往來其間，無日而非可死；至通州，(一七)幾以不納死。以小舟涉鯨波，出無可奈何，而死固付之度外矣。嗚呼！生死晝夜事也，死而死矣，而境界危惡，層見錯出，非人世所堪。痛定思痛，(一八)痛何如哉！

予在患難中，間以詩記所遭，今存其本不忍廢，道中手自抄錄。使北營留北關外爲一卷，發北關外歷吳門（一九）毗陵渡瓜洲復還京口爲一卷，脫京口趨眞州揚州高郵泰州通州爲一卷，自海道至永嘉來三山（二〇）爲一卷。將藏之于家，使來者讀之，悲予志焉。

嗚呼！予之生也幸，而幸生也何爲？所求乎爲臣，主辱臣死，有餘僂；所求乎爲子，以父母之遺體行殆而死，有餘責。將請罪於君，君不許；請罪於母，母不許；請罪於先人之墓。生無以救國難，死猶爲厲鬼以擊賊，義也。賴天之靈，宗廟之福，修我戈矛，從王于師，以爲前驅。雪九廟之恥，復高祖之業。所謂誓不與賊俱生，所謂鞠躬盡力死而後已，（二二）亦義也。嗟夫！若予者，將無往而不得死所矣。向也，使予委骨於草莽，（二三）予雖浩然（二四）無所愧作，然微（二四）以自文（二五）於君親，君親其謂予何？誠不自意，返吾衣冠，重見日月，使旦夕得正首丘，（二六）復何憾哉！復何憾哉！是年夏五改元景炎，（二七）廬陵文天祥自序其詩，名曰指南錄。

註釋（一）〔廢帥〕謂元帥伯顏也。（二）〔京口〕今江蘇丹徒縣。（三）〔二關〕謂淮東淮西兩制置司也。闕，闕寄也，委以治軍之全權也。史記：『闕以內者寡人制之，闕以外者將軍制之。』後因謂將兵者曰闕寄，言寄以闕外之事也。（四）〔迥〕音炯，寥遠也。（五）〔北海〕宋史：『至高郵，泛海至溫州。』此言北海，當指今江蘇高郵以東地。（六）〔蘇州洋〕當指今上海附近一帶海面。（七）〔瓜州〕在江蘇江都縣南四十里江濱。（八）〔揚子橋〕卽揚子津，在江都縣南十五里，自古爲江濱津要。（九）〔巡徼〕巡察也。（一〇）〔質明〕天明時也。（一一）〔城子河〕在高郵縣東南。（一二）〔邂逅〕不期而會也。（一三）〔海陵〕今江蘇泰縣。（一四）〔高沙〕地名，在高郵縣西南。（一五）〔海

安)在秦縣東南。(一六)(如臯)今江蘇如臯縣。(一七)(通州)今江蘇南通縣。(一八)(痛定思痛)韓愈文：「如痛定之人，思當痛之時，不知何能自處也。」(一九)(吳門)蘇州亦稱吳門。(二〇)(三山)福建省城稱三山。(二一)(鞠躬盡力，死而後已)言盡力於國事也。諸葛亮後出師表：「鞠躬盡瘁，死而後已。」(二二)(茅，孟子：「在野曰草莽之臣」。(二三)(浩然)即浩然之氣，謂正大之氣也。(二四)(微)無也。(二五)(文)文飾，掩飾也，南史：「每有惡事，必曲爲文飾。」(二六)(正首丘)禮記：「古之人有言曰：「狐死正首丘，仁也。」注：「丘是狐窟穴根本之處，雖狼狽而死，意猶嚮此丘。」今人以反葬故鄉爲歸正首丘，本此。(二七)(景炎)南宋端宗年號。

告先太師墓文

文天祥

維己卯(一)五月朔，越二十有六日，孝子某，自嶺(二)被執，至南安軍，(三)謹具香幣，遣人馳告于先太師革齋先生墓下。

嗚呼！人誰不爲臣？而我欲盡忠不得爲忠；人誰不爲子？而我欲盡孝不得爲孝。天平使我至此極耶！始我起兵赴難勤王，仲弟將家，遁于南荒。(四)宗廟不守，遷我異疆，大臣之誼，國亡家亡。靈武師興，(五)解后(六)歸國，再相出督，身荷憂責，江南之役，義聲四克。爲親拜墓，以剪荆棘。大勳垂集，一跌崎嶇，妻妾子女，六人爲俘。收拾散亡，息于海隅，庶幾奮厲，以爲後圖。惡運推遷，天所廢棄。有母之喪，尋失嫡子，(七)哭泣未乾，兵臨其壘。

倉皇之間，二女天逝。剪（八）爲囚虜，形影獨存，仰藥不濟，（九）竟北其轅。繫頸紮足，過我里門，望墓相從，恨不九原。爰指松楸，有言若誓，繼令支子，（一〇）實典祀事。有姪曰昇，我身是嗣。興言及此，血淚如雨。嗚呼！自古危亂之世，忠臣義士，孝子慈孫，其事之不能兩全也，久矣。我生不辰，罹此百凶，求仁得仁，抑又何怨？幽明死生，一理也；父子祖孫，一氣也；冥漠有知，尙哀鑒之。

余始至南安軍，卽絕粒爲告墓文，遣人馳歸，白之祖禰，（一一）瞑目長往，含笑入地矣。乃水盛風馳，五日過廬陵，又二日至豐城，（一二）知所遣人竟不得行。余至是不食，垂八日若無事。然私念：『死廬陵，不失爲首丘，今心事不達，委命荒江，誰知之者？盍少從容以就義乎？』復飲食如初。因記左傳，申包胥哭秦庭七日，勺飲不入口，不聞有他。迺知餓踣西山，（一三）非一朝夕之積也。余嘗服腦子二兩不死，絕食八日又不死，未知死何日，死何所，哀哉！

註釋（一）〔己卯〕爲元至元十六年，是年元帥張弘範陷崖山，宋亡。文天祥於至元十五年被執。（二）〔嶺〕嶺南，卽廣東。（三）〔南安軍〕今江西大庾縣，其舊治也。（四）〔荒〕邊裔也。（五）〔靈武師興〕靈武，唐縣，故城在今甘肅靈武縣西北。安祿山之亂，唐玄宗幸蜀，肅宗卽位於靈武。（六）〔解后〕與邂逅同，不期而遇也。（七）〔嫡子〕正妻所生之長子也。（八）〔剪〕滅也。（九）〔濟〕音齊，病也。（一〇）〔支子〕庶子也。禮記：『支子不祭』。（一一）〔禰〕泥里切，父廟曰禰，生稱父，死稱考，入廟稱禰。（一二）〔豐城〕卽今江西豐城縣。（一三）〔餓踣西山〕伯夷叔齊，殷孤竹君之二子也，武王伐殷，夷齊叩馬而諫，及武王勝殷有天下，夷齊恥食周粟，隱於首陽山，采

薇而食，遂餓死。

生祭（一）文丞相文

王炎午（二）

維年月日，里學生舊太學觀化齋生王炎午，謹采西山之薇，（三）酌汨羅之水，（四）哭祭於丞相文山先生未死之靈而言曰：

嗚呼！大丞相可死矣：文章鄒魯，（五）科甲郊祁，（六）斯文（七）不朽，可死；喪父受公卿祖奠之榮，奉母極東南迎養之樂，爲子孝，可死；二十而巍科，（八）四十而將相，功名事業，可死；仗義勤王，（九）使命不辱，不負所學，可死；華元（一〇）踉蹌，子胥脫走，（一一）丞相自斃幾死者數矣。誠有不幸，則國事未定，臣節未明。今鞠躬盡瘁，（一二）則諸葛矣；保捍閩廣，則田單卽墨矣；（一三）倡義勇出，則顏平原（一四）申包胥（一五）矣；雖舉事卒無所成，而大節已無媿，所欠一死（一六）耳。奈何再執，涉月踰時，就義寂寥，論者驚惜。豈丞相尙欲脫去耶？尙欲有爲耶？或以不屈爲心，而以不死爲事耶？抑舊主尙在，未忍棄捐耶？

果欲脫去耶？夫伏橋於廁舍之後，（一七）投筑於目矐之餘，（一八）於是希再縱，求再生，則二子爲不知矣。

尙欲有所爲耶？識時務者在俊傑，昔以東南全勢，不能解襄樊之圍；今以亡國一夫而欲抗

天下？況趙（一九）孤蹈海，楚懷（二〇）入關，商非前日之頑，（二一）周無未獻之地，南北之勢既合，天人之際可知。彼齊廢齊興，楚亡楚復，皆兩國相當之勢，而國君大臣固無恙耳；今事勢無可爲，而國君大臣皆爲執矣。臣子之於君父，臨大節，決大難，事可爲則屈意忍死以就義，必不幸則仗義以明分。故身執則勇於就義，當以杲卿（二二）張巡（二三）諸子爲正。李陵（二四）降矣，而曰：『欲有爲，且思刎頸以見志。』（二五）其言誠僞既不可知，況形拘勢禁，不及爲者十常八九。惟不刎，刎豈足以見志？況使李陵降後死他故，則頸且不及刎，志何能自明哉？丞相之不爲陵，不待知者而信，奈何慷慨遲回（二六），日久月積，志消氣餒，不陵亦陵，豈不惜哉？

欲不屈而死耶？惟蘇子卿（二七）可；漢室方隆，子卿使耳，非有興復事也，非有抗師讎也。丞相事何事？降與死當有分矣。李光弼討史思明，（二八）方戰，納刃於靴曰：（二九）『夫戰，危事也，吾位三公，不可辱於賊，萬一不利，當自刎。』李存勖（三〇）伐梁，梁帝朱友貞（三一）謂近臣皇甫麟曰：（三二）『晉，吾世讎也，不可俟彼刀鋸，卿可盡我命。』麟於是哀泣進刃於帝，而亦自刎。今丞相以三公之位，兼睚眦之讎，投機明辨，豈堪在李光弼朱友貞之下乎？屈且不保，況不屈乎？丞相不死，當有死丞相者矣。自死者義也；死於勢，死於人，以怒罵爲烈。死於怒罵，則肝腦腎腸，有不忍言者矣。雖鑊湯刀鋸，烈士不辭。苟可就義以歸全，豈不因忠以成孝？事在目睫，丞相何所俟乎？

以舊主尙在未忍棄捐耶？李昇（三三）篡楊行密（三四）之業，遷其子孫於海陵，（三五）嚴兵守之，至男女自爲匹耦，然猶得不死。周世宗（三六）征淮南，下詔撫安楊氏子孫，李景（三七）驚疑，盡殺其族。夫撫安本以爲德，而反速禍，幾微一失，可不懼哉！王衍（三八）既歸唐，莊宗發三辰之誓，（三九）全其宗族，未幾信伶人景進之計，（四〇）衍族盡誅。幾微之倚伏，（四一）可不畏哉！夫以趙祖之遇降主，（四二）天固巧於報德；然建共暫處，倨坐苟安，舊主正坐於危難，羈臣猶事於骯髒。而聲氣所逼，猜嫌必生，豈無李昇之疑？或有景進之計，則丞相於舊主不足爲情，而反爲害矣。

炎午，丞相鄉之晚進士也，前成均（四三）之弟子員也。進而父沒，退而國亡，生雖愧陳東（四四）報汴之忠，死不效陸機（四五）入洛之恥。丞相起兵次鄉國時，有少年狂子，持斐牘，（四六）叫軍門，丞相察其憂憤而進之，憐其親老而退之，非僕也耶？痛惟千載之事，既負於前；一得之愚，敢默於後？進薄昭之素服，（四七）先元亮之挽歌，（四八）願與丞相商之：

廬陵非丞相父母邦乎？趙太祖語孟昶（四九）母曰：『勿戚戚，行遣女歸蜀。』昶母曰：『妾太原人，願歸太原，不願歸蜀。』契丹遷晉出帝（五〇）及李太后安太妃於建州，（五一）太后疾，謂帝曰：『我死焚其骨送范陽（五二）僧寺，無使我爲虜地鬼也。』安太妃臨卒，亦謂帝曰：『當焚我爲灰，向南颺之，庶遺魄得返中國也。』彼婦人，彼國后，一死一生，尙眷眷故鄉，不忍飄棄仇讎外國，況忠臣義士乎？人七日不穀則斃，自梅嶺（五三）以出，縱不得留漢廡

而從田橫，(五四)亦當吐周粟而友孤竹，(五五)至父母邦而首邱(五六)焉。廬陵盛矣，科目尊矣，宰相忠烈，合爲一傳矣。舊主爲老死於降邸，宋亡而趙不絕矣。不然，或拘囚而不死，或秋暑冬寒，五日不汗，瓜蒂噴鼻而死，溺死，畏死，排牆死，盜賊死，毒蛇猛虎死。輕一死於鴻毛，虧一簣(五七)於泰山，而或遺舊主憂。縱不斷趙盾之弑君，(五八)亦將悔伯仁之由我，(五九)則鑄錯(六〇)已無鐵，噬臍(六一)寧有口乎？嗚呼！四忠一節，待公而六，爲位其閒，聞訃(六二)則哭。

註釋 (一)〔生祭〕未死而預祭之也。(二)作者自序云：「丞相再執，就義未聞，衰傑之見，固難測識，因與劉幾舉對床感愴，共賦嗟惜之。……遂作生祭丞相文，以速丞相之死。」(三)〔西山之薇〕武王平殷，天下宗周，伯夷叔齊恥之，義不食周粟，隱於首陽山，采薇而食。(四)〔汨羅之水〕戰國時，楚人屈原，名平，仕楚爲三閭大夫，懷王重其才。靳尚讒譖而疏之，乃作離騷，冀王感悟。襄王時復用譖，謫原於江南。原作漁父諸篇以見志，於五月五日，自沉汨羅江而死。(五)〔鄭魯〕猶言孔孟也。(孟子)鄭人，孔子魯人。(六)〔郊祁〕謂宋庠與其弟宋祁也。宋史：「二人同舉進士，禮部奏祁第一，章獻太后不欲以弟先兄，乃擢庠第一，而置祁第十，人呼曰二宋。」宋庠字公序，初名郊，官至兵部尚書、同平章事、樞密使。英宗時封鄭國公，卒諡元獻。宋祁字子京，官至工部尚書，翰林學士承旨。卒諡景文。(七)〔斯文〕論語子罕：「子畏於匡，曰：『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天之將喪斯文也，後死者不得與於斯文也；天之未喪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註：「道之顯者謂之文，蓋禮樂制度之謂。」(八)〔魏科〕全唐詩話：「秦韜玉父爲左軍將軍。韜玉出入田令孜之門，又與劉暉李崑士姜垵蔡鋌之徒，交遊中貴，各將兩軍費尺，僥求魏科，時謂對軍解頭。」(九)〔勤王〕謂盡力於王室也。尚書武成：「至于大王，肇基王迹；王季其勤王家。」後世謂以兵救援王室曰勤王。(一〇)〔華元〕春秋宋督曾孫，歷仕文共平三君，凡四十年。宣公二年三月鄭人

與宋人戰於大棘，宋師敗績，華元被囚。後宋人以兵車百乘，文馬百駟，贖華元於鄭；半入，華元逃歸。(一一)〔子胥脫走〕伍子胥春秋時楚人，名員。父奢兄尚，爲平王所殺，遂奔吳。卒佐吳伐楚，入郢，時平王已卒，乃掘其墓，出其尸，鞭之三百。謂華元踰關，子胥脫走者，蓋天祥嘗爲元軍所拘，至鎮江而脫逃也。(一二)〔鞠躬盡瘁〕言盡力於國事也。諸葛亮後出師表：「鞠躬盡瘁，死而後已。」(一三)〔田單即墨〕田單戰國時齊人。燕伐齊，下七十餘城，惟莒即墨不下。單用火牛攻之，敗燕軍，復齊七十餘城，封安平君。(一四)〔顏平原〕顏真卿字清臣，博學工辭章，善書法，開元中進士。爲楊國忠所惡，由侍御史出爲平原太守。度安祿山必反，乃陰爲備；祿山反，平原獨完。李希烈反，盧杞建言遣真卿往諭。希烈脅之，始終不屈，卒遇害。賜司徒，謚文忠。(一五)〔申包胥〕春秋楚大夫，與伍員友善。員以吳師伐楚，入郢，包胥入秦乞師，依庭牆而哭者七日，秦哀公乃出師定其國難。昭王返國，賞功，逃而不受。(一六)〔所欠一死〕宋謝枋得云：「大元制世，民物維新；宋室孤臣，只欠一死。」(一七)〔伏橋於廁舍之後〕趙襄子既滅智伯，豫讓欲爲智伯報讎，乃變名姓，爲刑人，挾匕首，入宮塗廁中，謀殺襄子。襄子如廁，心動，執問塗廁之刑人，則豫讓。左右欲誅之，襄子曰：「彼義人也，吾謹避之耳。且智伯亡無後，而其臣欲爲報讎，此天下之賢人也。」卒釋去之。居頃之，豫讓又漆身爲厲，吞炭爲啞，使形狀不可知，伏於襄子所當過之橋下，謀俟其至而殺之。襄子至，馬驚。襄子曰：「此必豫讓也。」使人問之，果豫讓，遂執之而數其罪。豫讓請擊襄子衣，以致其報讎之意。襄子義之，允其請。豫讓取其衣拔劍三躍而擊之，曰：「吾可以下報智伯矣！」遂伏劍自殺。(一八)〔投筑於目矐之餘〕荆軻刺秦王未成，被殺；其友高漸離變名姓，隱於市間，爲人庸保。始皇聞其善擊筑，乃召見，矐其目，重赦之。使擊筑，未嘗不稱善。居頃之，高漸離乃以鉛置筑中，近始皇時，舉而扑之，不中，遂被誅。(一九)〔趙孤〕指衛王昺。昺立於至元十五年，年僅八歲。時度宗之子，存者祇昺一人。天祥被執時，衛王已遷新會縣南八十里大海中之厓山。(二〇)〔楚懷〕謂楚懷王。懷王戰國楚威王子，名熊槐。秦昭王與楚婚，欲與王會，王欲行，昭睢屈平共諫之。王不聽，入武關，秦伏兵絕其後，遂死於秦。(二一)〔頑〕梗命之人，謂之頑民。尙書畢命：「茲殷頑民，遷于洛邑。」(二二)〔顏杲卿〕唐顏杲卿爲常山太守，安祿山反，使史思明攻之，城陷，被執。魯之使降，不應，瞋目而罵。祿山縛之天津橋柱，節解以肉噉之，誓不絕；鈎斷其舌，含胡而絕。(二三)〔張

巡。唐鄆州南陽人，開元末，以進士官真源令。安祿山反，巡起兵討之，拔衆至睢陽，與太守許遠等合，屢戰皆克。食盡，殺愛妾以饜士，至羅雀鼠煮糲粝以食。救兵不至，城陷，見執，大罵被害。(二二四)〔李陵〕漢成紀人，廣之孫也，武帝時爲侍中。善騎射，愛人下士，帝以爲有廣之風，拜騎都尉，使擊匈奴，以五千衆自當一隊，兵敗力竭而降。事聞，上怒，族之。(二二五)〔刎頸以見志〕李陵答蘇武書：「陵不難刺心以自明，刎頸以見志，願國家於我已矣。殺身無益，適足增羞，故每攘臂忍辱，輒復苟活。……然陵不死，有所爲也，故欲如前書之言，報恩於國主耳；誠以虛死不如立節，滅名不如報德也。」(二二六)〔退回〕猶徘徊。李白詩：「白馬小遲回」。(二二七)〔蘇子卿〕蘇武漢杜陵人，字子卿。武帝時以中郎將使匈奴，被留，居海上。嚙雪吞氈，仗節牧羊十九年，得還，昭帝拜爲典屬國。宣帝時賜爵關內侯，圖形麒麟閣。(二二八)〔李光弼〕唐柳城人，肅宗時拜節度使。平安史之亂，中興戰功，推爲第一。代宗時，封臨淮郡王。史思明唐寧州夷突厥種，初名宰干，玄宗賜名思明。與安祿山同鄉里，累官至大將軍。祿山反，思明從之。祿山爲其子慶緒所殺，思明遂殺慶緒而自立，稱燕帝。尋亦爲其子所殺。(二二九)〔納劍於靴曰……〕資治通鑑乾元二年：「以短刀置鞞中，曰：『萬一戰不利，諸君前死於敵，我自到於此，不令諸君獨死也。』」(三〇)〔李存勗〕五代唐莊宗，父克用將死，授以三矢，曰：「必報梁燕契丹之仇」。存勗北卻契丹，東滅燕劉仁恭，又滅朱梁，乃還矢太廟。後驕恣荒亂，伶人郭從謙反，中流矢死。(三一)〔朱友貞〕卽梁末帝，太祖朱全忠之子，在位十一年。(三二)〔謂近臣皇甫麟曰……〕資治通鑑後唐同光元年：「梁主謂皇甫麟曰：『李氏吾世讎，理難降首，不可俟彼刀鋸，吾不能自裁，卿可斷吾首。』」麟泣曰：「臣爲陛下揮劍死唐軍，則可矣，不敢奉此詔。」梁主曰：「卿欲賣我耶？」麟欲自到，梁主持之曰：「與卿俱死」。麟遂弑梁主，因自殺。(三三)〔李昇〕南唐徐州人，字正倫，少孤，流寓溧泗間。楊行密攻濠州得之，奇其貌，養以爲子。楊氏諸子不能容，行密以乞徐溫，乃冒姓徐，名知諱。仕吳，累官參知政事，出鎮金陵。吳禪稱帝，爲南唐開國之主。在位七年卒，廟號烈祖，年號昇元。(三四)〔楊行密〕五代吳合昉人，字化源。初爲盜，後應募爲州兵，遷隊長。使出戍，因起兵爲亂，據廬州。唐昭宗拜爲淮南節度使，封吳王，悉有河南江東地。爲人寬厚雅信，能得士心。在位十五年。其子溥稱帝，追稱爲太祖武皇帝。(三五)〔海陵〕在江蘇泰縣東。(三六)〔周世宗〕後周龍岡人，姓柴氏，名榮，太祖養子。通書史、

卽位後，勵精圖治，取秦隴，平淮右，復三關，威武之聲，震僞夷夏。在位六年崩，亦稱柴世宗。（三七）（李景）南唐昇子，初名景通，後改爲璟，字伯玉。昇卒，嗣立。周師南征，取滁州，景懼，奉書願效貢賦，陳兄事之禮，世宗不答。尋割江北地稱臣，奉周正朔，周始罷兵；遂去帝號，稱國主。後徙都洪州，以太子煜留守金陵。在位十九年卒。（三八）（王衍）五代前蜀主王建子。本名宗衍，後去『宗』名衍，字化源。建卒，嗣立，荒淫無度，後唐莊宗遣將伐之，遂降。既入洛陽，卒見殺。（三九）（三辰之誓）資治通鑑後唐紀莊宗同光三年：『丁酉，詔蜀朝所署官，四品以上，降授有差，五品以下，才地無取者，悉縱歸田里；其先降及有功者，委崇韜隨事獎任。又賜王衍詔，略曰：『固當裂土而封，必不薄人於險。三辰在上，一言不欺。』按崇韜姓郭。三辰，日月星也。（四〇）

〔景進之計〕景進後唐伶人。莊宗好俳優，伶人亂國者，景進與史彥瓊郭門高爲最。通鑑後唐紀天成元年：『景進等言於帝曰：『魏王未至，康延孝初平，西南猶未安。王衍族黨不少，聞車駕東征，恐其爲變，不若除之。』帝乃遣中使向延嗣齎敕往誅之。敕曰：『王衍一行並從殺戮，已印畫。』樞密使張居翰覆視，就殿柱指去『衍』字，改爲『家』字，由是蜀百官及衙僕役獲免者千餘人。延嗣至長安，盡殺衍宗族於秦川驛。衍母徐氏且死，呼曰：『吾兒以一國迎降，不免族誅，信義俱棄，吾知汝行亦受禍矣。』按魏王卽魏王繼岌，康延孝賜姓名曰李紹琛。時繼岌征蜀未還，康延孝以郭崇韜朱友謙功高族滅，自危而叛已伏罪。（四一）（倚伏）謂禍福相因倚也。老子：『禍兮福所倚，福兮禍所伏。』（四二）（趙祖之遇降主）指宋太祖太宗厚遇吳越國王錢俶等事。（四三）（成均）禮記文王世子註：『董仲舒曰：『五帝名大學曰成均。』按周五大學，南爲成均，北爲上庠，東爲東序，西爲辟雍。中爲辟雍。（四四）（陳東）宋丹陽人，字少陽。傲僞負氣，以貢入太學。欽宗卽位，上書論蔡京童貫王黼李彥梁師成朱勳六人爲六賊，請誅之以謝天下。李綱罷，復率諸生伏宣德門上書，從者數萬。於是亟詔綱入，復領行營，除東太學錄。東又請誅蔡氏，且力辭官以去。高宗南渡，相綱，召東至，未得對，會綱去，乃上書乞留綱而罷黃潛善汪伯彥，不報。會布衣歐陽澈亦上書言事，潛善遽以語激怒高宗，東與澈同斬於市。東初未識綱，特以國家故爲之死，識與不識，皆爲流涕。後高宗悔悟，追贈秘閣修撰。有少陽集。（四五）（陸機）晉吳郡人，字士衡，抗子，少有異才，文章冠世。慨吳之亡，乃著辨亡論二篇。太康末，與弟雲俱入洛，累遷太子洗馬、著作郎。後事成都王穎，表爲平原內史。太安初穎起兵討長

沙王父，假後將軍、河北大都督。軍敗，孟玖等譖熾有異志，穎使收機。機曰：「華亭鶴唳，可復聞乎！」遂進害。有陸平原集。（四六）（裴膺）裴，文貌；膺，公文書也。（四七）（薄昭之素服）薄昭漢文帝母薄姬之弟，封軹侯。漢書文帝紀：「十年冬，行幸甘泉，將軍薄昭死。」註：「鄭氏曰：『昭殺漢使者，文帝不忍加誅，使公卿從之飲酒，欲令自引分。昭不肯，使羣臣喪服往哭之，乃自殺。』」（四八）（元亮之挽歌）陶潛，晉尋陽人，一名淵明字元亮，侃之曾孫也。有五言挽歌一首。（四九）（孟昶）五代時後蜀主孟知祥第三子，嗣立，改元廣政，好打毬走馬，君臣務爲奢侈。宋師伐蜀，命李昊草表以降，至京師，封秦國公，七日卒。（五〇）（晉出帝）名重貴，五代晉高祖石敬瑭兄之子，在位五年。（五一）（建州）遼置，在大凌河之南，後移河北，皆今熱河朝陽縣地。（五二）（范陽）地在今北平附近。（五三）（梅嶺）即大庾嶺。（五四）（留漢廐而從田橫）田橫既爲漢將灌嬰所敗，遁居海島中，高帝使使召之，田橫適與其二客乘傳車詣洛陽。未至三十里，至戶鄉廐置，（置馬以傳驛也）。謂其客曰：「橫始與漢王俱南面稱孤，今漢王爲天子，而橫乃爲亡虜，而北面事之，其恥固已甚矣。且吾烹人之兄，與其弟併肩而事其主，縱彼畏天子之詔，不敢動我，我獨不媿於心乎。且陛下所以欲見我者，不過欲一見吾面貌耳。今陛下在洛陽，今斬吾頭馳三十里間，形容尙未能敗，猶可觀也。」遂自剄，令客捧其頭，從使者馳奏之高帝。（五五）（吐周粟而友孤竹）孤竹君之二子伯夷叔齊，殷亡，恥食周粟，隱於首陽山，採薇而食，卒至餓死。（五六）（首丘）禮記檀弓：「古之人有言曰：『孤死正丘首，仁也。』」註：「丘是孤窟穴根本之處，雖狼狽而死，意猶嚮此丘。正丘首，正首丘也。」今人謂反葬故鄉爲歸正首丘，本此。（五七）（一簣）書：「爲山九仞，功虧一簣。」簣，土籠也，言築九仞之山而缺一簣之主，卽不能完成；喻積年之勞，敗於一旦也。（五八）（趙盾弑君）左傳宣公二年：「乙丑，趙穿攻靈公於桃園，宣子未出山而復。太史書曰：『趙盾弑其君。』以示於朝。宣子曰：『不然。』對曰：『子爲正卿，亡不越竟，反不討賊，非子而誰？』宣子曰：『嗚呼！我之懷矣，自貽伊戚。』其我之謂矣！」孔子曰：「董狐，古之良史也，書法不隱；趙宣子，古之良大夫也，爲法受惡，惜也，越竟乃免。」（五九）（伯仁由我）晉周顛字伯仁。王敦作亂，王導詣顛待罪，顛申救甚至，而導不知。後奉詔詣石頭見敦，敦問導「周顛何如」？導不答，遂被殺。後導見顛申救之表，泣曰：「我雖不殺伯仁，伯仁由我而死。」（六〇）（鑄錯）五代史：「聚六州四十二縣鐵，鑄一個錯不成。」言

舛誤之甚也。方岳詩：「鑄銷空糜六州鐵。」（六一）（噬臍）左傳莊公六年：「亡鄆國者，必此人也；若不早圖，後君噬臍，其及圖之乎？圖之，此爲時矣。」齊局臍，以口齧腹臍，喻不及事也。（六二）（訃）音赴，古本作赴，告喪也。

作者小傳 王炎午，宋廬陵人字鼎翁，別號梅邊，咸淳間補太學生。臨安陷，謁文天祥，毀家以助軍餉，天祥留置幕府，已而以母病歸。未幾，天祥被執，炎午作生祭文以勵其死，天祥既就義，又作望祭文以哀之。自是杜門卻掃，益肆力於詩文，名其所著曰吾汝稿，皆示不事異代之意也。

望祭文丞相文

王炎午

相國文公再被執時，余嘗爲文生祭之。已而吉水（一）張千載（二）弘毅，自燕山（三）持丞相髮與齒歸。嗚呼！丞相旣得死矣。謹痛哭望奠，（四）再致二言：

嗚呼！扶顛持危，文山諸葛，（五）相國雖同，而公死節。倡義舉勇，文山張巡，（六）殺身不異，而公秉鈞。（七）名相烈士，合爲一傳，三千年間，人不兩見。事繆（八）身執，義當勇決，祭公速公，童子易簣。（九）何知天意，佑忠憐才，留公一死，易水金臺（一〇）。乘氣輕命，壯士其或久而不易，雪松霜柏。嗟哉文山！山高水深。難回者天，不負者心！常山之舌，（一一）侍中之血，（一二）日月韜光，山河改色。生爲名臣，沒爲列星，不然勁氣，爲風爲霆。千將莫邪，（一三）或寄良冶，（一四）出世則神，入土不化。今夕何夕？斗轉河（一五）斜。

中有光芒，非公也邪？

註釋 (一)〔吉水〕縣名，屬江西。(二)〔張千載〕字毅甫，與文天祥友。天祥被執北行，千載寓天祥囚所近側，供送飲食無缺。天祥授命日，藏其首負骸南歸，付其家葬之。(三)〔燕山〕在京兆薊縣東南，故北平亦稱燕都或燕京，京兆亦以燕山稱之。(四)〔望奠〕遠望而拜祭也。古有望祭，尙書：『望于山川』。註：『九州名山大川五嶽四瀆之屬，皆一時望祭之。』(五)〔諸葛〕謂蜀相諸葛亮也。(六)〔張巡〕唐南陽人，天寶中，安祿山反，巡固守睢陽，每戰大呼，嚼齒皆碎；屢敗賊衆。閱數月，救兵不至，食盡，殺愛妾以饗士，至羅雀鼠盡餽弩以食。城陷被執，大罵遇害。(七)〔秉鈞〕秉，執也；鈞，權要也；(如鈞軸，鈞樞)秉鈞，謂執國家要政者。白居易詩：『爲問三丞相，如何秉國鈞？』(八)〔繆〕謬，亦作繆，差誤也。禮記：『不能詩，於禮繆。』(九)〔易簧〕曾子將死，童子曰：『華而晝，大夫之贊與？』曾子以寢席之非禮，乃命曾元舉扶而易之，反席未安而歿。事見禮記檀弓。今人謂將死曰易簧。(一〇)〔易水金臺〕易水，出河北易縣。金臺，卽黃金臺，亦曰燕臺，在京兆東南。戰國時燕昭王築臺於易水東南，置千金其上，延天下士，號黃金臺。故京兆亦稱金臺或燕臺。文天祥被執，囚於燕京凡四年，故云易水金臺。(一一)〔常山之舌〕顏杲卿，字昕之，爲常山太守。祿山反，使史思明攻常山，城陷，被執。賊脅使降，不應，瞋目而罵。祿山縛之天津橋柱，筋解以肉噉之，誓不絕；鈞斷其舌，杲卿含胡而絕。(一二)〔侍中之血〕晉稽紹字廷祖，惠帝以爲侍中。尋朝廷有北征之役，紹馳詣行在。值王師敗績，百官及侍衛莫不散潰，惟紹儼然端冕，以身捍衛。兵交御輦，飛箭雨集，紹遂被害於帝側，血濺御服，天子深哀歎之。及事定，左右欲浣衣，帝曰：『此稽侍中血，勿去也。』(一三)〔干將莫邪〕名劍名。吳越春秋：『干將，吳人；莫邪，干將之妻也。干將作劍，莫邪斷髮剪爪，投於鑪中，金鐵乃濡，遂以成劍；陽曰干將，陰曰莫邪。』(一四)〔冶〕攻金之工也。(一五)〔河〕天河(或銀河)也。

文丞相傳序

許有壬

宋養士三百年，得人之盛，軼（一）唐漢而過之遠矣。盛時忠賢雜遝，（二）人有餘力；及天命已去，人心已離，有挺然獨出於百萬億生民之上，而欲舉其已墜，續其已絕，使一時天下之人，後乎百世之下，洞知君臣大義之不可廢，人心天理之未嘗泯；其有功於名教，（三）爲何如哉？

丞相文公，少年趨厲，（四）有經濟（五）之志，中爲賈（六）沮，徊翔外僚。其以兵入援也，大事去矣；其付以鈞軸（七）也，降表具矣；其往而議和也，冀萬一有濟耳。平生定力，萬變不渝，（八）『父母有疾，雖不可爲，無不用藥之理。』公之語，公之心也。是以當死不死，可爲即爲。逸于淮，振於海，真不可爲矣，則惟死爾。可死矣，而又不死，非有他也，等一死爾，昔則在己，今則在天，一旦就義，視如歸焉。光明俊偉，俯視一世，顧盾敏裸將（九）之士，不知爲何如也！推此志也，雖與嵩華（一〇）爭高，可也。宋之亡，守節不屈者有之，而未有有爲若公者，事固不可以成敗論也。然則收宋三百年養士之功者，公一人耳。

孫富爲湖廣省檢校官，（一一）始出遼陽（一二）儒學副提舉（一三）廬陵劉岳申（一四）所爲傳，將刻之梓，（一五）俾有壬序之。有壬早讀指南錄，吟嘯集，見公自述甚明。三十年前遊京

師，故老能言公者尙多，而訝其傳之未見于世也。伏讀慷慨，惜京師故老之不見及也。公之事業，在天地間，炳（一六）如日星，自不容泯。而史之取信，世之取法，則有待於是焉。若富也，可謂能後者也。元統（一七）改元（一八）十二月朔，參議中書省相臺（一九）許有壬序。

註釋

（一）〔軼〕超過也，從後出前曰軼。（二）〔雜選〕衆多貌，漢書：「雜選衆賢」。選，音沓。（三）〔名教〕

名謂名分，教謂教化，凡繫倫之所關，聖賢之所訓，皆是也。（四）〔越厲〕越，音掉，超也。厲，嚴肅也。（五）

〔經濟〕謂經世濟民也。宋史王安石傳：「以文章節行高一世，而尤以道德經濟爲己任。」（六）〔賈〕謂賈似道。

（七）〔鈞軸〕鈞以衡物，軸以轉車，以喻秉要政者。（八）〔渝〕變也。（九）〔膚敏〕將詩經：「殷士膚敏，裸將于

京。』膚敏，言壯美而敏疾也。裸將，諸侯爲天子助祭也。言殷之子孫，殷亡之後，於周祭宗廟時，助其行灌地降神之禮也。（一〇）〔嵩華〕中嶽嵩高，五岳之一，在河南登封縣北。西嶽華山，亦五嶽之一，在陝西華陰縣。（一一）

〔檢校官〕官名，爲加官，自檢校太師至檢校各部員外郎皆是，其官高於正官，猶清代之加銜也。（一二）〔遠陽〕今遼寧遠陽縣。（一三）〔提舉〕官名，管理之意。（一四）〔劉岳申〕元廬陵人，字高仲，爲遠陽儒學副提舉，以泰和州判

致仕，其文辭簡約峻潔，學者稱申齋先生。（一五）〔梓〕俗稱刻文字於木版曰梓。（一六）〔炳〕明也。（一七）〔元

統〕元順帝年號。（一八）〔改元〕古者新君卽位，逾年改元，不設年號，亦無中途改元之制。漢武帝卽位，以建元爲

年號，其後因天瑞而屢改元，皆有年號，歷朝仍之，以迄於元，甚至一年而三改元，一帝而有十餘年號。（一九）

〔參議中書省相臺〕中書省參議，官名典左右司文牘，元置，明廢。中書省，官署名，元代中書省兼尙書省之任，有中

書令，左右丞相，平章政事，左右丞，參知政治等官。

作者小傳 許有壬，元人，字可用，幼穎悟，一目讀書五行。登延祐進士，至正中累官集賢大學士，改樞密副

使，拜中書左丞，歷事七朝，垂五十年，遇國家大事，無不盡言。善筆札，工詞章。卒諡文忠。有至正集、圭塘小

稿。

稿。

文山先生文集序

韓雍

古今論文者，僉（一）曰：『觀文可以知人。夫文者言之精華，而言則心之聲也。心之所有邪正，則發言爲文有純駁，而人之忠否見焉。故讀出師二表，而知諸葛孔明之忠；讀天門掉臂一詩，而知丁謂（二）之不忠；卒之皆如其言。信乎！人可以言而觀。然校獵長楊等作，雖工且美，而其爲人，終不能無可議，又若難觀以言。蓋必心有定志，則言有定論，而後見諸行事有定守，觀於宋丞相文山先生可徵（三）矣。

先生負豪傑之才，蓄剛大之氣，而充之以正心之學。自其少時，游學宮，見鄉先生忠節祠，慨然曰：『沒不俎豆（四）其間，非夫也。』及舉進士，奉廷對，識者論其所對，古誼若龜鑑，忠肝如鐵石。已而值時多艱，詔諸路勤王，先生捧詔涕泣，且曰：『樂人之樂者，憂人之憂；食人之食者，死人之事。』其心蓋已有定志矣。志發於言而爲文，其詩辭序記等作，或論理敘事，或寫懷詠物，或弔古而傷今，大篇短章，宏衍鉅麗，嚴峻剴切，皆惓惓（五）焉愛君憂國之誠，匡濟恢復之計。至其自誓盡忠死節之言，未嘗輟諸口，讀之，使人流涕感奮，可以想見其爲人，其言可謂有定論矣。惟其志定論定，故以一身任天下之重，盡心力而爲之，艱難險阻，千態萬狀，其憚其勞，不易其心。既而國事已去，被執久繫，挾之以刀鋸而不屈，誘之以

大用而不從；卒之南向再拜，從容就義，以成光明俊偉之事業。非其守之一定不移，能若是乎？

傳曰：『有志者，事竟成。』又曰：『言願行，行願言。』先生有之，而視世之靜言庸違（六）者，異矣，宜其文之足徵而傳世也。雖然，文章傳世，以其關世教也。使無補於世教，雖工何益？今斯集也，傳之天下後世之人，爭先快觀，皆知事君之大義，守身之大節。不宜以成敗利鈍而少變，以扶天常，（七）以植人紀，（八）以沮亂臣賊子之心，而增志士仁人之氣，其於世教，重有補焉。故予因按察副使（九）陳价維藩請，序其編次之由，不辭鄙陋而書之，蓋將以爲同志勸，且爲天下後世之爲臣子者厲（一〇）也。

註釋（一）〔食〕七淹切，皆也。（二）〔丁謂〕宋淳化進士，累官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昭文館大學士。眞宗朝營造宮觀奏祥異之事，多謂與王欽若發之。寇準爲相，尤惡謂，謂媒孽其過，遂罷準相。仁宗立，知謂前後欺罔，貶之。謂機敏有智謀，檢校對人，喜爲詩，圖畫博奕音律，無不洞曉。（三）〔徵〕證也。（四）〔俎豆〕均禮器，古祭祀燕享，用俎以薦牲，豆以盛醢醢醢。〔五〕〔愴愴〕怒至也。漢書：『愴愴之義也。』（六）〔靜言庸違〕書經：『靜言庸違』，江聲注：『靜言，巧言也。』庸，常也。（七）〔常〕可常行之道也，故仁義禮智信，謂之五常。（八）〔紀〕道也。書經：『先王肇修人紀』。（九）〔按察副使〕官名，宋以諸路轉運使兼按察使，專主巡察。（一〇）〔厲〕勸免之也。漢書：『以厲賢才焉』。

作者小傳 韓雍，明長洲人，字永熙，正統進士，授御史，巡按江西，踴厲風發。景泰時擢廣東副使，尋巡江西，有才望。憲宗立，坐累貶官，會廣西撞犛爲寇，改左僉都御史，贊理軍務，直搗大藤峽，破賊三百二十四砦，擒賊魁，分隊餘黨悉定，威震南方。遷左副都御史，提督兩廣軍務。卒後，兩廣人念雍功，立祠奉祀，諡襄毅，有襄毅

文集。

文山別集序

王守仁

文山別集者，宋丞相文山文先生，自述其勤王之所經歷，後人因而採集之以成者也。其間所值，險阻艱難，顛沛萬狀，非先生之自述，世固無從而盡知者。先生忠節蓋宇宙，皆於是爲有據；後之人因詞考迹，感先生之大義，油然而起其忠君愛國之心，固有泫然涕下，裂眦扼腕，思喪元（一）之無地者；是集之有益於臣道，豈小小哉？

古之君子之忠於其君，所以盡其心焉，以自慊（二）而已，亦豈屑屑（三）言之，以靳（四）知於世？然而仁人之心忠於其君，亦欲夫人之忠於其君也。忠於其君，則盡心（五）焉已；欲夫人忠於其君，而思以吾之忠於其君者，啓其良心，固有人弗及知之者，非盡言之，何由以及乎人？斯先生之所爲自述，將以教世之忠也。當其時仗節死義之士，無不備載，亦因是有以傳，是又與人爲善也。是集也，在先生之自盡，若嫌於靳世之知，以先生之教人，則吾惟恐其知之不盡也。在先生之自盡，若可以無傳；以先生之與人爲善，則吾惟恐其傳之不遠也。

先生之族裔今太僕少卿（六）公宗嚴，將是集屬守仁爲之序。守仁之爲廬陵也，公之族兄承蔭，命其子庠生（七）繼宗，嘗以序請，茲故不可得而辭。嗚呼！當顛沛之餘，而不忘乎與人爲

善者，節之裕也；致自盡之心，而欲人同歸於善者，忠之推也；不以斬知爲嫌，而行其教人之誠者，仁之篤也。象賢崇德，以彰其先世之美之謂孝；明訓述事，以廣其及人之教之謂義。吾於是集之序，無愧辭爾已。

註釋 (一)〔喪元〕謂人被殺失其首領也。孟子滕文公下：「志士不亡在溝壑，勇士不忘喪其元。」 (二)〔自憐〕

自足也。 (三)〔屑屑〕煩細也。 (四)〔斬〕音僅，取也。 (五)〔盡心〕自竭其心力也。孟子梁惠王：「梁惠王曰：

「寡人之於國也，盡心焉耳矣。」」 (六)〔太僕少卿〕官名，秦漢爲九卿之一，掌輿馬及牧畜之事。北齊曰太僕寺，

有卿少卿各一人。 (七)〔庠生〕舊稱府縣學之生員曰庠生。

作者小傳 王守仁，明餘姚人，字伯安，弘治進士，正德時巡撫南贛，平大帽山諸賊，定宸濠之亂，明世文臣用

兵，未有如守仁者。卒贈新建侯，謚文成。其學以良知良能爲主，稱爲姚江派。嘗築室陽明洞中，世稱陽明先生。

文山先生全集序

鄢懋卿

京府先師廟(一)之西隅，有故宋信國公文山文先生祠，乃我皇祖(二)驅胡(三)之後，卽於就義之所追祀之，所以闡忠烈，風(四)世教也。予祇役京府之三日，行釋菜禮于先師廟，得遂展謁先生神爽，耿耿若生，良用感愴。乃進諸生(五)於堂，相與下上其事者移時。既又得先生之文集而讀焉，三復嘆息，不忍置。乃作而言曰：

武興而伯夷叩馬，漢亡而武侯（六）討賊，夫豈昧於時勢哉？蓋有見於君臣之義，不可解焉者也。探薇一歌，萬世傳誦；出師二表，讀者流涕；亦其義之相感而然耳。古之君子，必於天理民彝，（七）大倫（八）大法，而見之明，守之固，行之決，然後大節不虧，而其文章勳業，愈遠而彌章，雖死而不朽也。

宋元之際，乾綱（九）絕紐，禽獸（一〇）制人，姦者遁荒，懦者俛降。胥天下以與夷狄，而以免死爲幸；奉君后以臣妾於禽獸，而不以爲恥。臯亭之使，先生挺然獨往而無忌；京口之脫，崎嶇萬狀；思以一木支大廈之傾，雖瀕萬死而無悔。死之日，宋亡已七年，崖山亡亦四年，報宋一心，愈挫愈厲，而竟無渝於其初。故其發諸文詞，昭若日星，轟若雷霆，而慷慨激烈，無非忠義所形。至今誦其言，想其風旨，真足以寒姦邪之膽，而起吾人凌厲（一一）之氣。後生蓋後伯夷武侯而作者，而精忠峻節，貫日（一二）凌霜，天綱（一三）賴以立，民彝賴以正，萬世之大防賴以植。其身雖死，其文固未喪也。視昔之賈餘慶陳宜中輩，直糞苴耳。

語曰：『篤信好學，守死善道。』言守死，非篤信不能也。篤信則誠，誠則明，明則自足以善道。孔子（一四）之所以不惑不憂不懼，（一五）孟子（一六）之所以不淫不移不屈，（一七）皆此道也。先生以弘毅之資，而充之以聖賢之學，故大廷之對，以『法天不息』爲言；而帶留之贊，以『仁至義盡』終焉。匪誠積於中，何至死不變若是耶？人徒知先生之忠之文也，而不知其一本於誠，故特表而出之。於是乎反覆是集而編次之，統而名之曰：『文山先生全集。』中有

文集，有別集，有附錄，如先生所作集有未載者，爲拾遺，後世爲先生而作繼附錄者，爲續錄，凡若干卷。遂以授河間（一八）守董君策，俾教諭嚴順校正，知縣甯寵刻之。

釋註（一）〔先師廟〕先師，謂至聖先師孔子也。（二）〔皇祖〕謂明太祖。（三）〔胡〕謂元人。（四）〔風〕教化也。（五）〔諸生〕謂學官弟子也。（六）〔武侯〕謂諸葛亮。（七）〔民彝〕民之常性也。（八）〔大倫〕禮記：『此七者，教之大倫也。』謂父子、兄弟、夫婦、君臣、長幼、朋友、賓客。（九）〔乾綱〕猶言君權也。晉書：『聖人之臨天下，祖乾綱以流化。』（一〇）〔禽獸〕謂元人。（一一）〔凌厲〕奮迅無前之貌。三國志賈詡傳注：『赤壁之敗，蓋有運數，實由疾疫大興，以損凌厲之風。』（一二）〔貫日〕謂遮蔽日光也。史記：『昔者荆軻慕燕丹之義，白虹貫日。』注：『精誠感天，白虹爲之貫日。』（一三）〔天綱〕王法也。（一四）〔孔子〕儒家之祖，周春秋時魯人，名丘字仲尼。初仕於魯，爲司寇，攝行相事，其後不用，遂周流四方。歸魯，刪詩書，定禮樂，贊周易，修春秋，以傳先王之舊。（一五）〔不惑不憂不懼〕論語子罕：『子曰：『知者不惑，仁者不憂，勇者不懼。』』註：『明足以燭理，故不惑；理足以勝私，故不憂；氣足以配道義，故不懼。』（一六）〔孟子〕戰國時鄒人，名軻，著孟子七篇，其說尊王賤霸，重仁義，輕功利，創性善之說，謂人皆可以爲堯舜。（一七）〔不淫不移不屈〕孟子滕文公：『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謂大丈夫。』（一八）〔河間〕府名，今河北河間縣，其舊治也。

作者小傳 鄒懋卿，明嘉靖進士，爲嚴嵩父子所廢。戶部以兩浙兩淮長蘆河東鹽政不舉，嵩遂用懋卿，官至刑部右侍郎。及嵩敗，被裂戍邊。

跋文山先生遺墨

蘇伯衡

天下宗周（一）矣，而伯夷、叔齊終不食其粟，遂餓而死；韓、趙、魏共分晉地矣，（二）而豫讓必爲智伯報仇，（三）竟殺其身；仁者之志，存亡不易，義者之節，盛衰不改，固如是乎？三宮北上矣，益王殂于井澳矣，（四）衛王赴海死矣，（五）而丞相 文公，志節益堅；困辱之，摧折之，甘言以嘗之，重祿以啖之，迄莫能奪之，而竟死之。噫！蓋與三子者同諒矣。公此數詩，意其在燕獄時所書，其歲當別攷也。今去宋一百四十年，忠義之氣，感激之詞，筆勢勁拔，猶燁燁（六）楮素（七）間，如龍跳虎躍，不可褻玩狎視。二心（八）之臣，見之而不褻魄，則吾弗信。

註釋（一）〔宗周〕言周爲天下所宗也。諸侯於夏季朝見天子曰宗，人所歸往亦曰宗。（二）〔韓趙魏共分晉地矣〕晉，國名，春秋時奄有今山西平陽，太原以東，及河北廣平大名之地，後爲大夫趙、韓、魏三家所分。（三）〔豫讓必爲智伯報仇〕豫讓，戰國晉人，嘗事范中行氏，無所知名，去而事智伯。趙襄子與韓、魏滅智伯，讓漆身爲厲，（讀如賴，賴也。）吞炭爲啞，謀刺襄子，爲智伯報讎，兩爲襄子所獲。襄子初釋之，繼獲時，讓求襄子之衣擊之，以致報讎之意，遂自殺。（四）〔益王殂于井澳〕宋 端宗，度宗 庶子，名昀，封益王，列 福州。恭帝北去，卽位於福州，明年，文天祥兵潰，避入海，又明年崩。井澳，在今廣東香山縣南海中橫琴山下。（五）〔衛王赴海死矣〕宋 帝昀，度宗 庶子，封衛王。端宗崩，卽位於福州，尋遷新會之崖山，元張弘範襲崖山，宋兵潰，陸秀夫負帝入海死。（六）〔燁燁〕光盛貌，逸獵切，音葉。（七）〔楮素〕楮音褚，謂紙曰楮。素，生絹潔白者。（八）〔二心〕謂有異心也。左傳：『臣無二心，天之罰也。』

作者小傳 蘇伯衡，明人，字平仲，博洽羣籍，爲古文有聲。元末貢於鄉，明太祖置禮賢館，伯衡與焉，擢翰林編修，乞省親歸。學士宋濂致仕，薦伯衡自代，太祖卽徵之，復以疾辭。後聘主會試，爲處州教授，坐箋表誤，下吏死。有蘇平仲集。

跋文山先生集後

潘 侃

新安潘侃曰：宋之亡也，其仗節不屈之臣，死于國事者，衆矣，然成仁取義，未有若先生之烈者；蓋其所見之大，所養之素，其志定而其氣完，故特立獨行，窮天地，亙古今，而弗顧也。夫慷慨就義，蹈白刃而志不奪，壯士猶可能之；先生應詔勤王，豪傑響應，間關險難，百挫彌堅；非有忠貞固結于人心，其能爾耶？仗大義以感諸將，成敗利鈍，不以動其心，其濟，則宗社之靈也；不濟，則以死繼之。故相江萬里奇其志節，委以世道之責，亦有見於此已。

今誦其詩，讀其書，其精忠英烈之風，可以正人心而植天常。況其時志存匡復。（一）與之周旋于患難者，有弗以身殉國者哉！楊文貞謂先生志正而才廣，識遠而器閑，浩然之氣以爲之主，而卒之其志弗遂者，蓋以天命去宋也。嗟夫！宋至德祐，宋亡矣，天命之去，非一士之能挽，先生非不知也。義勝者謀應，人衆者功濟，興復之志，有死無二。人定勝天之說，意或其幾乎？及其歷履萬死，事無可爲，國亡與亡，從容伏鎮，（二）先生之在我者旣盡矣，天命之去

留弗計也。卽先生之忠義，以觀其文章，讀先生之文章，以想見情采；斯集之傳，其浩然剛大者，充塞行間而流行宇宙，雖與日月爭光可也。

余令光澤，(三)爲應臯胡公屬吏，公生先生之鄉，學其學而愛其文，且其光明俊偉之行甚似之，刻其集以淑(四)來學，誠於世教有補已。謹拜手而爲之書其後，時萬曆(五)三年季夏三日。

註釋 (一)〔匡復〕國祚之顛危傾覆者，匡正而恢復之，曰匡復。(二)〔伏鎮〕鎮，本作質，鐵槌也，斧也，古行刑之具。以兩斤相合，略如劍刀，其上下之斤則爲斧屬，其下層之座，則爲槌屬。漢書：『解衣伏質』，謂置身於兩斤之間以待死也。(三)〔光澤〕縣名，宋置，卽今福建光澤縣。(四)〔淑〕善也。(五)〔萬曆〕明神宗年號。

鄭所南小傳

林 佶

鄭思肖，字憶翁，號所南，福之連江(一)透鄉人也。祖咸卒于枝江縣(二)主簿；父震，字叔起，號菊山，淳祐(三)道學(四)君子，爲和靖書院山長，(五)景定(六)壬戌，卒于吳，葬長洲縣(七)瓶山；母樓氏；妹爲比丘尼，名普西。公太學上舍(八)應博學宏詞科，(九)侍父來吳寓條坊巷。

元兵南下，扣關上太皇太后幼主(一〇)疏，辭切直忤當路，不報。初諱某，宋亡，乃改今

名，思肖卽思趙，憶翁與所南皆寓意也。素不娶，孑然一身，念念不忘君，形于言，詩文中，如過徐子方書塾云：『不知今日月，但夢宋山川。』題鄭子封寓舍云：『此世但除君父外，不曾別受一人恩。』寒菊云：『寧可枝頭抱香死，何曾吹落北風中！』贈人云：『天下皆變，吾觀其不變，惟其不變，乃所以變。其變者物也，不變者道。』又云：『古人重立身，今人重養身；立身者蓋超乎千古之上，與天地同流于不知不識之天也；養身者惜一粟以活微命，役于萬物死于萬變者也，何足道哉！』遇歲時伏臘，（二二）輒野哭南向拜，人莫測識焉，聞北語必掩耳亟走。人亦知其孤僻，不以爲異也。坐臥不向北，扁其室曰：『本穴世界』，以本字之十置下文則大宋也。精墨蘭，自更祚（二三）後，爲蘭不畫土，根無所憑藉，或問其故，則云：『地爲番人奪去，汝猶不知邪？』不欲與，雖迫以權勢，不可得也。

天目（一四）本中峯禪林（一五）之白眉，（一六）聞公名，欲見未果，偶會于孝子梅應發家，一見各默不語，坐久之，本忽謂所南：『何不說法？』曰：『兩眼對兩眼，無法可說。』及別去，本又云：『博學老子』，公卽曰：『世法（一七）和尚』。趙子昂（一八）才名重當世，公惡其宗室而受元聘，遂絕之。子昂數往候之，終不得見，嘆息而去。

無何，貨其所居，得錢則週人之急，田亦捨諸刹，（一九）惟餘數畝爲衣食資，語佃客曰：『我死則汝主之』。蓋不以家爲矣。自是無定跡，吳之名山、禪室、道宮，無不遍歷，多寓城之萬壽覺報二刹。

疾亟時，囑其友唐東嶼曰：「思肖死矣，頰爲書位牌，當云：『大宋不忠不孝鄭思肖。』」語訖而絕，年七十八。蓋公之意，謂不能死國與無後也。自贊其像曰：「不忠可誅，不孝可斬，可懸此頭于洪洪荒荒之表，以爲不忠不孝之榜樣。」宋社旣墟，（二〇）適意緇黃，（二二）自稱三外野人，嘗著大無工十空經一卷，空字去工而加十，宋字也，寓爲大宋經，造語奇澀如度詞，（二三）莫可曉，自題其後云：「臣思肖嘔三斗血方能書此，後當有具眼識之。」又著釋氏施食心法一卷，太極祭煉一卷，謬餘集一卷，文集一卷，自敍一百二十圖詩一卷，與菊山先生詩集并行于世。

註釋（一）〔連江〕卽今之福建連江縣。（二）〔枝江縣〕今湖北枝江縣。（三）〔淳祐〕宋理宗年號。（四）〔道學〕宋儒性理之學也。（五）〔山長〕元史：「書院設山長」。（六）〔景定〕宋理宗年號。（七）〔長洲縣〕民國併入吳縣。（八）〔太學上舍〕太學，古學校名，宋代凡七品以上之子弟得入國子學，八品以下之子弟及庶民之俊秀者，得入太學。太學有三舍，初入學者爲外舍，由外舍升內舍，由內舍升上舍。（九）〔博學宏詞科〕制科名，唐開元十九年開博學鴻詞科，以考選博能文之士。宋南渡後，亦置是科。（一〇）〔太皇太后幼主〕宋恭帝卽位，尊謝后（理宗之后）爲太皇太后，以幼年幼，僅四歲，后臨朝稱制。（一一）〔北風〕喻北方之胡元。（一二）〔伏臘〕伏日在夏，臘日在冬，秦漢時令節。楊惲文：「田家作苦，歲時伏臘，烹羊炮羔，斗酒自勞。」（一三）〔更祚〕更，變更也，祚，帝位也，謂更換朝代也。（一四）〔天目〕山名，在浙江臨安縣西北五十里。（一五）〔禪林〕卽叢林，僧徒聚居之處也。祖庭事苑：「譬如大樹叢叢，如僧聚處曰叢林。」（一六）〔白眉〕蜀漢馬良，字季常，兄弟五人，皆用常爲字，並有才名，鄉里爲之諺曰：「馬氏五常，白眉最良。」良眉中有白毛，故以稱之。後遂以白眉稱最優秀者。（一七）〔世法〕佛家語，亦云世間法，對出世法言。華嚴經：「佛觀世法如光影」。按世法生滅無常，故云如光影。（一八）〔趙子

昂名孟類，本宋之宗室，降於元，官翰林學士承旨。工書畫，詩文亦清澀。（一九）〔刹〕佛寺曰刹。（二〇）〔墟〕毀滅也。荀子解蔽：『此所以喪九牧之地，而墟宗廟之國也。』（二一）〔緇黃〕謂僧道也。僧人緇服，道士黃冠，故云。緇，黑色也。（二二）〔度詞〕齊東野語：『古之所謂度詞，卽今之隱語，而俗所謂謎。』度，音叟。

一是居士傳（二）

鄭思肖

一是居士，大宋人也，生於宋，長於宋，死於宋。今天下人悉以爲非趙氏天下，愚哉！嘗貫古今六合（一）觀之，肇乎無天地之始，互有天地之終，普天率土，一草一木，吾見其皆大宋天下，不復知有皇帝、王霸、盜賊、夷狄介於其間。大宋粹然一天也，不以有疆土而存，不以無疆土而亡，行造化，（二）邁歷數，毋萬物，而未始有極焉。譬如孝子於其父，前乎無前，後乎無後，滿眼唯父，與天同大，寧以生爲在死爲不在耶？又寧見有二父耶？此『一是』之所在也。未死書死，誓其終也，故曰：『死於宋』。

『一是』者何？萬古不易之理也，由之行則我爲主，天地鬼神咸聽其命；不然，天地鬼神反誅之。斷古今，定綱常，配至道，立衆事，自天子至於庶人，（四）一皆不越於斯。苟能深造『一是』之域，與天理周流，明而不惑，殺之亦不變，安能以僞富僞貴芻豢之？

居士生而弗靈，幾淪於朽棄；長而明，始感父母恩異於他人，父母恩非數可算。

性愛竹，嗜餐梅花，又喜觀雪，遇之過於貧人獲至寶爲悅。不飲酒，嗜食菜，薦飯得菜，欣然飯速盡。有招之者，拒而不從，決不妄以足跡及人門。

癖於詩，不肯與人唱和，懶則數歲不作，一興動，達旦不寐，作諷詠聲，辭多激烈意。詩成章，數高歌，輒淚下，若不能以一朝自居。

每棄忘生事，盡日遂幽閒之適，遇癡濁者則急去之。多遊僧舍，興盡卽飄然，愜懷終暮坐不去。寡與人合，閒數月，竟無至門者。獨往獨來，獨處獨坐，獨行獨吟，獨笑獨哭，抱貧愁居，與時爲仇讐。或癡如哆口(五)不語，瞳目高視而僵立，衆環指笑，良不顧。常獨遊山水閒，登絕頂，狂歌浩笑，氣潤霄碧，舉手掀舞，欲空其形而去。

或告人以道，俗不耳其說，反嫌迂謬，率恥與之偕。破衣垢貌，晝行嚶語，皇皇(六)然若有求而弗獲。坐成廢物，尙確持『一是』之理，欲衡古今天下事成歸於正，愚又甚衆人，宜乎舉世之人不識之。有識者非真識之，識其人不識其心非識也，能識『一是』之理，則真識『是居士矣。奚以識其精神肖貌，然後謂識『是居士也與？故作『一是居士傳』。

註釋 (一)『一是居士傳』作者自註：『一是二字，本程子語。』 (二)『六合』天地四方也。莊子齊物論：『六合之外，聖人存而不論。』 (三)『造化』創造化育之謂。淮南子：『與造化者相雌雄』，注：『天地也』。 (四)『庶人』人民也。 (五)『哆口』張口也。哆音恥。 (六)『皇皇』心不定也。禮記：『皇皇如有望而弗至』。

心史(二)序

張國維

史者文也，所以扶綱常辨統系佐征伐之窮者也；心者精也，所以植天經立人極代命討之大者也。春秋一書，爲史外傳心之要，而其義在尊王黜僭，誅亂賊而復大讎。故曰：『裔不謀夏，夷不亂華，(一)萬世之防凜凜(二)焉。』

五胡(四)北魏，(五)雲擾(六)相仍，然中國正朔(七)尙有屬；自蒙古篡統，乃胥左衽。(八)每讀元史，恨未有秉春秋法黜之者，不謂宋鄭所南心史，先獲我心也。吳門張子邱子，持以相示，述其事甚奇。余受而讀之，見其正統一論，斤斤乎正名辨分，於夷夏之防，獨三致意。作(九)而言曰：

夫非先聖史法耶？序跋傳記，以及詩賦，拳拳反正，戀戀故君，熱血時拋，忠肝欲碎，靡不足泣鬼神而動天地。所著終於至元(一〇)二十年，每篇仍冠德祐(一一)之號。主無少康，(一二)而戴夏不改；支微(一三)昭烈，(一四)而思漢彌堅。草檄立盟，盡黜胡元之統；似符若讖，(一五)誓開大明之天。精誠大類愚公，(一六)銳志真能格(一七)帝。果祚我明啓運，直接宋之正統焉。綜而論之，春秋爲衰周之心史，故筆削定而萬年之倫紀不淆；心史爲故宋之春秋，故予奪嚴而九世之仇讎終復。洵足爲生民立心，寧第自完忠孝爾爾耶？

居恆弔文信國（一八）精忠大烈，千古無兩，而前史所載，間有繹（一九）緩不脫弱宋氣，私殊訝之；今觀此書，始知忌之者之點染之也。使當時執簡以往，事遂著明，九死無憾；然恐觸忌而此史與此身同盡，無益，徒絕傳信耳。故寧善藏其用，俟之後世三百五十餘年，（二〇）不濡不滅，信國諸英魂，實呵護（二一）之。珥筆（二二）君子，宜急取以補前史，孤忠實錄，良在茲也。

嘻！彼誤國事虜以取富貴者，塵消燼熄，遺穢莫湔；（二三）而董狐（二四）筆方出井底，燐炳人世。公之討賊，不伸一時伸千載矣。

攬郡乘，公閩產，而披裘（二五）吳地，意此中必有忠義之侶，相與悲歌慷慨澤畔行吟者，而湮滅不載，惜夫！今海內文章節義，莫首吳門，此史一出，竟若歷斗捫星者之表章恐後。記云：『藏之名山，傳之其人，』余獨奇九淵（二六）能藏，而嘉諸君子皆其人也，授梓而弁以序。

註釋（一）（心史）鄭思肖所著詩文集，皆富於愛國思想民族思想之詩文，舊無傳本。明崇禎十一年冬，蘇州城中承天寺因久旱浚井，得一鐵函，其外曰：『大宋鐵函經』，固之再重，中有書一卷，名曰心史，稱『大宋孤臣鄭思肖百拜封』。於是郡中之人見者無不稽首驚詫，而張國維刻之以傳。（二）（裔不謀夏，夷不亂華）語見左傳定公十年。（三）（凜凜）寒也；引伸之，有峻嚴之意。（四）（五胡）匈奴，羯，鮮卑，氐，羌，五種人也。晉初，大封子弟，使擁強兵四方，迨武帝卒，諸子爭權攻殺，國內大亂。匈奴族之劉淵及羯族石氏，鮮卑族慕容氏，氐族苻氏，羌族姚氏，相繼稱帝，分據中原，爭戰無已，世謂之五胡之亂。（五）（北魏）朝代名，北朝之一，姓拓拔氏。晉時拓拔珪自

立爲代王，國號魏，都平城，（今山西大同）稱帝，史稱北魏，又稱後魏。有今河北、山東、山西、甘肅、熱河，及江蘇、河南、陝西之北部。傳至孝文帝，遷洛，改姓元氏，故又稱元魏。（六）〔雲擾〕言紛亂如雲也。漢書：「天下雲擾。」（七）〔正朔〕正月一日也。古王者易姓，改正朔。如夏正建寅，殷正建丑，周正建子。（八）〔左袵〕謂衣襟左交，夷狄之服也。論語憲問：「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袵矣。」（九）〔作〕起也。論語先進：「點爾何如？鼓瑟希，鏗爾，舍瑟而作。」（一〇）〔至元〕元世祖年號。（一一）〔德祐〕宋恭帝年號。（一二）〔少康〕夏中興之主，夏后相之子。相爲寒浞所殺，其后方娠，走有仍，生少康。少康滅浞，復禹舊蹟。（一三）〔支微〕支，支派；微，非也。詩經柏舟：「微我無酒，以遨以遊。」（一四）〔昭烈〕指蜀昭烈帝劉備。劉備爲漢景帝子中山靖王勝之後。（一五）〔符讖〕謂符命及讖緯也。天賜祥瑞與人君曰符命，以其爲受命之符也。文人侈陳瑞應，歸美君上之辭，亦謂之符命。讖緯，謂讖錄圖緯，占驗術數之書也。（一六）〔愚公〕北山愚公者，年且九十，面山而居，懲山之塞，出入之迂，欲平之，河曲智叟笑而止之曰：「甚矣汝之不惠！以殘年餘力，曾不能毀山之一毛，其如土石何？」河北愚公長息曰：「雖我之死，有子存焉。子又生孫，孫又生子，子又生子，子又生孫，子孫孫，無窮匱也，而山不加增，何者而不平？」（一七）〔格〕感動也。書：「格于皇天。」（一八）〔文信國〕文天祥，宋吉水人，字宋瑞，號文山。端宗立於福州，拜爲右相，封信國公。兵敗，爲元軍所執，不屈死。（一九）〔釋〕音闡，說文：帶緩也。博雅：釋，緩也。廣韻：寬綽。（二〇）〔三百五十餘年〕自至元間心史之作，至崇禎間心史發現，凡三百五十餘年。（二一）〔呵護〕謂呵禁守護也。李商隱詩：「九龍呵護玉蓮房。」（二二）〔珥筆〕古史官常插筆於冠側，以備記事，故謂之珥筆。（二三）〔澗〕音煎，澗也。（二四）〔黃狐〕春秋時晉之史官，孔子稱爲古之良史。（二五）〔披裘〕猶言隱居也。高士傳：「披裘公，吳人也。延陵季子出遊，見道中有遺金，顧披裘公曰：「取彼金」。公投錄瞋目拂手而言曰：「何子處之高而視人之卑？五月披裘而負薪，豈取金者哉？」」（二六）〔九淵〕謂至深之淵，若在九層之底也。賈誼賦：「襲九淵之神龍兮」。

作者小傳 張國維，明東陽人，字玉笥。弘光立，召理戎政，並起兵於東陽，魯王建國紹興，拜東閣大學士。翌年六月，江上師潰，國維退守東陽。及義烏破，有勸之入山觀變者，國維曰：「誤天下者，文山登山也。」賦詩三

章，躍入池中死，年五十二。

前臣子盟檄(一)

鄭思肖

大宋德祐二年九月，大宋孤臣所南鄭思肖作臣子盟檄曰：

上而天，下而地，中天地之中，立人極(一)焉，聖人也，爲正統，(二)爲中國；彼夷狄，犬羊也，非人類，非正統，非中國。

曾謂長江天險，(四)莫掩陽九(五)之厄。元凶忤天，篡中國正統，欲以夷一之。人力不勝，有天理在。自古未嘗夷狄據中國，亦未嘗有不亡國。苟不仁失天下，雖聖智亦莫救；我朝未嘗一日不仁，亂臣賊子，天關(六)國脈，貪官虐吏，剝剝民命，君上本無失德。今犬羊愈恣橫逆，畢力(七)南入，吾指吾在此，賊決滅於吾乎。苟容夷狄大亂，當不復生！

吾觀吾之身，天地之身，父母之身，中國之身。讀聖賢書，學聖賢事，是與聖賢爲徒，奚敢化爲賊，而忘吾君吾父吾母也？欲彎弓射賊，曷能顧母存亡？欲偷生事母，何以扶國顛覆？舍忠不足爲孝，舍孝不足爲忠，以是遲遲二三百日間。雙睛望穿天南之雲，天道胡爲尙未旋？(八)早夜以思，狂而不寧，淚苦流膽，心赤凝血。挺然語孤忠，孑然立大義。與世相背，獨立無涯。我母龍鍾，(九)憂憤成疾，旦莫(一〇)無期，奚生其生？叫日而日未出，泣夜而夜何

長！

愈久愈不變！愈不可爲愈爲！譬賤隸婦，富少年智誘以私，彼不肯玷厥夫，爲烈婦；譬貧儒子，貴公卿謀遷爲後，彼不忍舍乃父，爲孝子。苟有異代聖人，下舉匹夫，任以天下事，彼不願背主而相之。萬潔一污非烈婦，小從大違非孝子。一月不變，三月變矣，一年不變，三年變矣，或者雖不甘從賊，置大宋已不可爲，且且惟真主望，非忠臣。何哉？婦無二夫，子無二父，臣無二君。縱姬發（二）或興，亦不陳洪範書。（二二）吾爲大宋民，吾君之德不紂，彼非姬發而夷狄，天如之何傾有道之國？

夷齊不懷殷惡，不臣姬發之聖。（二三）汝輩獨不思大宋忠厚，不怒逢賊慘毒，皆樂然媚鬼求長生術，疇悟其自促乃死。向之喃喃諤諤（一四）誓死不變者，亦委天命於數，僞夷狄以王，胥（一五）而爲賊，反叱吾愚，執方癡謀，不與時遷，譽其爲聖，求變富貴也。聞之心裂，痛不可言！

國家大讎未報，天下大迷未寤，我心大憂未釋。仰無天，俯無地，莫人其爲人之道。學，匪詞章之謂，所以學爲人；人，匪形體之謂，所以人其忠孝。萬世大經，不逾忠孝。一人忠，教百千萬人忠；一人孝，教百千萬人孝。生非所愛，死非所畏！生不得其道，死則爲榮。父教於昔，母諭於今，不得不大一舉而殲賊，卽舊邦新之，於以正天地大位，於以開日月新光。天下忠臣義士，耳（一六）茲血盟，願相從而興火德，（一七）復炎炎乎中天。實父之願，實

母之願。表忠臣義士於既往，誅亂臣賊子于方來，誓大播厥盟，與國家其無斃。(一八)

註釋 (一)此文選自心史。此文初稿原名九九書，乃九九錯綜書成，其讀法爲每隔九字讀一字，依次循環而讀之，殆爲秘密的愛國宣傳品。數年後，作者因恐後人不知讀法，乃釐正謄抄，以便後人閱讀。(二)(人極)三極之一。易繫辭上：『六爻之動，三極之道也。』疏：『六爻遞相推動而生變化，是天地人三才至極之道。』故天地人謂之三極。(三)(正統)王者一統天下，萬民共戴，曰正統，即春秋大一統之義，以與僭號割據相對。(四)(長江天險)隋伐陳，孔範曰：『長江天堑，古以爲限，虜軍豈能飛渡？』天堑，天然之壑坑，言其險也。(五)(陽九)猶言災歲。古稱百六陽九爲厄會。(困厄之時也)。以四千六百一十七步一元，初入元百六歲有陽九；謂此百六歲中，有災歲九，數最多，故曰厄會也。其次易有陰九、陽九、陰七、陽七、陰五、陽五、陰三、陽三。一元之中，常歲四千五百六十，而災歲五十七，陽爲旱災，陰爲水災。(六)(天闕)天，猶折也；闕，猶過也。莊子逍遙遊：『背負青天而莫之天闕者，而後乃今將圖南。』(七)(畢力)畢，盡也。禮記郊特牲：『唯爲社田，國人畢作。』畢力，盡力也。(八)(旋)轉也。(九)(龍鍾)衰老之態。(一〇)(莫)暮本字。(一一)(姬發)謂周武王；周室姓姬，武王名發。(一二)(洪範書)尙書洪範：『武王勝殷，殺受，立武庚，以箕子歸，作洪範。』註：『歸鎬京，箕子作之。』按箕子，殷之太師，諫紂被囚；武王滅殷，始得釋。(一三)(夷齊不懷殷惡不臣姬發之聖)史記伯夷列傳：『西伯卒，武王載木主，號爲文王，東伐紂，伯夷叔齊叩馬而諫曰：『父死不葬，爰及干戈，可謂孝乎？以臣弑君，可謂仁乎？』左右欲兵之，太公曰：『此義人也，扶而去之。』武王已平殷亂，天下宗周，而伯夷叔齊恥之，義不食周粟，隱於首陽山，采薇而食之，……遂餓死於首陽山。』按伯夷叔齊，爲孤竹君之二子，孤竹君殷湯三月丙寅日所封。(一四)(喃喃詩)喃喃，語不絕也。北史：『乃向西北奮頭，喃喃細語。』詩，直言貌。史記商君傳：『千人之諾諾，不如一士之諤諤。』喃喃音南，諤音鄂。(一五)(胥)待也。(一六)(耳)作動詞用，聞也。(一七)(火德)趙宋以火德王，故云興火德。(一八)(斃)音亦。說文：『解也，厭也。一曰終也。』

後臣子盟檄

鄭思肖

德祐四年（一）正月，作後臣子盟檄曰：

我被國家仁最深，受父母恩最重，生長理皇（二）聖德汪洋（三）之中，飛躍道化流行之下，詩書理義，誠明其心；衣冠禮樂，光華于躬；（四）爲三朝（五）太平民。一旦罹此禍凶，禽獸其形，乃食人食，得不思大宋乎？豈意天下俯首從賊，竟忘遽變毛角，（六）居禽獸列，乃曰：『數也，勢不可爲也，理無不亡國也。』然昔之國亡，必有太康、孔甲、（七）桀、紂、幽、厲、（八）哀、平、桓、靈、（九）僖、昭（一〇）之君，酷虐禍亂，大壞天下數十年，民大怨怒，（一一）奚而不喪？本朝人君，萬無一焉，故憤悶不平，思宋者衆。寧有一祖十四宗，至仁中國，竟若是而已夫？天理必不然也。

惟我朝德澤洽（一二）人心也深，故有李公芾、李公庭芝、（一三）姜公才、趙公與樸、（一四）趙公淮、陳公文龍、趙公卯發、（一五）王公安節、（一六）阮公正己輩，俱死忠烈，大有可觀。是數人奇哉，燁燁乎有光華，垂清風於無窮。今死守不失節者，丞相文公天祥，遁身南歸；武臣張公世傑，相與驅馳；少傅陳公宜中，挾二王而主之。三宮狩北，未有還期；二王奔南，未奏膚功。（一七）上下錯亂，天怒神怨，正臣子報國忠義自見之日。

虎兕區人域，吾與汝皆腥涎中食，盍反自思焉？古今忠臣義士，英壯激烈，高風凜然，吾亦人也，獨不能爲之乎？雖父母遺體，不敢毀傷，坐視君上蒙大難不救，又棄父母所育之身，作犬羊類，生不爲全人，死不得全歸，（一八）終古啣冤，痛於罔極！何忍負吾君，何忍負吾父，何忍負吾母，不爲君子？

『終身忠孝，乃本分事，一毫悖謬，爲大惡人，』父授我語也。吾父立節剛潔，見理極明，苟在，逆知必死於此賊。又母氏教以唯學父爲法，極拳拳深望中興事，期我大有爲當世。若不殄（一九）逆類，炳炎圖，（二〇）是違父母遺訓，爲不孝子，詎不大逆？生爲吾大宋之民，生爲吾父母之子，實一世良遇也。倏遭瀕洞，腥汗社稷，淚盡心破，安敢有生？當與賊大決一勝，終其爲人臣人子之道。

或曰：『子身不過五尺，弓莫挽三斗強，言空無實，力孤不支，宜箝口命餘生，不然子之血醢矣。』嗟夫！身可殺，心不可殺；形可泯，理不可泯。平生讀父書，箕而不弓，裘而不治，（二二）然至剛至大之氣，則塞乎天地間。自反而縮，（二三）果其往，一舉中度，天地光明，開大宋兩中興之運，緝（二四）先生萬年文明之治，仰拜吾君九天之上，俯拜吾父母九京之下；臣子之事，或庶幾乎。今雲霧晦塞，草木淒苦，四顧空空，舍我其誰？臣子盟檄所以作。

曰『臣子盟檄』何義？臣不敢忘君，子不敢忘父母，誓吾心不變曰盟，勸國人皆忠曰檄。

作於德祐二年九月，晝夜焦思，欲舉大事，何期含垢隱忍，閱五百日？圖其大，當重其事；謀其成，不計其日。又懼久而或弛，復喜勇于決行，斷斷然無負人臣人子之事。吾違茲盟，雷殛其形，理誅其罪；人違茲盟，惟理所在，惟公乃行。人心天理，克己則明。敢率爾舊民，羣興萬動，協心不作，（二二四）恭聽號令，勦茲強醜，聿（二二五）新有宋家邦，速觀乃有成。俾厥今之人，各正天倫；亦期彼後世，咸罔違是盟。

是年九月復跋之曰：我幼愚頑，無有慧性，凡一毫以上，非我父懇切教之，今無以明大義。長而拙懶，不解生理。凡一日之生，非我母勤儉育之，決無以至今日。家庭之訓，歷歷胸中。天可窮其高，地可極其厚，吾父母之大恩，不可而思也。二十二歲無父，三十五歲無君，三十六歲無母，又三十八歲無子，今爲無君無父無母無子之人，傷哉！

又聞我父曰：『生死事小，失節事大，臣之于君，有死無二。』且謂『我祖我父，傳家惟忠孝而已，庸（二二六）授於汝，毋忘父言。』我屢嘗竟夜繚繚，（二二七）悲泣哽咽，以國以家，反覆思之。君師所教所育我者如此，父母所教所望我者又如此，今所爲乃若彼，安乎？忍乎？此臣子盟檄不容不作。既盟之，又盟之，實有大不可已者，誓行臣子當然之事也。

夫蟄龍一出，頃刻霈雨；壯士長嘯，剗爾生風；前後二檄，奚爲空言？時一誦之，心勇氣動，天日愁變，儼若坐雲叱空，手舉滄海，淨滌大地腥穢，頓復清明之天，意頗快然。故申之以跋，淬礪（二二八）乃志，決其必爲！不然，縱累千萬篇空文，無益也。

今惟以『行』之一字，痛誓于心，終施于事，將與天下終始，同爲大宋民，期不渝（二九）於初心焉。後之覽斯文者，察其深切痛苦之心，亦當爲之一下淚也。

九月望後，復詩以盟之曰：

死亦烏可已？丹心闡（三〇）大猷。（三一）恭承父母教，用翦（三二）國家讎！日破四洲（三三）夜，天開六幕（三四）秋，終當見行事，不與世同流。

時宋德祐四年戊寅歲冬至日，大宋孤臣鄭思肖泣血誓心而書。

註釋（一）〔德祐四年〕德祐宋恭帝年號，德祐四年爲西元一二七八年。（二）〔理皇〕謂宋理宗。（三）〔汪洋〕猶滂沛也。（四）〔躬〕身也。（五）〔三朝〕理宗度宗恭帝也。（六）〔變毛角〕猶言變禽獸，以禽獸被毛生角。（七）〔太康孔甲〕太康，夏王啓之子，尸位逸豫，盤遊無度，爲有窮后羿所逐，失國。孔甲，夏王，少康六世孫，好方鬼神，事淫亂，夏后氏德衰，諸侯叛之。國語有『孔甲亂夏』語。（八）〔幽厲〕謂周幽王周厲王，二人均爲暴主。（九）〔哀平桓懿〕謂漢哀帝、平帝、東漢桓帝、靈帝。（一〇）〔僖昭〕謂唐僖宗昭宗。（一一）〔愁〕音隊，怨也。尙書康誥：『凡民罔弗愁』。（一二）〔洽〕霑也。尙書大禹謨：『好生之德，洽于民心。』（一三）〔李芾李庭芝〕李芾，宋衡州人，字叔章。爲人剛介，好賢禮士。德祐初，爲湖南安撫使兼知潭州，元軍圍潭州，親冒矢石，城垂陷，闔門死之。李庭芝，宋隨州人，字祥甫。淳祐初，舉進士第。咸淳末，守揚州，元兵圍揚，遣使招降，庭芝悉誅之。既而益王遣使召庭芝，庭芝至泰州，裨將以城降。庭芝赴蓮池，水淺不得死，被執至揚，遇害。（一四）〔姜才趙與擇〕姜才，宋濠州人，隸淮南兵中，以善戰名。爲通州副都統，與元兵屢戰屢勝。宋亡，元使人招之，才不聽。以疽發背不能戰，被執，不屈死。趙與擇，宋宗室。德祐初爲浙閩廣察訪使。益王舅楊亮節居中秉樞，與擇自以國家親賢，多所陳止，遂犯忌嫉。元兵逼浙東，乃命與擇出瑞安，與守臣方洪共任備禦。事敗，與擇等率衆巷戰，俱死之。（一五）

〔趙淮陳文龍趙卯發〕趙淮，宋衡山人，葵從之。德祐中，戍銀林東壩，兵敗，與其妾俱被執至瓜州。元帥阿殊使淮招李庭芝，許以大官，淮陽許諾，至揚州城下，乃大呼曰：「李庭芝，爾爲男子，死則死耳，毋降也！」元帥怒，殺之。陳文龍，宋興化人，初名子龍，咸淳中廷對第一，度宗易其名。益王稱制，以文龍參知政事。元兵至，被執，械送至杭州，不食死。趙卯發，宋昌化人，字漢卿。咸淳間，通判池州。元兵渡江，卯發繕壁聚糧爲州禦計。既而都統張林降，卯發知不可守，置酒會親友與訣，散家資與弟姪僕婢，遂與妻雍盛服同縊。〔一六〕〔王安節〕宋時人，少從父堅守合州，有功。度宗時爲東南第七副將，以功轉三官。德祐元年，以都統與知州姚皆通判陳炤守常州，皆死，安節與炤率死士巷戰，卒爲元軍所執，不屈死。〔一七〕〔庸功〕庸，大也。詩經小雅六月：「四牡脩廣，其大有顛；薄伐玁狁，以奏膚功。」庸功，大功也。〔一八〕〔全歸〕禮記祭義：「父母全而生之，子全而歸之。」世稱全受全歸，謂子之身體，完全受之父母，則當謹身自愛，勿使毀辱，以至於沒世，仍以完全無垢之身體還之父母也。〔一九〕〔殄〕盡也，絕也。尙書畢命：「商俗靡靡，利口惟賢；餘風未殄，公其念哉！」〔二〇〕〔炎圖〕宋以火德王，炎圖猶言宋之地圖。〔二一〕〔箕而不弓〕裘而不治。禮記學記：「良弓之子，必學爲箕；良冶之子，必學爲裘。」箕而不弓，裘而不冶，猶言欲繼父業而未成也。〔二二〕〔自反而縮〕反，省也；縮，直也。孟子公孫丑上：「吾嘗聞大勇於夫子矣。自反而不縮，雖褐寬博，吾不懼焉；自反而縮雖千萬人，吾往矣。」褐寬博，貧賤者之衣，因以稱貧賤之人。儒，懼也。〔二三〕〔輯〕繼也。〔二四〕〔作〕讀爲詛，怨謗也。詩經大雅蕩：「侯作侯祝，靡屆靡究。」〔二五〕〔聿〕尙書湯誥：「聿求元聖，與之戮力，以與爾有衆請命。」註：「聿，遂也。」〔二六〕〔庸〕爰也。尙書益稷：「帝庸作歌曰：『勅天之命，惟時惟幾。』」〔二七〕〔鯨鯨〕愁悵不寐貌。李商隱詩：「羈縻鯨鯨夜景侵。」鯨，大魚也，魚目恆不閉，故有不寐之意。陸游詩：「愁似鯨魚夜不眠。」〔二八〕〔淬礪〕鍛鍊刀劍，以水滅火曰淬；礪，磨也；淬礪猶言磨鍊也。新論：「越劍性利，非淬礪而不銛。」〔二九〕〔渝〕變也。詩經羔裘：「被其之子，舍命不渝。」〔三〇〕〔圍〕弘廣之也。〔三一〕〔猷〕謀也。〔三二〕〔剪〕滅也。左傳成公二年：「齊侯曰：『余姑翦滅此而朝食，不介馬而馳之。』」〔三三〕〔四洲〕佛經有四大洲，在須彌山四面：東勝身洲，南瞻部洲，西牛貨洲，北俱盧洲。〔三四〕〔六幕〕前漢書禮樂志：「專精厲意逝九閩，紛云六幕浮大海。」註：「六幕猶言六合也。」

歐陽夢桂忠妾柔柔傳

鄭育肖

莆陽歐陽夢桂，早入上庠，(一)德祐韓人犯闕，雖受僞爵，胸中抱不平。賦詠閒，意望翠華南歸，(二)爲讐人執詩發其事，囚虜獄，出卽死。

夢桂之妾曰柔柔，柔柔母曰陸姥姥，以夢桂死，盜捲其物歸。夢桂之親訴於虜吏，姥竟以女許嫁張會，求勝其事。姥數說女曰：『汝主人已死，胡不謀他之？』柔柔掉頭不顧。姥乃脫女出往佛寺焚香，與張會相遇，一見顏色妙麗，張會欲得之心愈切，卽與姥釋爭，竟逼娶其女。姥始明告女曰：『我爲汝謀嫁久矣，得此人甚善，宜歸之。』柔柔曰：『主人平生豪傑，上書罵番人，我寧忍嫁彼？旣得主人如此，更欲嫁誰耶？若逼我，當死矣。』繼逼之不已，自經於樓上。

柔柔温克能事，終日未嘗妄下樓，女人中難得者，宜其有終。柔柔先嘗抱心恙疾，臨終心獨不恙，天理昭然無邪，寧不奇哉？

黃萬石亦上庠人物，仕至尙書，開闢江右。(三)元賊渡江，萬石卽叛國降賊，首先削頂，三搭辮髮，領韃賊深入，說州縣叛。在虜主傍，見家參政鉉翁，(四)併諸朝士至，並未改衣冠，始自漸媿。萬石還撫州，(五)爲賊守土，請虜兵攻南。時陳丞相宜中聞萬石導賊兵南入，

逼嗣君，(六)遂張榜募禽萬石。萬石知之，亦於江右張榜諭衆曰：「募擒賊陳宜中」，冤哉！冤哉！

萬石始爲儒，有文聲，其中反禽獸不若，若是則讀書何用耶？誰謂婦人乃有柔柔焉？

柔柔姓陸，嘉興府海鹽人也。

論曰：古今唯公論不可磨滅，尊爲天子，行事不善，一時受其毒，萬世罵其惡；卑爲婦人，行事果正，當時或不伸氣，後世歌其高風；爵祿文章貧賤婢僕不與焉。

德祐叛臣，賤婦也；柔柔，古之英偉男子乎？

註釋 (一)〔上庠〕古之大學曰上庠，亦曰右學；小學曰下庠，亦曰左學。(二)〔翠華〕天子之旗，以翠羽爲飾。望翠華南歸，謂望天子南歸也。(三)〔江右〕謂長江以西之地。通稱江西省爲江右。(四)〔家參政鉉翁〕累官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元兵次近郊，丞相檄告天下守令以城降，鉉翁猶不畧。奉命使元，留館中，聞宋亡，旦夕哭涕不食，元欲官之，不受。成宗卽位，放還，賜號處士，資金帛不受。(五)〔撫州〕唐置，今江西臨川縣其舊治也。(六)〔嗣君〕謂宋恭帝。

崖山(一)哀導言

漢血
愁予

(一)本劇一名亡國痛，乃知人生之痛莫大於亡國也，而身家無足論矣。痛莫大於亡國，

則當使國民於未痛之先能自救其痛，既痛之後，毋自忘其痛。語云：『痛快痛快』——蓋世有不經痛而能快，又未有既經痛而不快者。咄！咄！咄！我國民其欲報復異族屠毒黃漢淪夷之大痛，而博我中國前途之無量數大快乎？則請視茲劇。

(二) 本劇專寫胡元亡宋之慘狀，其於異族之猖獗，宋庭之昏憤，刀兵屠戮之暴，人民流離之苦，類皆噴血揮汗，滴淚嘔心。無非以使我國民引古鑑今，明夷辨夏，激動種族之觀念，喚醒社會之良知(一)為目的。

(三) 此劇本從新小說中痛史編出，以彼小說之功用間接於通人者為多，普及於社會者尙少，故取而編為戲曲，則曉譬而諷諭，詞俚而情真。作者聞之，當亦附掌而表同情也。

(四) 中國何以亡？以漢奸故。漢奸何以能亡中國？以其媚外事敵故。蠢爾禽獸，起蚌邊陲，不過肆咆哮而圖利慾，固不知中國有所謂帝王也，制度也，禮樂也，典章文物也。自有漢奸為之捉刀，(二)然後異族始知中國專制君主之尊榮，世界無匹，益盤踞而無退志，日新月異，乃大張其養奴隸防家賊之威。彼漢奸者，誠戮尸碎骨，夷族滅宗，不足蔽其辜也。故本劇於漢奸之聲音笑貌，摹繪惟恐不盡，或從正入，或從旁襯，無非使其失心爛肺之醜態生生活活現於舞台之上。我國民睹之，自能勃生痛恨悲憫之心。

註釋 (一)〔崖山〕在廣東新會縣之南，宋末，端宗崩，帝昺即位於碭州，尋遷新會之崖山。元帥張弘範襲崖山，張世傑禦之，兵潰，陸秀夫負帝昺入海死，宋遂亡。(二)〔良知〕孟子：『人之所不學而能者，其良能也；所不慮而

知者，其良知也。（三）〔捉刀〕世說：「魏武將見匈奴使，自以形陋，不足以雄遠國，使崔季珪代，帝自捉刀立牀頭，既畢，令問諜問曰：『魏王何如？』使答曰：『魏王雅望非常，然牀頭捉刀人，此乃英雄也。』」俗稱代人作文字曰捉刀，本此。

胡鬧（崖山哀之一齣）

漢血
愁予

（肉吼介）呵！（內唱西皮倒板）蒙古爲王殺氣高，（四韃卒引副淨卷髮笠帽扮胡酋忽必烈，（二）身穿出袖海青衣，頸繫狐狸尾，長槌鑼鼓上。轉快板。）只唬得宋人膽魂消；文官見了忙跪倒，武將一見便脫逃。也是那趙頭兒（三）運不好，單單剩個小南朝；指日江淮一齊掃，（卒吼介）呵！（忽擺搖入，帳上坐介。煞尾唱搖板）一統中原樂逍遙。（白）咱蒙古成吉思汗忽必烈是也，賦形怪異，生性貪狠，氈帷毳幕（三）本是咱的家傳，紅種黑奴可做咱的代表，人稱是天蓬現象，咱說是太古遺風。自登基以來，乃聖乃神，如狼如虎，吞金滅夏 屢寇中華，既佔了北邊一帶，又下了四川，困了襄陽，那江淮一帶地方，也派了許多猛將雄兵前去攻打。可笑南朝蠻子見了咱的大兵，不是降便是跑，沒一個敢與咱老子拚命。真是勢如破竹，氣勝樓蘭，（四）好好的錦繡江山送與咱享受。看起來咱雖是蒙古一個會長出身，竟要陞做中華新主，這個緣故只怕就是人心反漢，天意歸胡了。今日十分高興，要與奴才們痛飲一番。孩子

們！（卒應介）有！（忽白）快叫奴才們進帳。（卒向內喚介）郎主有請諸位大人。（衆內應白）來也！（淨副淨外小丑同上淨引）。身類丁皮貌類糊，（副淨引）生來心地本糊塗。（外引）新朝自有新恩寵，（小丑引）不學楊雄（丑）不丈夫。（同吼介）俺！（淨）演珠。（副淨）邀蔑。（外）藍導。（小丑）呂昌。（演白）諸位兄台請了。（邀藍呂同應介）請了。（演白）狼主呼喚，不知有何吩咐，且進帳參見一番。（同進帳跪見介）參見狼主。（忽白）奴才們來得很好，大家坐下，好叫孩子們擺起宴來。（衆謝介）謝狼主！（忽白）孩子們，大茶飯可曾齊備？（卒應介）齊備多時。（忽白）擺上來。（場上排子擺宴介）（忽中坐衆環坐介）（忽白）衆家奴才，一齊把盞。（排子飲酒介）（忽白）咱出兵以來，戰無不勝，攻無不取，得了南朝江山大半，就是南邊一帶，苟延殘喘，不日也可掃平，可不是咱老子洪福齊天，弄得來那蠻子文明掃地？你等吃咱的飯，當報咱的恩，有什麼吉利的話兒各人說上些來，說得好時，咱家有賞。

（同應介）遵命。（演離席跪奏介）奴才演珠，恭維狼主，萬壽無疆，一人有慶，保佑奴才封妻蔭子，陞官發財。（忽點頭介）演珠說話，頗合咱意，待咱家得了南朝有你的福享，來！暫賞他一隻牛腿。（卒應，取牛腿上，置演面前。演謝恩歸坐。）

（邀離席跪奏介）奴才邀蔑恭維狼主虎威大肆，魚肉多方，搶物盡是金銀，殺人如同草芥。（忽拍掌介）著人著！咱一生最喜這些頑意兒，奴才會說話，（伸指介）有志氣。來！賞

他酪漿一瓶，細紋元寶一隻。（卒應，取酪漿、元寶上，置湊面前，逖謝恩歸坐。）

（藍離席跪奏介）奴才藍導恭維狼主，天扶人助，開江山一統之基；金城湯池，（六）成子孫萬世之業。（忽皺眉介）也好也好！只可惜太文了一點兒，咱聽不出味兒來；也罷，還是賜他一隻牛腿罷。（卒應取牛腿上，置藍面前，藍謝恩歸座。）

（呂離席當場作鬼臉介）他們都說完了，也不留一點把我說，怎便怎好？（拈鬚想介）哦！哦！哦！有了。我本是中國的秀才，肚子裏有的是文章，最會吟詩作對，自從棄暗投明，他們蒙古人都鬧我是個飽學老夫子，其勢不得不湊兩句恭維他，顯顯我的本事。（進前跑奏介）奴才呂昌，恭維狼主江山一統。（忽白）怎麼這四個字兒又來了，好像熟得很呀！（藍起奏介）是剛才奴才說過，呂兄你不是考試，何苦來勦製成文？（忽白）是呀！有話自說，有屁自放，誰要你炒現成飯？快換上來！（呂白）狼主呀！把戲人人會耍，各有奇妙不同。我這四個字兒的下文，包管要比他好聽。（忽白）你說來看看。（呂作勢介）患害千秋，（忽大怒介）呸！放你娘的騷屁！竟敢罵起咱來？真是豈有此理！孩子們！推下去砍他的腦袋子。

（卒擁上捉呂，呂搖頭亂喊介。）別硬拉，別硬拉，拉撒了人坯子，定做還找不出我這樣的材料，我告訴你們，我剛才記錯了，待我改禍成祥。（忽白）孩子們，且饒他一命，看他又說甚麼。（卒擁呂跪奏介）狼主不必動怒，奴才說的是江山一統，萬代千秋。（忽白）這倒勉強，先前一句，實在荒謬極了。照你這樣口才，咱倒要賞你一件好東西。來！（卒應介）有！

(忽白)把咱昨日吃的那隻驢子賸下來的一條驢鳥，快取來塞住他的臭嘴，以後免得放屁。
(呂發急介)使不得，使不得，我口小塞不下，狼主爺爺饒我一回罷。(演湊藍齊跪求介)狼主，開恩饒他一遭兒。(忽白)依你們如何處治？(演湊藍同白)依奴才等愚見，不如罰跪帳前。(忽白)也罷，看你等面上，饒他的狗命，來！把這狗奴才拖下去，跪在一旁。(卒拖呂跪場前呂吐舌介)這纔是做好不討好哩！噲！你們唱戲我來睡覺，看你們差個脚色這台戲唱得好唱不好。(伏地作睡介)

(忽白)你等所言俱合咱意，可算得真心保國，咱好喜也！(唱西皮之板)忽必烈，坐寶帳，龍驤虎嘯，(七)(飲酒介)佔住了，燕京城，鐵裹銅包。有文臣，和武將，同心扶保，南方征，北方勦，大逞英豪。小蠻子，怎經得一聲胡哨？只殺得中原地，鬼哭神號，不是降來。(轉快板)便是跑，把一些險城池送咱酬勞。搶來的金銀囊中飽，擄來的婦女貌多姣。——想起來，不由咱(轉搖板)哈哈大笑。(長嘯介)

(內喚介)安圖有本啓奏。(卒照前奏畢)(忽)哼！(尾唱)安圖奏本爲那條？(白)孩子們！(卒應介)有！(向內喊介)郎主叫安圖進帳。(內應介)來也！(末花鬚蒙古服裝扮安圖捧表上，引)許多定國安邦策，盡在區區一表中。(入帳跪見介)奴才安圖叩見郎主。(忽白)起來。你手裏捧著甚麼東西？(安白)非是奴才奏本，乃降臣劉秉忠(入)上的定國安邦表，奴才見他頗有道理，故此替他代奏。(忽白)噫！甚麼叫做安國定邦？他們蠻子倚仗著

他們國內的甚麼聖人造下幾個字兒，傳下幾本書兒，遇着一件事情，無論大小，不是仗着口裏舌頭，便是仗着手裏筆頭，弄得來文縐縐的，咱又不曾他們國裏的文字，認又認不清，實在麻煩得很。（安白）秉忠所奏，奴才倒知其大概。（忽白）那麼着，還是你唸給咱聽吧。（安看表介）他這表中所奏，乃是請狼主改蒙古野蠻習慣，變中國文明制度，第一樁大事，就是制朝儀。奴才想秉忠先世，本是中華詩禮之家，祖上曾事過金遼，政聲卓著。他自從降狼主，食毛踐土，頗懷盡忠報國之心，此回上本，郎主若從其言，於國家大有裨益。降臣中像他這樣的人總算是通品了。（忽白）他說咱蒙古野蠻，莫非他嫌棄咱這裏，要造反嗎？老實對他說：咱這裏好比霸王莊，來得去不得，他如果敢大逆不道，咱老子便把他就地正法。若說制朝儀，簡直是胡鬧，咱自祖宗開國以來，盡是這麼過慣了，不曉得什麼潮泥濕泥。就是許多蠻子降過來，也是同咱這裏一樣過日子，怎麼他一個人過得不耐煩，要想出新鮮法兒來壞咱的家法？不行！不行！斷斷不行！（安白）狼主之言差矣。自古道：『入國問俗』，何況狼主要入主中華？若不做照中華模樣，如何能得人心而安天下？況且那中華制度，實在勝過咱們蒙古，都是井井有條，絲絲入扣。秉忠曾說過，學了他們模樣，就去治他們百姓，也易如反掌。狼主呵！這個名色就叫做『以他人的拳頭塞他人的嘴。』（忽白）呵！呵！呵！原來有這個大道理，咱家卻不省得。既然如此，你且退下，告訴秉忠？明兒叫他到咱這裏面奏一番便了。（安白）奴才遵命。（出帳）（轉背介）……

註釋 (一)〔忽必烈〕元世祖名忽必烈，元太祖之孫，興兵滅宋，一統中國，都燕京。又東征日本，南征緬甸、安南、占城、爪哇等國，領土包有亞洲及歐洲東部，疆域之廣，前古未有。然連年用兵，國用耗竭，任用計臣，專事聚斂，不及百年，而海內羣雄遂起而亡元矣。(二)〔趙頭兒〕謂宋帝。(三)〔毳毼〕毼帳也。毳，音尼。(四)〔樓蘭〕西域國名，後更名鄯善，今沒於沙漠。新疆哈密縣有羅布舊城，爲沙所掩，卽其地。唐詩：「不斬樓蘭誓不還」。(五)〔揚雄〕漢人，長於詩賦，成帝時召對承明庭，奏甘泉、河東、長楊、羽獵四賦。王莽篡漢，國號新，揚雄上封事，論秦之劇，稱新之美。文選注：「劇，甚也，言促甚也。」其文仿司馬相如封禪文而作，以貢諛新朝也。(六)〔金城湯池〕漢書：「皆金城湯池，不可攻也。」注：「金喻堅，湯喻沸熱不可近。」(七)〔龍驤虎嘯〕猶言，龍驤虎步。後漢書：「今將軍魏皇威，握兵要，龍驤虎步，高下在心。」言威武也。驤，躍也。(八)〔劉秉忠〕年十七爲刑臺節度使府令史，尋棄去爲僧。後入見元世祖，應對稱旨，遂留藩邸，上書數千百言，皆天下大計。至元初拜太保，參預中書省事，益以天下爲己任，知無不言。頒服章，舉朝儀，給俸祿，定官制，皆秉忠發之，爲一代成憲。

漢奸(崖山哀之一齣)

漢血
愁予

(一)院子引外辮髮窄袖，蒙古服，扮劉秉忠上。引)一片丹心，保蒙古，擾亂中原。(坐，詩)生來門第本清高，兩代曾扶金與遼，不是傳家有祕訣，焉能今日事新朝？(白)下官劉秉忠，表字仲晦，本是中華國瑞縣人氏。自從曾祖投入西遼，做了幾任大官，成了一家著名的官族。西遼失敗，先祖見機而作，又投入大金，也是政聲卓著。先父中年下世，到了下官，又投降蒙古，不料衆口鑠金(一)道我是昧心事外，那知道人生在世不能垂名千古，也當遺臭萬年。

說甚麼夷夏之防？只要金玉滿堂，便不愧箕裘克紹。(二)就是我劉秉忠又何嘗不是關心祖國，無奈中華氣運不佳，屢遭失敗，且人才躋躋，干進末由。我家兩代已做了異國功臣，便是戚友寅僚，恐怕都不肯援引。況這蒙古皇上，實在英雄，深入中原，一切中原的風俗政治，自然還是用中原人方資熟手，把我這一肚子的經綸(三)才學賣弄起來，還怕他不驚才絕艷，言聽計從，把我當上賓看待？所以我曾構思結想，上了一個萬言書，叫作定國安邦表，託御史台(四)安圖代表。那安圖與我素相結識，又叨知己，想必替我極力吹噓，若能進爵加官，將來我家豈不是累世簪纓，(五)三朝元老？(六)思想起來，好不僥倖人也。(起唱西皮慢板)蒙古爺，坐燕京，天從人順，不日裏，把江淮，一齊掃平。眼見那，宋室的江山不穩，再加上，小朝廷，(七)個個偷生，賈似道，留夢炎，(轉慢二六板唱)感朝政，暗地裏，把土地，當作人情；似這般文要錢，武皆惜命，怎能够，報國仇，重整乾坤？看起來，我投降，真算僥倖，縱不能做大官，也免了刀兵。因此上託安圖，奏上一本，一行行，一字字，都是經綸。倘若是劉秉忠，行時走運，到後來定能做開國元勳。說甚麼功名事前生註定？(控門唱收板)只要學古聖賢，明哲保身。(八)(院子隨下)

(藍呂二人同上唱採板)(藍)王侯將相原無準，功名富貴那有根？(呂)只要良心黑乾坤，包管他凌烟閣(九)上畫丹青。(一〇)(接白)唱來唱去，不覺已到劉秉忠宅子，待小弟前去叫門。(叩門介)門上有人麼？(院子上，開門望介。)原來是二位老爺。(請安介)(院

白)小的叩見。(呂白)罷了。你老爺在家沒有?(院白)現在書房。(呂白)你說我們特來奉訪。(院白)知道了。(轉身向內喚介)客到，有請老爺!(劉上)昨夜燈花結，今朝蟾子飛。是那一位?(院白)是藍呂二位老爺。(藍呂同進見拱手介)呵!呵!劉兄!這廂有禮。(劉白)有禮相還，請坐。(二人坐介)謝坐。(劉白)二兄枉過，有何見教?(呂藍同拱手介)(藍白)劉兄可曾上過安國定邦表?(劉白)已經上過。(藍白)這表狼主已准了。(劉暗喜介)想是謠傳。(呂起立作勢介)劉兄不信，待我來告訴你：小弟昨日當狼主喚去吃大茶飯，正吃得高興，唱得熱鬧，忽然那御史安圖上殿，代你呈上那個表章，狼主起先不准，後經安圖百般慫恿，竟要召你進帳面奏。(拍劉肩介)劉兄，你不是要指日高升麼?豈不可賀?(藍白)理當道賀。(劉白)豈敢?豈敢?小弟學問荒疎，見聞淺薄，將來還要領教。(藍呂同白)說那裏話來?劉兄才高智廣，到是我們的前輩老先生，快不必客氣。(呂白)正是，將來你老高車大馬出入宮廷的時候，別見着我們不睬，就是看得起我們了。(劉白)呂兄又來取笑了。小弟到底是新降過來，一切不甚熟習，總要諸公讓一步兒才好。(呂白)甚麼不熟習?那牛奶酪酥也容易吃。我告訴你：狼主很好侍候，只要他打獵的時候，陪着他騎駱駝，支布幔，拔下解手刀，割吃熟牛肉，那些事兒弄慣了就得了。(劉白)這敗獵漁牧，本蒙古野蠻風俗，既入主中國，理應棄舊從新，況且君主一做這些事情，就是荒淫無度。異日召見，當補奏一本，以報知遇之恩。(呂白)你再別說甚麼野蠻文明，安圖提起這二個字兒，已受了一

頓大馬金刃兒的申斥，不是嘴裏會辯，恐怕腦袋兒都靠不住。（劉白）原來如此，多蒙指教，小弟以後留神就是。（院子暗上白）御史安老爺有要事奉商。（呂對藍白）我們已來多時。（藍白）正是。（同起立介）（同白）告辭了。（劉白）改日再請，恕不遠送。（藍呂拱手虛下）

（劉白）來！有請安老爺。（院子應介）（向內白）有請安老爺！（二卒引末老鬚蒙古服扮安圖上）忙將明主意，報與故人知。（入見介）劉兄，一日不見，如隔三秋。小弟此來，特爲吾兄道賀。（劉白）說那裏話來？全仗大力，小弟感戴無已。請入坐細談。（安白）狼主命吾兄即刻進帳面奏。小弟朝命在身，不敢耽擱，異日再談，就此告辭了。（劉白）如此送過仁兄。（安下）（劉白）家院帶馬。（唱搖板）適才安圖來報信，不由秉忠喜在心，雄糾糾氣昂昂往前進。（控門介）進帳面奏聖明君。（家院隨下）

（接長捶四卒引忽烈醉容上）（唱快板）適才間把酒飲，忽然一事記上心；多只爲劉秉忠奏他娘的甚麼本，弄得咱家鬧也鬧不清，因此上命安圖把他引，引進帳來問詳情。孩子們帶路寶帳進，（入坐介）（唱）且候安圖到來臨。（安上唱）忙步撩袍來復命，見了狼主奏分明。（見介）奴才安圖叩見狼主萬歲。（忽白）起來。（安白）謝過狼主。（起奏介）（白）劉秉忠已在宮門候旨。（忽白）叫他進來。（安白）領旨。（唱搖板）帳中領了狼主命，去宣秉忠來面君。（下）（內劉接唱搖板）安國傳下狼主命，（上，唱快板）帳外來了新降臣，今

番全憑三寸舌，定要打動大王心。忙步且把寶帳進，（跪唱介）劉秉忠叩見聖明君。（白）降臣劉秉忠見駕，吾主萬歲！萬萬歲！（忽白）孩子們賞他一個坐兒，叫他坐着，好好兒說，別調文。（一卒搬坐命劉坐介）（白）坐這兒罷。（劉白）謝坐。（坐介）（忽白）劉秉忠！（劉白）在。（忽白）安圖替你上了一篇文縐縐的東西，是什麼？（劉白）那是一道安國定邦表。（忽白）恍惚也聽着安圖說過一遍，只是咱家不明白的地方兒多得很，倒底怎麼一回事？你此刻細細講給咱聽。（劉白）臣自投降以來，受恩深重，總想竭力報效。見狼主新入中原，中原的風土、人情、禮樂、制度，尙未十分講究，恐將來隔閡不通，民心難一。臣竊思中國數千年來，不外取法堯舜。（忽白）甚麼叫堯舜？（劉白）那堯舜乃是中國古來兩位聖明皇帝。（忽白）皇帝又是什麼？（劉白）這皇帝二字就是我們蒙古稱狼主爲成吉思汗一樣。（忽白）哦！是了，你再說那！（劉白）堯舜定了一切制度，歷代相沿，便成了習慣。狼主若要一統中原，必須仿中原習慣行事，方稱便利。微臣有鑒於此，所以奏上那個本章。（忽白）依你怎樣做起？（劉白）中國歷代都有朝號。（忽白）這朝號怎說？（劉白）朝號乃中國第一件要緊的事情，譬如中原，現在叫做宋朝，這『宋』字就是朝號了。（忽白）咱們引蒙古，不就是你說的朝號麼？（劉白）狼主錯了，蒙古乃我們的國號，就同中原十八省叫做中國一樣，且『蒙古』二字，本是中國人從我們文字裏翻譯出來的音，如今既要變改成中國字，這兩字在中國人看起來就連不攏了。（忽白）哈！哈！原來有這些道理，咱家不省得。依你改個甚麼名兒？

（劉白）依臣愚見，當改個『元』字。（忽白）『元』字有幾筆？是怎樣寫法？若是麻煩，咱就不要，你上來寫給我瞧。（劉上案寫介）（白）這『元』字，只有四筆，簡略得很，就是狼主也容易寫會。（寫畢忽看介點頭介）（白）使倒使得，但蒙古兩字兒咱們世世代代都認慣了，都寫慣了，忽然換上一個字兒，不要鬧幾十年幾百年咱蒙古人還不知道甚麼味兒，你可先說明這個解法，咱家也好告訴他們。（劉白）『元』字的解法，乃是從中國易經乾卦上來，他說道乾乃君象，元首也。（忽白）我不懂，你又調文，你比給我看是甚麼東西。（劉指天介）（白）乾就是天，（又伸大姆指作勢介）（白）元首，就是天底下第一個，豈不是皇帝麼？（忽白）也好，大得很，我喜歡，就這麼罷。還有哩？

（劉白）第二件就是定年號。（忽白）怎麼叫年號？（劉白）中國從漢朝武帝以來，歷代的皇帝，都取個年號兒，記他做皇帝的年數。即如現在宋朝，這趙頭兒也有個年號，叫做咸淳。他做了幾年皇帝，就叫做咸淳（二）幾年。（忽白）你先說的那個甚麼『元』字，咱很明白，就用他，咱做了八年皇帝，就叫做『元八年』吧。（劉白）臣先前說過那是朝號，不可兼作年號，並且年號總是兩個字兒，狼主既喜歡那個『至』字，臣就加上一個『元』字，叫做『至元』。（忽白）一個字兒剛鬧清楚，又來一個怎麼講？（劉白）這『至』字當作極字解，『至元』，就是極大的意思。（忽白）很好，也依了你。今兒說得有趣，橫豎沒事，你可再說上些來，當作故事兒聽。

(劉白) 第三件就是定官制。(忽白) 怎麼叫官制?(劉白) 凡是狼主的奴才，同那些降過來伺候狼主的人，都叫做官；必定要分個大小出來，就叫做官制。(忽白) 這分大小又有甚麼原故?(劉白) 替狼主盡忠報國，拚命打出江山來的，自然要賞他的大官，那次一等的，自然要小些；大者大，小者小，也好激動他們，等他們存個升官發財的心力圖上進。(忽白) 這件事也不可少，你去代咱慢慢的定些名兒罷。再講來！

(劉白) 第四件是制朝儀。(忽白) 這制朝儀安圖已替你說過，他說的話咯哩咯噠，沒有你說得清楚，所以叫你進來就爲這件事，今兒你再說一遍吧。(劉白) 朝儀乃是朝廷上，臣見君的禮節。那中國自漢朝高祖登基以來，他手下有一臣子，名叫叔孫通，代他定下朝儀，朝廷上才威風凜凜，做臣子的才曉得皇帝是同天一般，對着皇帝必要行最恭敬的禮節，不敢輕舉妄動，亂言亂語，慢慢兒由敬生怕，由怕就可以激發他們忠君愛國的良心。(忽白) 照你這樣說，那不是咱家不能和這些奴才們耍子嗎?(劉白) 皇帝本是除了上天以外，沒有可以同他一樣大的，如何能和奴才們頑耍？要是一頑耍，奴才們見着皇帝就不是個希罕東西，便要你爭我奪的鬧起來，幸而鬧得讓位，不幸就要吃他們的刀子，豈不是江山不能安穩，還要把性命去陪着吃虧麼?(忽吐舌介)(白) 呀！還有這麼一個嚇死人的原故，那麼皇帝也不容易做了，自然依你的話，保得咱江山安穩，性命久長是最好的事，咱就拜托你，把那朝儀加重的制他一制。(劉白) 這個臣自然要用心辦的，不消狼主費心。

(忽白) 你所說的咱家沒有不依，還有一件事，咱在蒙古的時候，聽得中國放過來的議和
大臣賈似道說：中國皇帝住的宅子又大又高又多又寬又體面，都是黃瓦紅牆，白石台階，紅漆
柱子，所用的棹兒椅兒也是描龍畫鳳；而且娘兒們還多着，甚麼東西南北宮，三妃九嬪，愛上
那一個就用那一個；咱想起來真正快活，真正熱鬧！你是咱的好奴才，你就找着幾個蠻子替咱
造一座那樣的宅子住住，選幾個頂好的美人陪咱睡睡，可做得到麼？(劉白) 這是小事，狼主
是一國皇帝，要做就做，誰敢不依？攻城掠地，已經得了許多子女玉帛，還怕不好造座頂體面
的宮殿？至於妃嬪宮人，更是容易，狼主如此聖明，中國人都傾心歸順，那些婦女誰又不想入
選，做一個妃子，伺候龍體，沾一沾洪福哩？(忽笑介) 哈！哈！我也這麼說，事不宜遲，
你就回去辦起來吧。(劉白) 領旨。(起謝介)(轉身唱) 一霎時奉了狼主命，不由秉忠喜又
驚！先只說此本難奏准，又誰知他一件一件，件件照樣行。辭別聖駕出朝門，(控門唱收板)
從今後是蒙古第一功臣。(下)(忽唱搖板) 忙把寶帳來下定，(出坐，轉快板唱) 劉秉忠真
是心腹人，他說的話兒全對勁，不像那些不忠臣。只候他宮殿來造竣，(四卒繞場介)(然尾
唱) 大家同享太平春。(四卒擁下)

註釋 (一)〔鑠金〕謂訛言變亂是非，易爲其所擺動也。國語：『衆心成城，衆口鑠金。』(二)〔箕裘克紹〕謂克
承父業也。禮記：『良弓之子，必學爲箕；良冶之子，必學爲裘。』克，能也。紹，繼也。(三)〔經綸〕規畫政事曰
經綸。易經：『君子以經綸』。(四)〔御史台〕官名，以中丞爲臺率，專事彈劾之任。(五)〔簪纓〕貴者之冠飾也。

駱賓王詩：「簪纓北闕來」。(六)〔三朝元老〕後漢書孝章帝紀：「行太尉事節鄉侯憲，三世在位，爲國元老。」按憲，趙憲，歷事淮陽王、後漢光武帝、明帝三朝。唐國史補：「宰相相呼爲元老」。(七)〔小朝廷〕謂甘心屈辱，爲弱小之國也。宋胡銓抗疏極言和金之不可，疏末言：「不然，臣有赴東海而死，寧能處小朝廷求活耶？」(八)〔明哲保身〕明哲，謂賢智之人也。詩經：「既明且哲，以保其身。」(九)〔凌烟閣〕唐太宗圖畫功臣於凌烟閣。(一〇)〔丹青〕謂畫也，畫有著色，故名丹青。(一一)〔咸淳〕南宋度宗年號。

爭論(節錄)

崔述

周太王(一)之居邠，(二)狄(三)人侵之，事之以皮幣、犬馬、珠玉，皆不得免焉，乃屬(四)其耆老而告之曰：「狄人之所以欲者吾土地也」，卒棄其國，逃之岐山而後已。秦(五)以山西(六)六國，(七)六國爭割地以事之，今歲割三城，明歲又割五城；地不盡，秦兵終不止，卒滅六國，并天下而後已。太王之與六國，不可謂不讓矣。周秦以上已非讓所能化，況後世乎？故曰：「以讓奉貪，常不足之勢也。」

宋之與金也，初割三鎮，(八)繼割兩河，(九)繼而又割京東、京西、(一〇)陝西(一一)諸路，求和之使旁午(一二)於道，畏避不已，至於航海。自古以來有天下者，未有如宋之讓者也。然而金師南牧未嘗爲之中止，必待韓、岳、吳、劉(一三)屢挫其鋒，然後金人始許畫淮以

和。由是觀之，苟力之所能爭，雖百讓之不止；國家之大，閭里（一四）之微，其理一而已矣。故曰：『兩爭者，必至之勢也。』

註釋（一）〔周太王〕一稱古公亶父，初居邠，狄人侵之，遷於岐山（在陝西）之下，邠人皆從之，始改國號曰周，去戎狄之俗。武王追尊爲太王。（二）〔邠〕古國名，亦作豳，今陝西邠縣。（三）〔狄〕北方之種族，禮記：『北方曰狄』。（四）〔屬〕聚也，會也，周禮：『吉日，則屬民而諒邦渡。』（五）〔秦〕古國名，嬴姓，春秋時，奄有今陝西省。（六）〔蹇〕讀如均，苦戰多殺曰蹇。（七）〔六國〕戰國時函谷以東之六國，楚齊燕韓魏趙是也。（八）〔三鎮〕太原、中山、河間也，在今山西河北。（九）〔兩河〕河北河東，在今河北山西。（一〇）〔京西〕路名，宋置，其地東暨汝穎，西距崤函，南逾漢沔，北抵河津，卽今河南洛陽以西黃河以南全境，南有陝西之舊興安府，湖北之舊鄖陽襄陽二府及隨州，治洛陽。（一一）〔陝西〕宋陝西路卽今之陝西省。（一二）〔旁午〕一縱一橫曰旁午。漢書：『使者旁午』。謂縱橫交錯也。（一三）〔韓岳吳劉〕韓世忠、岳飛、吳玠、吳玠、劉錡，皆南宋名將。（一四）〔閭里〕猶言鄉里。

作者小傳 崔述，清大名人，字武承，號東壁，精考證之學。乾隆舉人，仕縣令有政績，尋投効歸。著書三十四種，而考信錄一書，有益於讀史。

唐宋禦夷得失論

唐才常

有亡國，有亡天下，唐室之夷患，亡其國而止；至宋乃有亡天下之禍，何哉？且夫吐蕃

(一)回紇(二)之爲性也，不過肆劫掠(三)屠淫而已；而契丹(四)女真(五)蒙古，(六)則以其凶頑之性，狡黠之姿，蹂宋人民社稷(七)而殘之，而成吉思汗，(八)卒以腥羶(九)之種，撫有中原，臣妾(一〇)萬衆。而黃帝之裔，震旦(一一)之族，由茲不振，豈非天哉！雖然，吾且卽唐宋夷禍言之，而禦備之機宜，疆圉之得失，亦有可觀者焉。

一曰地勢。唐都長安，自鳳翔(一二)西，邠州(一三)北，及河西(一四)隴石(一五)諸地，在在蠶食於吐蕃，故代宗之世，任其蹂躪往來，如入無人之境。(一六)然幸而幽薊(一七)以北，尙無強敵生心，使中原諸將，得併力涇原鳳翔渭北邠寧等處，以遏凶鋒。自郭子儀(一八)建議，有事則鳳翔滑濮邠寧鎮西河南淮西諸鎮，皆出兵以扼其衝要，遂使吐蕃不能逞志於唐。若宋則陝西路逼近西夏，(一九)旣愕眙(二〇)不敢都，而汴京四戰之國，又無幽薊爲之屏蔽，故西北藩籬皆撤，備多力分，鞭長莫及，武功泯焉。卽眞宗(二一)承平之世，一聞遼警，猶朝野憂惶，不知所出，矧國家多故，而能力挫金元方銳之鋒耶？然則燕雲等州之不復，太宗旣失策於前，(二二)徽宗(二三)又張皇於後，無論屬遼屬金屬元。河南北終無安枕之日。視唐之專注力秦隴之交者，利鈍懸殊，亦地勢然也。

一曰人謀。唐之回紇吐蕃，兩不相下，吐蕃延袤萬里，大於回紇，而回紇可以議其後。且回紇屢有功唐室，雖僕固懷恩(二四)誘之入寇，郭子儀單騎撫之，而卽以之抗吐蕃；後李泌(二五)亦力勸和回紇以討吐蕃：此以夷鬪夷之良策，而中國坐收其效者也。宋則金興而遼滅，

元興而金滅，彼自專心以謀中國，而後無反顧之憂，中無可鬪之隙。西夏李氏雖強善戰，又往往稱藩於彼，以仇宋室，（二六）欲求如唐之構釁於兩大，不可得矣。

一曰時會。自古玉門（二七）以西，諸部自相雄長，自相吞噬，尙無必得中國之心；故回紇雖輕唐而敢深入，而子女玉帛外，無他願焉；吐蕃逼處川陝，較回紇爲狡黠，然亦非有深謀遠慮，經營中國之根基；唯遼自德光入晉，（二八）漸萌混一南北之雄心。金元得一地，卽經營一地，其立國規模，亦稍異於打牲游牧，非尋常狼奔豕突（二九）者已也。意者西北之氣，日新月異，時會使然，迄於宋遂不可復抑歟？

一曰人才。吐蕃回紇之寇唐，正安史（三〇）亂後，其時人才奮興，郭李（三一）爲之領袖。故廣德（三二）元年之役，令公雖閒散日久，僅得二千騎以行，而使王延昌收商州（三三）潰卒，長孫全緒以二百騎出藍田，（三四）彼時兵未滿萬，吐蕃以震懾而退。其後又有馬璘（三五）李晟（三六）渾瑊（三七）馬燧（三八）百戰之將，於邠涇一帶，屢挫狂氛，吐蕃由是不振。唐之人才，蓋其盛哉！宋則重文輕武，沈溺科第，澶淵之役，（三九）僅一二書生，如畢士安（四〇）寇準（四一）輩，倉皇籌策而已。其能以納幣（四二）終，直天幸耳。至金人長驅入汴，州郡之吏，無一折衝禦侮之才，雖種師道（四三）以夙將勤王，李綱以忠義之氣撐持（四四）危局，竟困於奸庸，不得行其志。及金人再至而京室墟矣。然自南渡後人才漸盛，若岳韓劉吳（四五）輩幾幾與李郭抗衡，則將帥之才，以屢經敗挫而出也。夫耕當問奴，織當問婢，安有科第詩酒而能國於

羣雄交峙中者哉？蒙古滅金圖宋，銳不可當，孟珙（四六）以孤軍與持荆襄巫夔間，屹然爲東南砥柱者有年。珙亡而宋事遂不可支，而又繼以賈似道之昏庸驕蹇，喪心病國，至於臨安被俘，雖有才謂（四七）百倍李綱趙鼎之士，亦無所施其策矣。哀哉！

一曰藩鎮之建不建。藩鎮在唐，雖其尾大不掉之勢，（四八）然以之禦夷禍，捍京師，莫此爲善。夫吐蕃境地邪絡（四九）川陝，緊鄰川之松茂等州，使兩川（五〇）無一重鎮當之，全蜀非唐人有矣。自韋皋（五一）鎮蜀二十餘年，屢破賊壘，禽其大將論莽熱，吐蕃自此絕意於蜀。雄鎮之足以大有爲如此。其由陝至隴，亦節鉞（五二）星羅，（五三）爲神京（五四）拱衛，論者烏可以河北三鎮（五五）之叛服不常，盡疵藩鎮哉？蓋必於強寇鄰近之區，建立巨鎮，舉一切練兵籌餉大事，悉假以便宜，朝廷不遙爲牽制，則廟廊（五六）不煩宵旰之憂，（五七）而疆圉已收指臂（五八）之效。宋易藩鎮而都邑，任金人駛入，莫敢誰何，乃其亡天下之癥結。（五九）其後吳氏（六〇）鎮蜀，而金難踰大散關；（六一）孟珙鎮荆襄，而元不得志江淮；其效猶可立覩。然未能推而廣之以復藩鎮之舊，則私之爲害烈也。文文山（六二）有言曰：『本朝懲五季之亂，削藩鎮，建都邑，一時雖足以矯尾大之弊，然日以浸弱。敵至一州則一州破，至一縣則一縣破，中原陸沈，痛悔何及？』嗟乎斯言！誠深得宋之禍原哉！

夫此數者，皆唐宋得失之故，昭然史策。其選將之法，覘敵之謀，宋劣於唐遠甚，本無可置喙，而藩鎮廢興，尤古今成敗之由。是以讀史者三致意焉。

如因唐季之禍，因噎廢食，則今日事機之裂，禍變之奇，將有不止於唐而並不止於宋者。間嘗取文山四鎮之議，爲今日通籌全局：一遼東爲京師根本，萬不可棄與俄人，宜置重軍黑龍江瑋春等處，而以遼陽爲建闢之所，凡一切練兵選將建學製造，悉聽其自主。一江南爲南七省奧區，（六三）宜建爲重鎮，以藩王處之，如前明陪京之制，以備巡幸而鎖鑰長江。一陝甘貴，逼近強鄰，宜各建諸侯爲專閫。一湘粵宜合爲一鎮，而修鐵路橫亘其中，以收南洋大利。要之必使東南之命脈懸於湘粵，而後中原全勢，脈動筋搖，西北雖危，六飛（六四）猶有駐蹕（六五）之所，支那猶有復興之望。然綜其指歸，則必速將礦務、鐵路、兵械、學校用人之大權，盡假之各大鎮，使自爲變法，自爲防守，朝夕孳孳，勉圖萬一，而後少紓於有宋亡天下之禍，未可知也。不然，則又豈惟亡天下而已，將使黃帝之裔，震旦之族，與夫土番之種，同歸澌滅，而其禍更慘於亡天下。則宋祖杯酒釋兵權（六六）之私心狡計，流毒至今日，益不知所底焉矣！故使我反覆唐宋以來夷禍之大小，而悄悄（六七）然懷天荒地老之奇憂也。

註釋（一）（吐蕃）種族名，據有今之西藏，今尙稱西藏曰土伯特，卽吐蕃之音轉也。其系出於西羌，國王棄宗交贊交通印度，又與唐太宗和好，採用兩國之文物，勢日興盛唐以後不復振。（二）（回紇）國名，一作回鶻，突厥之別種，元魏時亦號高車部，其部落曰袁紇，至隋曰韋紇，唐時稱回紇，代突厥而有內外蒙古之地。（三）（飢）音淤，飽也。（四）（契丹）國名，東胡種，有今東三省、熱河察哈爾、綏遠、河北北部，及內外蒙古之地，由唐及宋，代爲邊患，後改國號曰遼，爲金所滅。（五）（女真）種族名，在松花江以西者，名熟女真，松花江以東者，名生女真。北宋之季，生女真部長完顏阿骨打叛遼，自立爲金帝，一傳而滅遼及北宋。（六）（蒙古）種族名，金時有合不勒爲部長，

自號大蒙古國。宋寧宗時鐵木真稱帝於斡難河上，號成吉思汗，四傳至世祖，改國號曰元，滅宋而有中國。(七)

〔社稷〕土穀之神，古澠國，則變置其社稷，故用爲國家之代稱。(八)〔成吉思汗〕即元太祖，元開國之帝也，名鐵木真，世爲蒙古部長，屬於達金。父也速該歿時，鐵木真年甫十三，部族多畔，及長，有雄略，平蔑里乞、黠耨諸部，即帝位，平西遼、花刺子模，滅西夏，版圖跨歐亞二洲，武功極盛，攻金道卒。(九)〔腥羶〕習胡人語，胡人食牛羊肉，故云。(一〇)〔臣妾〕役人之賤者，男曰臣，女曰妾。史記吳太伯世家：「吳王悉精兵以伐越，敗之夫椒，越王使大夫種因吳太宰嚭而行成，請委國爲臣妾。」(一一)〔震旦〕印度古時，稱中國爲震旦。〔繙譯名義集〕：「東方風震，是日出之方，故云震旦。」近人或云，震即秦，乃一聲之轉，且，若所謂斯坦，於義爲地，蓋言秦地耳。(一二)

二)〔鳳翔〕府名，今陝西鳳翔縣其舊治也。(一三)〔邠州〕今陝西邠縣。(一四)〔河西〕泛指黃河以西之地，如今之陝西、甘肅及蒙古之鄂爾多斯、阿拉善、額濟納皆是。(一五)〔隴右〕隴坻（在陝西隴縣）之右也，今隴坻以西，及新疆迤化以東之地。(一六)〔代宗〕世……如入無人之境〕唐代宗，肅宗之子。吐蕃在唐高宗朝，屢入寇，安史亂時，乘間竄食，河西隴右，爲其所取，遂犯奉天。（陝西乾縣）代宗立，吐蕃渡渭水，進陷長安，帝倉卒出奔陝州，急令郭子儀禦之，吐蕃引去。未幾，僕固懷恩恃功驕恣，遂懷異志，率回紇吐蕃兵入寇，勢甚盛，幸爲子儀等所滅。懷恩病死，吐蕃與回紇又不和，子儀單騎赴回紇軍，約攻吐蕃，吐蕃聞之遁走。(一七)〔幽薊〕唐代之幽州、薊州，即今之北平。(一八)〔郭子儀〕唐玄宗時爲朔方節度使，平安史，聯回紇，征吐蕃，以一身繫天下安危者二十年，累官太尉中書令，封汾陽郡王，故或稱郭汾陽，或稱郭令公。(一九)〔西夏〕宋初，趙元昊自立爲帝，國號夏，據今內蒙古、鄂爾多斯、阿拉善及甘肅省，史稱西夏。(二〇)〔愕眙〕驚視貌。眙，音越，去聲。(二一)〔眞宗〕宋眞宗時契丹屢入寇，眞宗景德初元，契丹大舉深入，逼澶州，王欽若請帝幸金陵，陳堯叟請幸成都，寇準力爭，勸帝親征，帝乃幸澶州，契丹請盟而退。(二二)〔燕雲等州之不復，太宗既失策於前〕後晉高祖石敬瑭篡後唐，乞援於契丹，事成之後，割燕雲等十六州與之。宋太宗乘勝欲取幽冀地，敗於契丹，遂與契丹啓釁。在宋眞宗景德以前，宋遼交爭，每戰輒敗，景德以後，宋遼結好，每和輒屈，宋始終不能得志。(二三)〔徽宗〕與金啓釁，致金師深入，帝懼，傳位太子，是爲欽宗。金人陷汴京，廢二帝北去。(二四)〔僕固懷恩〕唐鐵勒部人，世襲都督，安祿山反，從郭子儀討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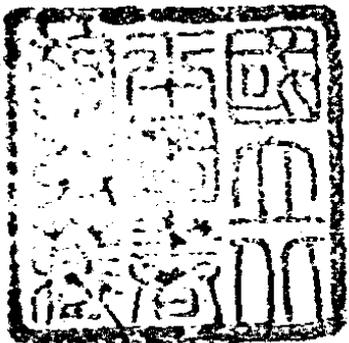
復兩京，平史朝義，有殊功，累官尚書左僕射，兼中書令，河北副元帥，封太寧郡王。後以怨望，誘合諸蕃入寇，旋病死於靈武。(二一五)〔李泌〕七歲能文，稱爲奇童，天寶間以翰林供奉東宮。肅宗卽位靈武，泌至進謁，慮以賓友入議國事，出陪輿輦，中興方略，悉與謀議，爲李國輔所疾，去隱衡山。代宗立，復召之，又爲元載常袞所疾，出歷楚州杭州刺史。(二一六)〔西夏李氏〕以仇宋室，金宋代興，而晏然兀立於西者，夏也。其先爲拓跋氏，唐末拓跋思恭討黃巢有功，賜姓李。九傳至李繼捧，宋初獻地來歸，太宗賜姓名趙保忠，令圖其弟繼遷。繼遷內附，賜姓名趙保吉，子德明立，遼封爲夏國王，亦受宋封，臣附兩朝。(二一七)〔玉門〕古關名，元和志：「玉門故關，在龍勒縣西，爲西域門戶。」按在今甘肅敦煌縣西一百五十里陽關之西北，古爲通西域要道。(二一八)〔遼自德光入晉〕德光，姓耶律，遼太祖次子，卽位後，助石敬瑭破唐兵，後晉割十六州與之。敬瑭死，其子重貴背約，德光大舉南伐，入大梁，遂滅後晉，改國號曰遼，廟號太宗。(二一九)〔豕突〕豕性喜觸突，故謂寇賊侵犯所至曰豕突。後漢書：「恐遂轉更豕突上京」。(二二〇)〔安史〕安祿山史思明也。安祿山，唐營州柳城胡人也，玄宗時爲平盧范陽河東節度使，天寶末舉兵反，陷洛陽，逼長安，稱燕帝。史思明，與安祿山同鄉里，玄宗賜名思明，累官至大將軍。祿山反，思明從之，祿山爲其子慶緒所殺，思明遂殺慶緒而自立，稱燕帝。(二二一)〔郭李〕郭子儀，李光弼也。李光弼，唐肅宗時拜節度使，平安史之亂，與郭子儀齊名。(二二二)〔廣德〕唐代宗年號。(二二三)〔商州〕今陝西商縣。(二二四)〔藍田〕關名，在陝西藍田縣東南。(二二五)〔馬璘〕唐人，少孤，流蕩無業，嘗讀馬援傳，至「丈夫當死邊野，以馬革裹屍歸」，慨然曰：「使吾祖勲業墮於地乎？」開元末以奇勲歷遷金吾衛將軍，戰功卓越，累進尚書左僕射，封扶風郡王。爲涇原節度使八年，虜不敢犯，爲中興銳將。(二二六)〔李晟〕唐德宗時平朱泚，收復京師，以功累官至司徒，封西平王。德宗嘗曰：「天生李晟，以爲社稷，非爲朕也。」(二二七)〔渾瑊〕唐鐵勒九姓之渾部人，世爲臯蘭都督，從郭子儀；收兩京，討安史，防吐蕃回紇皆有功。朱泚之亂，德宗奔奉天，瑊與李晟馬燧等併力恢復，功尤鉅，授兵馬副元帥，封成寧郡王。繼平李懷光，加檢校司空。(二二八)〔馬燧〕唐人，與諸兄學，輟策歎曰：「方天下有事，當以功濟天下，豈老一儒哉？」更學兵書戰策，沈勇多算，大曆建中間屢破李靈耀、田悅，進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封北平郡王。後以平李懷光功，帝賜宸宸台衡二銘，言君臣相成之美以寵之。(二二九)〔澶淵之役〕卽宋眞宗與遼人盟於澶淵之役也。

澗，在河北漢陽縣西南。(四〇)〔畢士安〕宋眞宗時拜平章事，帝幸澶淵，士安扶疾從，及罷兵，從歸。乃按邊要，選良守將易置之，議互市，除鐵禁，招流亡，廣儲蓄，中外略安。(四一)〔寇準〕宋景德初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遼兵大入，中外震駭，準力排衆議，請帝親征。遂幸澶州，遂乃奉書請盟，罷兵而還。(四二)〔納節〕澶淵之役，宋以歲銀十萬兩，絹二十萬匹與契丹成約，契丹許以兄禮事宋。(四三)〔种師道〕累官京畿河北制置使，知兵有謀。靖康中金人南下，師道將援兵，至闕入對，爲戰守之計，人心以安。然其言不能盡用，後京師失守，帝搏臂曰：「不用种師道言，以至於此。」种，音蟲。(四四)〔搆持〕支撐也。搆，音支。(四五)〔岳韓劉吳〕岳飛、韓世忠、劉錡、吳玠、吳玠也。(四六)〔孟珙〕宋人，累官京西鈐轄，駐襄陽，統忠順軍。端平初與元將夾攻金人於蔡州，遂滅金，復屢拒元師，坐鎮荆襄，以恢復中原爲任，朝廷深倚畀之。後知江陵府，疾革乞休，授寧武軍節度，封漢東公，終於江陵府治。珙忠君體國之念，可貫金石，平居接物，一以恩義撫待，惟建旗鼓，臨將吏，色凜然，無敢唾涕者。(四七)〔才謂〕謂才智也。謂，音胥，上聲。(四八)〔藩鎮在唐〕雖有尾大不掉之勢。唐初於重要諸州置都督府，睿宗時置節度大使，玄宗時於邊境置十節度使，以禦外蕃，是爲藩鎮。其後日以強大，朝命不行，自安史亂後，內地悉置節度使，諸州軍政，皆歸掌握，專恣跋扈，六十餘年。憲宗時力主裁抑，始尊約束，奉朝命，及唐之衰，藩鎮勢復起，遂成五代之亂。(四九)〔邪格〕邪，音斜，不正也。格，連格也。(五〇)〔兩川〕謂東川、西川。新唐書方鎮表：「至德二載，更劍南節度號西川節度使，兼成都尹。以梓遂綿劍等州隸東川節度。」此兩川之名所由起。(五一)〔韋臯〕唐貞元初爲劍南西川節度使，經略滇南，諸蠻皆內附。臯治蜀二十一年，數出師，凡破吐蕃四十八萬衆，功烈稱最，後以蜀叛。(五二)〔節鉞〕符節及斧鉞也，以謂藩鎮。孔叢子：「天子當階南面，授之節鉞，大將受，天子乃東向西面而揖之，示弗御也。」(五三)〔星羅〕謂如星之羅列也。(五四)〔神京〕指京城言。王庭珪詩：「幾年羈旅望神京。」(五五)〔河北三鎮〕唐代宗以張忠志鎮成德(治恆州，今河北正定縣)田承嗣鎮魏博(治魏州，今河北大名縣)李懷仙鎮盧龍(治幽州，今北平市)此爲河北三鎮所自始。(五六)〔廟廊〕謂朝廷也。(五七)〔宵旰之憂〕謂宵衣旰食，天未明而衣，日既暮而食，言天子勤於政事也。唐書：「無宵旰之憂。」(五八)〔指臂〕杜牧授裴休禮部尚書制：「宰相佐天子，公卿助宰相，股肱指臂，任同一身。」(五九)〔瘳結〕病堅結也。扁鵲治疾，能盡見

五腸癢結。見史記。〔六〇〕〔吳氏〕謂吳玠吳璘。〔六一〕〔大散關〕在陝西寶雞縣西南，爲秦蜀往來之要道，自關距和尚原極近，兩山關控平絕，出可以攻，入可以守，實表裏之形勢也。〔六二〕〔文文山〕宋文天祥字文山。〔六三〕〔奧區〕猶言腹地，對於邊遠而言也。〔六四〕〔六飛〕六馬疾行若飛也。漢書：「陛下騁六飛。」天子之車駕六馬。〔六五〕〔駐蹕〕天子出禁入蹕，止宿曰駐蹕。〔六六〕〔宋祖杯酒釋兵權〕宋太祖既定鼎汴京，患疆臣恣肆割據，與趙普謀削藩鎮之權，以杜隱患，於是假杯酒以固歡，勸石守信等罷典禁軍。旋罷諸功臣節鎮，使奉朝請。節度使有死亡或致仕者，輒以文臣代之，諸州復置通判，使治軍民之政事，得專達朝廷，又置轉運司專司租稅，自是藩鎮權始輕。〔六七〕〔悄悄〕憂思也。詩經：「中心悄悄。」

作者小傳 唐才常，清湖南瀏陽人，號佛塵。光緒戊戌政變後，才常聯合同志，糾集江湖會黨，設自立會，散放富有票，黨徒徧安徽湖廣等省。後謀於漢口起自立軍，事洩被戮。

16 MAY 1941



廿七年一月三日

中華民國三十年三月初版

(82603.2B)

☆愛國文選四冊

第二冊實價國幣壹元叁角

外埠酌加運費匯費

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

選註者

汪符

靜竹

之因

發行人

王長

雲南

正

五路

印刷所

商務印書館

商務印書館

館

發行所

重慶成都康定長沙衡陽鄂陽貴陽常德
梧州桂林柳州昆明肇慶梅縣韶關
金華鄭縣恩施萬縣贛縣福州西安蘭州
南鄭南陽廬江香港新加坡澳門廣州海

(本書校對者 尤惠民 潘同曾)

82
311103

重慶市圖書雜誌審查委員會
給書證圖書第一五九〇號

